虾球传

小说老店

黄谷柳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虾球传》内容简介

上世纪40年代的香港，下层少年虾球独自离家闯世界，误入香港黑社会，当马仔，作扒手，搞走私，蹲监狱，历经劫难与艰辛。后流浪中偶遇游击队成员，渐渐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率领流浪儿巧夺机枪，加入了游击队，开始了新的人生里程。

作品于上世纪40年代末在香港报纸连载后即引起强烈反响。1985年曾以书籍形式在大陆出版，销量达二三十万册，随后被改编成话剧和电视剧，通过舞台和荧屏为更多的人所熟悉，至今享誉不衰。

虾球传

小说老店



ISBN 7-5339-2153-4

定价: 24.00元

虾球传

小说老店

·黄谷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虾球传／黄谷柳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3
ISBN 7-5339-2153-4

Ⅰ.虾…　Ⅱ.黄…　Ⅲ.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0732号

虾球传

黄谷柳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邮：Zjlaph@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99千字
插页：2
印张：12.625
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邓东山
封面设计　王　坚
版式设计　李庆西

ISBN 7-5339-2153-4
定价：24.00元

请封面照片著作权人与我社编辑部联系付酬事宜；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辑手记

从创作时间上看,《虾球传》其实并不老(1947年)。我们之所以把它放入"小说老店",主要是基于它那传统的创作手法——它是一部娱乐性很强的章回体通俗小说。

"章回小说"是一种极富中国民族气质的长篇小说形式,最初起源于民间说话中的"讲史"。自宋元以降,一直为民众所喜闻乐见,代代相传,已氤氲为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元素。《虾球传》当然已无对偶式的标题回目,但是内在地借鉴了章回小说以曲折、悬疑、奇巧的故事取胜的娱乐路子。全书大大小小数十个故事,贯串成香港草根少年虾球传奇性的成长历程。那些奇趣加惊险的情节,总是让读者在为主人公捏了一把又一把汗的紧张之中,翻完一书的所有页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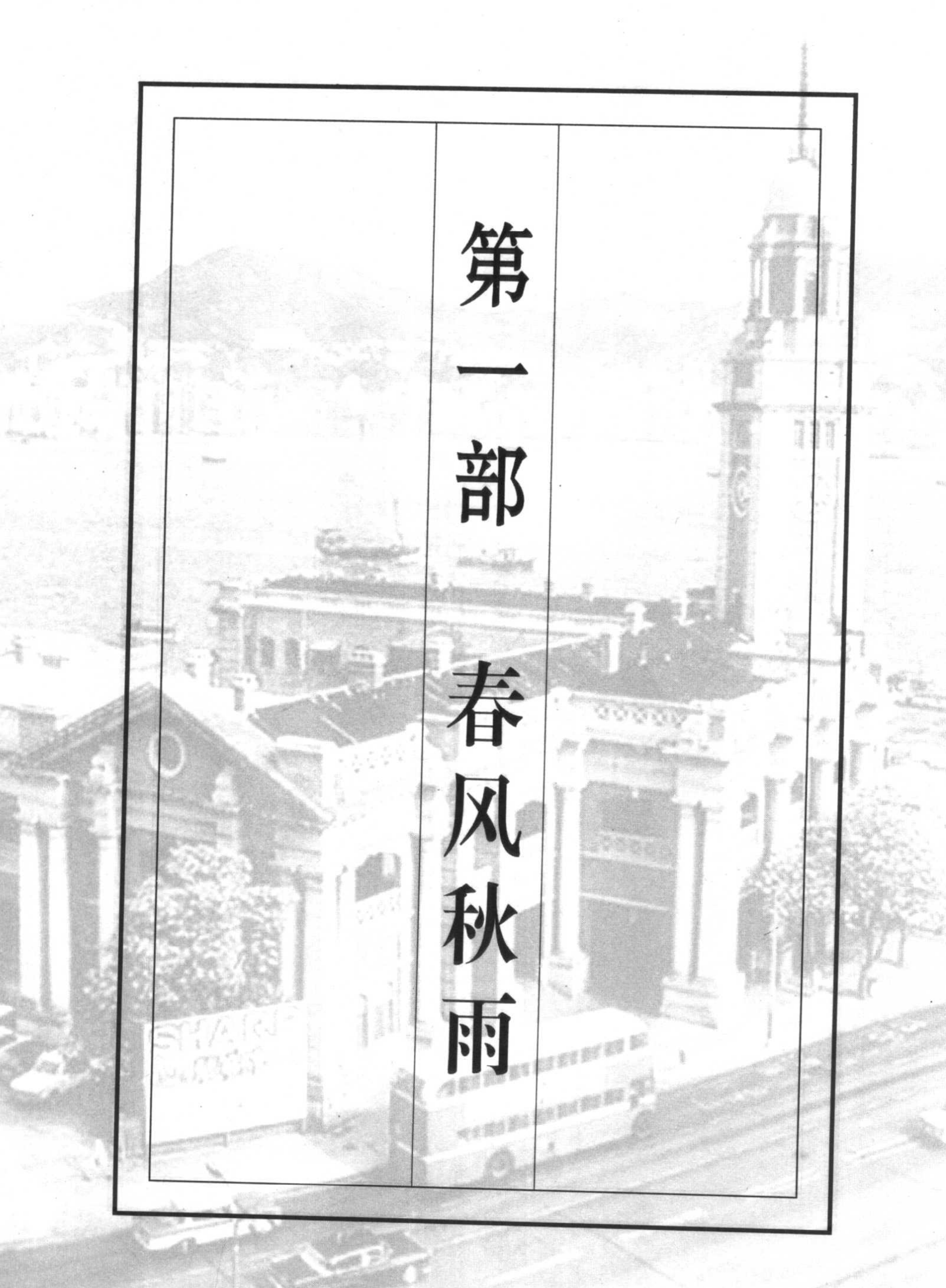
除了动人心魄的故事,书中展示的香港特有的殖民地都市景观,也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可看性。很多人十分叹服作者对香港人居生态的熟悉。无论是对黑社会组织结构、入门行规、黑话手势的介绍,还是对殖民地背景下的水上人家和下层工人生活的展示,莫不纤毫毕现,如在眼前。

这些娱乐化策略,大大加强了《虾球传》的影响力。它在《华商报》连载时,就广为香港读者所喜爱。1985年以书籍形式在大陆出版,销量达二三十万册。随后被改编成话剧和电视剧,通过舞台和荧屏为更多的人所熟悉。但是,娱乐化的通俗小说形式只是作者的一种武器,从骨子里来

看,《虾球传》完全可说是一部红色经典。无论是从虾球的成长轨迹还是从文中分明的憎爱,我们都不难看出本书埋葬黑暗走向光明的大主题。此外,本书新旧两个阵营尖锐对立的二元结构,也彰显了作者意识形态方面的意图。这些地方,或多或少地折射出当时香港、广东地区浓厚的左翼文化背景。

充分利用文学的娱乐消费功能,传达作者对时代与人生的严肃思考,这才是作者黄谷柳先生的用心所在。

目录



第一部　春风秋雨

离开家庭

在香港红磡船坞的附近,虾球好容易逃过了英国警察的追赶。想不到他的生意又碰到了劲敌,他的果酱面包和奶油面包都很少人过问了。有一担牛腩粉的生意抢过他的前头,一毫[1]有净粉,二三四毫有牛腩、牛杂粉。不久这担牛腩粉的生意又给一个白粥摊抢去了。白粥半毫起计,油条、牛脷、油香饼、松糕也是半毫一件,猪肠粉、白糖糕、豆沙角是一毫起计,工人们有一毫钱就解决早点了。在这种生意竞争的下面,虾球失败了;但他不愿意他妈妈知道他的惨败,他想尽了一切的方法,把他的面包卖出去。他找到往日的熟客,求他们帮忙,他碰到一两个较为知己一点的工人,就向他们恳求说:“你们照旧吃面包吧,不然我妈妈就会挨饿了!”有些爱开玩笑的工人答道:“卖不出去,吃面包当饭餐还不是一样?你真笨!”后来他碰到了一些身上连半毫钱也没有的工人,他向他们兜卖面包。工人问:“赊不赊?出粮时结账。”虾球想了一想,答道:“好,好汉一言为定。”这样一来,他的生意又好起来了,居然卖得一块不剩。但他回家去却交不出账来。他自己编了一套鬼话去骗他的妈妈,说什么一个同行朋友的妈妈病了,他借了钱给他,讲明一星期交还。这样,他的谎话越扯越荒唐,每天都得另编出一个交不出账来的原因,而把赊账的真实死不吐露。第三天,他妈妈再不受骗了,她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他很爱他的妈妈,

① 两广方言,银元一角叫一毫。

他觉得妈妈吃不饱饭是他的责任，他咬着牙齿忍受她的打骂。他妈妈有一个老毛病，每一次打他，最初是非常凶狠，但是打了儿子几分钟，自己的手就慢慢软起来，到了最后，她就丢下手上的木棍，自己哭起来了。虾球最怕他妈妈这最后的一哭，更怕听她对她自己身世的哀诉：什么丈夫在十五年前虾球没出世就做“猪仔”[①]去了美国金山啦，什么她的大儿子在十年前给乡长“两丁抽一”抽去当兵啦，还一口咬定他把生意本赌输精光，害得她有一天要跳海死啦……虾球听了这些含泪的哀诉，心里就非常难过。但他也有一个怪脾气：做事多，说话少，甚至受了什么委屈，也不愿意解释明白。他妈妈也摸惯了他的脾气。第四天一早，就悄悄地跟在他背后，侦察他的行动，她看见他的生意好得很，一二十个工人先后围拢来吃面包，工厂的汽笛还没响，面包就卖光了，工人们一个个拍拍屁股走开。她高高兴兴走近虾球，第一句话就说：“虾球，把钱拿来！”虾球摊开双手，露出一副难过的神色说：“妈，没有钱，今天是四号，他们要十五号才有钱结账呢。”他妈妈听了这句话，气得目瞪口哑，“啪”一声打了他一巴掌，再一手抓着他的衣领，用劲拖他回家去。

他跟他妈走了十几步路，突然站定了，用一种怜悯的眼光望了他妈一眼，然后用右手一格，就把他妈握着他衣领的手格开，即刻转身向相反的方向奔跑，让他妈的叫骂声留在远远的后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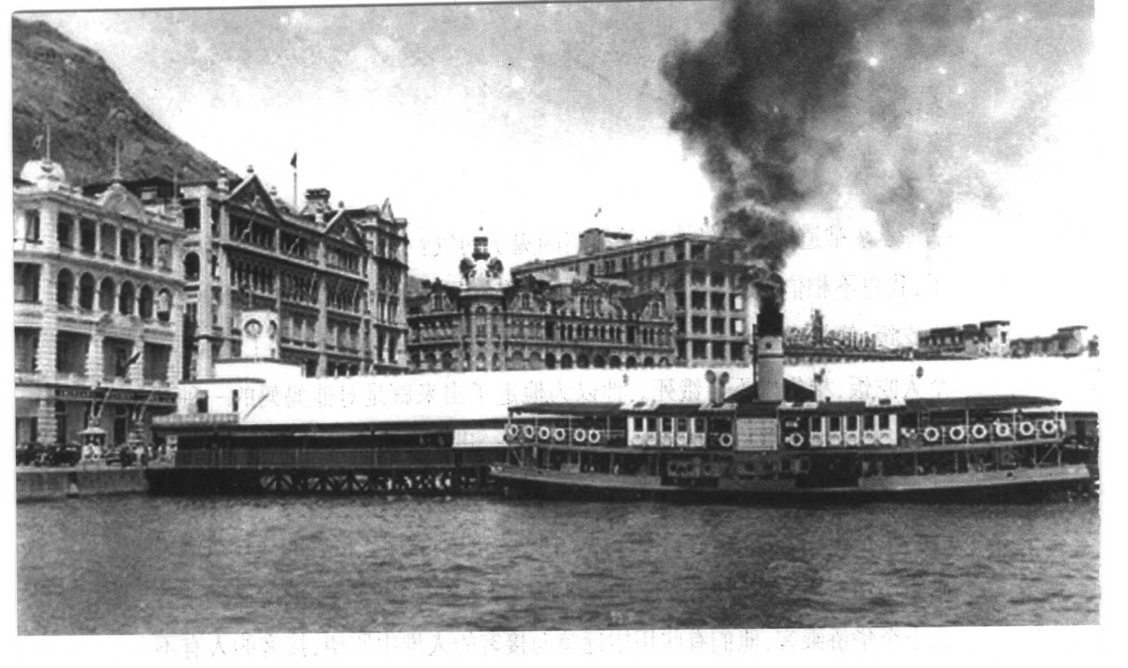
虾球，这个十五岁的孩子，从今天开始就过他的独立生活了。这个五颜六色被外国人统治的世界显在他的面前，他感到几分迷惑。他跑了一阵，便休息在漆咸道的一片草地上，自己想：我难道找不到一样工作可以

---

① 猪仔：指被人命贩子诱骗到外国去替资本家做工的贫困的中国人，这种人被困在轮船的舱底，像牲畜似的受非人的待遇。人们叫他们做猪仔。

活命么？难道要永远做小贩受尽英国鬼子的气？香港几百万人都活下来了，我总不相信就会饿死我！我晚上睡在这里的石板上，不必出租钱；至于吃饭，等机会吧！……他也想到他的妈妈，她自己做纺纱零工，自己一个人吃饭，相信她不会饿死。他以为他走了出来就是对他妈妈的一种帮助，家里从此少他一个人吃饭了。这样一想，好像前途顿显光明似的，他站起来，朝尖沙咀的方向走去。

尖沙咀的九龙仓码头，有一艘美国大轮船刚靠岸。接客的人们挤满了码头铁栏外边一带地方，虾球也凑热闹挤进人堆中去。轮船的舱面上站着几十个华侨乘客，他们有些用望远镜向接客的人堆中照望，接客的人有不少手上打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冬瓜大的姓名，不住地向头上摇晃。当那些远别了故乡几十年的华侨，发觉有亲人高举着他自己的姓名就跳跃几尺高，不住挥动手帕和帽子，跟岸上的亲友招呼。虾球觉得非常有趣。他想，如



果船上有一个竟是我的爸爸,他怎能认出我来呢?我又怎能认出他来呢?他好奇地挤出到码头边,对着海上的各种船艇发呆,有几张小艇湾到大轮船的旁边,船家们竖起高高的竹竿,竿上套着小网,向船上的人客讨钱。

一张小艇靠近他的脚下,有一个人从艇里跳上来,虾球高声唤他:"王狗仔!"这人抬高他的尖下巴,睁开浓眉毛底下的一双三角眼,在人丛中找到了虾球。他问虾球:"还卖面包吗?"虾球向他开玩笑道:"你不来收规,我也不卖了。"王狗仔盯了他一眼,走近他的身边时,在他耳边说:"跟我来!"虾球跟了他挤出人堆,走到公共汽车站的背后,王狗仔站住端详了他一回,然后问他:"你跟谁来?你做谁的'马仔'[①]?"虾球答:"我自己一个人来。"他又再问:"你做谁的马仔?"虾球答:"什么马仔?我不懂。"王狗仔听了笑一笑,说:"你这外行,一个人怎能捞得起世界,你就做我的马仔吧!"王狗仔问他身上可有钱,"三十六元,三元六毛,三毫六分"[②]都行。

---

① 马仔(zǎi):香港有组织的流氓的狗腿。

② 指参加香港某种黑社会组织的第一次入会金。

虾球把他的口袋翻转来，掏出了一张半毫的三分六，问王狗仔："要不要？"王狗仔接过来，然后郑重对虾球说："从今以后，你就算是我的人了，有饭大家吃，有难大家当，如若变心，白刀进去，红刀出来。一言为定了。"虾球正不知道怎样答他才好，王狗仔已从袋里掏出一张五元钞票，塞在虾球的手上，说道："你拿去吃饭，正午十二点在刚才的码头边等我！我们今晚出海钓鱼。"说罢自己就挤进人丛中去了。

做了"马仔"

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到处张着许多有形无形的罗网，虾球偶然碰上了这许多罗网中的一张，不知不觉就给套住了。

虾球接了王狗仔的五块钱，真是又惊又喜，觉得果然天无绝人之路。还能够出海钓鱼，这才有趣哩！他不再去关心码头接客的热闹景象了。他走到九龙仓的背后，走进一间潮州人开的熟食店里，用手指点着三样不知菜名的熟食菜，吃了三碗饭，结账才用去了一元零五分。虾球在肚子里打了一个底：菜是每样二毫，饭是每碗一毫半，下回吃饭就有数了。

虾球出来在半岛酒店一带打转，时时留心车站钟楼的大钟，他一面遛达，一面怀念王狗仔。在好几个月以前，王狗仔是他的面包摊三个收规人中的一个。每一个收规人都代表着看不见而感得到的一种可怕势力。人们都情愿每天让这些收规人拿去三毫五毫，或一元八角，买来一天的平安。做买卖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有主归主，无主归庙"，各有依托的。你

不出这些黑钱,警察和流氓就会打得你头破血流,使你做不成买卖。在三个收规人当中,虾球比较喜欢王狗仔,因为他多少还有一点情义,当生意冷淡的一天,他就特别宽容不收了。其他两个可不行,只有多收,从不减少。自从王狗仔忽然到别地方发财以后,虾球就时常想起他,因为新换的收规人比王狗仔坏得多了。他又想起"马仔"这个怪称呼,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马是给人骑的,难道他把我当马骑吗?但不管怎样,吃饱饭再说。他打定主意,就跟王狗仔做一个时期马仔吧,看他怎样待我。

大钟楼的钟声敲了十二点,虾球刚走到邮局的门口,他快步赶到码头去。王狗仔在艇上骂他:"我以为你死了!"他跳上小艇去,船家女用手上钩竹向码头一顶,小艇就荡出去了。艇上除了船家佬船家婆和船家女三人外,还有一个用绳索套住了的船家仔,两三岁模样,很有趣。王狗仔的脸色很不好看,虾球只好跟船家仔玩了。

"虾球!"

虾球抬起头来望一眼唤他的王狗仔,他那一双三角眼很难看,满眼红筋,像是几夜不曾睡过,又像是喝了烧酒一样。王狗仔继续说道:

"虾球,我们今晚要出鲤鱼门去钓鱼,你会游水吗?"

"我会!"

"跳水会不会?头先跳下或脚先跳下都行。"

"我能跳!我跳得红磡码头一样高!"

"会不会爬绳上树?"

"会爬树,不会爬绳。"

"你能爬吊梯上轮船吗?"

"这个容易!"

他拍一下虾球的肩膀,叫道:"好家伙!你够资格跟我钓鱼了!"

小艇从尖沙咀划到湾仔的海面，足足要三个钟头，因为在中途王狗仔还做了几次生意。当小艇荡到湾仔海军船坞的海面，王狗仔叫艇家婆用钩竹搭上了一艘小军舰尾巴的风眼，王狗仔站出艇面来向军舰上一个英国水兵用英文叫道：“威士基？威士基？”说罢再伸出三只手指来，水兵摇摇头，他又多出两只手指，水兵就转身回去了。王狗仔向艇家女喊道：“亚娣，快把篮子拿出来！”亚娣从艇旁抽出一枝竹竿，竹竿顶上结有一个小网袋，王狗仔一手掏出了钞票，一手接过竹竿，就向军舰伸上去。竹竿刚伸到舰面，那水兵就敏捷地放一包用纸包好的东西在网袋上，王狗仔很快的放下来，背转身打开纸包瞥了一眼，认明了酒瓶上没有开过口，就把一张十元钞票包好送上去。水兵收了钞票，他就顺手把艇顶开，连声“星茄！星茄！”就钻进艇里来。半点钟后，他又向一艘法国商船的厨役收买了一大桶吃剩的牛扒，才花了两块钱。小艇湾到湾仔码头，王狗仔命令虾球提着那桶牛扒，跟着他上岸。他们到了修顿球场对过的小巷里，有一家熟食摊出六块钱全部收买了他的一桶牛扒。那两瓶威士基酒，他交到了春园街转角的一个小贩的家里，告诉那小贩的女人道：“五婶，五叔回来你告诉他，我今晚出海钓鱼，天黑以前叫他送三百块钱到亚娣艇来。”说罢放下酒就走了。虾球跟在他的后边，心里觉得很奇怪，他问王狗仔：“王大哥，钓鱼要这样大的本钱？到菜市去买两毫钱的鸡肠就行了。”王狗仔笑道：“鸡肠是钓小鱼，我们钓大鱼啊。”虾球道：“赤柱有大沙鱼出现，我们是不是钓沙鱼？”王狗仔闭了嘴，不多讲了，虾球依然摸不着头脑。王狗仔走到一家寓所的楼梯门口，叮嘱虾球道：“你回艇上去，我上三楼尾房找六姑，五叔来找我时你就带他来，记住门牌！”虾球默记在心，自己回去了。艇上只有亚娣一人看守，艇家佬艇家婆都上岸去了。亚娣问他：“王狗仔呢？”虾球道：“他到六姑那里去了。”亚娣自言自语道：“这个家伙，一

世做女人奴！"虾球问："我们今晚出海钓鱼是不是？"亚娣道："你钓过吗？"虾球道："我钓过的，我是用蚯蚓、鸡肠来钓，我们今晚用什么来钓？"亚娣望了虾球一眼，然后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虾球答："虾球。"亚娣问："几岁？"虾球答："十五。"亚娣问："坐过牢没有？"虾球答："没有。"亚娣问："家里有什么人？"虾球答："一个妈妈。"亚娣想了一想，再问他："你同王狗仔有亲戚吗？"虾球摇摇头。亚娣就对他说道："虾球，你还是回家去吧！这种鱼不是你钓的，危险得很呢！"

出　海

虾球告诉亚娣："我不怕危险。"亚娣望着他笑了一笑就不作声了。

傍晚时分，当虾球坐下来跟艇家一齐吃饭时，那时小贩五叔走到码头边叫："亚娣！亚娣！"亚娣对虾球说："他就是五叔，你带他去见王狗仔吧，我留菜给你。"虾球就走上岸去，引五叔去找王狗仔。五叔见了王狗仔，他们就谈起生意经来。有许多暗语虾球莫名其妙，也不去考究它。六姑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妇人，穿件短到肚脐的浅红内衣，一条蓝短裤，见客人来也不避忌。她眯着眼睛望虾球，然后对王狗仔说："你这个干儿子不错呀，带他去钓鱼太可惜了！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话没说完，就给王狗仔喝住了。五叔把钞票点给王狗仔，自己就走出来。临走时对王狗仔说："白兰地再多也要，红砵和毡酒少要点，威士基的价钱还可再高一点，最近兵房查得严，很少货出。"王狗仔送他出门口，互道"顺风"而别。王狗仔回到房里来时，丢下五十块钱就走了出来。



到街上,王狗仔问虾球:“你吃了饭吗?”虾球答:“亚娣留菜给我。”王狗仔说:“算了吧！我们喝杯酒去！”他就带虾球踏进大三元的卡位去吃饭。

旧历二十几,月亮出得迟。在艇上,虾球很快就睡熟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船。他吃了出世以来最丰富的一餐晚饭,又喝了一杯双蒸酒,回来便倒头甜睡入梦。他见到了他的妈妈卖面包,又见到那些欠面包债的工人还钱给他妈妈。他的妈妈收到钱,就宽恕了他。他高兴极了。正在这时候,他给亚娣摇醒了。他问:“什么事?”亚娣交给他一件背心,叫他马上穿起来。那件背心前后上下有十几二十个口袋,夹口用绑带,而不用钮扣,他好生奇怪。亚娣说:“快起来!他们在外边。我们到了横栏灯塔附近,快天亮了。”虾球起来穿好背心。亚娣说:“你等下跟王狗仔爬上大船去,他收到白兰地就给你放进背心袋里吊下来,你一次可以带两打,小心点不要滑跌。万一碰到水师船,你不要慌,你出去王狗仔会吩咐你。”虾球摇摇晃晃摸出去,一阵冷风把他吹醒。天是漆黑的,海也是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艇家婆在那边摆舵,艇家佬跟王狗仔在一边。附近有轮船机轮开动的声音。王狗仔见虾球穿好背心出来,就拍拍他的肩头说:“虾球,我们等下就上船去钓鱼,你跟在我的后边爬绳梯上去,到上面一切听我吩咐。听见枪声不要害怕,晓得吗?”虾球点点头。冷风吹得他牙齿打战。

机轮声渐近了。王狗仔手上拿了一把点燃的香,不住向左右上下摇晃。一艘轮船的身形已经看见了,从船头船尾和船桅顶上的灯光,可以猜度这艘轮船的大小。王狗仔问艇家佬:“九叔,你看见手电筒的暗光吗?我眼蒙,看不清楚。”又回过头来对虾球说:“你看船尾!看见电筒亮三下吗?你看清楚!亮三下就顺利,亮五下就是水紧(意即有人监视),看清楚!”虾球伸长脖子留心看。亚娣也挤出来,手臂上挂了一捆绳索。一会,船尾果

然有电筒暗光亮了三下,虾球紧张起来,叫道:“王大哥,电筒亮三下!”王狗仔向艇尾叫:“九婶,转舵!”九叔和亚娣用力划船,向轮船腰部靠过去。近轮船时,九叔丢开划子,拿起竹篙,当小艇靠近船尾时,他就准确地钩住了轮船上边的风眼,亚娣就把一捆麻绳用劲抛上轮船上边,上边的人就把绳结牢了。这小艇就贴在轮船旁边,跟轮船缓缓地航行了。船上的人问:“是哪个杂种?”下边的王狗仔答:“和记王狗仔,是一哥叫我来的!”上边吊下了一挂绳梯,王狗仔一手拉着虾球叫道:“虾球,跟我上来!”他自己就踏上去了。虾球握着绳梯,迟缓不敢上去。亚娣推他:“快点!虾球,不要怕!”他一边发抖,一面一步步攀上去。

轮船上早已放好了几堆东西。王狗仔跨上去时,有一个人对他说:“照收五件!”王狗仔问:“散装的有没有?”那人骂道:“他妈的!把公司货装好再说吧!”他们就用绳把五件东西吊下来,下边九叔、亚娣就接着放进舱底里。虾球跨上去时,就帮王狗仔捆吊东西,不到五分钟,五件货都下完了。那人就带王狗仔、虾球进舱里去,经过梯口时,有人在那里站着,那人就对站着的另一个人说:“你带他们去,我看舱面。”他们下去了五分钟光景,前面的海中心扫过来一道探射灯的白光,看舱面的人就直奔下舱,在艇上的九婶就念“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保佑!”王狗仔在下边收买了不少散装的东西,大半塞给虾球,自己只带一些。他突然听见有人在他的耳边说:“王狗仔,水紧!快走!”他就推了虾球一下,自己直奔上舱面,跨下吊绳就逃回艇上去,他刚站定,就听见缉私的水师汽艇,“啪啪啪……”的声响了。虾球上舱面时因为慌张过度,路又黑,一连跌了几跤,爬起来摸到船栏边,找到了吊绳,背转身,预备跨下去。这时王狗仔拿出小刀来割断了缆绳,想把小艇顶开,亚娣用吊钩钩住轮船的风眼说:“死人!虾球还没有下来呀!”王狗仔就把她的手一托,接过她的竹篙,小艇就离

开轮船隐没在黑暗的海上了。水师汽艇的探射灯，依旧横射过海面，找寻它的目标。

虾球跨在吊梯上小心一级一级下来，可是将到海面，一回头吓了一跳，他竟看不见小艇的踪影。

折了翅膀

虾球吊在绳梯最后的一级上，经过短时间的惊慌和叫嚎，他才渐渐镇定下来。浪花冲击着船舷，反溅在他的脸上、衣服上。他害怕吊梯会脱落，把他拖下海里去，就鼓起勇气，再往上爬。他的特制背心前后袋里放有两打重赘的洋酒，他没办法脱掉背心，只有淌着冷汗，一级级挨上去。一跨上船，他就给一个人按倒在船面甲板上，那人喝他："睡倒！死鬼！你不看见探射灯吗？"两分钟后，他就给那人拉起来，叫他跟他跑。他跟那人下了船舱，经过统舱直往船尾跑，到了一个密挤挤的堆满了衣服毛毡枕头的小房间，那人指着一个床位对虾球说道："你躺在这里，不要乱跑。等海关查过船后，我再放你出去。你叫什么名字？"虾球道："我叫虾球，我是王狗仔的马仔。"那人说道："王狗仔今天运气不好，恐怕会过不得关。他太没良心，丢下你，把你骇坏了，是不是？脱下你的背心，喝杯白兰地提提神吧！"说罢就从虾球的背心里抽出一瓶洋酒，摇几摇，用力一碰，瓶塞就跳开了。一阵酒香充塞了令人窒息的房间。那人用口盅倒了半盅酒，喝了几口，就递给虾球道："你脸色青，嘴唇发白，喝这个正好。快喝！酒是可以压惊的。"虾球听那人的话，把小半盅酒灌进肚里去。他问那人道："大哥，



这艘船什么时候泊尖沙咀码头？"那人笑道："我们不泊码头，我们泊昂船洲。你不要害怕，我会叫小艇送你上岸。你要在哪里上岸？"虾球答："到红磡上岸。"这时，他渴望见一见他的妈妈了。那人劝他："那你不如在荔枝角上岸，搭六号汽车到尖沙咀，再换搭五号汽车就快得多了。"虾球问："我带这些酒上去不怕吗？"那人说："那你就是打算送给警察了，他们不会多谢你，还把你拉去坐监牢呢。"虾球发急问道："那怎样办？"那人说："怎么办？你上岸去叫王狗仔来拿吧。"虾球问那人："大哥你贵姓？我叫王狗仔来找你。"那人答："你说亚佳哥他就晓得了，我们是老朋友。"说着说着，虾球喝下去的酒发作了，他头昏眼花，坐也坐不牢。亚佳丢给他一条毛毡，他就拥着毛毡躺了下来，醉了。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起重机的声音把他嘈醒。他睁开眼睛，房间里的电灯还在亮着。他的放洋酒的背心已经不见了。他坐得不耐烦，就悄悄地摸上舱来，却已经是太阳西下的时候。他碰到一个年轻小工人，问他："你看见亚佳哥吗？"那小工指着海上一只小艇说："你看！他坐艇上岸去了。"这一下虾球大吃一惊，不知如何是好。幸亏虾球人急智生，他一把拉着那小工，塞一块钱在他的手上，央求他："老友，送你一块钱饮茶，你同我叫一只小艇，我也要上岸去。"那小工望他一眼，回头说："你跟我来！"虾球跟那小工走到扶梯口，小工出去招一招手，两只小艇就争着来抢生意，讲好一块钱靠深水埗，虾球就下了小艇，一路划上岸去。他回转身来认明这艘轮船的颜色、样式和烟囱的标记，默记在心上。

虾球抱着一种抱愧的心情回到旧居，他急急要看到他妈妈，他实在很爱她，经过这两天一夜的隔别，在他好像是离开家几个月那么长久。他决心要在妈妈面前认错了，他想：无论妈妈怎样脾气坏，总能原谅他的吧？当他上楼时，他妈妈正在冷巷摇纱，她一面摇纱，一面也想念她的儿

子。她自己自小就在挨打中长大的，她就用同样的方法管教她的儿子，巴望他也能在她的鞭挞中长成，所以即使在打儿子时自己一面淌眼泪，还是非打不可；即使咒骂时心里并不是怀着仇恨，还是非咒骂不可；贫穷压榨她，使她的感情变得粗糙，使她忘记了在虾球身上的有创伤的皮肤里还包裹着一颗善良的心。当她一眼看见虾球走进来站在她的面前，唤她一声"妈"时，她的无名火又冒上头来了。她放下手摇机站起来，用严厉的口气骂道："你长了翅膀了！你会飞了！怎么又爬回家来？好汉不吃回头草，你还有面子回来？走呀！怎么又不走了？"虾球冷不防给这一串咒骂骂得眼前一阵昏黑，心房的血液往脑上冲。在这至亲的妈妈面前，不是挨打就是挨骂，回来干什么呢？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当他妈妈再骂的时候，他就回转身冲下楼梯，奔到马路上去，眼眶里含着眼泪，心里发誓：永远也不再回家来了。

他忍着肚饿，到湾仔去找王狗仔的相好六姑。他认为在茫茫的人海中，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六姑正在房间吃晚饭，虾球一进去，她就问他吃饭没有，虾球摇摇头，六姑就去拿碗筷来。虾球一边吃饭，一边把钓鱼的经过告诉六姑，这女人一直笑着听他，一点也不觉得惊奇。末了她说道："我早说王狗仔不该带你去吃这样的风浪呀。现在别管他了，虾球，别发愁，人不是容易饿死的。"她鼓舞虾球，不要失掉做人的勇气。

今晚哪里过夜？

虾球想了想，对六姑说："船上那个亚佳哥扣下我的两打白兰地，他



叫要王狗仔去才给拿回来,这事怎么办?"六姑回答说:"这件事容易,万一王狗仔出了事,亚娣的艇是不会进牢的,你坐电车到筲箕湾去看一看,到天后庙边去问问那个卖鱼肠粉的人,他会告诉你亚娣艇在哪里。你找到亚娣,就雇她的艇上湾仔来,再去请五叔一道去交涉,亚佳不会不还给你的,他们长年交易,骗你的两打酒有什么好处呀!"虾球道:"我不如现在就去找五叔!"六姑道:"这也好,今晚你先通知五叔,明天再去找亚娣。"虾球就走出房门口,六姑替他开楼门,在门口拍拍他的肩头问他:"你今晚在哪里过夜?"虾球给这一问问哑了,他没有想到他今夜睡在哪里。他一径下楼,没有回答六姑这句话。他摸上小贩五叔的家里,五婶问明情由,一开门就把他抓进房间里去,手脚齐下在虾球的身上乱打乱踢一通,使虾球不易招架。五婶一边打他一边咒骂王狗仔,说他没有良心,当初跟五叔大家发过誓,无论哪个失手被擒,都不要连累朋友,谁料王狗仔出海失手,又带警察到五叔家里搜出还没出手的货物,连五叔都给抓去了。五婶把虾球看成王狗仔的同党,打他一顿泄愤。虾球有理无处申诉,只好一面抵抗,一面夺门逃出来。他抚摸一下挨打的脸,理理他的头发,就一步步的走向修顿球场。

这里是一个奇异的世界:在这里活跃的人是儿童、少年、壮丁、少女、少妇……难得看见一个老人。在这里,饥饿的魔鬼跟随着每一个人,追逐着人堆中的失败者。人人都用焦躁的眼睛互相期望着,窥伺着。药贩夫妇,演化装戏唱曲敲锣来招引观众;而扒手们就在观众的周围浪荡;警探又出巡在扒手们的身边;私娼们又用机警的眼睛盯看着警探步行的方向;一些在店里受了整天工作重压的工人店员,又到这里来寻找暂时麻醉的机会……虾球在这里一带绕了十几转,然后走出告士打道海边去,他在转角处碰见盛装的六姑站在骑楼边,六姑一手拉住他,教他一句湾



仔通行英语,央他帮帮忙,叫他到海边去跟那个半醉的水兵说:“标蒂夫格尔,温那,端蒂法夫打拉!奥茄?”任何一个水兵都能意会,这意思就等于:“漂亮姑娘,一晚,二十五块钱,要不要?”虾球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情,他想了一下,终于拒绝了六姑给他的一块钱,继续走他自己的路。可是,一句话记起来了,今晚睡在哪里?

虾球走到海边码头,给一阵海风吹醒了头脑,他想起要到筲箕湾去找亚娣,即刻转身去搭电车,车到终站,他跳下来就往海边走。他经过一条像祖国内地县城一个式样的小街,两旁有矮矮的店铺,灯光通明,招引不少艇上的顾客。虾球留心辨认,没有一个是他所要找的人。走到海边,向艇家问了十几个人,也找不出亚娣来。他走到小街尽头的古庙旁边,也不见有什么卖鱼肠粉的人,最后他问到最末的一只艇家,那人向艇后大喊:“亚娣!有人找你。”可是走出艇头来的亚娣却不是他所要找寻的那个亚娣。他失望极了,也疲倦极了。他走进庙里去,想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过一夜,在里面四处张望,终于给庙祝公赶了出来,庙祝公在后边骂他道:“想发财就到番摊赌台去,你摸错门口了。”他当虾球是扒手,虾球也懒得去跟他争吵。他走出来站在岸边,望着九龙半岛那边的灯火,想起他的严酷的妈妈,又想想自己的一连串的失意事,他痛恨极了,但没有地方发泄他的愤怒。他一眼看见左边海边上有一间像是看更房似的小房间,里面堆叠着几大捆草料,没有人看守,他就悄悄地走进去,躺倒在草堆上,顺手拉一团草堆盖在自己的身上,当作取暖的毛毡。他听见海水击打岸边的声音,听见呼呼的风声,他闭上眼睛想想他今天自早到晚的遭遇,伤心、怨恨、失望、愤激,种种情绪揉做一团,终于他自己在暗地里笑了。他想起了妓女六姑的一句话:“别发愁,人是不容易饿死的。”他觉得很有道理。他自己安慰自己一番,不多久就沉入睡乡了。

第二天一早醒来，虾球嗅到了一股难闻的粪臭，原来这是一个临时堆粪待运的地方，他走出去好远，还闻到臭味，看看自己的衣服，原来给粪沾污了。这时晨光照耀着海面，海水闪着诱人入浴的光波，虾球决心洗一个澡，顺带也洗涤自己的污衣服，他马上就脱光了身，跳下海里去。游了几转，然后回头洗他的衣服，洗完晾在堤坝的石板上，又游出去。清澈的海水，洗净了他几天来的烦恼。

亚娣一早听见说昨夜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找她，她疑心也许会是虾球。这两天她实在惦记着他。她街头巷角去找他，果然给她找到了。她在岸上欣赏他很结实的身体和矫捷的手脚，他潜下去在水里打圆圈又翻上来，亚娣看他游泳看得入了神。直到虾球看见她高声欢呼："亚娣！"她才走下来。

鳄鱼家庭

亚娣笑着对虾球说道："虾球，你是不是从沙鱼肚子里钻出来的？"虾球游近岸边来，他十分高兴看见亚娣这副笑容。他回答道："前天晚上，我差点掉下海里去了！"亚娣道："可不是，我要接你，但王狗仔却只顾自己逃命，他多狠心！结果还是逃不了，真是天公有眼。"虾球问："你们没有上警署去吗？"亚娣道："怎么没去，但不要紧，将来审案时去做做证人就完事了。他请我的艇装东西，我管得他装的是什么鬼东西。"虾球道："抓去了王狗仔，我的马仔就做不下去了。你的艇上请散工吗？我愿意做工挣饭吃。我帮你打杂划船好不好？"亚娣笑着摇摇头道："我们艇上没有这个规

矩,我们水上人请不起岸上人,岸上人瞧不起我们水上人。”虾球道:“我瞧得起你们就成了。”亚娣道:“我作不得主,你问我爸爸吧。你来找我干什么?”虾球这才想起白兰地酒的事来,就一五一十地把原委告诉亚娣听。亚娣想了一想,回答他:“你快起来,我们的艇给人请去油麻地避风塘装米,也许我们有时间到昂船洲去看看。”虾球道:“你替我摸摸我的衣服干了没有?”亚娣俯身摸了一下他的衣服,抬头说道:“你在水上多玩半点钟就干了,我的艇靠在大树脚边,你快点来!”说罢就走回去,还回头来向虾球装个怪脸。

亚娣回到大树脚下,把情形告诉她的父母亲九叔九婶,九叔道:“我们到油麻地避风塘装米,正用得着一两天短工,你叫虾球下艇来吧。回头顺便走上品珍茶楼看看那个鳄鱼头饮完茶没有, 你告诉他我们即刻动身。”亚娣很高兴她爸爸答允虾球下艇,即刻飞跑去告诉虾球,见他刚穿好那件湿衣服,就把请他下艇帮帮忙的事讲明白了,虾球好不欢喜。他跟亚娣走上品珍茶楼,去找那个鳄鱼头。事先亚娣跟虾球讲明白,这个家伙就是雇她的艇的大老板,他财雄势厚,阔气得很,人人在背地都唤他做鳄鱼头。虾球问亚娣:“为什么不叫沙鱼头、咸鱼头,偏叫鳄鱼头呢?”亚娣道:“谁晓得,你亲自问问他吧!”说着他们已经到了那个鳄鱼头的面前,虾球一看,那人装扮得跟香港最有钱的绅士一个模样,四十岁左右,有一双机警的眼睛,一只发红的高鼻子。亚娣讲明了即刻就开艇,鳄鱼头点点鼻子道:“大姑娘,忙什么?坐下吃个大包吧!——这是你的弟弟?”亚娣笑笑不否认。鳄鱼头又道:“长得跟他姐姐一样漂亮呢!念过几年书?”虾球答道:“念过三年书。先生,我帮你装米卸米。九叔已经答应了。”鳄鱼头道:“你有多大力气呢?一包米百来二百斤,你抬得起?”亚娣道:“他能做些轻便的散工。”

鳄鱼头沉思了片刻,又打量虾球一眼,就说道:“好吧,我家里还需要一个人跟我送信传话,你就跟我做事吧。亚娣,你回去把艇开出,我们回头到油麻地养生米店再见。”亚娣听说鳄鱼头公馆里有不少偷来的东西,她想到虾球能进去也很好,她可以笼络他偷一点东西出来送给她。他们三人饱尝了一顿点心,就结账下楼,分别赶程。

鳄鱼头的家是在尖沙咀的住宅区,占着一间很宽敞的洋房的二楼全层。两厅三房,设备精致,没有受到战争时日本鬼子的损害,这完全得靠鳄鱼头居住看守之功。所以业主在战后回来,看见杯碟俱全,家具无恙,十分欢喜,就让鳄鱼头一直住下去。业主把这座洋房的楼下和三四楼租给了一些上等家庭,他们服饰讲究,出入汽车,这使得夹在他们的中间素来不大讲究服饰的鳄鱼头,不得不力争上游,也装饰起来。他的那位来历不明的小老婆和两个顺德女工,更是金玉首饰,出入耀眼。有一点不相称的就是:除了少数几个来访的贵客外,更多的访客都是一些衣冠不整,牛鬼蛇神之辈。王狗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也算是鳄鱼头的一个得力干部。这次横栏灯塔外面的失手,也算得是鳄鱼头一次小小的损失。

他的大客厅大得可以摆五桌酒席,现在摆满了大小沙发,数目超过业主原来的所有。墙角放着两具大型的长短波收音机,对角的桌上有电话。头房是客房,中间房是鳄鱼头姨太太的寝室,隔壁是猎获物的储藏室,再过去就是浴室和工人室……全屋主仆一男三女,男主人鳄鱼头有时三两夜不回来。他叫虾球来打打杂,看看门口,也有他的道理。他在油麻地开有一家养生米店,门市生意不大好,但却赚了很多钱。鳄鱼头一路带虾球过海来,审问前晚王狗仔失事的经过,虾球照实说明,连亚佳收去了白兰地酒的事也对他说了。鳄鱼头一到养生米店,就打一个电话给鸿昌行船馆的主事何老四说:“你叫人通知夏湾纳船上的亚佳,叫他快把两



打白兰地送到我家里来！岂有此理，他想揩我鳄鱼头的油！”虾球跟鳄鱼头走进米仓去，那里一袋袋的米堆得山一样高。虾球伸伸舌头，心想：要吃好久才吃得完啊！

赌　　注

鳄鱼头离开养生米店，把虾球带回家里，对他说道：“往后家里的事，你就听少奶吩咐。”转头又对她姨太太道：“他叫做虾球，原来是王狗仔新收的马仔，人很精灵，我带他回来使唤，以后亚喜专管洗熨，亚笑买菜煮饭，虾球就管杂务。”他说话时，少奶就用她的眼光打量虾球。她觉得他额角开展，眉目清秀，可惜脸上少点血色，身体倒还长得结实。少奶最后看到了他脚上那双破胶鞋，就笑对鳄鱼头说道：“你的主意很好！家里人少，有时真冷静得可怕。你一出门就像个没尾飞砣，有时敲锣也找不到你。”又侧过头来对虾球说道：“虾球，你等下出去剪发，买两套衣服、一双皮鞋，再回来洗一个澡。我叫亚喜拿钱给你。”鳄鱼头就大声叫：“亚喜！”亚喜应声而出，她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娘姨，背后拖着一条长辫子，面目白皙，不施脂粉。她是少奶的心腹佣人，兼掌家用杂支财政。鳄鱼头对她说：“你给虾球五十块钱出去买衣服。他以后在家里打理杂务，洗熨以外的事情你教他做。”亚喜微笑应是。她望了虾球一眼，然后对他道：“虾球，你来拿钱。”说罢就转身进去，虾球跟了她进去。

鳄鱼头这时打了一个呵欠，少奶斜了他一眼，问他：“昨晚又到哪里去乱搅？”鳄鱼头应道：“还说！险些给王狗仔累死了！”少奶问：“是不是

澳洲的火鸡飞走了？你生日的菜单，我已列上火鸡一味了。"鳄鱼头道："澳洲火鸡二百几只，飞不掉了。只可惜王狗仔在鲤鱼门外失手被擒，损失不少洋酒，王狗仔真没有腰骨，他竟带警察去捉了陈老五，我昨晚到五婶处安慰她一番，送她三百元才把她劝服。"少奶道："老五会不会招供出我们来呢？"鳄鱼头："你放心，他的老婆儿女还要吃饭呀。"停了半晌，少奶问："洪哥，我们什么时候才洗手不干？"鳄鱼头靠在沙发上，从他那红鼻子的鼻孔中喷出一口香烟，然后合上眼睛，想他的主意。少奶又追问他："洪哥，我们不如早点洗手上岸吧！"鳄鱼头丢掉香烟，站起来，两手插在裤袋里，来回走着，忽然走过来直站在少奶的面前道："洗手上岸？好！等我把那四百桶汽油和三千九百袋米弄到手，我们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少奶听了这话高兴极了，她听说一大桶汽油足五百加仑，四百桶，该好多钱啊！还有三千九百袋米，又该多少钱啊！想到这笔钱，即刻站起来，伏在鳄鱼头的胸前道："到那时候，我们初一十五就食斋念经，求菩萨保佑；我们还可以捐点钱出来做做好事，修修阴德，你说好不好？"鳄鱼头道："我们何必食斋念经？马专员说得好：我们算得什么，比起蒋光头那些跟班来，我们不过是小偷罢了。"说曹操，曹操到，马专员坐的汽车在下面响了"嘟……嘟嘟！"的暗号。

马专员有很多官衔，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官职还不是"专员"，奇怪的是这里的人震于什么接收专员之名，偏爱用"专员"来称呼他，他也懒得去更正。他跨出了汽车门，习惯地摸摸他的大肚皮，抽抽他的西装裤。阳光照射着他的眼镜闪闪亮。他的脸颊上的厚肉鼓胀得几乎要爆裂开来。鳄鱼头迎上去问候道："马专员，你早！"马专员第一句话就问："太太起床没有？昨晚亏得她教我跳舞，没有出丑。她说我的舞术怎样？可有进步？"鳄鱼头随口应道："她说马专员跳得不错呢！"马专员一边走上石级，一边

说道:“哈哈,她过奖了!临老学吹笛,太迟了,太迟了!”鳄鱼头道:“哪里话,哪里话。”马专员道:“老洪,昨晚你怎么不来?你是不是不高兴太太出来跳舞?”鳄鱼头连忙笑道:“她是内阁大臣,我要管束也管束不了她呀!”两人就哈哈大笑起来。走到门口,马专员道:“你听说吗?有一个舞厅老板讨了一个舞女做太太,从此就禁止他的太太上舞场。结果怎样呢?这个封建丈夫终于跟他的跳舞太太分裂了。我说,原子核也会分裂,露水夫妻还不是照样分裂,你说对不对?”鳄鱼头觉得他这句话里有刺,就答道:“专员的话不错。什么都会分裂,有时候脑袋也会跟脖子分裂。”马专员抬头望了他一眼,心想:“你这流氓!你的太太还不是从日本鬼手上接收过来的?何必这样认真!”走进客厅,洪少奶已换了一件湖水色便服站在那里笑脸相迎了。马专员坐下来捧着他的大肚子,笑着对洪少奶道:“我已经买到一种美国的瘦饼了。医生说这种瘦饼比战前的德国货还好,这是假话。你说的那种日本货我找不到。”鳄鱼头摸不着头脑,他女人要老马吃瘦饼干什么?马专员又说道:“十个女人有九个主张我减少腹部的脂肪,我也觉得,大肚子跳起舞来不很方便,别的倒没什么。哈哈哈!”洪少奶不愿意他胡说八道,问他:“马专员一早光临,有什么好消息吧?”马专员道:“我预备到启德机场送朋友,顺便来问问洪老哥,跟四大寇的联络工作做好了没有?如果还没有,我们的汽油生意不妨慢一点进行,横竖是锁在仓库里,不会发霉的。”洪少奶问:“哪里的四大寇呀?”马专员道:“你以为是香港尖沙咀的四大寇吗?那些都是你洪哥的徒弟,指挥他们就得了,用不着联络。”洪少奶道:“唉呀,马专员,你说话真不爽快!”马专员道:“你们女人有所不知,我是说内地的四大寇呀!那就是——军官总、国大代、中央训、青年从。不跟这四大寇取得联络,你一定寸步难行!”洪少奶对于这样的说明,还是莫名其妙。她看看鳄鱼头严肃的脸色,就不再问下去了。

鳄鱼头在布置着他自己的交通路线,已经有不少时候了,还没有十分成熟。他坚持不相信那些有特殊势力的运输行,他很清楚地知道:包运是他们,告密也是他们,这样一搅,就弄得路人皆知,使得他的这种来路不明的货物暴露在众人的面前,对他是非常不利的。虽然照规矩运输行可以签同价的保单交给付货人,保证万一损失的补偿,但这只能适用于普通走私逃税的商人,不能适用于鳄鱼头。他在马专员的面前不能自示无能,所以就发挥他的意见道:“我们自己的交通线,很快就可以弄妥当了。我在深圳调查过,军官总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各自为政,不能团结,所以吃了宪兵和关员的不少亏。但他们的力量是不能轻视的,他们有经验有胆识,少数还有武器,我已跟他们联络好了。至于青年从大部调往台湾,剩在后方和编进学校去的,他们另有任务,管不了广九铁路的事。说到中央训跟国大代,那是专员你给我开玩笑,我跟他们联络有什么用呢?你自己出马不是事半功倍吗?你自己这二十年来就受了十二次训,普天之下都是专员你的同学,朝上的人你去拉拢,这里的好汉我来罗致,我这个意见对不对?”马专员听了鳄鱼头这番话,觉得言之成理,无懈可击,就点头道:“我整天在半岛酒店、启德机场到处跑,做的也就是联络的工作呀。就照你的话分工合作进行吧。”说罢他想了一想,偷偷掠一眼洪少奶,然后微笑说道:“关于联络上层的工作,我想请洪太太助我一臂之力,洪太太肯不肯?”鳄鱼头笑道:“女人家懂得什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马专员道:“洪老哥,这个你又看错了。交际联络,非有女人不行。”鳄鱼头也看出这个老家伙到处想揩油,不但要揩公家汽油的油,也想揩朋友太太的油,他真想当堂打他一个耳光,但他转想,跟那些堆积如山的汽油和米比起来,个把两个女人的赔贴算得什么呢!他就向马专员笑道:“如有用得着内人之处,就全听专员调动好了。”说时掠了少奶一眼。洪少奶是个

风尘中的明白人,她知道这两个男人不过是拿她来当马骑,去赌他们的运气。她呢,既然居了这样的地位,也甘愿把自己当赌注押上去,不管谁赌赢,总有她的好处。主意既定,就假意谦辞道:“唉呀,我懂得什么交际呢?不要拉我出去出丑吧!”马专员听了她的娇滴滴的声音,又盯看着她那一双含笑的媚眼,就不禁有点飘飘然了。

鳄鱼头含了一根香烟,跑进去找亚喜要火柴。这一下马专员就认为这是谈两句私话的机会。

初　恋

马专员等鳄鱼头进去后,小声问少奶:“昨晚你回来这样晚,他高不高兴?”少奶半晌不作声,静默了一阵,听不见鳄鱼头的脚步声,她才答道:“他今天早上才回来。”这句话在马专员听来是满肚子的密圈,心里暗自高兴。他想对少奶说两句体贴的、温柔的,也带点惋惜的安慰话,用来表示他的殷勤,一想,啊,有了!他就这样对少奶说道:“一树梨花压海棠,真不知道虚度了多少春光!”少奶低头不语,马专员对于少奶的含羞不答,又在肚子里加了几个密圈。他看了看手表,打算要到飞机场去了,就站起来,悄悄对少奶道:“今晚到大酒店去吃饭,我来接你。”然后向里面大声叫道:“喂,老洪,你怎么放客人坐冷板凳?我要到启德机场送朋友去了。”鳄鱼头在里面正跟虾球说话,他说:“你到养生米店去等亚娣,见到她就交三十块钱给她做伙食,对她说,把艇湾在油麻地码头侧边,不要离开,听候随时要艇。还有,把这张纸条交给米店杨司理,你对他说,洪先生

生日请客已决定加一味火鸡,他就明白了。叫他今天把请帖发出去。记得吗?”虾球答道:“我记得。”鳄鱼头就走出来送客。亚喜是出身贫穷家庭的女工,今天多了一个跟她处境相同的男工,她非常高兴。她跟虾球很谈得来,虾球出门时亚喜问道:“要不要留饭菜给你?”虾球道:“不要留了,我会到榕树头去吃经济饭。”当他走下石级时,亚喜又叮嘱他:“当心汽车啊!”虾球走下马路,一边暗想:不管男工或女工,待我总是不坏。王狗仔就不是这样,他过桥拉板,不够朋友,要不得!……迎面碰见轮船上的亚佳哥,他坐三轮车来看洪先生,特自把那二十一瓶白兰地送过来。虾球笑对佳哥道:“你来的刚好,听说洪先生后天过生日,请五桌人客,你也来喝一杯吗?”佳哥道:“过两天,我到西贡了。你替我多喝一杯吧,可不要一醉就不知道醒来。”虾球道:“上过一次当,学乖了。你自己把酒送上去吧,我买东西去。”他走到佐敦道,卖衣物的地摊早市已经收市了,他折入吴淞街,一路打听布衣服的价钱,不多久就走到榕树头。这纵横面积不到二十方丈的地方,包含着几乎除了棺材以外就无所不包的各种营业,里面有





成衣店、海味店、镶牙店、药店、书店、咖啡店、算命摊、熟食摊、补衣摊、白粥摊、生果摊，此外还有一张空气紧张的牌九赌台和一张色子赌台。虾球在这里买了衣服鞋袜，还剩下三块多钱，他徘徊在色子赌台的旁边，终于把这三块钱放在“大”的方格上去，黑木盖子打开来，玻璃盖里的三粒色子都是“六”。三粒色子一共是十八点，不能比这个数目更大了，可是就因为是难得的“最大十八点”，赢的反是庄家而不是虾球。他第一次遇到了这种不合理的诈骗，原来庄家规定：三点虽是最小，却不属“小”的范围，十八点最大，也不属“大”的范围。虾球手上捏着他自己仅有的块多钱，拿不定主意再赌一注还是去剪发好。

赌台密挤挤地围着一堆赌客，其中女赌客竟占了一半以上，赌得又最凶。虾球望着她们下注，惊讶她们大胆而奇妙的连环战术。一个艇家女买“小”三十元，同时又买独赢“九点”十元。四至九点属“小”，十至十七点属“大”，买一赔一；独赢任何一点则买一赔八。那个摇色子盅的赌媒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卷发女郎，一边摇盅，一边跟左右的男伴打情骂俏。虾球眼不转瞬地望着她，她摇了几下色子盅，再放下，用她的手在黑木盅盖上轻轻拍两下，然后看一眼台面上的赌注。半晌，她叫一声“离手！”即把黑

木盅盖揭开,跟着就娇声唱道:“二三四……九点小!”那个艇家女高兴得发呆了,她一共赢了一百一十元,收到钱,就挤出去不赌了。有一个买“大”的佣妇,即刻脱下了一个金戒指押了六十元作赌本。虾球自己只有一元零四毫,他悄悄地放一元在“大”上,开盅是“两个一加五……七点小!”他输了;最后他把仅剩的四毫放在“十二点”的独赢上面,希望捞回三块二毫拿去剪发,那赌台掌数的捡起虾球的角票,照他的脸掷过来,骂道:“拿回去买凉茶!一元以下不受!”虾球气极了,他也不捡回那四毫钱,他狠狠地朝那人的脸上吐一口痰,拔脚就逃走出来。他跑了几十步路,看见没有人追他,他就大摇大摆走回养生米店。在马路上的公开赌台上赌钱,在虾球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的经验;这是一次失败的经验。他自言自语说:“他妈的,十赌九骗!香港就是一个骗人的世界!”

杨司理接过虾球给他的纸条,看后他就写下一张字条回复鳄鱼头:“进万顷沙泰生东莞粘一百八十担,五寸。据电扒中人云,大铲关不易过,此次被追十余里,幸加开预备电机开足马力逃脱。火鸡已叫蟹王七去提货,但须有人在屯门接应。避风塘米日出货百包左右,不需再雇艇,亚娣艇到,拟派蟹王七骑去青山湾。日来风声颇紧,诸事小心。阅后付丙丁。又,存仓米已分别运交各熟客矣!希释念。”虾球收下回条,即进米库去换过了新衣服,鞋袜,全身焕然一新。出来见到亚娣的父亲九叔,他交了三十元给他,问明他的泊艇地点,就跑去找亚娣。亚娣见虾球衣履清洁,十分高兴。虾球对亚娣道:“我要去剪发,但钱已用光了,你有钱吗?借给我三元,我放这包衣服在你艇上作押。”亚娣听见笑了起来,双手握着他的臂膀,拉他坐下来,用她那双聪明的大眼睛端相了他好一回,才说道:“我亚婶上岸买菜去了,我只有一块钱,给你吧,谁要你的臭衣服作押。”说罢就翻起她的衣襟,从内衣小口袋里掏出一块钱来。虾球一直在望着她,她



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他的注意。当亚娣的视线跟虾球的害羞的眼睛接触时，她问虾球道："你望什么？"这一问，问得虾球脸红了。

虾球自小就在小人书连环图的影响下长成，他很早就懂得了"爱情"。他梦寐中的爱情是这样的：男主人公是一个出身贫苦家庭而后来创立了功业的英雄，女主人公是一个落难的公主，正待英雄来搭救。可是在现实的社会里，却难找到这种样式的爱情来；王狗仔跟六姑、鳄鱼头跟少奶、九婶跟九叔、五婶跟五叔，以及他自己的妈妈跟他的长年漂泊在海外的爸爸，没有一对是跟他的梦想相符的。当前这个亚娣，他对她的关怀发生好感，可是虾球自己却惭愧起来，因为他自己不是英雄，而是一个向人借一块钱的穷孩子。他觉得没有资格消受亚娣的诱惑，他的脸红，是缠夹

着几分惭愧的心情的。

亚娣这个吸海风、骑海浪长大的女孩,却没有这种想头。她是直率的、大胆的,她觉得要捕捉一个人,也正和捕捉一尾鱼一样,机会是一纵即逝的;好容易得到一次双亲不在艇上的机会,她就机敏地利用这个机会。她毫不犹疑地把艇旁的横窗拉密,自己靠坐在神位的面前,拉虾球靠近她,迅速地吻一嘴他的脸颊,用一种像爱人似的口吻亲昵地对虾球说道:"我看见你的眼光,我知道你想什么。"这一下却骇得虾球的心怦怦跳。

蟹王七在行船馆打完了八圈麻将,就接到杨司理的电话,叫他骑亚娣艇到青山湾去"提货",杨司理在电话中说道:"后天早晨,洪哥亲自出马到屯门接货,后晚洪哥府上宴客,菜单已开有火鸡,千万不要有一点差池。洪哥过生日,要给他一个好兆头啊!"蟹王七放下听筒,就叫了一辆三轮车,坐到油麻地码头来。他在码头上张开他的大喉咙喊:"亚娣!"虾球跑出来看见一个二十五六岁的男人,高个子,阔肩膀,粗眉大嘴,声如洪钟,一个标准的打手。亚娣跟着出来看见蟹王七就欢呼道:"七哥,什么风把你吹到码头来呀!"蟹王七道:"你叫我来的呀!你亚婶说要招郎入舍,不肯把你嫁出去,我只好亲自上门来了。"亚娣道:"彩!谁喜欢你这个癞蛤蟆!"蟹王七道:"你不管,世间上多少天鹅肉就是专给癞蛤蟆吃的。"说罢就跳下艇来。蟹王七前后左右张望了一下,想把虾球调开,就掏出一张五元钞票交给虾球道:"细佬,你替我上岸去买一罐帆船牌香烟。有剩你拿去饮茶。"虾球没有接蟹王七的钞票,他望了这大汉一眼,说道:"你没有脚吗?"这句话大出蟹王七意料之外,他非常气恼。亚娣向虾球作了个会心的微笑,她很感激他留在艇上,避免了蟹王七的骚扰;但她还不曾懂得虾球这种微妙的、复杂的、真挚的感情。

蟹王七从来没有碰见过敢对他这样倔强的孩子,他要把虾球高高举起来,抛下海里去喝几口咸水。他走近虾球,抓住他的襟头,问他:“你是谁?”虾球怒视蟹王七,一声不响。亚娣走过来排解,蟹王七一手把她推开。蟹王七在虾球的脸上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虾球就重重回报他一拳头,正打中他的下巴,再飞起一脚,想踢蟹王七的肚皮,却给他握个正着,顺手就把虾球拖倒。亚娣起来拉蟹王七,他像一座山似的,动也不动。蟹王七捉住虾球的手脚,虾球死力挣扎,无法得脱,蟹王七就把他提起来,用劲抛他下海去。只见水花四溅,虾球给浪花卷进海底里去了。

鳄鱼头坐了一辆出租汽车到码头来,刚好看见这一幕活剧,他自己忍不住笑起来。九叔、九婶也跟着回来了,大家就站在岸上,看虾球游泳爬上码头来。虾球见了鳄鱼头,也不诉苦,就从衣袋里掏出那张杨司理给他的湿淋淋的字条,交给鳄鱼头道:“这是杨司理的回条。”鳄鱼头道:“我知道了。你扭干衣服上汽车来,我们回去。”虾球下艇去换衣服,蟹王七上岸来听鳄鱼头吩咐“提货”的事情。亚娣对虾球道:“湿衣服留下来,我给你洗干净,今晚太阳下山后你来拿。他打伤你没有?”虾球答:“你去问他:我打伤他没有?”虾球包好他的湿衣服自己带走,亚娣一手抢回来,小声在虾球耳边道:“你发蟹王七的脾气,怎么发到我的头上来了?”虾球想一想也是道理,就把湿衣服放下,跟鳄鱼头坐汽车回去。

虾球整天没有吃饭,他一点也不觉得肚饿。他给人打,也打了人;更微妙而难于使他自己相信的是:他是既给人欢喜,而他也同样欢喜人了。他这一天的经历,对他生命的意义来说,是仅仅次于他的呱呱降生的一天,此外,没有任何一天对他比这一天更重要的了。过去,在他的梦寐中出现的唯一女性,就是那个抚养他成人的、严酷的、深爱着他的母亲;而今呢,一个年轻的少女的面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只要他一闭眼就觉得



1947 年 11 月，作者一家摄于香港九龙联合道，其时，《虾球传》已开始在《华商报》逐日连载。

她来到自己的面前，抚爱他和委婉地接受他的抚爱。这种抚爱，唤醒了他童年时受过母亲抚爱的感觉，他想起自己的母亲曾经多年的抚爱过自己，他就一古脑放下曾给母亲鞭挞的恼恨，完全宽恕她老人家了。

他半夜里做了许多怪梦，一个是把蟹王七一掌推到海里去；一个是回家给母亲做生日；一个是亚娣替他换衣服……梦没做完，给门铃嘈醒了，他赤足跑去开门。在月影下面，他看见两个人站在门口抱着亲嘴，一个是大肚子马专员，一个是洪少奶。他连忙又把门掩上。

火鸡游屯门

鳄鱼头一连两晚没有回来过夜，他正在计划“爆”一艘澳洲船的伙食舱。他调查清楚有很多火鸡、羊肉、牛肉、牛油和考力奶粉运到香港，他打算最少也要偷一部分出来，作为他生日的礼物，并且宴请他手下的数十得力干部。布置妥当，回到家来，已经过了午夜了。少奶比他先回一刻钟，刚抽完一根香烟，她一边下装，一边回忆马专员吻她的粗鲁行为，暗自好

笑。鳄鱼头回来也不说什么,只叮嘱少奶五点钟叫醒他,便倒头睡了。

这天是鳄鱼头的生日,他起床后便叫醒虾球跟他出门,他们在佐敦道惠如茶楼喝了早茶,便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赶往新界青山屯门去。他这次亲自出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接应蟹王七的火鸡,一个是跟青风乡的自卫队洽商运货交通线的保护问题。他着手组织的三条交通线,一条是海线,两条是陆线。海线经青山湾、大铲到东莞万顷沙,这线风险太大,但还没失过手;陆线一经荃湾、屯门、元朗、上水到深圳,一经沙田、大埔、粉岭到深圳。到深圳后又分成两路,一路到东莞石龙,一路到惠州淡水。等到把各线的交通搅好,他就打算"爆"一两次最大的仓,一鸣惊人之后,便偃旗息鼓,洗手上岸。

虾球坐在汽车上不时微笑,他想起亚娣耳朵挂着的一对耳环,竟会是"朱义盛"的镀金假耳环,他暗自好笑。亚娣昨天脱下那对假耳环给他看,说是她妈买来骗她的。虾球就答允领到工钱给她买一对真金的。鳄鱼头回过头来看见虾球独自好笑,问他:"你笑什么?发了神经病吗?"汽车经过屯门,一直驶至元朗,鳄鱼头另包了一部货车,再驶回十九米半的山边停下来等候,两人下车徒步走到屯门码头。

他们叫了一只小艇,缓缓地划出海去。早晨的太阳,轻吻着温柔的海波。小艇迎着早潮,挂起了一片草席帆,向青山脚下海角红楼的方向缓缓驶去。半点钟光景,后面赶来了许多别的小艇,跟他们的艇驶向同一的方向。不多久,所有的小艇都超过了他们的前头,海上一片艇家的喧闹声,鳄鱼头问艇家道:"他们嘈什么?"艇家佬回答道:"不知道。"待过了一刻,艇家婆叫起来道:"喂!你看!海面上有一个纸盒!"眼利的虾球,他已经看见前面的许多小艇就正抢着捞海面上的东西,他不等吩咐就脱了衣服,纵身跳下海去,游近那纸盒,把它捧了回来。鳄鱼头看纸盒的外面,已

经猜中了七八分，再打开来看，那里面果然是一只肥胖的澳洲火鸡！虾球高兴得拍掌大笑，叫道："哈哈，一只游水老番鸡！"他还没阖上嘴，就给鳄鱼头劈面打了一巴掌。他捧着脸，望见两眼冒火，鼻子红到鼻梁的鳄鱼头，咬着他的牙齿格格作响。虾球无缘无故挨了一耳光，他很生气，质问鳄鱼头："你为什么打我？"鳄鱼头说："你再哼！我抛你下海淹死你！"虾球不知道鳄鱼头怀什么鬼胎，不敢再惹他。前面海上一片欢笑声吸引了他的注意：那些艇家，简直是欢喜得发了狂了！他们迎着涨潮，抢着去捞海面上的火鸡啦、羊肉啦、腌猪肉啦，各种来路不明的东西。虾球催艇家道："快点赶上去呀！快呀！喂！你看！那不是一只火鸡吗？纸盒已经破了！"说罢他就扑通一声跳下海去，当他潜在水中时，他的手却触到一只载浮载沉的东西，他捧上水面来细看，竟是一只火腿。虾球叫道："是一只火腿呢！"他好容易才把它弄到艇边，叫艇家提到艇上去。又回去抓回那只鸡。鳄鱼头对于这些潮水送来的礼品，一点也不感觉兴趣。他现在很烦闷，就是花一个铜板买回一只牛，他也不会笑一笑了。

海面上艇家的喧闹声继续了一两个钟头，直到他们把这些淌来物捞拾得干干净净之后，才转舵把艇开回屯门去。鳄鱼头在海上张望了一些时候，不见蟹王七和亚娣艇的踪影，他想他们一定全军覆没了。但对于这些浮在海面上的东西，却不能解释。莫非打死了人，翻了船，把所有的东西都倾倒在海上？他回到屯门来调查，也找不出沉船的真实证据。

青风墟上的猪肉、牛肉今天跌价了，艇家把一大批澳洲冷藏火鸡、牛肉、猪肉……送到市场上来廉价拍卖，一块钱一斤猪肉，四块钱一只大火鸡，家家户户争着来买，好像是过什么节日，人人都分到一份肉食似的，今天好像不是鳄鱼头的生日，反而像是青风乡民的公众生日了。

虾球抬着一只火腿，提着两只火鸡，跟着鳄鱼头走进青风墟市的小

茶楼去。鳄鱼头打发了货车的司机驶车回去后，一直不曾说过一句话。虾球心里有一个计划，他想把那两只火鸡带回去分给他的妈妈和亚娣。鳄鱼头写了一张名片，叫虾球送到庙街五号给那姓丁的自卫队员，请他过来饮茶。

身在香港，心在祖国

丁大哥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汉子，年轻力壮，精神饱满。棕色的脸上闪着一双目光深邃的眼睛。他接了虾球给他的片子，叫虾球坐下来，问长问短，打听鳄鱼头最近的动态。虾球也知道得不多，丁大哥问到养生米店有多少存米，虾球只能答："多得很！我吃一辈子也吃不完！"丁大哥回头对他的同伴们说道："你们听！鳄鱼头这家伙几乎把救济总署的米都盗光了呢！他跟国民党的官僚们勾结在一起，正在财运亨通呢！"有人问丁大哥："那么他找我们干什么呢？"丁大哥道："他这种人无事不登三宝殿，当然有事情才找上门来的，他一定还记得从前在路西做生意时我们怎样对待他，现在知道我们在这里，要不是想来攀攀交情，就是想找什么生意的门路。"有人叮嘱丁大哥："小心别上当呀！"丁大哥道："那自然。"说罢就背着他的步枪跟虾球走出来。一路上，丁大哥很和蔼地跟虾球闲谈，问他的家庭状况和帮鳄鱼头干什么事。虾球道："我是帮他打杂的，你呢？你做什么？当兵还是当警察？"丁大哥道："我吗？不是当兵，也不是当警察。我们看守这个地方，人家叫我们做自卫队。自卫队，你懂吗？"虾球道："我只听说内地才有自卫队，香港也有自卫队？"丁大哥道："香港从前没有，自

从日本鬼占领香港之后就有了。是人民自己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的。英国人还没有回到这地方接收以前，周围百里内的治安就是我们人民自卫队维持的。”虾球道：“你们人民自卫队一直还维持到现在吗？”丁大哥道：“你这话真叫我难答了。实在的情形是，我们把全部治安权移交给英国人，英国人又把我们一部分人收留下来，每人每月发百多块钱饷，我们现在是一面帮地方老百姓维持治安，一面又算是吃英国的饷。”虾球道：“你们的队伍中像我这样小的有没有？”丁大哥道：“从前在东江打日本时，我们队伍里有许多小鬼，现在都到山东去了。”虾球道：“什么小鬼、大鬼？”丁大哥笑道：“年纪轻的，我们都叫他们做小鬼。”虾球道：“他们也能打仗放枪？”丁大哥道：“当然能啦，他们能做很多的事，有些比大人还有本领。”虾球问：“像我这样的人他们收不收？”丁大哥笑道：“凡是爱祖国，肯牺牲一切为人民服务的人他们都收。”虾球问：“他们现在在哪里？”丁大哥答道：“国民党把他们逼到山东去了，坐海船要好几天才能到，远得很呢！”虾球听了闷闷不乐。谈着谈着，他们已走到小茶楼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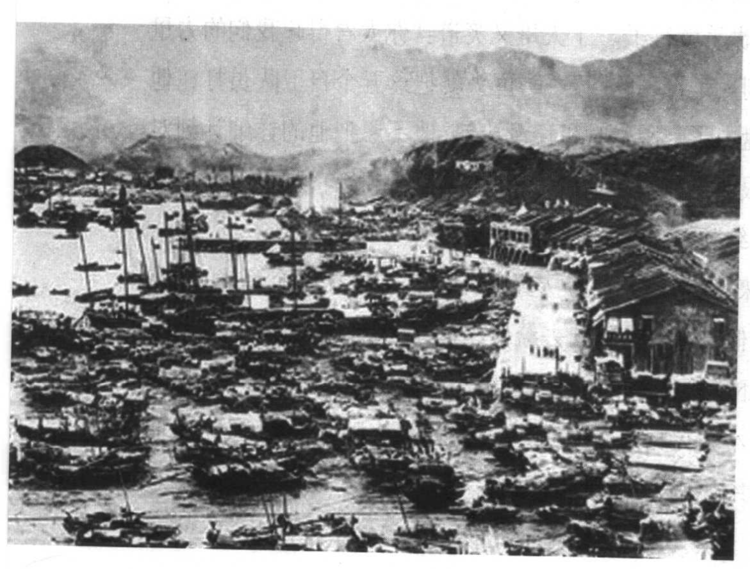
丁大哥一进门，鳄鱼头就站起来问：“他们几位呢？”丁大哥道：“他们都放哨去了，我恰好休班。”鳄鱼头叫伙计弄一鸡三味，开了啤酒，和丁大哥一边喝，一边话旧。原来丁大哥过去曾参加广九路附近王作尧领导的游击队，日军侵占时期鳄鱼头做走货生意，经常通过王作尧的防区，货物纳了规定的税，就受王作尧部队的保护通过他的活动地区。大家公道往还，一向相安无事。这时他就认识了游击队工作人员丁大哥，一面相识，也说不上什么交情。因为鳄鱼头所最关心的是他的货物是否平安而迅速地到达目的地，而不是游击队里的那一套政策。丁大哥所给他的唯一好感，就在他领导下的一班工作同志对他还相当客气，并不苛刻而已。

大家喝完了两瓶啤酒，鳄鱼头道："怎么？你们打算长年在香港打皇家工吗？"丁大哥道："不作这样打算又怎么办呢？我们被留下来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一方面是英国人初回香港，一切还在半军事状态，我们要留下来保护我们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一方面是国内和平谈判断断续续，我们在广东的队伍又北撤烟台，我们也乐得暂时得一个休息的机会。可是到了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又在东江、西江残杀我们复员的同志，残杀我们的家属，我们回去不是正好送羊入虎口吗？不过，我们今天虽然是身在香港，心却在祖国，将来还是要回去的。"鳄鱼头道："算了，不提这些。近来可曾做些什么生意？"丁大哥道："哪里有本钱去做生意呀！"鳄鱼头道："只要你们肯帮一帮忙，我们一定能在经济的战场上打一场胜仗！一战而胜呢，哈哈！"他拍拍丁大哥的肩膀道："洋楼、汽车，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丁大哥望了鳄鱼头老半天，很怀疑他的提议，问道："我们能帮你打一次胜仗？哈哈！你太看得起我们了！"鳄鱼头道："只要我们的汽车通过你们的哨位，你们高抬贵手就行了。"丁大哥又笑道："你太看得起我们的力量了。"这样，不管别人是否真的同意，鳄鱼头就把这五个自卫队员打在他的"经济战"的算盘内了。因为时机还没成熟，他不愿把他的详细计划对丁大哥宣布，就跟他日前到深圳去和军官总队的走私首领联络一样，饮食应酬一番，就相约"后会有期"而别了。

回到尖沙咀来，鳄鱼头想起今天无缘无故打了虾球一个耳光，现在为了笼络他，就让他带那只火腿回去给他妈妈，叮嘱他晚饭前回来，招呼客人喝生日酒。虾球托着那只火腿到对街的木匠店里，求木匠师傅把火腿锯成两半，用一小角火腿肉作为酬劳。他把这只火腿分成两半，正像他的心一样，一半分给妈妈，一半分给亚娣。

群雄宴

虾球怀着一团高兴回去看他的妈妈。他有绝大的信心预知妈妈这次不会骂他了。他认为这半只火腿足够弥缝他们母子间的疏隔的感情。他的运气很坏,他的好心得不到预想的满足。到家来才知道他妈妈因为今天没有领到纱,所以过海到台山旅店托人写信去了。写信给谁呢?给那个在美国做工的爸爸?给那个打仗去了十年的哥哥?问同屋的人,他们都说不晓得他妈妈写信给谁和几时回来。他等得不耐烦,回迟又怕挨鳄鱼头骂,只好托下同屋的人交半边火腿给他妈,说他有空就回来看她老人家。同屋的人都称赞虾球"捞起世界来了"!



他到油麻地码头去找亚娣,喊了半天,不见踪影。他不曾知道,亚娣已给蟹王七骑艇出海去了。他只得把半边火腿,带回鳄鱼头公馆来,在自己的床底下藏好。

鳄鱼头的客人陆陆续续来了。他的客人分成两等:贵客招呼在少奶的寝室打麻将;其余牛鬼蛇神之辈则招呼在大客厅,开两台牌九,三副扑克,两台麻将,闹哄哄像个大赌场。酒席是"在山泉"大酒家包办,老板派了半打女招待过来招待客人,弄得虾球、亚喜、亚笑无事可做。六桌酒席,四十八位客人,不说食的菜肴,单讲给这四十八人预备的水份,就有白兰地两打、威士基两打、从化三蒸十斤、各种汽水五打、金山橙一箱,外加上等福建名茶,每人平均应得的水份就超过五磅以上。内室的贵宾之中少不了有马专员的份。他自己不抹牌,却自荐给连战皆北的洪少奶做参谋。鳄鱼头周旋全屋,喜气扬眉,早把火鸡的事忘记了。酒过三巡,外厅的好汉猜起拳来了。这一闹,屋梁几乎震掉。这时,又来了一位宾客,穿黑绸便衣短衫裤,高个子,目光炯炯,虾球开门迎他进来,自作聪明,按照来宾的衣着等级招呼他到大厅去入席,这位来宾一进到大厅,全场牛鬼蛇神就突然雅雀无声,个个肃立起迎,弄得虾球莫名其妙。女招待替客人宽衣。虾球看见这客人的皮裤带背后扣挂着一具双人手镣,他才弄明白众人害怕他的道理。赶紧奔入内室告诉鳄鱼头,鳄鱼头出去恭迎这位贵客到内室来,少奶亲自劝酒,殷勤应酬一番。

快要上第十个菜时,蟹王七空手回来了。他首先来见鳄鱼头,鳄鱼头站起来,走出寝室,去打开猎获物储藏室的门,叫蟹王七跟他进去。十分钟左右,鳄鱼头自己一个人走出来,虾球进去一看,骇了他一跳。他看见蟹王七坐在地板上,鼻血牙血一齐流,头发蓬乱,好像给人扭着痛打了一顿似的。

虾球并不把蟹王七打他下海的事记恨在心上,他回头扭一把热手巾给他,让他揩拭干净一脸的血。虾球对他的细心照顾,颇叫蟹王七诧异。虾球问:"要喝酒吗?"蟹王七点点头,虾球出去倒了一杯酒进来。喝了两

口酒,蟹王七就一五一十把到青山湾“提货”的事告诉虾球。他说天没亮货就提到了,不幸驶艇回屯门的途中,他们听见一只电船朝他们开来,他们慌忙中误认是缉私船,为要消灭证据,就把所有货物通通倒下海里去,打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的主意,可是谁知道那只电船不是缉私船。等到天亮,待要想法捞回一部分货物,却已经给潮水卷去无踪无影了。他说他不怪鳄鱼头生气,只怨他不该打他的鼻子和嘴唇。虾球问:“那么,亚娣的艇湾在哪里?”蟹王七道:“还是那个旧地方。”虾球心里乐开了,问蟹王七道:“你要吃什么东西?我给你端菜来。”蟹王七道:“我洗个脸,到客厅喝酒去。”虾球道:“随你的便。”蟹王七自己就摸出客厅去了。

虾球一个人留在储藏室内,他猛然想起那天亚娣咬了他一下耳朵,在他耳边叮嘱道:“小鬼,你有机会在鳄鱼头公馆偷一点东西送给我!”他就四处搜寻适宜于送礼的东西。房间内有一架大钢琴,三个冰柜,十几包水泥,几捆有刺铁丝网,一个手提留声机,两个大衣橱,一个化妆柜……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是可以偷出去的。虾球爬上钻下,打开一些抽屉、箱盖,想找些容易掩藏的小东西,他寻到一块很漂亮的汕头抽纱桌布,就叠好塞进裤腰里。他想起在湾仔看见亚娣吃饭时盛菜的盘已崩破了一角,他替亚娣寻到了一件最好的替代品,那是外国人用来做墙饰的彩碟。他又打了那只手提留声机的主意:有机会就偷出去卖掉,很可以打一对真金耳环了。……

亚喜到处找虾球吃饭找不着,她看见储藏室里有灯光,门又不曾关密,就推门进去,顺手掩上门,却不见室内有什么动静,也看不见人影。她小声喊:“虾球!”虾球正在里面翻看那些衣柜,听见喊声,就从桌底下爬出来。亚喜一见就恐吓他道:“嘿!虾球,你做的好事,我告诉少奶去!”虾球慌了,一把拉了亚喜的袖口,央求道:“好姐姐,你不要告诉少奶,我没

做什么。洪先生刚才打了蟹王七一顿，我送酒来给他压惊。你看，地板上还有血哩！”亚喜道：“我不管蟹王七的事。”说罢就去摸虾球的衣袋，没有检查到什么，翻开他的衣襟，却看到塞在他裤腰里的一方桌布，亚喜笑起来道：“一屋里的贵重东西不偷，偷一块桌布干什么？”

一样礼物，两样心情

虾球觉得亚喜为人并不恶毒，而且如今又人赃并获，只好招认道：“好喜姐，我向你招认吧！我的确是要这两件东西，一件是这块桌布，一件是那只菜碟。”他指着他放在钢琴上面的那只彩碟。亚喜问：“你要来干什么？”虾球脸红了一阵，终于说了：“我要送给一个朋友。她没有桌布，菜碟又崩破了。”亚喜问：“什么朋友？”虾球道：“一个女朋友。”亚喜问：“多大年纪？”虾球道：“二十岁，和你一样大。”亚喜笑了，问道：“你跟她……”但她不知道怎样说下去，她自己的脸也红了。她改变了口气，像大姐姐似的教训他道：“虾球，讨老婆时候还早呢。十几岁就学着勾搭女人了？嘿，你这坏东西没教育！”她一边骂虾球，一边用报纸包好那只彩碟和那方桌布，对虾球说道：“快出来吃饭！”顺手就熄灭了室内的电灯。两人在走廊上走着时，亚喜塞那包东西给虾球，说道：“死人精！拿去吧！”亚喜的心里很愉快，她觉得她做了一件好事，帮了一个像她一样年轻的女人的忙。但想到这女人有一个痴心的少年爱她，而自己没有，不免有点寂寞之感。虾球深深感谢亚喜这个好人，但他还不曾懂得：为什么她肯让他把这些东西送给亚娣？既然骂他“坏东西没教育”，为什么又代他用报纸包好那些

赃物？他想不通这中间的道理。

天一亮，当那些醉酒鬼们横七倒八地在椅上鼻鼾如雷时，虾球就带着他的礼物，跑去看亚娣。九叔、九婶非常高兴，三番四次称谢他的礼物。九婶翻来倒去地翻看那块抽纱桌布，九叔却敲响那只彩碟，赞叹道："值钱的名贵东西呢！手紧时也可以拿到当铺当几块钱应应急。"亚娣收下那半边火腿，斜了虾球一眼，问道："还有半边哪里去了？"虾球老实答道："给了我妈妈。"亚娣道："好一个孝子！"虾球呆坐了一刻，没有机会跟亚娣搭话，就告辞上岸。走了半截马路，亚娣追了上来问道："没有别的东西了吗？"虾球道："东西倒很多，但是拿不出来。"亚娣道："值钱的东西有没有？"虾球道："有一座大钢琴，有几个餐室用的大冰柜，你说值钱不值钱？我要请三个大力士去才搬得动呢。"亚娣听了很失望。他想请她吃一点什么东西，但他口袋没有钱，半天不敢开口，亚娣站住问道："什么事？"虾球很着急，想不出该说什么。他一眼望见亚娣耳朵上吊着的镀金耳环。就说道："金耳环，我过几天送给你。"亚娣向他眯眯眼睛，走上前来捏了一下他的手臂，说道："吃完晚饭我自己看艇，你来玩？"虾球站着呆呆地目送亚娣回去。

虾球回来，怀着无名的惆怅走进客厅，他看见鳄鱼头独自一个人坐在客厅下象棋。一个人下棋，这可奇怪了。他走近去看，棋盘上只有两个"卒"，守着河头的两边角。其余的子一个都没有。鳄鱼头用右手食指把右边的"卒"横行向左，用左手食指把左边的"卒"横行向右，等到两个"卒"碰了头，又把两个"卒"拨回河边两角的原位。后来他又把两个"卒"横行移动，互相交换位置；再后又把两个"卒"并在一起一同横行。虾球从来不曾见过没过河的卒可以横行的。

玻璃裤带

虾球站着旁观了十几分钟,实在忍不住了,问道:“洪先生,你下的是什么棋呀?卒仔没有过河可以横行的吗?”鳄鱼头独自下这盘棋已经一个钟头了,给虾球一问,才如梦初醒似的抬起头来。他向虾球道:“虾球,你过来,这盘棋跟你很有关系。你喜欢玻璃裤头带吗?你要五百打一千打都有,只要你懂得这盘棋。”虾球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走过去听鳄鱼头的教导。他解释道:“兵卒两名守着海边,一面是货仓,一面是海。两个兵卒有三种巡查走路的方法,就像刚才我在棋盘上所做的样式:一是两人对走,碰头时向后转走回来;一是两人对走,碰头时侧身走过去,到尽头再回来;一是两人并肩一边闲谈,一边巡查。他们的步速是一分钟六十八步的闲步。”鳄鱼头已经知道这座货仓由东端到西端有多少步的距离,他的着眼点是研究在怎样的情形之下,才能够使一轮滑车推一车货物从货仓侧面到海岸来,卸给在海边接应的人。他出一个难题问虾球道:“你想想,用什么办法叫那两个兵卒在走到东西两端时多逗留三几分钟才转回来?”虾球想起湾仔的醉酒水兵,忽发奇想,大胆提议道:“叫人送那两个兵卒两瓶酒,开瓶请他们喝,逗他们谈话,指手划脚,眏眼就是五分钟了。”鳄鱼头望了虾球一眼,说道:“想不到你这小鬼也有一套!等我跟里面的人商量看行不行。”虾球问:“谁去接应?”鳄鱼头道:“我派一个人领你一道去接应,另外又派人在海上附近接应你。”虾球问:“我怎样走得近岸边去呢?”鳄鱼头道:“有办法。在艇上放下一个特制的平面竹排,竹排下面扎

有十二个空心封密的火水油罐，你再穿浮水衣把竹排推到岸旁去等候接货。”虾球道：“这样很危险，还有别的办法吗？”鳄鱼头道：“别的办法多得很，但是这一回只用得着这种办法。”虾球无话好说。早饭后，鳄鱼头打电话叫来一辆汽车，独自出门去了。洪少奶闲得无聊，叫齐工人们陪她抹牌。她发三十块钱给虾球作赌本，十二圈打到煮饭时候，虾球赢了十几块钱。饭后马专员来坐，他就悄悄走出马路来，他准知道没有什么事要他做的了。

虾球走到码头边，天已经黑齐了。他看不到亚娣，九婶说她已跟九叔、蟹王七两人上街买东西。虾球也不多坐了，就跑到上海街一带游逛，希望能够碰见他们。他在一家金铺看准了一对耳环，店员开价二十九块钱，他就买了下来，放下在口袋里紧紧捏着。他回头走到榕树头，穿进里面去，那档赌档还在那里。他在赌客的旁边站了一刻，手痒痒地忍不住放五块钱在“小”上，竟赢了。他伸手拿钱时，有人拍拍他的肩头道：“虾球，你真够运！”回头一看，原来是九叔。

虾球问九叔：“亚娣、蟹王七他们呢？”九叔道：“他们喝凉茶去了。”虾球问：“刚才去吗？”九叔道：“才去不远。”虾球即刻塞五块钱给九叔道：“九叔，我也喝凉茶去，你赌吧！”他挤出来，用打雀鸟似的眼睛，在人丛中去搜寻亚娣。他在平安戏院前后左右一带绕了几转，找不到他们。又回到榕树头问九叔他们去的方向，九叔叫他到上海街去找，他又奔向上海街去，走了一刻钟光景，蟹王七的高人一头的目标，果然给他发现了。虾球追上去，想喊他们，却缩住把话吞进肚去。他看见亚娣、蟹王七两人手拉着手，摇着，笑着，亲昵地依靠着，这情景使虾球两手冰冷，额角沁出汗水来。他跟着，跟着，他痛苦极了。他竟不能跟这面前自己所爱的人说一句话，眼看着她跟别人肩并肩地靠在一起走路，一起打情骂俏。他们走尽了一条长长的上海街，已走到深水埔了，亚娣、蟹王七两人仍然往前走。他



们走到白宫旅店的门口就放脱手，一先一后走进旅店，上楼。虾球也跟在他们的后边上楼。他的神经很紧张，没有工夫考虑是否应该跟他们上去。到了四楼，茶房一见蟹王七就说道："七哥，我留个四〇一骑楼房给你。"虾球在转角处站住脚，将身体倚在墙壁上，以免跌倒。他不知道他应该怎样办了。他不哭，也没有眼泪，心头只有恨、恨、恨。他忽然听见亚娣清脆的笑声，他给这笑声刺得难堪极了，他疯狂地奔上去，重重敲他们的房门，门开了：亚娣站在他的面前，露着惊讶的神色。两人半晌说不出话来。蟹王七问道："虾球，什么事？"虾球也想不起要说什么。他感觉到他的右手掌已把那耳环盒子握扁了，他记起那双耳环，就掏出来掷在亚娣的脚上，狠狠地说道："你的耳环！我给你送来了！"说罢就回头冲下楼去。他拖着疲倦无力的身体走回去，对开门的亚喜也忘记道谢，咬着牙齿，摸到自己的床就倒下去。他想到自己没出娘胎就给爸爸抛弃，六岁哥哥又出了门，剩下来留给他的只有苦命的妈妈的鞭挞，现在刚刚在一个年轻女人的怀抱中得到几天温暖，偏偏又是假的！一个人得不到半点安慰，长年挨饿、受罪、挨打，又为的什么啊！……他伏在枕上竟幽幽地哭起来了。

一个星期以后，在一个黑漆漆的晚上，虾球奉命跟蟹王七放竹排到货仓码头边去接货。这两伙计各有心事，始终不说话。后来把货装好，正

在脱险的重要关头,蟹王七全身浸在海水里,露出头来,骇得他直流汗。他害怕守卫开枪射中他。他在虾球的耳边说道:"小兄弟,现在如果枪声一响,你我一定会给打死,我们不要到地狱还结下冤仇,你听我一句话:不要恼我,恨我!"虾球只顾划水,不顾答话。蟹王七又道:"我从前因为吃醋,曾经杀过人。现在我悔恨得很!小兄弟,我知道你也能杀人,我不怕你杀我,只要你说不恨我!唉,我、你、亚娣都是苦命的穷人,说不上谁欺负谁。我们今晚为什么泡在水里,还不是为了穷?千万不要恨我,我说过不再找亚娣就是了。"

虾球听见蟹王七在他耳边讲的一番诚恳的话,十分感动。他想:不错,大家都是苦命的穷人,不管在人间或地狱,都不该为女人结下冤仇。亚娣既然不喜欢我,那我又何必死缠着人家呢?他心里已经宽恕蟹王七了,却不说出来。蟹王七急了,发誓道:"我对着海龙王发誓:我如再去找亚娣……"虾球截了他的话道:"别噜苏了,我小亚娣四五岁,我现在才知道她寻我的开心,并不是真的跟我要好,我做了一次傻瓜,以后别提这件事了。——你看!我们的艇过来了!"一只小艇横过来,遮过了他们,他们的竹排就跟小艇贴在一起,摇出海心去了。

同一个时候,大华楼头的舞厅正奏着迷人的音乐。醉红和淡绿色的灯光交织着,影照在每一个舞客舞女的身上脸上。舞池里的人都像喝醉了酒似的,脸上热得发烫。马专员和洪少奶夹在拥挤的舞池中,缓缓地舞着。他们不愿意跟着人潮自右向左旋转,却滑到舞池中央,绕着小圈子。碰着人的时候,少奶用左手把马专员的肩头一压,示意他止步。马专员道:"我老是碰着那个家伙,像和他有缘份似的。"少奶问:"他是谁?"马专员道:"天下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少奶望了那中年人一眼,问道:"他跳得不错呢!他姓什么?"马专员道:"姓魏。等下我介绍他和你认识。"一支

乐曲完了,马专员跟在少奶的后边归位,拉开椅子,让少奶坐下,然后越过舞池,到对面去请魏经理过来。洪少奶微笑请他坐下。马专员向魏道:“洪太太称赞阁下的舞术呢。”魏经理道:“见笑得很。请两位指教。”马专员道:“近来生意很好吧?”魏经理道:“多少有一点做做。只是同行竞争得厉害,船上和货仓的损失又大。香港是一个饿狗抢食的世界,乱糟糟,做生意真辛苦!”这时洋琴鬼敲响他的乐器,马专员听到急速的“蓬拆拆——蓬拆拆!”的节奏,这是他最害怕的快华尔兹,乐得做一个顺水人情,向魏经理道:“请不客气,跟洪太太跳一个!”魏经理就站起来,向少奶微微鞠躬道:“请指教!”两人走到舞池边站定,有经验的魏经理倾听了两秒钟音乐,就带少奶滑步舞出去。魏经理赞美少奶道:“洪太太你好极了!”少奶道:“你过奖了。”舞到另一个角落,魏经理问道:“府上住哪里?”少奶道:“尖沙咀。宝号有什么新到的货?”魏经理道:“今天到了第一批玻璃裤带,明天上午才能提货。”别人碰了他一下,一支乐曲又完了。

这是星期六的夜晚,洪少奶跟马专员和魏经理跟他的女朋友方小姐,一直玩到深夜一点钟,才乘最后一次天星轮渡海回来。鳄鱼头在家里等消息,少奶回来因为太兴奋不能睡,也陪鳄鱼头一起等消息。鳄鱼头问道:“今天的成绩怎样?”少奶问:“什么成绩?”鳄鱼头道:“我问你今天又认识了一些什么大官贵人呀?”少奶道:“大官倒没有,却认得一位天下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他说运到一批玻璃裤带,明天上午提货。”鳄鱼头精神振作起来,问道:“他姓什么?”少奶道:“姓魏。第一次认识,他就约我明天跳茶舞。”鳄鱼头道:“好一个闪电商人!你答允了他没有?”少奶道:“我可没答允他,马专员却答允他了。”鳄鱼头愤愤道:“简直岂有此理!马专员他替你作得主?那么让他一个人跟魏经理跳去吧!”少奶很会转风使舵,笑道:“好极了!让他们两个男人跳茶舞去。”鳄鱼头道:“你们还谈了

什么新闻？”少奶道：“新闻？没有。那个经理很会讲话。他说香港是个饿狗抢食的世界。”鳄鱼头笑起来，批评道：“他还没说得透彻。依我说：这是一个人头狗、狗头人抢食的世界。”少奶道：“你这话我不懂！”鳄鱼头道：“你当然不懂！你是一个没有脑袋的女人。”少奶道：“屁话！”鳄鱼头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看来像个人，但其实他却是一头狗；有些人看来像个狗，原来还是一个人；至于我，嘿！”少奶追问道：“你是什么？你是神仙、老虎、狗？”鳄鱼头哈哈笑道：“我也不是人，也不是狗。我是一头鳄鱼！他们背地叫我鳄鱼头，真是再恰当也没有了！”少奶也笑了，说道：“像你这样一个鳄鱼头也不错呀。”鳄鱼头慢吞吞道：“我不错？是的，我们这些鳄鱼，是动物之中最不会吃醋的了。”少奶的心跳了一下，她懂得这句话的斤两。她想了一想道：“听你这话就有很大的酸味。算了吧，我往后不再出去跳舞了。”说罢独自走回寝室去。

电话“咯！咯！咯！”响了。鳄鱼头去接电话。虾球发抖的声音：“洪先生！风调雨顺！”鳄鱼头放下听筒走去找少奶，在她耳边说道：“明天去茶舞，我也去。你介绍我认识魏经理，我要跟他谈一宗生意。”少奶问：“什么生意？”鳄鱼头道：“玻璃裤带五千打，每打市价四十八元。他最好是闪电买下，不然的话，明天香港大街小巷到处叫卖玻璃裤带，就顶烂他的行市了。”少奶一想，全明白了。她称赞鳄鱼头道：“洪哥，你真有本领！”

狗咬狗骨

虾球打完了电话就在养生米店睡觉，他的体温渐渐增高，到天亮，发

到四十度的高热,病倒了。杨司理测了他的体温,断定他是感冒。他的确是感冒。这与其说是他的身体皮肤受了毁伤,不如说他的心灵受了毁伤更恰当些。他发狂地乱哼乱叫,在哼叫声中夹着“妈妈”和“亚娣”的名字,弄得杨司理莫名其妙。他打电话告知鳄鱼头,鳄鱼头在电话中大吼道:“即刻叫汽车去接他的母亲来!叫蟹王七即刻把那‘疍家’[1]女拉来,要她哄好虾球的病!”杨司理放下听筒抓抓脑袋,自言自语道:“一个人发烧,疍家女可以哄得好?这是千古奇闻的医术。”至于他的母亲,谁晓得她住在哪里?怎样叫神经错乱的病人说出地点街道门牌来?杨司理只有打电话到行船馆把蟹王七叫来,说明情由,蟹王七就去带了亚娣来。他们走到养生米店门口,蟹王七对亚娣道:“你进去好好哄好我的小兄弟虾球,你要钱用鳄鱼头会给你。晓得吗?往后你别再噜苏我了,我对海龙王发过誓,再跟你我就不得好死。”亚娣应道:“呸!死不要脸!谁噜苏你?”

亚娣跟着杨司理进了房间,看见虾球脸红红地躺在床上。杨司理对她说道:“你哄得他即刻退烧,我赏你一百块钱!”说罢耸耸他的肩头,掩门走了出去。

对于亚娣的到来,虾球毫无感觉。亚娣用她的手、她的脸贴近他的滚烫的脸,倒开水灌给他吃,唤他的名字,张开他的眼皮,向他的鼻孔呵气,捏他的耳朵,抚摸他的心窝,最后,甚至于自己哭了起来……这样那样地用尽了办法,还是不能把虾球弄清醒。虾球又发起狂来,坐起来叫道:“风调雨顺!妈妈!火腿!……亚娣!你的朱义盛耳环!哈哈哈!……丁大哥!游击队开枪呀!……”亚娣把他按下去,用脸庞嘴唇去贴着他的嘴唇,制止他的狂叫。

---

① 疍家:广州、香港一带水上居民的旧称呼。

鳄鱼头又打来电话，问杨司理可曾请医生，杨答他没有交代，鳄鱼头就骂道："你真累死人！这点常识都没有？还用得着交代？快请医生！"杨司理一肚子气，他叫来了一个西医，就把亚娣赶出去。

亚娣含着眼泪，走到城隍庙里去烧香，乞求城隍爷保佑虾球脱灾脱难，鬼魂离身。并且向城隍爷许愿：饶恕她对虾球的无礼。虾球这样真心待她，她往后也真心待虾球……

医生替虾球注射过后，他宁静地睡了一觉。下午，鳄鱼头打发亚喜坐出租汽车来接了他回去。亚娣再来看他，扑个空。她走到鳄鱼头公馆打门求见，亚笑出来开门，上下打量她一番，进去又把亚喜引出来一同欣赏这个疍家女，最后就"嘭"一声地把门关上了。

亚娣给亚笑、亚喜享了闭门羹，她在门口咒骂她们，也咒骂鳄鱼头。亚笑道："这女人好凶啊！"亚喜有点不忍心，她跑进去问虾球道："喂，你的爱人亚娣来看你的病，你让不让她进来？你要她来服侍你，我就去开门。"虾球清醒了许多，听说亚娣来，他又回忆起了白宫旅店的事，他叮嘱亚喜道："不要开门！"亚喜跑出去，亚笑道："她走了。她一路骂我们是不要脸的女人呢。"两人捧着肚子笑弯了腰。

亚喜特别细心看顾虾球，洪少奶也体念他玻璃裤带一役的功劳，亲自来问他好些没有，并要接他的母亲来看他，虾球固执不肯，她也不再勉强。少奶看手表已是三点十五分，就外出应茶舞之约去了。

大酒店天台的舞池狭而且长，定座的人多，座位又摆得挤，舞池越显得狭小，人多挤攘得难以回旋。马专员老早用电话向胖子总管定了一桌靠壁第三个穹窿下面的座位，准时就先去等候了。三时十五分，魏经理方小姐到；三时四十分，洪少奶到；鳄鱼头因为要去布置玻璃裤带的事，四时正才到场。他们已跳了几组乐曲的舞了。马专员这回跳得最吃力，因为

每一组音乐含有几支不同舞步的乐曲,每曲终了,大家站在原地拍掌,没人归回座位,等候另一种舞步的乐曲开奏,又接着起舞。马专员跟方小姐跳,自己领导无方,而又步法不熟,弄得满头大汗。他一眼看见鳄鱼头到来,才得救似的把方小姐引回座位,道歉一番。介绍寒暄一番之后,鳄鱼头就跟方小姐翩翩起舞。鳄鱼头不愧是一个高明捞家,三几句话就探出了方小姐跟魏经理的关系和魏经理这次运到的货物数量。鳄鱼头的舞术,显然比马专员熟练得多,他们跳了两圈,就看见魏经理跟少奶的一对了。少奶对魏经理道:"你看见吗?洪先生跟方小姐跳在一起,马专员有机会揩汗了。"魏经理道:"跟他这种胖胖矮矮的人跳舞,大家都很吃力,是不是?"少奶笑笑不响。过了一会,少奶道:"我听说洪先生的朋友有一批玻璃裤带运到,托他放盘,四十八元一打,你要不要?要吧?今天我这个蹩脚经纪的运气不知道好不好?"魏经理一提起生意,可不糊涂,他问道:"有多少?"少奶道:"最少五千打。"魏经理道:"喔!这么多,怎么销得出去?"少奶道:"我听洪先生说:发到马路去叫卖,四个街边零售小贩才共分得一打。洪先生的朋友说整批卖不出,就发给街边小贩零卖,烂贱一点也不怕。"谈到这里,一组音乐终结了,大家拍了掌就归回原位,少奶介绍魏、洪两人认识,彼此客套一番。

音乐再奏,鳄鱼头起来请少奶跳舞,两人交换了情报。鳄鱼头问:"他怎么说?"少奶道:"他说:喔!怎么销得出这样多?他不说要,也不说不要。"鳄鱼头道:"他的第一批货只有五分之一在我们的手上,他还有第二批货,我们难不倒他。"少奶道:"那么怎么办?"鳄鱼头看了看手表:四时二十五分。他在少奶耳边道:"我去打电话,你回去跟魏经理再跳。四点五十五分钟你出天台外边来看看,满街都有人叫卖我们的玻璃裤带了。"他带回少奶,交给独坐盘算四十八元一打裤带价格的魏经理,说到洗手间

去一转就回来。少奶就自动提议跳舞,他们舞出去,看见马专员方小姐的一对已经上了轨道了。

四时五十五分,洪少奶出去洗手,五时正,她走出天台去吸一口清新空气。她俯身向毕打街的马路一望,果然看见有好些小贩叫卖:"新到原子玻璃裤带!五元一条!又平又靓!"回来在桌底下碰了鳄鱼头一下,用眼睛说道:"你好厉害!果然不错!"鳄鱼头看懂了这意思。五时三十分,天下贸易公司的一个职员匆匆跑来找魏经理,劈头一句就说:"少了七千打!"魏经理脸色发白,匆匆告辞回去了。方小姐留下来,一直陪他们跳到终场。

经过这玻璃裤带一役以后,鳄鱼头在他的"经济战"上连战皆捷。虾球病好后,已断了想念亚娣的念头,成为鳄鱼头的一个"人细鬼大"的助手。他没有时间回过一次家。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他参加了几次重要的"战役":

押运第一批汽油五十桶到万顷沙;

接驳运出九龙飞机场水泥五大车,最后一车"搁浅",他仅以身免;

偷出鱼炮信管三千个;

骑二十五车面粉到深圳交货;

在新界乡下分批廉价收购救济包五百六十个;

…………

计算起他的功劳虽然大,可是他自己并没发财。给他的全部酬劳不过是一条玻璃裤带,百来块钱钞票而已。这些钱,谈不到什么"斩断穷根",成家立业。

他知道鳄鱼头、马专员、杨司理等人正在进行一件极端秘密的大事。他仅知道一点点消息:杨司理接了好几千袋米的定货,指明日期送货。大

顾客是广九和澳门的一些米行。这件大事开始布置时,消息封锁得密不透风,亚笑、亚喜跟虾球三人就瞎猜一阵,有的说这件事情太危险,难保不封屋拉人,给冬瓜大的胆也不敢去做;有的说这是明买明卖怕什么;有的说就算是明抢或暗夺吧,山高皇帝远,底下人分得匀也就好办了。在工人窃窃私议的紧张空气中,双双出入的是鳄鱼头跟马专员,洪少奶反而给冷在一旁了。

各自分飞

一个星期又过去了,屋里静寂得怕人。鳄鱼头神出鬼没,来去匆匆,跟少奶交谈三两句不关紧要的闲话,换一套衣服,打一两回电话,就又出去了。亚喜对虾球道:“你看,老爷近来忙得连望也不望我们一眼呢!”三个工人闲得无聊,就在工人房里玩纸牌,少奶提不起打麻将的劲,天天独自出去探望朋友消闷去了。

香港夏天的天气是很特别的:突然刮一回狂风,下一阵暴雨,转眼又是风和日丽,像专给烫热的柏油马路洗一个澡似的。这一天,正是刮这样的狂风下这样的骤雨的时候,香港正在发生一件惊人的新闻。

在香港,耸动二百万市民听闻的新闻是层出不穷的;鳄鱼头老洪,他今天就创造了一件。他是这件震惊市民的奇案的幕后导演人之一,因为在幕后,他始终不曾成名,成名的却是那一袋袋不会讲话的“米”,那些可以养活几万人的米吞进了少数几个人的喉咙里,已经有不少时日了,今天突然在喉管中间卡住,上下不得,这就是这件新闻的最精彩最紧张的

地方……现在,新闻记者还不曾知道详细情形,他们要等到警署的"司爷"先生抽得出空偷偷打出一个电话,才知道一点头绪。现在,消息灵通的鳄鱼头已经知道,十五分钟以后他的养生米店就要被封;难保不同时来查封他的公馆。他坐的汽车正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赶回去。下车后叫司机等着,他凶猛地拍门又按电铃,骇得三个工人一齐赶出去开门。鳄鱼头的脸色是苍白的。他冲进了他的房间,拿出一个手提皮箧,取出手枪,马上又冲出去。亚喜、亚笑用身体塞住门口,慌张地问:"老爷!出了什么事?"鳄鱼头一边揩汗,一边说道:"这不关你们的事。十分钟后有人来封屋,你们趁早把拿得动的东西带走吧!"亚喜哭了起来道:"少奶呢?"鳄鱼头道:"你何必担心她,她饿不死。日本鬼占香港时也吓她不死、饿她不死!"说罢,丢下三张一百块钱的钞票给他们三个人,就冲下去坐汽车走了。

这时候,在快活谷跑马厅的马会公众棚上,洪少奶买了五十块钱独赢的那头取名叫做"东条"的马,正用最高的速度作最后的冲刺,它追上别的马。少奶尖声紧张地喊:"东条!东条!乖乖!东条,你真好呀!"东条果然跑了第一。

鳄鱼头的汽车比马跑得更快,他在中途换了几次汽车,兜了几个圈子,最后他下了亚娣的艇,叫九叔把艇依着省港内河航道划去。在舱里,他把他身上两杆左轮手枪连子弹皮带解下来,深长地叹了一口气。

虾球一手提了从储藏室拿出来的手提留声机,三番几次催手脚慌乱的亚喜、亚笑走,她们不听,他就独自走出来,可是,已经迟了。

门口驶到大小警车各一辆,警探跳下来包围这座住宅。虾球一踏出门口,就给一个警察抓到,即刻扣上手镣,警察走一步,他就得跟一步:这无情的手镣,把他跟警察连结在一起。不说逃走,连跳楼自杀的可能也没

有。警察们带他进去搜寻鳄鱼头的踪迹，最后又把他推上警车，带回警署去。虾球从此就失掉自由了。

偷了几千袋米，几百桶汽油，主使爆无数次货仓，揩公家和私人无量的油的那些好汉们却逃走了。

虾球进了赤柱监狱，跟他一同进去的有几十名童犯，他们一律换上成人穿的宽大号衣，住成人的监仓，因为专为童犯而建筑的监狱还没有落成。在他的名字底下的犯罪记录是这样的：

"偷窃手提旅行留声机一个。身怀不明来历钞票三百元。"

监狱外面的世界，王狗仔补了他的缺。他期满出狱了。他第一个去看的人是六姑。六姑景况日非，由尾房迁出了冷巷的床位，生意冷落而又疾病缠身。王狗仔看见这种情形，心冷了半截，坐了半点钟，摇摇头，独自开门出去，永不再上门来了。

王狗仔回到尖沙咀地区向他的头子"一哥"报到，这位"一哥"是那里四大天王之一，已经五六十岁了，躺在床上有人送钱给他用。他指派王狗仔在九龙仓外码头一带活动，指挥那些小扒手去摸"金山伯"[①]、南洋伯、外江佬……的荷包。他们在火车站、九龙仓码头一带鉴貌辨色，像打猎似的追踪他们的目的物。有时候顺利的话，一出闸门就得手了；有时候跟踪了几小时甚至几天才有机会下手。得手之后，在十二小时过后就按该地区伙计的历史辈级分派，不出头出面的人分得最多，直接动手的人反而分得最少。至于那些不入行的"有力人物"，也依"见者有份""知者有份"的例，酌量孝敬多少。这些人的钱来得易，也花得快。就算一万几千元美金，分开来三两天就花得干干净净了。像虾球这样大，甚至比他还年轻三

① 金山伯：少壮出国到美洲做工，老大回来的华侨，人们叫他们做金山伯。

四岁的一群孩子，就是王狗仔的部下。而王狗仔的同级辈的同事们，又各自带领他们的部下，在同一的地区分别活动，他们即使偶然有几次小冲突，彼此之间并没有妨碍"同捞同煲"的活动。

三个月之后，虾球给放出来了。他在牢里做了三个足月的苦工，临走监牢还支付给他十块钱工钱。有一位好心肠的先生还写给他一封介绍信，叫他到旧市场附近的什么儿童福利会主办的什么儿童俱乐部去见一位先生，说那里有面包发、有书读、有球玩、有故事听，虾球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个儿童的天堂乐园。他念念不忘那个对他有一饭之恩的妓女六姑，他在监牢里同囚犯们谈起世间上的好人，六姑也算是一个。他一出狱，就去找她。

难友的慰藉

六姑睡在床上不能起来，她看见虾球，像见了自己亲弟弟一样高兴。她听说虾球才从狱中出来，一出来就来探她，她感激得流泪了。她看见虾球长大了许多，原来他在狱中度过了他的十六岁生辰。虾球问道："六姑你病了多久了？"六姑道："我从做生意的一个月就病到现在，两年多了，最近才严重到不能起床。"虾球道："不叫医生来看？"六姑道："何必请医生？我自己久病成名医了。"虾球道："吃药吗？"六姑道："打针吃药都没有用，除非不干这种生意。"虾球道："那么就不干吧！"六姑苦笑起来了。她撇开不谈自己，问虾球道："你怎样打算？你也不干吧！"虾球问："我不干什么？"六姑道："不干那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呀！"虾球想了一想，他不知



道应该干什么和能够干什么。六姑道:“回家卖面包吧!进工厂做工吧!”虾球摇摇头道:“就是因为火柴工厂关门,我才给挤出来的呀!后来卖面包又给别的零食摊挤倒了。回家干什么呢?不发达,我不回家!”六姑道:“等你发达,你妈妈进棺材了。”虾球默然。但他还是不想回去。六姑道:“你认得什么朋友吗?出门人要靠朋友啊!我是说好朋友,不是说王狗仔那一类坏蛋。”虾球道:“王狗仔怎样了?”六姑道:“他出狱后到过这里一次,就不再来了,那个没良心的家伙!”虾球道:“你说好人?我认得的好人就是你!”六姑道:“唉呀,虾球,你真会说话,叫人开心,我算得是什么好人?”虾球道:“此外我没有什么朋友了,啊,还有一个,也是好人,他住在新界青风墟。我说的是那个从前打过游击的丁大哥。可惜只见过一面,说不上有什么交情。”六姑道:“你说鳄鱼头老洪是不是?”虾球道:“他也算是好人?我可不曾想到过。他逃走时老婆也不要,我们也不理呢!”六姑叹道:“俗语说: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虾球,你也经验了不



少风雨了呢！听你说话，一副大人的口气！”听到这样的赞美，虾球也笑了。他说道：“六姑，我来看你，我想送你五块钱买东西吃。我身上还有五块钱作零用，我想去青风墟看一看那个自卫队丁大哥，然后又去找我的旧伙计蟹王七。我们总会想办法找到活路的。你说是不是？我记牢你的一句话哩：人是不容易饿死的！——是不是？”六姑听了虾球这番话，喉咙忽然酸哽起来，她呼吸急促，干皱的嘴唇向两边拉长，好久好久，她才能哭出声来，这一哭，可把虾球骇了一跳。他慌张地喊她：“六姑！六姑！你哪里不舒服？要叫医生吗？”六姑摇摇头。一哭出声，她的心胸就舒畅得多了。她向虾球道：“虾球！谢谢你的好心。人不是容易饿死的；但是病，病，病死是不难的。虾球，你的心肠好，你是个好人。你该找一件堂堂正正的工来做，不要学下流。你，你要保重身体才好啊！我，我不行了，钱你留自己用，我，我是死定的了！”说罢她又呜咽地哭起来。她勉励她的朋友找一件堂堂正正的工来做，可是她自己从八岁那一年就开始找了，找到三十岁也还没找到呢。

虾球还是放下了五块钱，离开了六姑的床位。他坐上了向新界开驶的十六号公共汽车时，六姑那副死灰色的面孔，还留在他的脑际。汽车开动时，王狗仔一眼看见虾球，跑上来追逐汽车对他说道：“虾球！回头来找我呀！……”虾球向他招招手，车已开远了。

到了青风墟，自卫队驻扎的地方已面目全非。那个地方已改成木料店，有几个工匠在那里锯木板做家具。虾球进去问一个老板模样的老头子道：“老伯，从前住在这里的自卫队搬到哪里去了？”老头子道：“你问他们干什么？他们走了许久了。”虾球道：“请你告诉我，他们搬到哪里去了？”老头子道：“他们回家乡打游击去了。你是他们的什么人？”虾球想了一想，他哄老头道：“我是丁大哥的兄弟，你能告诉我丁大哥到哪里去

了？”老头道：“他走时说去惠州葵涌，现在还在不在那里，可不晓得了。”虾球记下这个地名，离开木料店，一路心里念：葵涌、葵涌、葵涌……走到马路来，他看到一群年轻漂亮的学生小姐在马路上散步，一面走，一面唱歌。他呆呆地用羡慕的眼睛望着她们，他心想：她们是些什么人呢？这里怎么忽然来了这许多男女学生？他坐在一间路边小食店，买了一斤香蕉，一边吃一边和伙计搭话。他问道：“她们是哪里来的？”那伙计望了他一眼道：“你问她们吗？她们是达德学院的大学生。什么地方来的都有。广东、广西、上海、南洋各处都有。讲客家话的女人占了一半。”虾球道：“大学生？她们比我大不了多少岁啊。喏，那个女的我看最多十九岁。”吃完了一斤香蕉，他才弄清楚：这一群幸福的青年学生，比他高了四级，他自己的一级是初小。他不曾从高小、初中、高中踏进大学，不知怎的一来，却走错了方向，走到街头，匪窝，监狱……去了。而现在，他来到了这个汽车路口，一辆公共汽车又把他载回尖沙咀去。

他回避开王狗仔的引诱，拿了在狱中得到的一封介绍信，跑去见儿童俱乐部的一位先生。他一直等到下午七点一刻，才看到一位新会口音的导师。那位导师问了他几句话后，说道：“好，你在后天下午七时就到这里来玩。跟大家一齐玩，一齐唱歌，一齐打球，一齐听讲，一齐吃东西，都不要出一个钱。我姓刘，你叫我刘先生就行。”说罢伸手去摸他的衣袋裤头，又说道：“很好，你没有带小刀，我们这里不准带利器，不准打架，知道吗？”虾球道：“知道。我晚上可以在这里睡觉吗？”刘导师道：“我们这里不设寄宿。这里是晚上工余同乐的地方。白天你还得找工做啊。我们这里有擦鞋孩子，卖报孩子，卷山楂片孩子，洗衣服孩子……啊，多得很，行行都有。虾球，你跟我上楼来看你的同学们。”



人间"天堂"

虾球的"同学"们在楼上打乒乓球、下军棋、翻图画,有的哼着歌曲,有的翻着筋斗,刘导师一上来,他们就停止了。虾球大概一算,约莫四五十个人,比他小的有,比他大的也有。墙壁上满是挂图,黑板上钉着一首白纸写的新儿童歌。虾球心里暗自安慰自己:这大概是我们的大学了!

刘导师拿起他的指挥鞭走到黑板面前,对众儿童们说道:"来,我们继续练习这首新儿童歌。在没有唱歌之前,我介绍一位新朋友给大家认识。——虾球,你上前来!"虾球怯生生地走过去,刘导师把他转过来面向众人道:"他的名字叫做虾球,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大家拍掌!"于是众儿童们就拍起掌来。虾球很不舒服地走下来。开始唱歌了,他跟不上去。并不是这首歌很难唱,而是他的心思很麻乱。他唱不下去。他没有工作,他的肚子饿,他今晚不知宿在何处,他有一个不忍回去看一面的妈妈,他有一个艇家女朋友不知道泊在哪个码头,他有一些狱中的同难不知生死……这些就足够扰乱他的心思了。那个刘导师当然不懂得这些,他只管张开他的喉咙唱道:"新儿童!新儿童!我们是中国明天的主人翁!……"下面的一群孩子就跟着唱:"新儿童!新儿童!我们是中国明天的主人翁!"

在虾球旁边有一个破了衣袖约莫十三四岁的孩子,拉拉虾球的袖子,眏眏眼睛小声道:"等下领了面包我们走人!"虾球望了他一眼,小声问道:"你想到哪里去?你今晚有睡的地方吗?"那孩子道:"到尖沙咀去。

骑楼底有许多地方可以睡。"虾球道:"九点钟才去好不好？今天我初来，要守规矩。你叫什么名字？"那孩子道:"我叫牛仔。"刘导师拍拍他的指挥鞭喝道:"谁在讲话？唱歌时不准讲话！"

唱完歌,众人分食面包,每人两块,还有一点果酱。虾球两口就吃完了。这两块面包咽进肚子里去,算是吃了东西,胃口如果不再苛求吃饱,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可是,虾球不但不饱,而且更饿了。下一节是自由游戏,虾球终于跟那个牛仔走了出来。虾球带牛仔到九龙仓背后他吃过饭的熟食摊,请牛仔吃了一顿丰富的饭菜。牛仔提议跟他结拜做兄弟,拜虾球做哥哥,虾球笑问牛仔的经历,他自称双亲亡故,曾上罗浮山上去学剑,和尚不肯教,后来就来香港做扒手,打荷包百无一失。虾球哈哈大笑起来。他也自夸他的一番战绩。后来谈到赤柱监狱,牛仔还是经常的老主顾呢,虾球甘拜下风了。这两个结拜兄弟,就在尖沙咀码头的坐椅上相倚相靠过了一夜。

虾球、牛仔两个难兄难弟在马路上浪荡了几天,他们忘记了那个"儿童乐园"的俱乐部,等到虾球身上的钱花得精光,他们突然又想起它来了。为了两块面包,他们又去一次,去接受"德智体群美"五育的熏陶。这次是刘导师讲道理的一课,他讲的题目叫《有恒》。把有恒如何为成功之本的道理发挥了一番,顺带责骂虾球、牛仔两人没有恒心。虾球心不在焉地胡思乱想,牛仔碰一碰他道:"刘先生骂我们两个人呢！"虾球才留心听下去。刘导师道:"……牛顿这个大科学家是什么出身的？还不是跟你们一样苦学出身？他还不是卖过报纸？……可见一个人做事情一定要有恒心,成功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只要你们肯专心有恒,由擦鞋到开鞋店,由卖报到开报馆,并不是难事！……"讲到这里,牛仔对虾球道:"我们这一行做得好,可以开银行,你说我们能开银行吗？"

虾球忍着笑。刘导师继续说道:"今天在街上叫卖面包,将来开面粉工厂做了面粉大王,也毫不稀奇。……"虾球听到这里就忍不住"哈哈哈……"大笑起来。牛仔也跟着一道笑,他笑他自己这个小扒手竟敢想到要开银行,虾球却笑他的面包生意失败得太惨,而先生讲的又成功得太容易。刘导师听见他们笑,气恼了,他喝道:"你们两个坏蛋站起来!你们笑什么?你们是来捣蛋的!你们是来骗食的!我们不能容许有藐视先生的人在这里胡闹!今天不准吃东西!一直等到你们真心悔过!嘿!英国皇家为你们做了不少慈善事业,你们却不识抬举,到这里来捣乱!"

这一对难兄难弟在众人之前站着受罚,动也不动一下。虾球心灵上的乐园,他的大学,整个儿倒塌在他的眼前。在这个世界里,乐园与天堂是没有的。他像是一个覆舟待救的人,久久泳在海中,身疲力倦,远远看见一块木板,以为可以把自己的身心浮托着不至沉沦;泳过去却是一片荷叶,浮他不起来。他碰碰牛仔的肩头道:"我们走吧!不吃这块面包了。"牛仔早就想走了,经虾球一提,他就一马当先,大步走了出去,虾球跟在后头。

怎么办呢?他想起了那个重病得快要死去的妓女,她当然对他们爱莫能助,但她在病榻旁边对他说的一番话,对于他始终是一种鼓励,他又挣扎上前了。

他又加进了王狗仔的扒手集团。又领了王狗仔五块钱,两兄弟饱餐了一顿,把他们的身体和"技术"整个卖给王狗仔了。

马路绝技

一艘三万多吨的“熊猫”号大邮船在晨光照耀中缓缓靠泊尖沙咀九龙仓一号码头。轮船上二百多个金山归客的心，和接客的亲友们的心，和大小扒手们的心同样的紧张。货仓闸门口、码头上、海面上和轮船舱面上，但见人头晃动，毡帽手帕摇曳挥舞。尖沙咀一带的“神手”们，几乎倾巢而出，找寻表演他们绝技的机会。他们夹在欢迎的群众中，等待财神的光临。

虾球、牛仔两人跟在王狗仔的后尾，四处穿插。牛仔略施小技，在一个接客者的身上，窃了一只袋表，传给虾球，虾球又传给王狗仔。三人旗开得胜，十分高兴。

轮船泊定了许久，乘客陆续上岸，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头子，但却个个都长得十分魁梧。除了一些西人夫妇之外，多数都是旅美十年以上的金山伯，现在回祖国来了。他们每人都提着一两件随身携带的行李走出闸门来，其余存舱行李，次早来到行李仓来认取。一出了闸门，有亲友的就给亲友迎接去了，无人接的就各自去旅店。

王狗仔暗示他的部下们，分头尾随金山伯们，相机行动。虾球和牛仔同一队，他们选定了一个面目黧黑，身材高大，约莫六十岁左右的金山伯，就抢前去争提他两手提着的手提皮箧。另一队的两个孩子也想来争取提行李，给王狗仔上前排解推开了。牛仔乘机碰了一下这老人的西装裤后袋，摇头表示无望。于是他们就跟了这个金山伯踏上过海轮渡，一直

遥送他过海登岸,又尾随他走上陆海通大旅店去。王狗仔给了虾球、牛仔每人五块钱,每人一包派力香烟,叫他们轮流看守旅店门口,等到他出来吃饭,再伺机动手。他自己又去指挥其他的部下去监视别的财神。寄寓陆海通的有七八个金山伯,他们进了旅店两个钟头之后,分两批出来吃饭。虾球、牛仔看准了他的财神,分别在后跟着他。金山伯们举着迟缓的步子,东张西望,个个眉飞色舞,心想现在已经踏进故乡的门口边了。牛仔手上捧着一叠报纸,向那位金山伯迎面走来,叫道:"华侨报!工商报!先生买一份出炉新闻啦!"金山伯俯首看看报纸的图片,牛仔就抬高手用报纸遮了他的眼睛,另一只手就摸进他的绒大衣内袋去,两边一摸,他就夹出了一本小日记册。在旁边的虾球接过来跑开去一看,原来毫无用处。牛仔跑过来时,虾球交代他道:"即刻放回原来的口袋里,不要打草惊蛇。"神手牛仔,转一个弯,朝金山伯侧面横过去,那日记本就放回原来的口袋里去了。

三天之后的一个早晨，他们跟踪的四个金山伯走进大同酒家去吃饭。牛仔、虾球两人一个借售报为名,一个用五块钱作押借用了一具擦皮鞋工具上楼去,金山伯在女招待的殷勤招呼之下,喝起中国五加皮酒来了。王狗仔也指挥其他的神手布置在左右一带,张下天罗地网,预备要网下他们的美钞。下午两点钟光景,这几个金山伯醉醺醺地轻飘飘地走出门口来。在那位黑脸金山伯还没有横过马路之前,虾球就走过去碰掉他手臂上挂着的大衣,他弯腰去捡拾大衣时,神手牛仔已把他西装内袋一包封固的大信封摸出来了。这个大信封袋即刻连同掩护的报纸,一同飞传给王狗仔,王狗仔一个箭步,已踏上了电车。电车在上环绕一个圈向筲箕湾回驶,王狗仔在中环街市站下车,叫了一辆汽车,向跑马地飞驶,无目的地兜了一回风,然后就停在湾景酒店的门口,进去开了一个房间,就

把房门关上。一直到灯光照耀的晚上，才返回尖沙咀来去看那个睡在床上抽烟的一哥。

虾球、牛仔两人无心欣赏同伴表演绝技，他们即刻赶回尖沙咀来，等了许久许久，还不见王狗仔回来。他们去见一哥，一时说没回来，一时又说出去了。直到深夜十一时，王狗仔才叫人把他们喊去银汉大酒家参加庆功宴。在席上不得讲起这件事，大家只好拚命吃菜，拚命喝酒猜拳。王狗仔一大杯一大杯地来和虾球、牛仔两人干杯。并在他两人的口袋里，每人塞下一百块钱，牛仔高兴得跳起来，虾球也十分欢喜，觉得王狗仔到底比鳄鱼头更能照顾部下。虾球天天陪着他们花天酒地，既饱且醉，一连胡闹了一个多星期，钱也花得差不多精光了，第二艘美国轮船又靠岸，他们出动并没有多大成绩，跟踪了一个金山伯三天之久，始终无从下手，只得失望而返。第三次轮船靠岸时，虾球就厌倦了这种生活。一来因为王狗仔他们总不肯宣布得到款项的真确的数目；二来他觉得这种勾当太过残忍，假如偷窃来的是别人一生积蓄下来的血汗钱，不是比杀死这人还更残忍吗？他对他的兄弟牛仔说道："兄弟，我不愿干这样的勾当了。"牛仔道："为什么？"虾球道："太残忍了！"这是一句大人才会说的话，牛仔还不十分透彻地懂得，他望着他的大哥的厌恶的神色，就说道："那么这回你歇一歇。王狗仔问起，我就谎说你病了。"虾球摸摸他的口袋，暗自算一算，还剩下八十多块钱。他忽然想起他的妈妈一天从早到晚摇纱才拿到几角钱，那么把这几十块钱送回去，可以足够她老人家几个月的生活费了。

他怀着一颗倦鸟知还的心，踏上了回红磡去的归途。

跨过狮子山

虾球脚步轻轻地踏上楼。他的心跳动得好厉害。他想起六姑的一句话："等你发达,你妈妈进棺材了！"她老人家不会这样快死掉吧？他站在最后一级楼梯上,他没有勇气拍门。他静静地侧耳倾听里面的人声。

包租婆二婶的熟悉的声音震动着虾球的耳鼓。她对他妈妈说道："大婶母,多谢你的火腿呀！你自己舍不得吃,还送给我们这样多！"他妈妈答道："我本来留下等虾球回来吃的呀！天晓得他何月何年才回来呢？现在,趁——"虾球不由自主地在门外大声喊："妈妈！"跟着就高兴地敲门。他妈妈,这五十多岁给贫困的生活煎磨得脸色清黄的老人,她不相信她的耳朵。再静听时,门外果然是喊："妈妈！"那的确是她日夜思念的儿子的声音,她飞跑过来开门了。

"妈！我回来了！"

"哦！虾球！我记挂得你好苦哟！"

虾球即刻塞五十块钱在他妈手上,作为重逢的见面礼。他妈妈把他拉到尾房自己的房间来,一屋人用兴奋的眼光,望着他们母子俩,一直目送他们走进房间去。

在房门口,这老人家在她儿子的耳边轻声说道："你爸爸回来了！"虾球非常惊喜,急急问道："真的吗？爸爸怎会找到这里来？"他妈道："你晓得,我常常到台山旅店去打听他的消息,托人写了不知多少封信,他都收不到,亏得我留下住址在旅店老板那里,你爸爸前天才查问到。"虾球道：

“这就好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大家都没死,现在只差哥哥还没消息。——怎么,白天关上房门干什么?”他妈妈道:“虾球,你还不晓得,你爸爸一回来就病倒了。公医局的医生说他神经错乱,发了神经病。刚才打了针,他睡着了。唉,没有钱也罢,病倒也罢,总算自己把骨头亲自带回家来了。你想想看,你爸去金山半辈子,中间回来过一次就养你了,他还没有等到看你出世呢!打这几年仗,我们到处走难,他还当我们死光了呢。唉,虾球,你进去喊他一声爸爸吧!”说罢她就轻轻拉开房门,同虾球走进房间去。

一个六十多岁的面孔黑黧黧的老人静静地躺在床上。他闭着眼睛,一副死人一样的绝望的神色……

虾球“唉呀!”一声叫喊起来,几乎仆倒在地上。他搓出双手,扶住床沿,支持住自己的身体。他再一再二再三地辨认他的爸爸的面孔:一点也不错,就是他十多天前在大同酒家门口碰掉他的大衣的那个金山伯!那就是他自己的爸爸!天啊!

他伸手去按摸这老人的额角,老人张开无神的眼睛望一眼他,又合上眼。他用凄梗的声音唤他一声“爸爸!”老人又张开他的眼睛,望他一眼。他那双无神的眼睛不认得他是谁,又合上去了。

虾球妈妈在虾球身边道:“医生才替爸爸打过针。你肚饿了吧?我弄饭菜来给你吃。你送到家来的火腿,我一直留到今天。才蒸了一点,又送了一点给同屋的人。”说罢就走出房间进厨房去了。

老人在床上揉动他的厚嘴唇喃喃自语:“十五年血汗,十五年血汗,十五年血汗……”每一句话似一把尖利的刀,刺进虾球的心窝。虾球骇怕极了,他用手蒙住老人的嘴唇。可是一放开手,老人又“十五年血汗!十五年血汗……”声音微弱,像念咒似的念出来,虾球听来就像是巨雷的声音

一样震裂他的心胸，他摇摇晃晃地摸出了房门，走到厨房，告诉他妈妈道："妈，我出去一会！"他妈应道："我把火腿蒸在饭面上，饭就快熟了，不要走呀！"他还是照旧那句话："妈，我出去一会！"他就摸下楼，走在马路上了。

他让一双脚作主意，带着他走。他的脑海里好像想得很多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到。

他走到尖沙咀码头，倚在那岸边的铁栏杆上，抬起他那一双无所不见又好像什么都见不到的眼睛，望着海面。深沉的，痛苦的神色，烙印在他的脸上。

一艘大轮船船身的油漆，已经给风雨剥蚀得斑驳褪色了，工匠们又吊下踏板，重新油饰粉刷一新。秋天的白云，飘浮在太平山的顶上。前浪逐后浪的海水，在他的脚下打着有节奏的拍子。海鸥自由地飞翔，扑攫着水上的小鱼……大自然的景物给了这十六岁的孩子心灵一种怎样的启示呢？……他爸爸在加利福尼亚省农场辛勤劳苦积蓄了十五年的血汗钱，给他碰了一下，就完蛋了。牛仔窃取，或者他亲手窃取，或者是别的扒手窃取，还不是一样？损失的老人还不是一样会疯狂？……一只水鸟攫喙了一尾小鱼飞在半空中，虾球就幻想这尾小鱼就是他自己，就是他的爸爸。他"唉呀！"一声惊叫起来，沁出了一额的汗水。……

他天天都在这里站立好几个钟头，他像是逃避惩罚般逃出他的家。有一天牛仔寻到他，知道他伤心痛苦的原因，他就径去找王狗仔和一哥，说明这种情由，王狗仔叫了虾球去，说"凭良心"，给了虾球带回一百块钱港币，得到这笔小款，他爸爸的神经病依然没有医好。

虾球每天在外面浪荡不回去过夜。他晚上就和牛仔一起睡在人家的楼梯脚下。白天像"撞晕鸡"一样，毫无目的地到处乱跑。他受了这番重大

的打击以后,心灵受伤太重,一时不易复原。牛仔天天陪着这个心神恍惚无精打采的虾球,也感染了他的痛苦,心里怀恨着王狗仔的无情,又懊悔他自己亲自动手窃取虾球爸爸的钱,难过得使劲咬着他的小嘴唇,把嘴唇咬出血来了。

虾球觉得这个鬼地方不能待下去了。再待下去,他也许会苦闷得发疯,也许会干出一些连他自己也料想不到的危险的事情出来。他决心离开这个鬼地方。到哪里都可以,做什么事都可以,只是再也不做扒手了。

离开香港到哪里去呢?走他爸爸的老路到海外去,没有这个可能;剩下只有回祖国内地一条路。回去干什么呢?这是不能由他选择的。他想到他可以砍柴卖,可以打散工,可以当小兵。他想到他可以去找丁大哥帮忙。他不管这些想法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冒险,是否能够实现,他都不管,只要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就好了。他没有前怕狼后怕虎的许多顾虑,最大不了就是挨饿,送命,此外再没别的什么可以丧失的东西了。

好,回内地去!他下定决心了。

他不曾知道,他要逃避开的这个鬼地方,正有许多人从内地往这里挤。那些人跟他正走着相反的方向。那些拚命挤到这里来找饭吃的人所怀抱的梦想,跟他爸爸几十年前离开故乡台山时所抱的梦想是一样的。

有一天,虾球和牛仔两个人走到红磡船坞的附近,看见架空的煤斗,来来往往地输运煤炭,两人驻足看了一刻。牛仔指着站在柱架上解煤斗钩的人对虾球说道:“虾球哥,你看!这个家伙的工多容易做!我也会。”虾球不响。过了一会,牛仔又道:“虾球哥,你想做工吗?这里晚上有一个工人市场,有很多内地的乡下人出来应市找工做。”虾球大声答道:“哪会轮到我们!”

他们又往前走,走过土瓜环,向九龙城方向走去。虾球望着九龙城背



后的那座狮子山，山顶的形状好像一头俯伏着的狮子，虾球问牛仔道："牛仔，你知道前面那座是什么山？"牛仔道："不知道。"虾球道："是狮子山，我上去砍过柴。萝卜头日本鬼在香港时，我爬山去过新界。再走不远就是中国地[1]了。"牛仔问："你到过中国地界吗？"虾球道："没有，我到过沙田。再走不远就是中国，我现在想回中国去。你看怎么样？"虾球说时态度很认真，牛仔望着他，又望望那座狮子山，他也在心里打他自己的主意。他扯一下虾球的手道："虾球哥，真的吗？你会一个人偷偷走掉不带我去吗？"虾球道："你也去？"牛仔道："不跟你，你叫我跟王狗仔一世吗？"虾球道："但是我们没有钱了，我的钱给了妈妈，你的又赌输了。两个人挨饿走路，不好。"牛仔道："你不会回去偷你妈妈二三十元做路费吗？"虾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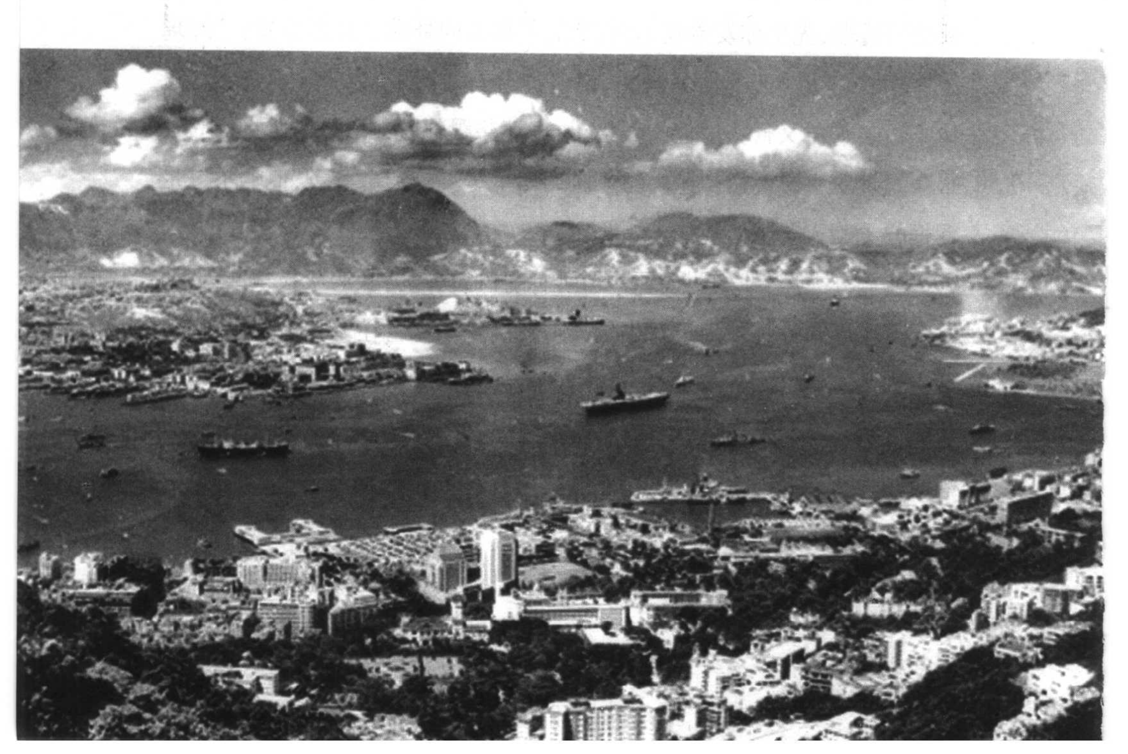
① 当时的香港还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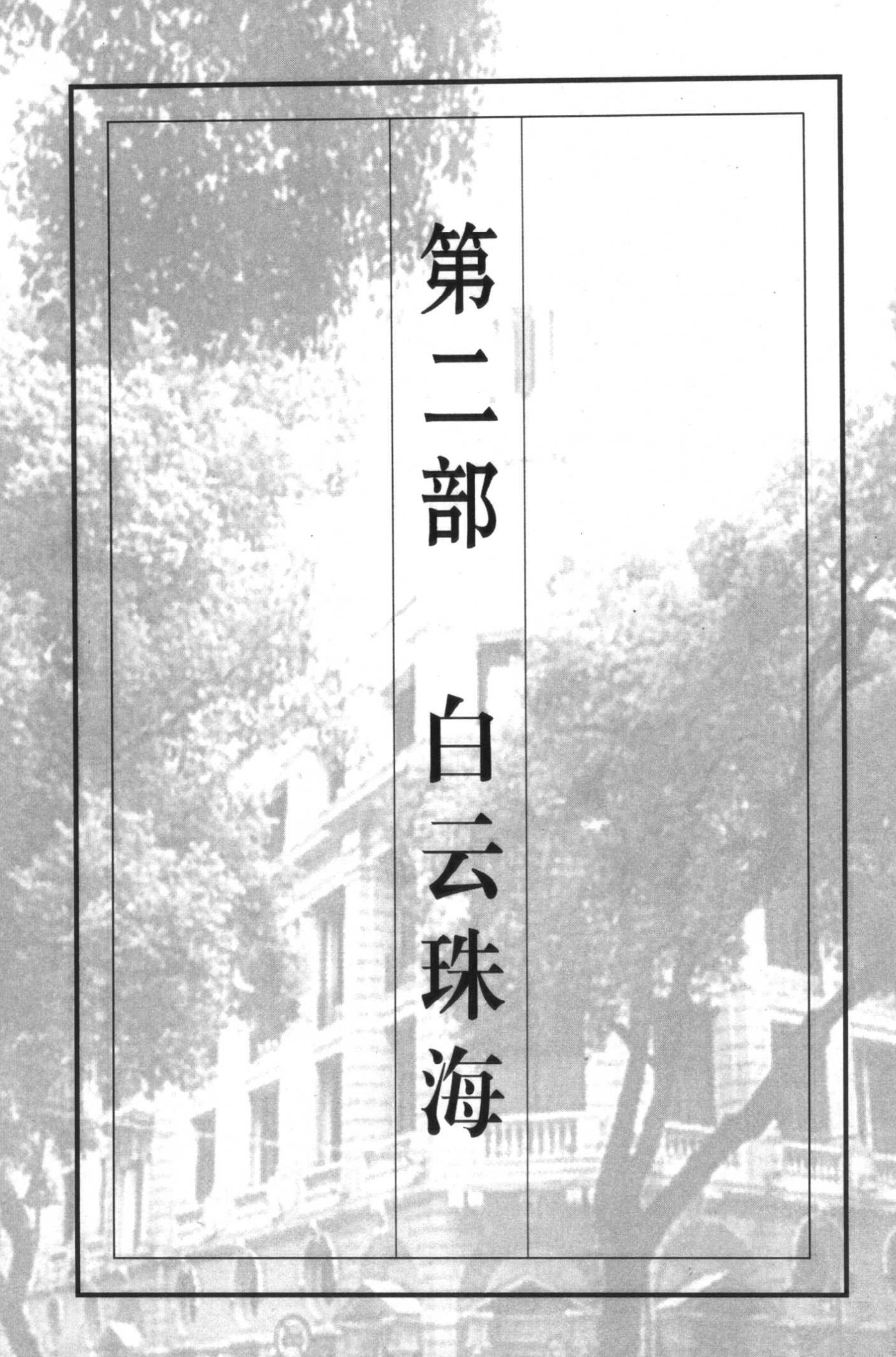
笑道:“牛仔,你出的好主意。你下次再提一个偷字,我就踢你的屁股!”牛仔还赖皮笑道:“肚子饿,不偷不抢吃什么?”虾球飞起一只右腿,向牛仔屁股轻轻踢了一脚,骂道:“我不要你这个小流氓跟我回中国去!你以为我回去还是做扒手么?”牛仔看见虾球这一副认真的样子,就低下头不再响了。

他们走到宋皇台畔,肚子已经很饿了。虾球望见右侧山边有一座竹棚盖搭的房子,门口挂着一块“难童施饭站”的招牌。他叫道:“牛仔!那是施饭站,去看看开饭没有?”牛仔跑进去一看,里面挤满了衣衫褴褛的妇人小孩们,有的坐在地上吃饭,有的正在列队等候分菜饭。牛仔跑出来告诉虾球道:“我们来得正好,饭还热呢!”两人走进去,门口边有一个坐在桌子前填写表格的西装中年人,他抬头看见他们,问道:“你们干什么?”虾球大声答道:“来吃饭!”那人问:“饭票在哪里?”牛仔答:“我们刚来到,哪会有饭票,先生你发给我们两张吧!”那人问虾球:“你多少岁?”虾球答:“十六。”那人向他们一挥手,说道:“出去!十四岁以下才有资格在这里吃饭。”说罢又低头填他的表格。牛仔还想跟他吵,虾球一把拉他出来,很生气地对牛仔说道:“他妈的!他们哪里是真的救济难童,他们不过是摆摆样子骗人罢了。我们走!”

走到九龙城,他们两人翻开了所有的口袋,翻出了七八张角票,通通拿去买了面包。虾球郑重对牛仔道:“我决定不再留在香港了,我即刻就要走回中国去,你跟不跟我来?”牛仔道:“只怕你不带我。”虾球道:“你咬手指发誓:大家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牛仔真的放一只食指在牙床上想咬出血来,虾球止住他道:“牛仔,得了!”两人友爱地互相望了一眼,就朝狮子山走去。牛仔过去曾经一个人走上罗浮山去想学剑,现在虾球怀着类似这样的心情,走回祖国去。他喜爱丁大哥手上的那枝步枪,他想起

丁大哥对他讲过的那番话。他梦想能学放枪,学打仗,做一个正派的有用的中国人。能够找到一件堂堂正正的事来做,不叫六姑失望,他就满足了。他在心里盘算:我一定要找到丁大哥,跟他学打游击。他是一个好人,他一定能收容我。牛仔呢,他也不问虾球究竟要到哪里去,总之,见路就走。他走路从来就是这样的。他一个人无牵无挂,在这世界上,除了这跟前的虾球外,他再没有第二个亲人了。走着走着,太阳当中的时候他们走到山腰,太阳斜下的时候他们翻越过山背去了。





第二部　白云珠海

旧缆断　新缆续

香港海面上有一只小艇,掌舵的艇家佬是九叔,划船的是他的老婆九婶和他的女儿亚娣。雇艇人是鳄鱼头老洪。他这个冒险的大捞家,在香港站不住脚了,现在打算另换一个码头。

黄昏时分,这只艇划到荃湾海面。鳄鱼头打发九婶上岸去买一床新棉被和一张草席,决定连夜赶程,逃过香港警察的追捕。九婶上岸时,他又吩咐道:"九婶,回来买两樽五加皮,再买十元熟菜,大家同九叔饮一杯!"九婶遵命上街去了。

这时,旁边的一只花艇上,传来男女对答的歌声:

女:"新打薄刀共哥斩缆,斩开大缆免畀人弹。"

男:"大缆斩开小缆又续,续番条缆共妹痴缠。"

鳄鱼头问亚娣道:"亚娣,你会唱'咸水歌'[1]吗?"亚娣道:"我不会。"鳄鱼头笑道:"水上的艇妹,谁不会唱咸水歌呀!……你听!"

女:"买木唔知心里烂,拣人容易拣哥难。"

男:"买包花针随路撒,揾针容易揾妹难。"

女:"正月芥兰二月荞菜,绕埋头髻等哥开来。"

男:"拆只大船装只小艇,得来方便带妹埋城。"

女:"船头擦穿船尾擦烂,擦穿擦烂不见人还。"

---

① 咸水歌:水上人家当中流行的民歌。



男:“装只大船还有两样,想妹唔到实在心伤!”

鳄鱼头听罢哈哈大笑起来。他觉得“新打薄刀共哥斩缆,斩开大缆免畀人弹”这句歌,也正是唱出他此时的心境来。他在香港几十件犯法案子都一齐给人破获,他跟香港联系的一条大缆,不能不一刀两断了。他今天正在苦心计谋,怎样来一下“大缆斩开小缆又续,续番条缆共妹痴缠”。想到这里,他不禁有点黯然。他的露水太太洪少奶,此时不知落在谁家?她究竟跟了马专员远走高飞,还是勾搭上了魏经理藏在金屋呢?听着隔舟的情歌,他忽然心酸起来。他今晚得借一杯烧酒,在这荃湾的海边,浇一浇他的愁肠了。

亚娣是懂得唱咸水歌的;她听见邻舟的缠绵歌声,再看到那艇上窗帘低垂,灯火摇曳,自己也有无限的感触。她想起那个痴心少年虾球,今天不晓得流落何方?生活怎样?自从那次他在养生米店病倒,在他迷迷糊糊的梦呓中,她曾亲过他的脸摸过他的心窝以后,就不再见到他了。虽然她到过鳄鱼头公馆去探望他,那两个娘姨又不让她进去,她至今还怀恨在心。现在鳄鱼头在艇上,她三番几次想探问虾球的下落,又不好意思开口。

鳄鱼头想到这次逃亡,还有好几天舟程,恐怕艇上粮食燃料不够,他又打发九叔上岸去备办一切,九叔接过钞票,有神无气地上岸去了。鳄鱼头等九叔走远了,就回过头来对亚娣道:“亚娣,现在他们都上岸了,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亚娣道:“说什么?我没有什么话要对你说。”鳄鱼头道:“我看出你好像要对我说什么的样子。说呀,有什么尽管说。我鳄鱼头上天下地,什么事情,人家不敢做不能做的我都可以一手包办!”亚娣想了一想,觉得跟这个人答话,要特别留神。她“眉精眼企”地望了他一眼,就问道:“洪先生,你到底要雇我们的艇到什么地方去呢?你说明白等我



们好打点。"鳄鱼头笑笑,说道:"这不用你姑娘操心,有水路可通的地方我都要去。我暂时离开香港一个时期。我雇你们一天,我就给你们一天人工伙食。你想这两年来,我鳄鱼头可有亏待过你们?"亚娣素来风闻这个人名堂大,不好惹,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流氓,也敬他三分。今天他下艇时,虽然神色慌张,像个被人追赶的失魂狗,但腰上有两枝手枪,皮箧内有大把金器银纸,还是小心应付他为上。她说道:"洪先生,你往日待我们的确好。今天你要到哪里去,也不妨告诉我们呀。"鳄鱼头道:"事关秘密,今天你不必问,迟两天你自然明白。"亚娣道:"你不带一两个使用人吗?你丢虾球在香港怎样生活?"鳄鱼头睁大了他的眼睛,诧异她说他丢虾球在香港,他含糊道:"我老婆还在香港呢,何止虾球一个人?"亚娣道:"你太太有钱呀,她饿不死;虾球他到哪里吃饭?油麻地码头的人,个个都说养生米店给警察封了,他再也没便宜米吃了。"亚娣说罢留心看鳄鱼头脸上的神色,她觉得他的样子很难看。鳄鱼头道:"你放心,我临走给了他一百块钱。"亚娣进一步追问他:"一百块钱够吃多少时候呀?"鳄鱼头道:"啧啧,这才怪!你多么记挂着他啊!你比我还担心我家工人的死活。好,等我住定下来,我一定写信叫蟹王七把他带来。"亚娣听鳄鱼头说把虾球带来,她并不掩饰她心里的高兴。鳄鱼头在她的眼色中看到一种他猜不透的东西。到底她把虾球当亲弟弟看待,还是当作心爱的情人看待呢?这姑娘的心事可猜不透。

九婶在街上替鳄鱼头买棉被,草席,五加皮酒和烧鹅、乳猪,合起来她一共揩了鳄鱼头五块钱的油,她但愿天天替鳄鱼头买东西,天天揩油,不久她就可以打一只金戒指作为私己了。她碰见九叔,九叔问她:"你踢到银纸吗?这样欢喜!"九婶道:"我揩他的油,不吃他,吃谁?"九叔道:"你慢开心,你晓得他要到哪里去?"九婶道:"管他到哪里,他天天支人工伙

食,他到没雷公的地方我也去!"九叔道:"你真开心,你不知道鳄鱼头这个人不好惹,他身上有枪,警察到处要捉他,你能料到路上不会出事?"九婶道:"你这老鬼,我没有见过你今天这样胆小,'萝卜头'[①]在香港时,你走西贡[②]走南头不怕死,今天你怕死,要断穷根,就要卖命呀,死老鬼!"她把老头子骂了一顿。九叔不跟她吵,他到米店去买米,又到柴铺去叫人送柴,回到艇上来,一齐动手弄晚饭。

弄好饭,鳄鱼头吩咐他们把艇摇出去,然后才开饭。在艇上吃这一顿晚餐,鳄鱼头不胜今昔之感。他一面向九叔联络敬酒,一面想自己的心事:想当日我鳄鱼头何等威势,上自便衣探长,下到地痞流氓,贵人如驻港专员巨公,红牌如石塘名花妓女,谁不卖我的账,洪哥前洪哥后地巴结我!如今在这个艇上,跟这几个蠢猪似的艇家吃饭,还要赔小心请他们喝酒,防他们走漏风声,知情报信。我鳄鱼头今天可算是落魄英雄了!……他举起酒杯来大声对自己说道:"落魄英雄干一杯!"九叔莫名其妙,也跟他干一杯。他们把两樽五加皮喝完了,鳄鱼头就举起一双筷子,点着九叔的额角说道:"九叔,你听着!我们出来捞世界,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眉精眼企,醒定一点呀!我叫你到东,你就到东;叫你到西,你就到西;想发财,就跟我来!你张大眼睛看吧,我鳄鱼头四海为家,随处落地生根。三个月后,我做一番大世界给你看,风水佬哄你十年八年,我只要三个月就包你一身光鲜,装过一只新艇。九叔你醒定一点呀!"九叔一时想不出该怎样答他,九婶就应道:"洪先生,我们水上人也是四海为家呀,只要你先生给人工给饭吃,远到没雷公的天边,我们都愿去。"亚娣瞪了她

---

① 萝卜头:香港人对日寇的称呼。

② 西贡:越南胡志明市旧称。

妈一眼。她心里真不愿意漂泊,她宁愿留在住熟住惯了的香港,她在这里出世,香港才是她的故乡。但她作不得主。她这只小艇,一天天靠近珠江口,直向内地驶去。

第二天黄昏时分,他们的艇湾泊在一个叫做鹤咀洲的岸边。鳄鱼头在艇前看见渔舟三五,岸边人影幢幢,他觉得这里的形势不好,恐有意外,叫九叔再沿江驶上去。九叔一把火道:"你当我是牛吗?牛也要休息吃草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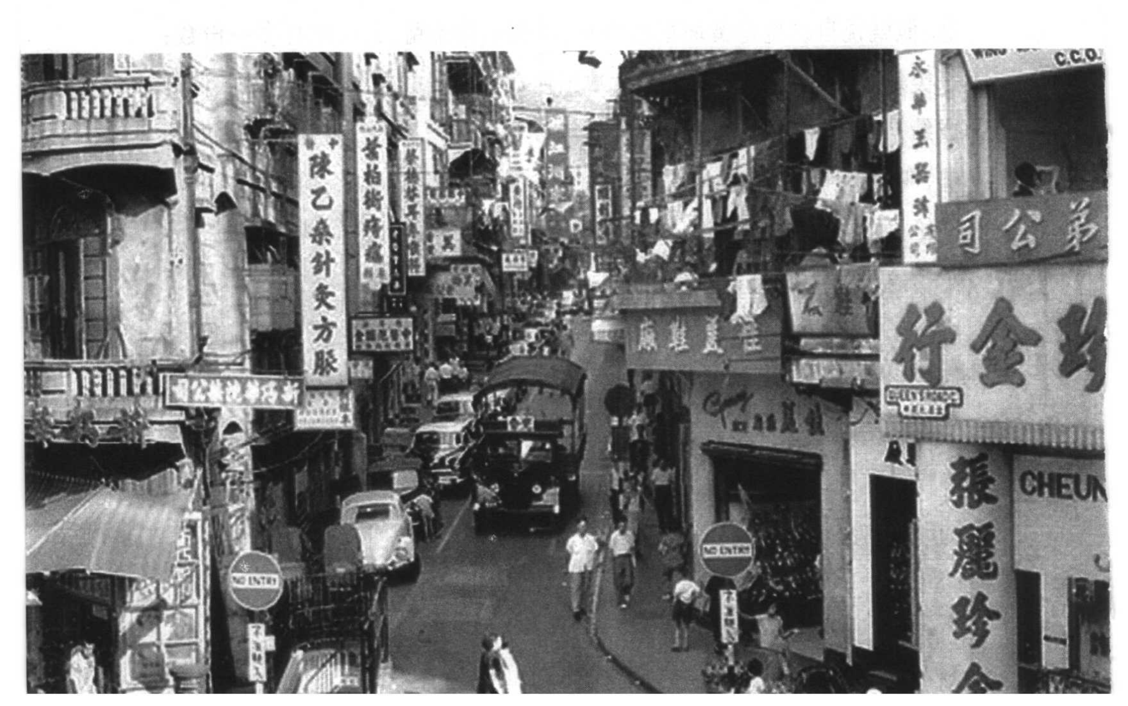
珠江沿岸,向来堂口众多,土匪如毛。如今战后百业凋零,加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弄得人民求生无路,借贷无门,很多人铤而走险,上山落水,各寻活路。鳄鱼头也早知道河水不靖,路途艰难,但他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自信应付那些草莽英雄,还有多少本领。他把那些人分为四类,预想好对付他们的手段:一类是勒收行水拦途打劫的土匪,他就自认是三枝香大头佛的拜把兄弟,请他们高抬贵手;一类是退伍官兵落草为寇,他就说自己也是黄埔军校出身,现在走投无路,请给他打多一份数;一类是统字头的缉私人马,他就数出他在日本侵占香港时期地下工作的成绩来,求他们网开一面;一类是黑社会中的三只手,他就摆出两度手势,叫他们叩头认他做前辈老大哥……他思虑得很周密,加以身边有两枝枪,如有什么冬瓜豆腐,就打穿他五脏六腑,看看我鳄鱼头的厉害。因此,九叔不愿再驶上去,他也就算了。吃饭后倒头便睡。

鹤咀洲原来是走私的孔道,这地方港湾曲折复杂,河流交叉蜿蜒,且属三不管地带,素来是私枭丛集的地区。一到天黑,便电棒云集,到处是闪去闪来的电火信号。鳄鱼头在棉被中解开他两枝左轮手枪,上满子弹,一枝放在枕边,一枝放在肘下。他不时撩开被角向外了望,侧耳静听外面的动静。小心准备,以防万一。

半夜，岸边有一个小心的走私客，用电筒照照九叔小艇尾巴上的号码，发觉不是中国政府发的牌照号码，他狐疑起来，恐怕是香港派来的侦探船。他转头回去告诉鹤咀洲的土霸烟屎陈，说有一只香港来的小艇，形迹可疑。烟屎陈刚抽足大烟，一骨碌爬起床来，一手拿电筒，一手执起驳壳手枪，跟走私客出去看个明白。

机警的鳄鱼头看见电筒光在他的艇上晃几晃，他就叫醒九叔、亚娣道："九叔，快起来！亚娣，快起来把艇摇出去！"他自己却依旧蒙被装睡，静听外面的动静。走私客带烟屎陈走到江边时，鳄鱼头的艇已经摇开岸好几丈远了。

走私客、烟屎陈两人坐一条舢板追上来。这时一轮明月当空，鳄鱼头俯身伏在艇面上，看见舢板一起一落的双桨，在水面上拨起了一道道闪亮的银光。他看清楚舢板上只有两个人，两人中只一人有一枝短枪，他自己暗地偷笑起来。他吩咐九婶道："九婶，用力划呀！不要怕，不要叫嚷救



命,我一个人就可以收拾他们。"在舢板上的烟屎陈也叮嘱走私客道:"不要出声,靠近他们艇边再说话。千万别打草惊蛇!"

双桨的舢板像箭似的追上来,眼看着就快要赶上他们了。亚娣掌舵,九婶、九叔拚命划艇,鳄鱼头扎紧裤带,握好手枪。他心想:不发一弹擒人是上策,讲数口放下买路钱松人是中策,格斗打死人是下策,给人打伤是失策。鳄鱼头吩咐九叔道:"九叔,你好好招呼他们,先君子后小人,你听我指挥,不要乱动!"他看看舢板已快追到了,就命令亚娣道:"亚娣,转右舵,打横艇!"艇一摆横,烟屎陈的舢板已经贴近鳄鱼头的艇了。烟屎陈左手射电筒,右手举起驳壳枪,喝道:"乡里!你们赶投胎吗?划得这样快干什么?"九叔应道:"今晚月色好,想早点回去呀!"烟屎陈道:"阎罗王还没这样快点名,你急什么?快说!船上装的什么?"九叔道:"没有什么,一位亲戚病了,不能起来,我送他回乡下去。"烟屎陈道:"见你的鬼,我要检查!"九叔道:"检查?你高兴检查就上来吧!"烟屎陈就跳过艇来,走私客用绳把舢板拴在艇边,也跳过艇来。

烟屎陈用脚尖踢开鳄鱼头的被角,鳄鱼头撩开被就顺手举起右手的左轮手枪,烟屎陈眼利脚快,他闪电似的飞起右脚尖,把鳄鱼头右手的枪踢落在艇上,用驳壳指着鳄鱼头的额头冷笑道:"我烟屎陈吃的夜粥也不少了,你再回去学几年师吧!快起来让老子搜身!"鳄鱼头非常镇静,他借着月色,看见烟屎陈的驳壳的大机头还没有扳起,他笑道:"嘿,有时候吃过几十年夜粥的老师傅也会失手被擒呢!喂,师傅,你看你的大机头还没扳起呢!"烟屎陈一看果然不错。他上艇时一时疏忽,忘记扳起大机头,这时他看见鳄鱼头的手枪还没拾起来,他就垂下手想在右髀骨上用力把大机头擦起来,但鳄鱼头的左手举起来比他更快,鳄鱼头喝道:"不动!一动就送你命还阴!"他左手用枪指着烟屎陈,眼睛盯着他,右手就拾起另一



枝左轮,跪倒一边膝头,双枪指着他们两人,再喝道:“丢下你的驳壳!我数三下,你不丢枪就对你不住!”烟屎陈听鳄鱼头数到第二下,就丢下他的驳壳枪。鳄鱼头叫九叔:“九叔,你拾起那枝枪!”九叔遵命拾起那枝驳壳。鳄鱼头又吩咐他道:“九叔,在我的口袋里拿香烟、打火机出来。”回头又对那两个人说道:“兄弟,站着很辛苦,坐下来歇一歇吧!”烟屎陈、走私客二人不知如何是好,想一想,只好坐下来,任由鳄鱼头摆布。九叔把打火机拿来,却忘记拿香烟。鳄鱼头对烟屎陈说道:“有香烟吗?兄弟。”烟屎陈即刻掏出一包香烟来,仔细撕掉玻璃纸,揭开,弄一弄手势,露出三根香烟头,中间一根突出最高,左右两根稍低,仰手递给鳄鱼头。鳄鱼头很内行地伸手把中间最高的一根按下去,把最低的一根拔出来。

黄埔登陆

这是鳄鱼头一种谦虚客气笼络对方的表示,他不自居老大哥,把突出的上位让给烟屎陈。这是香港黑社会千百种秘密手语中的一种。他们两人互相心领神会,紧张的空气顿时松懈下来。接着,就互相称兄道弟了。鳄鱼头向九叔道:“九叔,把驳壳还给这位兄弟,我们刚才误会了。”又向烟屎陈拱手道歉:“大哥,失敬失敬!”烟屎陈也拱手道:“刚才得罪,还望大哥海量包涵!”鳄鱼头问走私客:“请问这位大哥高姓大名?”烟屎陈代答道:“他是何老板,我们的熟客仔。”何老板问鳄鱼头:“阁下尊姓大名?”鳄鱼头答道:“小姓洪,单名斌,不是广西宾阳的宾,是左文右武的斌。”何老板连声道:“素仰素仰!素仰素仰!”客套一番之后,烟屎陈就拱

手对鳄鱼头道:“屈驾洪大哥到茅舍歇歇脚好吗?如不嫌弃,虽然没什么好东西招待,黑白两米,倒是常便的。”鳄鱼头也很想上岸去实地踏看一下这里的地形,以便将来万一旧地重临,可以驾轻就熟;但转念上岸固然好,留下皮箧在艇上却难保安全,万一艇家借水而遁,你到哪里去追他?还是留点情分,有机会再续前缘吧。他主意既定,就从内衣袋里数出港币三十六元,递给烟屎陈道:“多谢大哥盛意,小弟下次再来找搅。这点小意思,请带回去给兄弟们饮茶,实在不成敬意。”烟屎陈再三推辞不受,鳄鱼头道:“这样,就看不起小弟了!”烟屎陈只好收下。他问道:“洪大哥打算到哪里去发财?”鳄鱼头道:“我暂时先到黄埔,将来再去广州。总之,这条水路,我常来常往,再来时一定拜候。两位有缘到黄埔鱼珠,也请到一景楼探我。”说罢就掏出两张名片来,递给烟屎陈和何老板。何老板道:“我也时常到黄埔,我在新埠天成金铺出入,天成何老板是小弟的同乡族人。”鳄鱼头问:“是沙湾姓何的吗?我听你口音就听出来。”何老板点头称是。烟屎陈道:“洪大哥到广州河南替我带个口信问候张果老,大哥如有生意,他可以给你搭路。他老人家是李灯筒手下十大罗汉之一,近年因为风湿骨痛,走动不便,已收山不出。我们一班弟兄,当年都多得果老提拔。可惜洪大哥行色匆匆,不能拜托带些礼物孝敬果老。”鳄鱼头道:“陈大哥你放心,张果老也是我的老师,没有问题。”这两个不打不相识的家伙,又谈了半天珠江一带的行情,直到天将发白,才互道顺风而别。

鳄鱼头对于由香港到广州这条九十海里的航道,比出生在水上的九叔九婶亚娣都还熟悉。时速十海里的轮船,要九小时的时间才能走完这条航道;至于小艇帆船之类,既要看风,又要观水,最后又得计算上人力,走完全程,最快也要三天。一路上鳄鱼头简直是一个船长,又好像是一个带水人,口讲指划,把沿途的小地名背得烂熟。例如青洲、灯台、交椅洲、

汲水门、大磨刀、小磨刀、沙洲、铜鼓灯台、孖洲、大产、小产、三板洲、大莲花、小莲花、猪头山、鲤鱼岗……等等小地方,连普通地图都没有记下来的,他也十分清楚,令九叔异常惊佩。鳄鱼头还有一个本领,他看河水混浊的程度,就知道离广州白鹅潭有好远。他告诉九叔道:"广州长堤码头边的水色和荔枝湾的不同;荔枝湾的又和白鹅潭的不同;白鹅潭的又和黄埔的不同;黄埔的又和虎门的不同;我一看就分得出来。"九叔问道:"洪先生,你看,我们现在来到什么县了呢?"鳄鱼头道:"我们右岸是东莞县,现在将要到番禺县境了。"九叔道:"看水色也分得出县境来的吗?"鳄鱼头道:"我是看岸边的水草看出来的。"九叔道:"这可奇怪了,水草哪里没有呢?有水的地方就有水草。"鳄鱼头道:"九叔,这个你又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亚娣插嘴道:"到处杨梅一样花,到处河边一样草,我看不出有什么分别。"鳄鱼头指着岸上道:"你们看呀!那种草不是野生的草,是人工种的草哩。就像我们种田下秧一样,种草的人把草种在潮水涨落的河边。这种草是东莞县的特产。英国驻香港的商务专员,很看得起这种草哩。英国人说,用这种草织成地席,铺在名贵的地板上,地板就不会生白蚁。还可以用来织草帽做窗帘,用途多得很哩。"他们往岸上一看,果然见绿油油地一片青草,高高的,很整齐地竖立在岸边,一望无涯,显然是人工种的。再过两个钟头,快到太阳西下的时候,就看不见这种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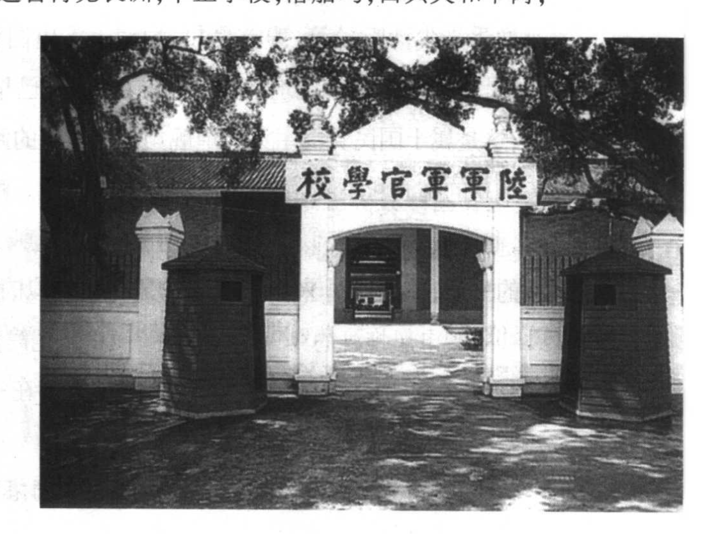
鳄鱼头站在艇头,他看见远远的左前方有一座高高的中山纪念铜像,露在黄昏的炊烟中,他异常兴奋。一首多年不唱久已忘记的黄埔军歌,突然来叩他的脑门,他张开喉咙就唱起来: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族;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他反反复复地唱，开始唱得很雄壮，后来给河面的风扑面一吹，吹得他一连打了三个喷嚏，唱不下去了。

亚娣看见鳄鱼头唱歌和打喷嚏的怪状，忍不住笑道："洪先生，你唱的是什么歌呀？"鳄鱼头一边拭鼻子一边答道："嘿，你不晓得，这首歌呀，是顶顶有名的黄埔军歌。番鬼佬听见要发抖，军阀听见要磕头呢！"亚娣道："真有这么灵验的歌吗？这样灵，岂不是比东莞婆招魂喊惊时唱的歌更厉害吗？"鳄鱼头随口吹牛道："我怎能讲得你明白呢。比方你们唱咸水歌，可以勾到一个男人，或勾得一个女人，唱成一头亲事；至于我们唱军歌去打仗，就可以打倒一百个军阀，或者消灭十个帝国主义。"九婶在旁边问道："什么？唱军歌可以吃得豆角煮鱼？"鳄鱼头又好笑又好气。他催促她们快划船道："别噜苏了！讲一世你们都不会明白。你们什么都不懂，只懂得豆角煮鱼。快划船，今晚我们可以到黄埔吃黄埔炒蛋了！"

小艇在宽阔的江面上行驶，一阵西南风吹来，加快了船的速度。前面的景物渐渐明朗了：左边看得见长洲，中正学校，落船坞，白头关和平岗；右边看得见黄埔新埠和鱼珠；正中偏左看得见新洲和黄埔村背后高耸半空的琶洲塔。右边的黄埔新埠和左边的长洲是隔江遥遥相对；右边的鱼珠又跟左边的黄埔军校旧址、中山铜像隔江遥遥相对；正面偏左望过去的黄





埔村又跟对面的东圃遥遥相对。右边的黄埔新埠、鱼珠、东圃都有公路和粤汉铁路的黄埔支线经东山直通广州市;左边的新洲、黄埔村也可经新造、市桥、河南小港直跨海珠铁桥到广州市。这就是整个黄埔形势的外貌。在江面上,停泊有几艘上海直航黄埔的货轮,大小像香港昂船洲常见的数千吨载重的轮船。左边靠海关的码头上泊有三艘美国造的炮舰,大小像香港尖沙咀轮渡,舰首昂起,炮塔上露出四管小钢炮;舰尾低近水面,是便利装载汽车或坦克车登陆的;鳄鱼头已早从烟屎陈口中打听清楚,这是属于国民党海军第六炮舰司令管辖下的武装。此外,还有不少川流不息的拖渡和小艇,维持四乡的交通和货运。鳄鱼头站在艇头极目四望,他像一个探险家似的,对着眼前的景物作意味深远的微笑;好像这当前的一切,不久就属于他所有,完全为他囊括似的。

一艘电船拖渡的“嘟!——嘟!”汽笛声把鳄鱼头的幻梦叫醒。他吩咐九叔道:“九叔,靠右边,我们泊鱼珠!”他们在一艘“仲恺”号轮船的旁边经过,半点钟后就靠岸了。

鳄鱼头提着手提皮箧,走到卫生部广州海港检疫所的门口,抬头向

楼上临街的窗口看了几秒钟,然后吹两声口哨,跟着大声喊:“老杨!”

老杨是香港油麻地养生米店的司理，盗米案给港政府破获的时候，他预先得到密告,和鳄鱼头分途逃亡,预约在鱼珠会面的。鱼珠这个地方,形势很好:一来远离广州市区,容易掩藏;二来水陆路交通便利,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三来他们赁租政府办公机关的楼上,有时携械出入,别人看见也不诧异。老杨在这里已等了鳄鱼头两天了。他闲来无事,唤了一个诨名叫黑牡丹的私娼陪他在房间里抽大烟，客厅上开了一台麻将,聚赌的是一些本地捞家。其中一个诨名叫死蛇的瘦长汉子听见口哨声,他就对坐在上手的一个诨名叫鸡眼的汉子道:“喂,鸡眼,有人叫老杨,你打开窗眼看看是谁?”鸡眼道:“死蛇,你坐近窗口,你不会开吗?”鳄鱼头又在下面大叫“老杨”!老杨听见鳄鱼头的声音,连忙把烟枪丢在床上,跑出来开门,直走下去。

两人在街上会了面,好不欢喜。互相简单报告了逃走的经过后,老杨问:“吃过晚饭没有?”鳄鱼头道:“这几天在船上又闷又饿,身体脏痒得不舒服。我即刻要冲凉、松骨、饮酒、抽烟、最好还有……”老杨接下去道:“有有有,什么都有!嫖赌饮吹,四门齐全,从心所欲!”老杨接过了鳄鱼头手上的皮箧,请他上楼去休息。黑牡丹看见老杨招呼鳄鱼头到隔房去,那种殷勤恭敬的态度,知道此人来头不小。厅上打麻将的捞家们,也停手几分钟,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这个新客。老杨一面叫厨子烧开水给鳄鱼头沐浴,一面叫一个赌客到一景楼去叫一围酒菜,还特别叮嘱要炒一碟黄埔蛋。鳄鱼头冲了凉,酒菜也送来了。他打发老杨去叫九叔、九婶上来一同吃饭,留亚娣看艇。饭后横床直竹,一灯如豆,鳄鱼头、老杨两人卧谈计划,黑牡丹在替鳄鱼头捶背。鳄鱼头道:“这回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我只担心马专员给撤差查办,如果这条缆断了,那是非常可惜的。”老杨道:“这



个你不必担心,有好消息!今天马专员登报寻你。"老杨说罢,就伸手从他垫着的高瓦枕头的洞孔中,夹出一张广州越华报来,他指着报头下面的一段广告给鳄鱼头看:

斌兄:

别后系念良深嫂夫人寄寓魏经理公馆拟电召来穗一叙兄居有定着盼来电话九九八〇一约期良晤

弟 马

鳄鱼头看了这段寻他的启事,真是悲喜交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喜的是马专员这个人真是了不起,闯出了偌大的一件耸动国际听闻的贪污案子,他还能自由自在不给政府查办,他背后的靠山一定很大,和这样一个不倒翁合作做事,自有说不出的好处;悲的是他对自己的太太这样关心,竟公开告诉他"电召来穗一叙",居心可鄙,偏做得这样"光明磊落",长此下去成何体统?鳄鱼头恨恨地用烟针戳穿启事上的"马"字,发泄他心头的忿恨,可是他嘴上却对老杨说道:"老马是一个不倒翁,我们少不了他!"老杨道:"看情形他在国内还很红,我们当然少不了他,但我们要设法使他少不了我们才是上策。"鳄鱼头心里很难过,他知道马专员此时少不了洪少奶,但过了一些时候,有了新的趣味或对象时,他就可以不需要她了;挟太太以自重,这不是最聪明的办法。他觉得老杨到底足智多谋,讲话很有份量,一句话就讲到了家。老杨猜透了马专员这个启事的真正作用,不过是伪装"君子"罢了,目的并非一定要和鳄鱼头"良晤",更谈不上提拔借重了。鳄鱼头对老杨道:"你的意思不错,我们搞我们的,有他的助力固然好,没有他,我们一样要顶天立地,到处生根。我且

不忙去找他，你说好不好？”老杨喷了一口烟，望着烟雾袅袅上升，半晌才答道：“如果你想早日公婆团聚的话，我以为最好是今晚就去一个电话给他，约他见面；如果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的话，十天八天后再去找他不迟。”鳄鱼头听了老杨这句三思过后才说出的话，他心里骂道：“你老杨这么可恶，竟敢主张我做乌龟。好，我也给点颜色你看看！”他说道：“你今晚早点睡觉，明天绝早第一班车赶到广州去，把老马的最近情形调查清楚。回来时买一只云南宣威火腿，两盒上等寿面，我要去见张果老。入乡问禁，入庙拜神，这是少不了的。黑牡丹今晚留在这里替我捶背。”他说罢想看看老杨的尴尬脸色，老杨却满不在乎，他让鳄鱼头占有黑牡丹，并不算得是他的损失；等于马专员占有洪少奶，并不算是鳄鱼头的损失一样。

老杨走后，鳄鱼头便叫黑牡丹陪他过夜。

这一晚，鳄鱼头追问黑牡丹这十年来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所“阅历”过的重要人客，不论是过江虎或者是地头龙，不论是衙门老爷或者是草莽英雄，黑牡丹把记得起来的都坦白告诉了他。其中连日本侵占时期的市桥皇帝李朗鸡，三枝香的大头佛，沙湾的何先生端，河南的张果老以及鳄鱼头的搭档伙计杨老板都网括在内。鳄鱼头听她坦白地说出她的身世阅历，觉得她胸无城府，毫不隐饰，认为她是一个可用之材，决心把她收伏。

第二天早晨，老杨不去惊扰他们，悄悄搭早班营业汽车进广州市，他在东山梅花村附近遇见一串长蛇似的私家漂亮汽车，向黄埔鱼珠方向飞驶。他的汽车停在一旁让路。宪兵在路口挥动手上的红旗，命令对面开来的一切汽车停驶，让路给这些漂亮汽车中的贵客先生们。开路的一部是褐黄色的军用汽车，里面坐着一群手提冲锋枪的卫士。老杨大约一算，私家车在十辆以上，乘客中有国民党官员也有高鼻美国鬼，有太太也有小姐，他猜想他们大概是到黄埔去作周末旅行。

鳄鱼头起床不久,听见街外一片汽车声,他推窗一望,骇了他一跳。他看见一个猴子型似的矮小人物,看样子最多不超过八十磅重,却给一大群中西贵客簇拥着,逢迎着,他们叽咕着英语和宁波话,浩浩荡荡直向码头走去。

河流在掌心上

有一个最忙碌的胖子,奔走码头和停车场之间,指挥调度水陆交通。他一转过身来,鳄鱼头几乎要喊起来:“那不是马专员!”但他即刻觉得在这里暴露自己是不好的。他即刻掩上了半边窗门,偷偷窥察马专员的行动。他听见马专员对那一群司机道“诸位辛苦了!请在这里的一景楼随便喝喝茶,喝完茶就把汽车驶回去,在沙面东桥六二三路等我们。我们下午坐炮舰回去。”说罢即刻跑步到海边去,指挥卫士把海边十几只小艇统统包起来,连亚娣的艇也在内。

这一大群游客观山看水,指手划脚。卫士们则驱逐附近围观的老百姓。那个猴子型的小人物,仰起头来望着身边比他高一倍的外国人的鼻孔,不晓得叽咕什么。那外国人把手上的地图打开来,指指点点。另一外国人举起他肩膊上挂着的望远镜,四处观望。有一个工程师模样的国民党官员,把他手上的一卷蓝图打开了一张,展开在另一个外国人的面前,嘴里叽咕着,手指描画着。娘儿们的一群,互相在海滨取景拍照,其中有一个身段长得特别好看的太太,她把她身上披的一件短外套脱下来,交给胖子马专员,让别人替她拍照。鳄鱼头擦亮他的眼睛,盯看这位太太。

他看清楚她的举止相貌,他不由自主地提起右脚,用全身最大的力量蹬蹬楼板,“嘭!”一声把桌面的茶杯都震响了。黑牡丹跑出来问道:“洪先生,你干什么?”他没有听见。他的眼睛在冒火,他看见他的太太洪少奶拍完了照,就向马专员作个媚笑,让他替她穿上那件短套。

这一群人在海边玩了一刻,就纷纷下艇出海去了。鳄鱼头奔下楼来,他跑到他太太刚才拍照的地方,握着他的拳头,一股杀气涌上他的心头,他恨死了那个胖子马专员,决心早晚要结果了他。

海心上一艘小炮舰昂首缓缓驶过来,一边响着“嘟!嘟!”的汽笛。一群小艇就朝这艘炮舰的方向划过去。

鳄鱼头在海滨站了一刻,心里非常难过。他断定他的太太是一直在香港跟着马专员回到广州来的,还要假惺惺登报寻他,简直是混蛋!他看出他们两个人同谋欺骗他的居心。他想去想来,想找出一个法子来炮制他们。他一边想他的计谋,一边走到一景楼的门口,他看见几个司机走了上去,他也买了一罐香烟,一份日报,踏上茶楼去。

马专员调度船艇,很费了一番心机。他觉得洪少奶长得好看,而且能听英语,对于应付美国人,在香港有过实地的经验。就让她陪着那高级顾问,深信她绝不会误事。

在艇上,他们暂时忘掉了那些筑港工程的计划,大家都想轻松幽默一下。马专员向洪少奶眏眏眼睛,然后向猴子介绍道:“我介绍这儿密丝罗的一样本领!”他又向那美国人说明道:“贵国的指纹学是顶有名的,听说芝加哥的警察局存有美国全部杀人犯的指纹档案。我们中国的掌纹学也是鼎鼎有名的,我介绍我们的密丝罗替大家看掌纹,她能从诸位的掌纹中看出一个人有多少个太太,或多少田产,或什么时候才能当选国会议员呢!”经马专员这么一吹,大家的目光都向洪少奶投来,那个戴眼镜

的美国人即刻向她伸出粗大的手掌来,叫嚷道:“密丝罗,赏个脸先替我看看!”洪少奶羞得脸红了。她分辩道:“这完全是马专员造的谣,他自己才是掌纹专家,他把我的掌纹研究了许久。马专员,你现在就把你的高见告诉诸位吧!”说罢她就伸出她的右掌心来,先递到马专员的眼前,然后逐一伸到猴子和那两个美国人的眼前,让他们欣赏她的肉掌。其中一个美国人就捧着她的手掌,拉到自己的眼镜下面细细一看,他觉得她的掌纹,就好像珠江的支流汊道一样纵横交错,他捧着她掌心的河流,他幻想这中国人手掌中的河川,已经为他所掌握了。马专员不知道这美国人的心事,他想在这位贵宾面前炫耀他的掌纹学问,他介绍了各种妻、财、子、禄的纹路, 最后点着洪少奶掌心的一条竖纹道:“这条纹是百川归海纹,在男人说就是多福、多寿、多妻、多孩子;在女人来说就是多情人了!”说得一艇的人嘻哈大笑。

亚娣听见艇中的人客嘻哈大笑,她看见他们轮流握着一位太太的掌心看来看去,舍不得放下来,她感到有点肉麻,心想这班人逢迎着这些高鼻美国鬼,真不要脸!她的艇已傍近炮舰了,她就用钩竹把艇钩牢,让人客攀上炮舰。

炮舰尾巴的舰面上,早已摆好几张圆桌,桌面铺了白布,放好点心水果。周围摆满了轻便的靠椅,让人们休息叙谈。猴子坐在首席,招呼大家用点心。马专员跑上司舵室去,跟大副搭话,指挥他驶到要去的地方。他说道:“我们要在江面上绕一个转, 用一小时六海里的速率走一个半钟头,让大家吃完东西,然后靠新埠、长洲、海关码头,等我们最后看完了中山纪念铜像后就一直驶回白鹅潭靠沙面。”大副静听默记下来。马专员在旁边看大副右手握着舵盘,左手移动着“时丹拜”(Standby)上面的扶手,指挥下面机器部开动炮舰。马专员但闻“铃铃铃!”的声音,炮舰就缓缓开

动了。马专员虽然有权调度很多船舶,可是对航海常识,却半点不懂。他想向大副领教一番。他问道:“在海面或河面上行船,是不是照我们委员长新生活的办法左上右落呢?”大副答道:“我们照万国公例,不照新生活。”马专员问道:“假如夜间两船在途中相遇,大家怎样回避呢?”大副道:“船上晚间是有灯志的,左舷点红灯,右舷点绿灯。如两船相遇,大家都看见彼此的红灯绿灯时,两船必对正,那么就互相向右驶,这是万国的公例。如两船都看见彼此的红灯,那就不用变更航线,直航就得了。又假如自己的船在右舷,看见另一只船的左舷,即是显红灯的地方,那么自己便应该有回避那只船的义务。”马专员道:“怎样回避法呢?”大副道:“回避的办法有三种:一是慢车;二是当危急时就倒退;三是远远看见就应该向右驶。”马专员道:“哦,原来是这样。”这时马专员有点肚饿,他的航海常识,就学到这里,便回到船尾去吃三文治去了。

马专员刚走到船尾,就听见那个美国顾问板起面孔说道:“我们不需要纸上的计划,你们有很多这样的大计划,我看见过罗卓英将军一本厚厚的五年计划,英文精装,印刷得很精美,可是我知道潘李公司的高级职员只把它翻两下就放下来了。花那么大一笔印刷费,真是可惜得很。魏德迈将军也带去这样一本大计划,我不晓得他怎样处置它。我们相信TV宋在广东会有更大的成就。”

马专员听见这位外宾讲话讲得这样不客气,简直丢尽国民党官员的面子,未免有点喧宾夺主的神气,但看见那位猴子必恭必敬地静听,不断点头“也是”!他心想:管他娘,连行政院长也巴结他,我算什么!只要他们拿出美金来让我们捞一把,骂得再狠一点也不要紧。

他们在炮舰上吃东西谈话的时候,鳄鱼头也在一景楼喝茶吃点心。他跟他邻桌的一个司机答讪。鳄鱼头用一根香烟的交情,就打听到了马

专员是住在西关多宝路。他有几处办公的地方,一处是在长堤孙逸仙纪念医院附近的一个什么船舶管理所里。鳄鱼头很高兴,他对司机道:“喂,刘大哥,你做不做黑市生意?我送你十元港币,你等下把我同我老婆送到广州去,我们在多宝路下车,行不行?”那司机道:“多多照杀!你即刻回去叫你太太来!”鳄鱼头很大方,先交十元港币给姓刘的司机,然后回来找黑牡丹,他对她说道:“黑牡丹,你看我今天气色好不好?”黑牡丹道:“不用问卦,你几时吞下了火药?”鳄鱼头道:“没这回事。”黑牡丹道:“今早谁踩了你的尾巴?你这样生气?”鳄鱼头道:“别废话了!赶快换衣服,我即刻同你坐私家车去游广州市!快点”黑牡丹道:“我还要换什么衫?我最好的就是身上这件了!”鳄鱼头笑起来道:“可怜你捞了十年,一件好衣服都捞不起!好吧,今天我替你从头到脚换过一身光鲜。从今天起,我就把你长期包下来吧!”说罢他就吩咐工人几件事,锁好房门,拉黑牡丹下楼来搭车。

刘司机已把汽车调好头。黑牡丹坐上这部最新式的道济牌六人大卧车,这是她自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开车时,她倚在鳄鱼头的身边,飘飘然像在做梦。鱼珠到东圃一段路面最坏,十年来未修理过。东圃到东山的一段是水泥路面,进入广州市内就是柏油路了。这部威风十足的汽车走完黄埔大路,左转入越秀路,右折入惠爱路,左转入丰宁路,进入西关长寿路,横过宝华路而到多宝路。鳄鱼头和广州一别数年,此时刮目相看,觉得比战前灰暗得多。马路上走着一些新奇的三轮脚踏车,车夫在前头,乘人座在后边,两人乘坐,别有风趣。多宝路很幽静,路边树木垂拱,两旁多是大家宅院。刘司机指着一座有铁闸门的大房子道:“这间就是马专员的公馆了。”鳄鱼头默记住门牌。他们在多宝路尾荔枝湾头下车。鳄鱼头向黑牡丹道:“广州最有名的荔枝湾,原来已变成一条臭水河,真可惜!”



黑牡丹站在石桥上,俯览这条荔枝湾的臭水河,的确一阵臭味触鼻,不知从哪里吹来。她对鳄鱼头说道:“真是奇怪了,我抗战前来过荔枝湾,我记得当年虽然不能说香,的确也并不臭,难道如今广州死人死得多,死尸把这条河水浸臭了?”鳄鱼头问:“广州死很多人吗?”黑牡丹道:“你还不知道吗?你到盘福路方便医院对面路尸掩埋队的门口去看看,你就会三天吃不下饭。”鳄鱼头道:“怎么?方便医院天天死那么多病人?”黑牡丹道:“不是医院里死的,在医院死的就算好了,还有一副薄棺材装装样子。我说的是从大街小巷捡来的死人呀,他们像死老鼠一样给掩埋队捡回来,天天装在一部大汽车上运出市郊去。大车用油布盖着,死尸叠得像沙丁鱼一样,唉呀,我想起来就作呕!”鳄鱼头问:“你讲得特别,棺材拿来装什么的?”黑牡丹道:“你们香港客真是少见多怪了。在广州,人死了还分等级,你如果是丙等或丁等,人家就用薄棺材一副装你出去,把你倒下坑里,又把空棺材抬回来。一副棺材,可以葬好几百个人呢。”鳄鱼头听了就皱起眉头来。黑牡丹道:“还游荔枝湾吗?”鳄鱼头道:“我本来想到荔枝湾去吃一碗艇仔粥,给你一说我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了。不如到观音山上去玩玩吧。”黑牡丹也赞成,他们就坐公共汽车到小北,由小北观音山脚慢慢踱上去。

观音山顶上的红棉树,像英雄似的挺立在那里,用着愤怒似的红眼睛俯视着广州市。五层楼却像一个老迈的病人一样,蹲在山头晒太阳。游人并不多,偶然有一辆吉普车从小北爬上来,朝盘福路爬下去。鳄鱼头指着山脚不远的花塔道:





"你看！那是广州有名的花塔。有人说：广州花塔潮州影，你想多神怪！"黑牡丹道："还有更怪的事情！花塔下面有一个藏春洞，老和尚争风吃醋，打官司打得头破血流呢！"鳄鱼头道："广州真是无怪不有！"

这时有两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短衣裤西装头，一握短枪，一带利刃，从红棉树后绕出来，朝鳄鱼头站的地方走去。一个说道："你看，吃得下喉颈吗？"一个道："照吞可也！"他们二人一个箭步就跳到鳄鱼头的背后，握枪的人指着鳄鱼头的后脑，带刀的人跑到黑牡丹的背后喊道："喂！乡里！对不住，我们要借一点路费！"两人转过身来，黑牡丹身无余财，并不怎样骇怕，她是见惯不怪了。鳄鱼头冷不防碰到这两个好汉，他倒吃了一惊。那握枪的人喝道："老友！聪明一点就快把银包掏出来！"

鳄鱼头心想：糟糕了！这回便宜了这两个好汉。身上的港币，金链，手表，自来水笔，玉坠子加起来值好几千港币呢！他强作笑容道："兄弟，大家都是自己人，手下留点情好吗？山水都有相逢日呀！"握枪的人骂道："鬼同你是自己人！你荷包同我有亲戚！有话留到拜山时再讲吧。快点！小心子弹没眼睛的呀！"说罢，不住在鳄鱼头的眼前摇晃那枝左轮手枪。那握刀的人道："大姑，你快点把金链银纸拿出来，快点，不然就恕我无礼了！"黑牡丹道："兄弟，光棍撞到没皮柴，不晓得是你们不够运气，还是我们倒霉？你放下这把死人刀吧！要钱绝对没有，你如想找人松松腰骨，倒还可以商量。"说得那握刀的人皱起他的眉头，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这时鳄鱼头的一双锐利的眼睛看着他眼前的这枝手枪，他最初看见手枪的枪口有点异状，那口径没有一点来复线的痕迹，圆得十分特别；枪尖上头的准星又没有，这可怪了；他再看枪干下腹的转轮，是死乌色的，一点也不发亮，最后当他看见扳机外面的护圈时，他纵声朗笑起来，连眼泪也笑出来了。跟着他就对那握枪的人道："兄弟，今天你们的运气好，碰着我。告

诉你们,要出来捞世界,就得花点本钱呀! 李灯筒从前那一套,今天已不合时了。为什么不买一枝西江罗定土造三号左轮呢?时价最多五十块钱港纸一枝。就这样吧,我送你们每人五十块钱做本钱去买两枝土枪,你把你这枝木枪送给我做纪念吧! ”鳄鱼头说罢也不再看那人的脸色表情,即刻就掏出银包来取出两张五十元港币,递一张给黑牡丹道:“你不用替他松骨了,送这张香港纸给他吧! ”剩下的一张就递给那握枪的好汉。那人接过钞票,就把握枪的右手垂下来,退后一步,转身想走开,鳄鱼头喝道:“不把木枪放下来就走了?好话也不说一句就走了?出来捞世界见大哥也不作个揖?”鳄鱼头一双眼睛的威势和他的命令的口气,果然把那两个人喝住。那握枪的一个就走上前来,把他的这枝足够骇死老太婆的木枪递给鳄鱼头,鳄鱼头转手交给黑牡丹道:“你放在手皮包里壮壮胆吧! ”他顺手掏出了一张名片,交给那送枪的好汉道:“大家山水有相逢,你们兄弟如有什么事情过不得关,就拿这张名片到黄埔鱼珠一景楼来找我。”这两个好汉连声“多谢! 多谢! ”就跑下山去了。

黑牡丹道:“你真阔佬! 要是我,我就把那两个家伙揍一顿! ”鳄鱼头道:“你真是妇人之见! 在今天这个乱世,小财不出,大财不入,你等着看吧,不久他们会替我开辟无穷尽的财源! ”

不是冤家不碰头

鳄鱼头,黑牡丹两人在观音山上想想刚才这两个用木枪剪径的好汉,一面欣赏他们送的这枝木枪纪念品,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鳄鱼头

道："一百个人当中，很难找得出一个人见了手枪仍能镇定不发抖的呢。黑牡丹，看不出你倒很沉着，如果是别的女人，早就叫救命或者已经晕倒了。"黑牡丹道："咄，这有什么稀奇，像这些拦途借路费的好汉，我有时一天碰到两次。有一次，有一个借路费的好汉在我的手袋里寻到一叠草纸，你想他怎么办呢?"鳄鱼头道："他打你一个耳光?"黑牡丹道："你猜错了。他说：丢那妈，一叠草纸，也好！"两人笑弯了腰。鳄鱼头觉得广州的劫匪，比香港的劫匪的命运还惨，他颇有一朝门下食客三千，尽收屠狗皆欢颜的雄心。他预备回去好好跟张果老商量一下，做他的军师，代他发号施令，集合他的门徒，秘密武装起来，在这乱世，必可雄踞一方。况且张果老风湿骨痛，半身不遂，将来的实权还怕不落在自己的手上?想到这里，他暗自好笑。那个善观气色的黑牡丹道："还在这里干什么？快下山去给我做衣服吧！"鳄鱼头道："亏你提醒我，我几乎忘了这件大事了。"说罢两人手牵手走下山去。

他们走到盘福路，城西最有名的方便医院就在眼前。医院斜对面就是广州市路尸掩埋队的队本部，鳄鱼头掩鼻走过。方便医院门口有几部十字车，往来运送病人。鳄鱼头指着门口的一副对联问黑牡丹道："你会唱'客途秋恨'，一定认得不少字，你试读一读这副对联！"黑牡丹看了，原来这十几个字她都认得，她就念起来：

方期寿域跻斯世

便是慈航渡众生

鳄鱼头笑道："这副对联好像是写你呢！"说得黑牡丹在马路上要揍他。走到惠爱西路，他们便坐上了一辆三轮脚踏车，沿着丰宁路，一直驶到广州市最热闹繁盛的太平南路去。

他们两人在新亚酒店的酒吧间吃了一点东西，便上楼去开一个房



间。鳄鱼头嘱伙计叫一个上海裁缝师傅来给黑牡丹量身材,他自己宽衣倒下床来,不久便呼呼入睡了。

当鳄鱼头一觉醒来,凭窗眺望街景时,也正是那一群中外游客,倦游黄埔驱车入市的时候。其中有一辆汽车停在新亚的门口,马专员跟洪少奶先后踏出汽车来。

鳄鱼头即刻吩咐黑牡丹道:"你马上下去调查这一肥一瘦的夫妇住在几号房,查到了我重重赏你!"说罢就推黑牡丹出房门去。

升降机刚从七楼下来,黑牡丹就踏进去,到了楼下,正好迎着在升降机门口等着的马专员和洪少奶。她就站着不出来,原机跟马专员上去。到了六楼,他们走出来,她也跟着出来。洪少奶对马专员道:"我长期住酒店,成什么话呢?你快点给我找一间房子吧!"马专员道:"我请你住到多宝路,你又不肯。"少奶道:"多宝路是你的公馆,我讨厌看你的太太少爷们的脸色!"马专员道:"他们当你是香港的名媛小姐,谁敢欺负你?"洪少奶道:"我不!"他们走到了六〇八号房间,伙计开门让他们进去,转身问黑牡丹道:"姑娘你找哪一个?"黑牡丹道:"我住五〇八号。"伙计道:"姑娘,你错了,再下一层才是。"黑牡丹就从楼梯走回五楼来。

黑牡丹一见鳄鱼头就笑道:"你赏我什么?"鳄鱼头道:"你真的查到了?"黑牡丹道:"不查到就没资格领赏了。"鳄鱼头道:"你想要什么?"黑牡丹道:"我现在不想要你的钱了!"鳄鱼头道:"衣服又定做了,你还要什么?"黑牡丹摇摇头道:"我虽然很穷,但我还不十分饿饭;我也不想穿得花花绿绿,像个妖精,学那些游黄埔的官太太那样;我只想……"鳄鱼头道:"快说呀!你要什么?"黑牡丹走近鳄鱼头身边道:"你娶我好不好?我厌死那种迎送生涯了。"鳄鱼头觉得很滑稽,他从心底里讨厌这种表白,不管它是真情或者假意。他正在想说些不叫黑牡丹难过的话来,黑牡丹

又道:"我把我的心给你! 洪先生,万丈高树,落叶归根,我们都要有个归宿才好呀! "鳄鱼头假殷勤地吻了她一下,然后推开她,假正经道:"我们一定白头到老! "黑牡丹看了看他的脸色,问道:"当真?"鳄鱼头道:"你难道还看不出来?"黑牡丹激动得很,她又扑过去把他抱住,在他的耳边说道:"阿弥陀佛,我今后再不去作迎迎送送的买卖了! "鳄鱼头问:"那胖子夫妇住在哪里?"黑牡丹道:"他们住六楼六〇八号房间,恰恰就在我们的头顶上,他们的窗口就压着我们的窗口。"鳄鱼头激动得很。他在室内挥舞他的拳头,大声嚷道:"我们窗口相压!我们楼板相连!我们床铺相对!可是啊,我鳄鱼头倒霉,你刚巧就踏在我的头顶上! "

鳄鱼头这一夜终宵不寐。这全因为他太太跟马专员就睡在他自己的头顶上。他看见黑牡丹对他的殷勤作态,就想到他太太也会同样作态讨马专员的欢喜,他只能用冒火的眼睛瞪视着头顶上的楼板。内心痛恨愤激,却又不能发作。他的血液在血管里膨胀,他的拳头握出冷汗来,可是这有什么用呢?马专员一样做他的好梦! 他想起当日在香港,虽则自己的太太跟马专员眉目传情,可能会有对不住他的事情,但眼不见为净,可以当作不知;如今明明知道他们睡在自己头顶的床上,怎能当作不知呢?他悔恨他开错了这个房间,他睁着眼睛,熬过了折磨难受的一夜。

天刚亮,黑牡丹还浓睡着的时候,鳄鱼头已经起床来。他凭窗下望,监视昨天载马专员到来的一部汽车。上午八时左右,他看见马专员独自一个人踏进汽车走了。他即刻从黑牡丹手袋中取出那枝木制假手枪,放在裤袋中跑上六楼去。他径走到六〇八号房去,伙计问他找谁,他说小姐打电话叫他来的。他敲门,里面应道:"讨厌!又回来干什么?"洪少奶穿睡衣下床来开门,一看见鳄鱼头,她骇慌得脸色发青,两脚酸软,半晌说不出话来。鳄鱼头掩上了门,把背靠在门背上,一双冒火的眼睛望着他的太

太。洪少奶突然向鳄鱼头扑过来,抱住他的颈脖,呜呜地哭起来了。鳄鱼头把她一推,洪少奶倒退了几步,扶着圆桌的边沿,开始观察鳄鱼头的神色,她看见鳄鱼头从裤袋拔出手枪来,对着她,她反而振作起来,脑子也清醒了,她准备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变。鳄鱼头忿忿道:“嘿!我还担心你下落不明,也许会挨饿受苦。原来你这么风流!背着我干这种没廉耻的勾当!不要脸的东西!我来要你的命!”洪少奶听着他的话,越发厌恶他,她想起他逃走时一句话一个钱也不交代下来,现在反来要她的命,她大声说道:“你这没良心的东西!你过桥抽板不顾人的死活,现在反要我的命。嘿,你开枪吧!我不怕死!我变冤鬼到阎罗王的面前也要告你!”

订密约发假誓

洪少奶骂鳄鱼头骂起了头,就好像黄河倒泻似的,骂得没有止境。鳄鱼头对于他太太那一串连珠弹式的咒骂,一时招架不来。他只听见“……狼心狗肺……杀人不见血……口甜心毒……过桥抽板……州官放火……百姓点灯……恶人告状……”一大串咒骂他的话,他听来甚至于觉得有些地方骂得很对。他的那只握着木枪作射击状的右手,慢慢就垂下来。但是洪少奶还在骂道:“开枪呀!男人大丈夫杀一个女人的勇气也没有?开枪呀!”鳄鱼头把枪放回裤袋里,走近他的太太,带着几分抱歉的神气说道:“我知道,这不完全是你的错。但也不是我的错呀!你想,当日破案,我接到密告时,警察已经准备出动,你那时正在跑马场看跑马,你叫我怎样通知你呢?”洪少奶看见鳄鱼头的脸色已经好看得多,她自慰这场



遭遇战自己不至于全占下风,她更抓紧鳄鱼头的弱点道:“好,我相信你当时不可能通知我。但是你回家取行李,为什么对亚喜、亚笑、虾球三人都没有一句话交代呢?为什么亚喜问起我的下落,你竟说‘少奶饿不死,萝卜头在香港时她也死不去!’你这话也说得出口,你还算是一个有心肝的人吗?”鳄鱼头哑口无言。他的确说过这句话。洪少奶察貌辨色,觉得应该留一点余地,莫叫他下不得场。她就不再作声了。

鳄鱼头问道:“虾球现在在哪里?”洪少奶道:“亚喜说,他那天一出门口就给警察抓去了。现在,大概是在赤柱监狱吧?”鳄鱼头道:“亚喜、亚笑呢?她们怎样了?”洪少奶道:“你怎么不问起我当时怎样?你根本就不把我记在心上!”鳄鱼头道:“不是这么说。你现在不是跟我一样平安无恙么?”洪少奶埋怨道:“平安!你真会说风凉话!要不是马专员特别关照,我们在香港要睡骑楼底了。”鳄鱼头道:“是的,马专员真好!我还没谢谢他呢!”洪少奶道:“马专员真是正人君子,他一到广州就登报寻你,希望早一天能得到你平安的消息。”鳄鱼头道:“他登报寻我?我近来很少看报,全不知道这回事。真是辜负他的盛意了。——你刚才没答我,亚喜、亚笑也来了广州吗?”洪少奶道:“她们在香港暂时寄住在魏经理公馆,等你的消息呢。”鳄鱼头道:“叫她们来!你即刻写信叫她们来!同时我也去信叫蟹王七去约她们,最好三人一道来。”洪少奶道:“你拟一个电报吧,用我的名字打给魏经理。她们不在身边,我多不方便。你找到房子了不?”鳄鱼头道:“你何必愁房子,长期住酒店,我也出得起钱。”洪少奶道:“这就好极了。我们搬到爱群酒店去吧!”鳄鱼头道:“不!就住这间六〇八号房,何必搬来搬去。”

洪少奶听鳄鱼头说出这句“就住六〇八号房,何必搬来搬去”的话,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对于她,究竟是祸还是福?她得费点心思推敲推

敲。她以女人特有的敏感和直觉，想到鳄鱼头一定是照往日在香港一样，利用她做一道通到马专员身上去的桥梁，当她做踏脚板，走走内线。她猜的一点也不错，鳄鱼头的确想暂时挟太太以自重，将来自己羽翼丰满时，再作打算。他自己心里已经定了一个在广东落地生根的计划，一步步按照实施。鳄鱼头对少奶道："你住在这里，这里就算是我们的公馆。但我有生意在黄埔，我不能常常在广州陪你。黄埔乡下地方肮脏，交通不便，我知道你是不高兴住乡下的。可是我又不放心你一个人住在广州。你能发誓，不跟马专员或其他人勾勾搭搭，我就放心了。"洪少奶听说要她发誓，她十分宽心，她知道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玩意。她想：也好，发誓就发誓吧！她说道："没有一个人单独发誓的道理，你要我清清白白，你自己在黄埔也得清清白白才成呀！"鳄鱼头听了这句话，他就带头示范发誓道："好！我就当你的面发誓！我无论何时离开太太，誓死守身如玉。如有背誓，人头落地！总理在天之灵，实凭鉴之！"洪少奶几乎要笑出来，但她忍着。她也跟着发誓道："一女不嫁二男，一妻不事二夫，如违誓言，雷劈天诛！"两人发过誓后，他们就算误会冰释，正式和好如初了。

鳄鱼头从他太太的口中，探知马专员身兼数职，还掌管一部分军运船舶调度的业务，他希望能拿到一只运输差舰，一面巡游沿江各地，联络地方豪杰，一面借公营私，建立经济基础。他请教他的太太道："有什么方法能叫他派我充当一只小舰的舰长呢？"洪少奶道："你想当舰长？你学过海军没有？"鳄鱼头道："何必这样拘泥。你不晓得，陆海军是相通的，陆军人才当舰长的多得很呢！何况我并不比别人蠢，我还可以走偏门学一点航海新知识，包不会误事。你想想有什么办法吗？"洪少奶道："你既然想当舰长，我们不妨相机行事。看马专员过去在香港跟我们的合作历史，他总认识了你的本领。先让我打听一下，如果有缺出，我想也许不会怎样困

难吧?”鳄鱼头连声道:“对的,对的,你相机行事就是。”他说罢就把他的太太搂在怀里,作恳求状道:“你今天还有什么约会吗?我想好好睡一觉,昨晚我一夜肚子痛,没有睡好。”洪少奶睨了他一眼,答道:“我两点钟有一个约会,你最好睡到十二点钟就起床,好不好?”鳄鱼头道:“好的好的。我十二点钟就起床,但你要叫醒我!”洪少奶对着这个忽然服帖起来的丈夫,打了一个冷战!

马专员在上午十一时正就自动下办公厅,他坐车回多宝路公馆打一个转,看看寄到公馆来的许多请帖,把日期时间地点摘录在案头日历上,然后告诉太太说外边有宴会,又坐车到太平南路来。他一路上把近来花在洪少奶身上的钱,和这个他在香港发掘回来的交际人才所给他的好处,两相比较,他得到一个结论:这个女人精乖伶俐,善体人意,对自己对上司对朋友妙用无穷,实在值得赔点小心和花些本钱。他的司机不必叮嘱,把汽车驶到新亚酒店的门口就停住。他走出来就钻进升降机。

十二时正,洪少奶自己打扮停当,就想叫醒鳄鱼头。马专员已经在门外敲门了。鳄鱼头听见敲门声,不知怎样竟给骇慌了。他问少奶:“是他吗?”少奶点点头。鳄鱼头嘴嚅嚅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少奶道:“怎么办?请他进来跟你握手叙叙别情呀!看你的样子,好像怕别人捉你的奸似的!”外边又是“咯咯咯”一阵敲门声,并且问道:“还没有起来吗?”少奶应道:“来啦!等一等!”回头对鳄鱼头道:“怎样办?你这样害怕,就躲到床底下去吧!”鳄鱼头道:“这不行!”少奶道:“那么我就请他进来!”鳄鱼头着急道:“这更不行!我跟他最好不要在这种场合见面,太难为情了!”洪少奶虽然为人绝顶聪明,但对这种微妙的关系,她的脑筋一时还转动不过来。她小声问道:“怕什么呀!我是你的太太,你睡在我的床上不是堂堂正正么?怕什么?”鳄鱼头着急道:“我的好太太,你想法子打发他走吧!不

要说我在这里。待过两天我再堂堂正正到他的办公厅拜候他吧!”又是一阵敲门声,洪少奶只好走过去开门,心里也打定主意,决定不让他们这两个冤家在这种尴尬的场合碰头。她把门开了一条缝,侧身闪出去就顺手关上门。她伸一只食指在嘴唇上示意马专员不要作声。她一把拉马专员走到走廊上,告诉他道:“他喝醉了酒,正睡在我的床上。你不要进去!”马专员问道:“他?他是谁?”洪少奶道:“还有谁?他就是我的先生洪斌呀!”马专员着急道:“他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里?” 洪少奶道:“天晓得他怎么知道?”马专员慌张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洪少奶道:“唉呀! 我不曾见过你们这班男人,又贪风流,又怕出丑,出了毛病就手慌脚乱!”马专员道:“他一定是明查暗访才找到这里来的。他一定不怀好意,我要小心提防他,鳄鱼头不是好惹的呀!”洪少奶冷笑道:“我不曾见过一个能调动几百只舰艇的大官,竟会害怕一条鳄鱼!”

马专员经洪少奶一提,他想想也是道理。我调得动几百只舰艇,真犯不着害怕一条鳄鱼。这么一想,胆子就壮起来。他问洪少奶道:“他几时到广州来的?他有什么话说?”洪少奶道:“他喝得醉醺醺,语无伦次,我没听懂他一句话。”马专员道:“他怀疑我吗?”洪少奶道:“他没有提起你,大概不会吧。不过他来了总是一件麻烦事。最好你能——啊,我有一个好主意,最好你能答应我!”马专员道:“说呀! 我素来就听惯你的好主意。”洪少奶道:“你答应就好极了!”马专员着急道:“说呀! 什么好主意?”洪少奶凑嘴巴在马专员的耳朵道:“派他一件舰上的差事,把他远远调开!”马专员皱皱眉,他担心鳄鱼头不听调动,他问道:“他肯?”洪少奶道:“这要看你的手腕了。你派他当一名伙夫,他当然不肯。”马专员想了一想,忽然弹响他的手指,说道:“得!我有办法!我派他当一员管理员,押运一船军械被服到海南岛去! 让他每一个月来往几次,吃点风浪。你想,他怕风浪吗?”

洪少奶道:"我想不会吧。放鳄鱼下海,真是得其所哉了。"马专员道:"那么现在你陪我出去吃饭吧!"

他们一边谈,一边沿楼梯走下五楼去。在转角处,他们碰到不认识的黑牡丹。黑牡丹醒来看不见鳄鱼头,以为他上厕所,等了许久不见他回来。后来她醒悟他一定跟楼上的一对夫妇有什么瓜葛,也许上楼去会他们了。她又等在房间里,一直等到正午,肚子饿得耐不住了,才决心跑上楼去探个究竟。她在楼梯转角处看见他们走下来,她盯了洪少奶一眼。洪少奶小声问马专员道:"你看她是不是酒店的野鸡?"马专员道:"绝对不是!酒店的野鸡装扮得比她摩登得多。"洪少奶道:"看样子还不错,可惜黑一点。"马专员道:"你还有闲情鉴赏别人的颜色?"洪少奶道:"不看看别人的服装脸孔和身材,评评她们的美丑,日子怎么打发得过去!"马专员又继续说道:"罗小姐,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吗?我敢对天发誓,你是我有生以来最令我倾心的一个女人!没有你,我简直活不下去了!"洪少奶笑道:"你发誓发得不像。应该加上一句:总理在天之灵,实凭鉴之呀!"马专员也笑道:"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也学会我们这套八股滥调了!"边说边笑,不知不觉他们已经到了大门口,司机打开车门,请他们进去。

鳄鱼头从六楼六〇八号房的窗口上,看见他们踏进汽车,开走了。他心房的血液往脑上冲,他用拳头击他自己的脑袋骂自己道:"乌龟王八,你给别人一脚踏在头上,几时才出得这口气呀!"

黑牡丹在外边不敲门就扭开门走了进来。她看见鳄鱼头打骂自己,弄得莫名其妙。她唤道:"洪先生,肚子还不饿吗?"鳄鱼头转过身来,黑牡丹端相他的神情,问道:"又吃了火药了?你一碰到这两夫妇就冒火,在黄埔鱼珠冒了一次火,在这里又冒一次火,到底是为的什么呀?人家夫妻恩爱,你吃什么醋?来!过来!"但鳄鱼头却站着不动。许久许久,他才忿忿说



道:“走!我们回鱼珠去!我要开始做我们的世界了!”

他领黑牡丹走下五楼自己的房间,叫伙计取信笺来,鳄鱼头挥了一封信给香港鸿昌行船馆的主事何老四,叫他转知蟹王七到魏经理公馆约同亚笑、亚喜三人一齐上广州来。又叮嘱何老四叫人打听虾球何时出狱,一出狱就叫他到广州来。他吩咐他们来时就到新亚五〇八号房住,他准备长期开这个房间,和他太太取得联络。把信写好,他就吩咐伙计留下这个房间,并预付了一个月房租。诸事弄停当后,他就对黑牡丹道:“我们今晚就回鱼珠去!”黑牡丹道:“你既然开了长期房间,我倒愿意多住两天,等等我的新衣服呢。”鳄鱼头道:“你愿意留在广州两天也好,横竖这几天我没空跟你谈情说爱。你如果高兴的话,也可以一直住到我香港的伙计蟹王七到来时,才到鱼珠找我。”他说罢就掏出一叠钞票留给她做伙食,独自坐车回去了。

鳄鱼头回到鱼珠,见到老杨,第一句话就问他:“宣威火腿、上等寿面买到了吗?”老杨道:“都买到了。至于马专员的情形……”鳄鱼头截断他的话道:“马专员的情形你现在不必提,等我问起你时你才讲。现在你去找一个人来带我们去拜候张果老。”老杨下楼去找了那个死蛇来,他认得张果老“收山”的地方,鳄鱼头叫死蛇提火腿和寿面,吩咐他道:“好,现在我们就去,今晚我要跟张果老谈一个通宵!”

竖起幡竿等鬼来

张果老是一个快满六十岁的收山隐客,现在住在河南一所果林围



绕、四面环水的庄院里。屋外的水阵是人工开筑成功的，丈来宽，可划小舟，但不能跳越过去。谁要找张果老，必须经过高跨水沟上面唯一的石桥。张果老是一个名闻两广的人物。他从小在鸡鸣狗盗的社会层中受尽离奇古怪的磨练，学得一大套捞世界搵饭食的本领。他没有受过公立学校或私塾的教育，但却从赌馆中的"字花"牌上认得不少字，居然能够一知半解地看读报纸。他的起家，除了凭一点聪明而外，还靠他的勇敢和临事机断。他少年时便能赤手空拳，去抢劫一家赌馆，把得来的金钱散给他的狗肉朋友。民国十三四年，各省军队云集广州，云南红头军横行市郊，包烟纵赌，那时张果老便已风云际会，受客军的尊敬借重，引为知己。他率领他的狗肉队伍镇守一隅，坐地分肥，转眼便暴富起来。可是他的军队却是有名的豆腐军，打烟则精通异常，打仗则一碰便垮。在北伐前夕，他的队伍和满街满巷的赌馆一样，日渐扩大。就因为他的队伍不能出发攻坚，便只好留在后方镇守，维持治安。他们本身就是如假包换的宵小，他们不扰乱治安，便很少有人扰乱治安了。大军北上之后，张果老便成为后方重镇的猛人。学校社团集会的主持人，常常请他莅临训话。他也逢请必到，逢到必把参谋长代拟好的讲词登台照读。有时也自出心裁，发些妙论。有一次他对中山大学的学生讲话，他读了半张讲词，冷不防给风一吹，讲稿给吹去几丈远，他就对他身边的参谋长发脾气道："参谋长，你看你的演讲词马吊一样长，读半天读不完，现在又给风刮走了，你自己对他们讲吧！"他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也对学生发过这样的妙论："我不懂得什么，我今天就好似鹤立鸡群！"弄得学生们哭笑不得。他口头上也主张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有一次，他对岭南大学学生们发挥高见道："我张果老盲字不识，小学未进过，我也当了司令。你们个个都是大学生，将来不晓得当什么卵？一定比我大得多多！总之，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大

家一条心，我同大家一齐冲!完了!”他下台后就问他的参谋长道：“我讲得精彩吗?”参谋长哭丧着脸道：“司令讲得很精彩！”

广州公社建立的那些日子里，张果老统率的队伍，便成了人民武装的死敌。他们利用自己有利的地势和环境，残酷地镇压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暴动。

张果老后来因为环境变迁和他自已风湿骨痛，便退出了政治舞台，隐居家园。

张果老这个怪人发明了一种医治他自已风湿病的怪方法。他雇有半打十六七岁的年轻婢女，每晚吩咐她们轮流踏在他的背脊上，践踏得他的骨骼格格作响。他伏卧在弹簧钢丝床上，享受婢女们蹂躏的快乐。他的背脊一天不给婢女踏过，那天就睡不安稳。他不相信西医的电疗方法，他坚信他这种治疗法是最可靠的。

这样一个风湿病患者的病人，竟否极泰来，今天慢慢又走起红运来。他桌案上的访客名片，连接起来可以绕他的公馆一个圆圈。当今两广军政舞台上的要人，从宋子文到什么禁烟局长，你随便可以在他的桌案上找到他们的名片，今天又添了一张，这张名片可没有那些中将少将简任



荐任的文武官员那样炫耀,但却很合张果老的脾胃。那张名片写道:

香港逃捕客弟子洪斌百拜

他叫婢女梅香收下礼物,叫婢女兰香替他穿衣裳,叫婢女菊香到外边传客进来,最后对婢女竹香道:“你下床来吧!客人来了不必松骨了。”又向室外唤道:“荷香,把烟托盘弄干净,有客人来了。”五个婢女忙作一团,张果老刚穿好长袍褂,走到房门口,鳄鱼头已踏进客厅,他一个箭步就走上前来,单膝触地,跪倒在张果老的脚下,向他老人家叩了一个头,高声唱道:“弟子洪斌问安!”张果老即刻把他扶起来,接待他到烟床上去。鳄鱼头把老杨引见张果老后,便示意他跟死蛇退出,让他两人密谈。张果老便叫梅香把老杨、死蛇二人引到另外一间房子里抽烟去了。

壁上的时钟由下午八时走到午夜二时,张果老、鳄鱼头两人仍在互相“让枪”,抽了一口又一口。他们谈得很投契,他们把香港、广州以至华南的一般情势都谈到了。张果老最后作结道:“他们都是饭桶!没有一个人是有魄力做事的。大家都想在浑水中摸鱼,捞一把上岸。既然是这样,却又不敢公开组织烟赌公司,筹集饷粮,招兵买马,这样怎么能够同老共对抗?我条陈公开烟赌,就是这个道理。他们却宁可偷偷摸摸,遮遮掩掩,麻疯已经烂出面,人人看得见,还怕什么?如今哪一个墟市没有烟赌,哪一个乡下不种罂花?他们既要请我出山,又不准我包办烟赌,我的弟兄们不能光吃西风呀!”鳄鱼头道:“照老师看来,政府现在不是犯了五缺的大忌么!缺兵、缺粮、缺械、缺弹,再加上缺饷,怎能跟老共打下去?”张果老道:“我看出绍兴师爷的计谋,他们是想洗湿美国佬的头,拖他们下水呀!这几天美国佬来看黄埔的地形。他们想依靠外国人打胜这一场仗,想得太容易了!”

鳄鱼头建议道:“依弟子看来,将来还有一个群雄割据的局面。刘杨

时代,又快到来,老师应该振臂一呼,广集各方弟子,进可以称雄一方,退可以保守家园,这个才是上策呀!”张果老道:“我老了,而且身体走动不便,让青年人去搞吧!”鳄鱼头道:“他们威望不够,竖起幡竿,没有鬼来,我看非老师出山不可!”张果老叹道:“周围百里的自己人中,没有一个将才。老夫病弱之躯,何能成大事?”鳄鱼头把烟针往烟斗眼一插,坐起来道:“弟子愿听驱策,肝脑涂地,此心不变!”张果老也坐了起来,望了鳄鱼头半晌,看见他浓眉锐眼,气概不凡,决心委他一些任务,试试他的才干。但他没有露骨表示出来,只说道:“这件大事,我们慢慢商量吧。”鳄鱼头又献计道:“我们一旦有了可以左右时局的实力,到时事秦事楚,权操在我,老师以为如何?”这个“左右逢源”的计策,张果老十分佩服。他们又躺下来,继续谈到鸡啼,才拥被入睡。

鳄鱼头在张果老的庄园住了三天,连夜促膝深谈,大得张果老的欢心。张果老终于委他做联络专员,到各地联络徒众,定期结义誓盟,重张旗鼓。鳄鱼头回到鱼珠来,便吩咐老杨,叫他即在鱼珠开设一间民生米店,作为掩护活动的机关。老杨老马识途,他早已赁好铺址,一领到开办费,他就卜吉开张,搬进米店去住。

过了两天,香港的蟹王七、亚喜、亚笑都到了广州,找到新亚五〇八号房,黑牡丹就把他们带到鱼珠来,鳄鱼头见了他们,就问虾球的下落。蟹王七道:“虾球判了三个月的监,还没出来的消息,我已叮嘱王狗仔,他一出狱就写信给我。”鳄鱼头道:“好了,现在就只差虾球一个人,我们大家都平安了。你们就住在鱼珠,一切事情听杨司理吩咐。我明天要出门走走,说不定要一两个月才能回来。”亚喜道:“洪先生,少奶呢?”鳄鱼头看见黑牡丹在场,不好明说,他说道:“少奶回乡下探亲,不久就回来。你跟亚笑就暂时跟这位黑小姐作作伴吧。”他又对黑牡丹道:“我明天有事出



门,你如不高兴住鱼珠,你就到广州新亚去看房子。我到各地走走,说不定会回广州歇一两天的。"黑牡丹道:"既是这样,我就回新亚去住。"

鳄鱼头把各样事情安排好,第二天他就率领死蛇、鸡眼、蟹王七三人,搭了亚娣的艇,沿珠江两岸一带,替张果老做联络工作去了。

长　途

虾球跟牛仔两个人翻越过九龙狮子山的山背。下边就是沙田车站。虾球道:"你看,下面风景多好哟!我们躺下来歇一歇吧!"牛仔也走得倦了,他应声一骨碌就滚在草地上,把手臂当枕头,仰望着秋空的白云。虾球也坐了下来,望着沙田浅海上的点点渔帆,默默想自己的心事。

一阵习习的清风,从山腰吹上来,送来一片男女的山歌声。牛仔坐起来,四处张望。他看见山腰上有一群青年男女,一面割草,一面唱歌。他对虾球道:"球哥,你听!他们在唱山歌哩!你会唱吗?我们答他们几句好不好?"虾球道:"不要嘈!静静听!"

有一个青年男子有一副好嗓子,他的嘹亮的歌声随风吹过来:

　　怎得怎呀,

　　怎得沙洲变成田;

　　怎得变成三岁孩呀,

　　妹呀,时时抱在你胸前。

另外一个男子插上去唱道:

　　见姑生得似枝花,

十指尖尖似藕芽。

烧香去拜初三月，

怎得团圆做一家。

山间静寂了片刻，牛仔道："怎么，这回没有女的答歌了。"虾球道："不要嘈！你听！"一个女的唱起来了：

我唔信呀，

假真情我见多！

唔通唔见田边牛呀，

偷偷吃了几多禾！

这几句山歌一停止，山腰间就轰起了一片笑声。这个刁顽的女人，她把那些男人的爱情，回唱得一钱不值。牛仔道："球哥，我有一首歌，唱过去答她好不好？我在罗浮山上学来的。"虾球道："你唱吧，谁禁止你呢？可是你莫唱得丢人啊！"牛仔很兴奋，他高声唱道：

真系难呀，

世间没我咁艰难；

手抱琵琶去乞米呀，

凄凉唔敢对人弹！

牛仔唱得余音袅袅，非常动人。虾球在旁边笑道："你唱得牛头不对马嘴！人家唱的是情歌，谁理你凄凉不凄凉呀！我们饿死也不去做叫化子乞米，我们怎样凄凉也不愿对人弹！"

有一列火车从北边像长蛇似的扭着尾巴爬过来，一忽儿又爬进山洞里去了。牛仔看见这列快速火车，他对虾球道："球哥，这是广州来的特别快车呢，大概王狗仔又在车站等机会了。"虾球问："你的山歌呢？怎么不唱了？"牛仔道："唱完了。"虾球道："你就只会唱一首吗？"牛仔道："我只

会一首。”虾球站起来道:“那么我们快走!没有山歌唱来答人家,多丢脸呀!早知道你只会唱一首,我就不让你惹人家找麻烦了。”

他们匆匆走下山,没心神去听采薪人的山歌了。他们沿着山径走下来,在道风山的教会别墅绕了一个转,再走下车站西北角山腰的西林寺去张望一下,没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又眼巴巴地走了出来。两个人都饥肠辘辘,但没有一个人开腔说:“肚子饿了!”说了也没有用。他们只是默默在想办法。车站外面有几家茶馆饭店,他们在门口来回徘徊,不断咽口沫。在靠马路边的一家茶馆里,有一桌男女旅客在那里喝茶,像是一群旅行的人刚刚倦游下山候车回香港的样子。桌上摆满了各式包子,最吸引虾球、牛仔的注意。他们来往走了十几次,幻想这几盘包子,最好是让他们尽情吃一顿。他们越走越饿,终于牛仔忍不住了,他提议道:“虾球哥,我肚子饿了,让我向他们讨两个包子!我们每人吃一个好么?”虾球道:“我们又不是讨饭的!”牛仔十分没趣。他想:在这年头,没有人肯雇用我们,不讨、不偷、不骗,怎么活得下去?他们又走了几转,牛仔又提议道:“球哥,你在这里站着!我去买两个包子回来吃。”虾球问:“你的钱呢?”牛仔拍拍他的屁股道:“在这里。”说罢他就挥手叫虾球站着等他,他一个人昂首挺胸直向茶馆走去。他走到那群旅行男女的面前站定,先向他们点头作礼,然后说道:“先生,我跟我的哥哥刚才翻过狮子山,肚子饿了,想向先生买两个包子。我还有两毫子。”说罢他就摸他的右裤袋、左裤袋、后裤袋、上衣袋、下衣袋,结果一张毫票也摸不出来。当他前后左右上下摸口袋时,那些先生小姐们就笑起来。其中有一个近视眼先生移近来望了他一眼,然后放两个大包在他的手掌上,跟着说道:“小朋友,我卖给你两个大包,暂时记账吧!”说罢大家都哄笑起来。牛仔还不走开,他追问:“你先生贵姓?”近视眼道:“我?我的大名叫做四眼李。”众人又哄笑起来。虾

球走近来看个究竟,牛仔向他招手道:“球哥,这位四眼李先生赊给我们两个大包。”牛仔向四眼李说声“多谢!”就大步踏到马路来。虾球问:“你搞什么鬼?”牛仔小声道:“江湖救急,只能骗一次!”

虾球、牛仔两人每人捧着一个大包,一边吃,一边继续赶路。虾球道:“牛仔,看你不出,你骗食的手段,比鳄鱼头还厉害!”牛仔咧开嘴笑笑,说道:“我们骗一两个包子算得什么?他们骗几千袋米别人也奈何他们不得。如果我们有一袋米啊,不是可以做得几百个大包分给几百个人吃吗?”虾球想想也是道理。大包吃完,他更饿了。他发牢骚道:“他妈的!这个鬼世界!如果那些有良心的好人劝我们安分守己,不偷不骗,我们不妨听听;要是那些强盗劝我们要做正人君子,我就操他妈的祖宗十八代!”他们两人沿着铁路右边的公路,在暮色苍苍中,赶他们不知道哪里是止境的漫漫长途。

走着走着,他们碰见了几十个穿军服的青年军人。每人都肩抬着一大块包扎好的东西,在铁轨两边的小径上迈步前进。开始有一两个人唱歌,后来大队就合唱起来,唱得非常齐一而有节拍。牛仔问道:“球哥,他们唱得多好听啊,我们跟上去!”

有一个青年军官回过头来问虾球道:“喂,小朋友,换一换手好不好?我累死了!”虾球爽快地大声答:“做得!”那人就把肩头上的玻璃片很小心地卸下来,放在虾球的肩膊上,叮嘱他道:“小心呀!不要跌碎我的饭碗啊!那是玻璃呀!”虾球道:“性命担保,绝不会弄破!”他举着稳健的步伐,跟上大队。牛仔看见虾球很神气又小心地替别人掮东西,他周身发痒,他抢前一步拍拍前头那一个军人的背脊道:“喂,大哥,换一换肩头好吗?我没事做!”那人望了他一眼,有点不相信他的力气,因为大块的玻璃片是很重的。虾球在一边鼓惠道:“给他掮吧!他有一身死牛力,他的名字就叫做牛



仔。”那人也实在太累了，到底还是卸下来给牛仔掮抬。牛仔高兴得很，一路学着香港码头工人的哼哦声哼道：“依夜海呀！海呀喃！顶硬上呀！鬼叫你穷呀！”虾球、牛仔两人一呼一应，轮番哼唱，把本来已经疲倦的一队走私军人的劲儿，又提高起来。众人都赞扬他们两人要得。他们越哼越起劲。

他们走到工商学院附近转弯，走在最前的一个人就发口令叫停止前进。大家把玻璃放在路边。那指挥的人，看看手表，向大家叫道：“大小便限五分钟完毕，迟来自误！”大家就即刻散开。虾球觉得他们的事情很有趣，也很神秘，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这里又不是车站，他们等什么呢？五分钟内，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他想不透。约莫十分钟光景，队伍中有三个大汉站在钢轨上，向沙田方向张望，那发令的一个从怀里取出一方小纸旗来，握着旗杆，作准备状。不久，听见沙田方面火车的汽笛声响了，那指挥人就喝道：“目标！右后方！五百米达！预备！”众人就掮起玻璃来，举动敏捷而精神紧张。虾球、牛仔看得张口结舌，自己也紧张起来。那指挥人和旁边的两个助手站在路轨中心，指挥人摇动他手上的红旗。虾球看见那一列火车轰隆轰隆地驶过来，慢慢放慢了速率。指挥人马上跑开，掮起自己的玻璃，众人不待命令已经蜂拥爬上火车去。虾球、牛仔站着瞪眼睛，不知道怎样好。虾球像刚做醒了一个离奇有趣的梦似的，他舍不得这个梦这么快就醒了，他向那个发了呆的牛仔喝道：“牛仔！跳车！快点跳上去！”牛仔应声扑前去握住扶手，一跃就跳了上去。虾球跟着火车跑，车上的军人鼓励他：“快跳呀！先抓住扶手！快跳呀！”虾球一跃而上，身体摆了几下，终于站定了。

这是一列奇怪的货客混合车。一路来它不断地演出奇怪的戏。二十分钟前，当它还没钻进山洞爬出沙田来的时候，已经在六米半的方地演

了一幕精彩的"挂钩"戏了。当时火车头的司机,放慢火车,参观铁路两边缉私者和走私者的交战。双方合计不下二百多人,大家用石头铁尺互相火并,打得头破血流。司机看见他们打得难分难舍,不耐烦再等他们,径自开车走了。等到沙田这批军人一上车,就听到了前一幕血战的故事。原来那些血战中的一部分人,也是他们的伙伴。他们是依照计划分批分地出发,又分站登车的。有的还要预先到达深圳,再从深圳"会师"北上。他们都是从内战战场上回到后方来的退伍官兵,因生活无着,就在这条铁路线上来往奔波,拚命走私,赚两餐饭吃,养活家小。这一列火车,把他们送到广州或沿途各大站,过两天又把他们装下来。此刻列车继续向前飞奔,虾球给一片有节拍的"轰隆格打!轰隆格打!……"的辗轮声嘈得心思麻乱。牛仔在旁边问道:"球哥,我们到哪一站下车?"虾球道:"你从前到过罗浮山,你晓得到惠州去的路吗?"牛仔道:"罗浮山在博罗,不在惠州。但我们可以问路呀!我等下去问那个官长。"虾球道:"我们要到惠州葵涌,先到惠州,就会问到葵涌了。"牛仔道:"惠州是个大县,葵涌在它的北边还是南边?靠山还是近海?先弄清楚才好呀!"虾球道:"我没到过,谁知道它在东边还是西边?总之,到惠州就没有错。"牛仔道:"好,我们等下问问。"

火车将到深圳,就有人来查票,怕麻烦的查票员,马马虎虎,放松了他们。车停在车站上,许多卖饭的小贩拥到火车旁边叫卖鸡饭、腊肠饭、熟鸡蛋、云片糕……搞得闹哄哄,乱糟糟。牛仔计上心来,他叫虾球坐着不动,说声"拉屎"就走到别的车厢去。他巡视了几个车卡,观察那些买饭吃的男女乘客。他走到末一节车卡,又走回头来,已经得心应手。他在他们原来坐的一节车口走下站台上,向卖鸡饭的人问明价钱,他就数出钞票来买了两碗鸡饭,他叮嘱小贩道:"你上来等着拿碗筷!"小贩道:"碗筷

送给你,不要了。泥碗竹筷,值不得什么钱。"牛仔捧了两碗鸡饭走回车厢来,虾球正肚饿得难耐,一看见鸡饭,口沫就涌上嘴边来,他瞪大眼睛问牛仔道:"你又赊了两碗鸡饭?" 牛仔道:"吃吧! 吃完再说。我肚子饿痛了! "虾球不再问牛仔这两碗鸡饭怎样弄来,他狼吞虎咽地吃得一粒不剩。列车又慢慢开动了。

虾球、牛仔吃完了饭,把碗筷放好,就同去找到那个把玻璃交给他揹的军官,问他道:"官长,我们想到惠州葵涌去探朋友,在哪一站下车好呢?"那军官约莫二十七八岁。他听了虾球说要到葵涌,他着急起来道:"糟糕了!你怎么不早点说呢?我还当你们到广州去的呢。"虾球道:"你告诉我怎样到惠州,我到了惠州就会问路去葵涌了。"军官道:"傻瓜! 到葵涌不要经过惠州,那地方,近大鹏湾,你在深圳下车沿公路往东走,经过惠州平山,再去就没有好远了。要是到惠州县城,那是越走越远了。"牛仔道:"怎么办呢?"军官想了一想,马上替他们下一个决定道:"你们到下一站布吉下车,再坐下行的慢车回深圳。你们要在布吉住一夜,明天才有慢车。布吉是小站,快车是不停的。"军官又问他们到葵涌去探谁,虾球一五一十照实答道:"我在香港认识一个姓丁的朋友, 他已回到葵涌去打游击。我现在就同我的小兄弟牛仔去投他。他说过他队伍里有很多小鬼,可做大人一样的事,所以……"那军官望了虾球一眼,阻止他再说下去,又左右看看,见没有随车的警卫人员,然后在虾球的耳边小声道:"小朋友,这话不要乱说呀! 要挨枪毙的呢! 内地不比香港,说话要当心呀! 你知道游击队打什么人吗?他们是打官军的呢。你要是到处对人乱说要去投游击队,恐怕你们没去到葵涌,你们的脑壳已经搬家了! "虾球、牛仔听了军官一顿好意的教训,伸伸他们的舌头。牛仔问:"这么说,他们岂不是要打你们做军官的?"军官笑道:"我们已经退出战场不做军官了,我们不打他

们,所以也不愁他们打我们。我们现在只愁海关的缉私队和宪兵来打我们了。哈哈!"虾球觉得这个军官很可亲,问他:"官长你贵姓?"军官道:"我姓巫。你别再叫我官长了。你们明天经过横冈,就会看见我的家乡。你们可以在我的乡下宿一晚。"军官又问明了他们的名字,然后撕破一个香烟纸盒,在背面写几个字,介绍他们去见一个同乡,虾球、牛仔非常感激。

列车停在布吉站,姓巫的军官就叫他们下车,又晓得他们身上没有钱,特意送给他们一点茶水费,当作酬谢虾球替他捎玻璃片的工钱。军官目送他们下车,看见他们每人手握一只饭碗,一双筷子,肩并肩地隐没在夜色中。这两个少年人的行动,使这青年失业军官想起了他童年的惨苦境遇。他也是单身出来投军的,他投的是国民党军,这两个孩子投的是共产党军,不同的就是这点。时代进步了,他们能找到自己喜欢投奔的队伍,是很幸福的。他默祝虾球、牛仔两人沿途平安。

大鹏湾历险

正如牛仔当年上罗浮山寻师学剑一样的叫人失望,虾球也没有找到他的丁大哥。他的丁大哥似乎比那些教人变剑仙的道士还难找,没有人知道他的踪迹。虾球、牛仔凡经艰辛到了葵涌,明查暗访,都没有一点头绪。在大鹏湾和拜亚士湾一带,有许多地名都有一个"涌"字,如"东涌""西涌""下涌""香涌"……等等,虾球恐怕记错地名,他都不怕跋涉,一一走去查访,依然没有结果。幸得牛仔有他往日上罗浮山去的经验,他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偷番薯,用什么方法去防恶狗,怎样去找地方睡觉,和怎样

去“赊”饭吃，还不至于冻饿病倒。

有一天，他们到了一个近大鹏湾海边的墟市。那天正好逢“趁墟”[1]的日子。各乡农民，都肩挑东西出来做买卖。他们穿插在热闹的墟市当中，想看看有什么活路。有几个挑柴草出卖的乡下人，跟买草的人因故争吵，打起架来。引得许多人聚在一堆看热闹。那卖草人骂道：“天有眼！讲假话的人雷公劈！谁收过你的定钱？有谁见证？你乱讲二十四，你讲我欠你十万八千七，我难道回去卖老婆还你？嘿！笑话！”那买草人说道，“你还赖！我的朋友见证！”他侧过头来对他身边的人道：“张二叔！我前一墟下了定钱给他定十担草，你不是在场吗，他现在竟敢赖定了！”那个张二叔道：“不错，我看见他下定钱给你的，凭良心吧，不要骗人呀！今天的五担草就给他算数吧。”那卖草人和跟他来的同伴死不肯。大家争吵不决，就动手打起来。一个警士跑过来查究，排解不开，就把当事人双方带回警察所去。

虾球、牛仔跟众人到警察所门口看热闹，他们看见了一幕动人心魄的怪戏：那卖草人放下肩挑的一担草，拔出扁担来就向站岗的警士照脸一拍，那个张二叔就抢过警士手上的那枝步枪，一脚把他踢倒，那买草人就去解下他的子弹带。其他的挑草人从草堆中翻出驳壳手枪和步枪，一拥就冲进警察所去，指着里面的休班警官警士，叫他们高举双手，蹲在墙角。其余徒手的人就进去把里面所有的十几枝步枪连子弹都夺过来。有人又把所长抓出来，缴了他身上的一枝三号左轮。这幕紧张激烈的夺枪战，不曾放一枪，也没有人喊一声救命，进行得异常迅速。当那些旁观的乡民连虾球、牛仔在内，醒悟到他们不该在这地方久留而要走开时，这场

① 趁墟：相当于北方农村的赶集。

战斗已经结束,胜利者也离开了。虾球、牛仔目送他们挑起战利品,扬长而去。他们回头看见那个给扁担打得一脸是血的警士,慢慢爬起来,骇得他们赶忙走开。即刻,警察所内紧急的锣声响起来了,这锣声,把趁墟的乡人驱赶得干干净净。

虾球、牛仔走进墟内,家家店铺关门上锁。街上冷清清,野狗也不见一个。锣声“噹噹噹噹……”震动着广阔空虚的草坪,也震动他们的心脏,虾球害怕起来。他感到他们两个陌生人逗留在这个出了乱子的墟场是不利的,他拉一把牛仔道:“快走!离开这里越快越好!”他们急步走出这个墟市。

警察所长指挥他部下的徒手警士,四出报警,请求海面上的巡舰官兵和邻乡的自警团协缉劫匪。本墟的自警队员也出来放哨盘查路人。虾球、牛仔两人走到海边,看见海面上有一只小巡舰,和两三只小运输舰。他们沿海边的小路向西走,希望快点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他们没有走好远,路边有一个武装的自警队员用驳壳枪指着他们,喝道:“站住!”那队员叫来一个助手,用麻绳把他们两人的左右手扎捆在一起,拖他们回去。不理会他们任何的分辩。自警队员的任务就是把凡是形迹可疑的和外来的陌生人都抓起来。虾球、牛仔两人就做了嫌疑犯了。

虾球、牛仔给带回警察所,看见在刚才警士们被禁吓蹲下来的那个墙角,已经捆绑着五十多个老百姓。他们都是邻村来趁墟的乡民,他们坐在地下哭诉着冤枉,请老爷放回去,否则家里的人就会饿死。哀诉的声音,刺人心肺。虾球只觉得这些乡下人可怜,还没工夫想到他自己。他是亲眼看见那些预谋的卖草人和买草人的,他记得他们的面孔,他们老早已安全撤退了,谁也捉不到他们一个。而这些无辜的替罪羊,就给抓来这里给人敲诈勒索了。他很替这些乡下人难受。牛仔呢,他心里很好笑。他

觉得只要能同虾球在一起,就是坐牢也不要紧。他还幻想:最好警士们早些弄饭给他吃,他知道,犯人是有囚粮发、有饭开的。

警所的所长和巡舰上派来的军官里里外外巡视了一转,又回来看了这批囚犯一眼,命令警士把他们押到拘留室关起来,就走进里面密议敲诈去了。

失去了武器的警察所官兵,向墟上的自卫团借来了几枝步枪,作守卫门口和看守囚犯之用。众囚犯被监视着,背靠背熬过了凄凉的一夜,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也不审问。

众囚犯的亲友,在第二天绝早就纷纷来探问和送饭菜来。少数几个得到有力者的保释,就即刻释放了。其余囚犯有的托人在外边进行"讲价钱",买回身体的自由,多数穷光蛋只好听天由命。虾球、牛仔两人是既没人签保也没人出钱赎命,就连送饭的人也没有一个。他们在阴暗潮湿的拘留室中,渐渐感到有点难熬了。

巡舰的舰长在外边听人传说:警察所长在这批嫌疑犯人身上打主意。舰长心生一计,他想趁这次押送新兵,回防广州之便,把这几十个乡下人带回去,补充沿途新兵逃亡的缺额。他找到所长,就把他拉到所长太太的寝室去,一坐下来就问道:"周所长,你到底要把这几十个嫌疑犯怎样处置?"所长摸不清对方的来意,反问道:"唐舰长,你有什么高见?"舰长道:"大鹏湾沿海一带的治安,我是要负责的。我也许能从这批嫌疑犯中审出一些线索来,如果贵所觉得这件案子棘手不好办,你就把全案移送过来,由我们送给沿海巡防司令部来办。"所长知道对方来意不妙,推搪道:"这件事我不能作主,我已呈报县府,打算不日将嫌疑犯送县核办。"舰长有点生气了,他警告所长道:"说老实话吧,你这样做是给县长找麻烦。现在谁不知道这批人是冤枉的?你自己警卫不周,武器被劫,就

乱抓一批无辜乡人送去受活罪，你把地方上的好人全得罪了，万一他们联名到省府告你，你就一身蚂蚁拍不清！”所长道：“舰长既说他们是冤枉的，又何必要移送到贵部办理？我也可以叫他们取保释放。”舰长道：“我并不把他们当罪人看待，我的目的是要在他们身上找一点线索，当作清剿土匪的眼线和参考资料罢了。”所长想了一想，他决定在“移给巡舰”和“自行释放”这两种处置办法当中选择后一种。因为他觉得在职一日，还得在这个墟镇吃饭，不想得罪太多本地人。舰长不得要领悻悻走了。

所长回到警察所来，把那批无油可榨的乡下人提堂讯问，叫他们托人送口信回去，限两天内取保释放。问到饿软了的牛仔，牛仔道：“你问我的大哥虾球吧，他的话就是我的话。”所长问虾球道：“你这小流氓又不是本地人，你来这里干什么？”虾球淡然答道：“我们两兄弟来找饭吃的。”所长道：“我们这里没饭养你。快叫人担保即刻放你们出去！”虾球道：“我们不认得人，没有人保。”所长不耐烦道：“我们没有那么多冤枉米养你们！”说罢就叫警士把众人回押。再隔一天，全体嫌疑犯通通释放。这批给释放的囚犯仅得到三分钟的自由，他们刚走出警察所的大门口，就给巡舰上派来的武装士兵全部拘捕，即刻押送上舰。唐舰长走进警察所，拍拍周所长的肩膀笑道：“周所长，现在大家手续清楚。你放了人，对得住地方人。我们也得到几十名剿匪的眼线，真是公私两便！后会有期，再见再见！”

坐差舰到广州

这位唐舰长曾给他自己取上一个绰号叫做“三不怕”。他和别人争论



什么事情不能马上解决，他就会脱口而出道："我老唐是有名的三不怕。不怕撤差，不怕打靶，不怕亲手剥人！"别人一听他抬出这"三不怕"来，受不了时，就让他三分。他的上司很会利用他的这点特长，这几个月来就专差遣他在沿海一带接收押运新兵。每一回他都能完成任务回来。自然，这个"任务"，是公私两方面都包括在内的。他对新兵一贯的态度就是苛刻毒辣，随便先斩后报，甚至不报。因为他押运的新兵得不到人的待遇，很多都冒九死一生的险也要潜逃，有时还是集体暴动，经过一番死斗挣扎才逃得出来。但这位三不怕并不怎样着急，他有种种补充缺额的办法。有一次他率领两班士兵走上一个小镇去饮茶，他让士兵们吃了几碟炒面后就吩咐那个资格深的上士班长道："今天是墟日，我们要补充三十名新兵。我现在派你率兵两班，即刻出发包围墟场及赌馆，把足额壮丁俘获解舰领奖。"他还叫那班长复诵一次他的口头命令，然后挥他们出去。

这次他把周所长释放的嫌疑犯四十五名重新逮捕，这样的手法，在三不怕说来，是相当和平的了。

虾球、牛仔跟在哭哭啼啼的乡下人后边，在士兵刺刀尖的威胁下上了小艇，转运上运输差舰去。牛仔紧紧跟着虾球，生怕给分编在两只舰上，遇事不好商量。舰长三不怕径上他的座驾差舰，下令继续开行。三只运输小差舰，每只舰约载新兵二百人，另有武装士兵一排，分舰看守。虾球、牛仔二人给押在最后一只差舰上，跟着前头三只舰缓缓航行。自晨至午，这一队新兵舰队经过西湾、大钦门而入香港海，在港海停留几个钟头，三不怕上岸去备办货物和送给上司的礼品，诸事妥当，然后取道沙螺涌驶入珠江河道，直向广州进发。

由大鹏湾到广州省河，全程一百二十余里，这队小舰慢吞吞地航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停靠天字码头。新兵们被用绳索捆绑，一个串一个，大

家拖拖拉拉,颠颠歪歪,给押上岸去。

在广州的土地上,虾球第一脚就踢到一只软绵绵的东西,他上身一歪就跌倒下来,压在那软绵绵的东西上面。他一跌倒,全队人就只得停止,等他爬起来大家才走得动。虾球睁开眼一看,天呀!那软绵绵的东西是一个小孩子的尸体!还有蚂蚁在死尸的鼻孔中爬进爬出。虾球赶忙挣扎起来,他耳边只听得"呼"地一声,一条皮鞭已抽打在他的身上。牛仔在后边骂那士兵道:"你怎么打人?跌跤也有罪的吗?"那士兵也不响,他高举起皮鞭,照牛仔的肩头"呼"地抽一鞭!牛仔睁开他那血红的眼睛瞪着那士兵,那士兵又高举起皮鞭来,等他一开口就抽他。虾球喝牛仔道:"你想死吗?投胎还早呢!"

虾球跨过死尸,又继续前进。

他们从汉民南路折入南堤二马路,给送进一间只剩四壁危墙的破屋里面,士兵叫他们坐在墙边休息,等候点名编队。

黄昏时分,南堤非常荒凉。二马路一带,是新兵转运的集中点,市民老百姓都不敢打这里经过,生怕给惹出无端的灾祸。壮丁们举着饥饿的眼睛,对着广阔空虚的马路发呆。虾球想:广州!广州就是这个样子吗?

天黑了,舰上派人送了几桶饭来,牛仔吃了七碗,虾球吃了八碗。这个数目,几乎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吃完饭就来了命令道:"今天机关下了班,明早才点收。大家就在原地过夜。不准自由行动!听到了吗?"众人懒洋洋地回答:"听到了!"

守卫的士兵两个钟头换一班,轮流站岗。

半夜醒来,虾球要小便,因左右手臂都给睡下的难友们牵缚着,不能站起来,结果只好坐着解小便,洒湿了他自己睡觉的地方。士兵听到一点动静,就射电筒照他,虾球又闭上眼睛睡觉,电筒光熄灭后,牛仔在虾球

的耳边悄悄问道:“球哥,有机会逃走吗?”虾球望一眼卫兵,然后在牛仔的耳边轻声道:“今晚不行! 有机会我一定给你打招呼。”牛仔点点头,一会儿他就呼呼睡熟了。

鳄鱼头穿军服

鳄鱼头奉张果老之命出巡各地,大有收获。他回报张果老,说各地英豪,都一致拥戴张果老出山。即使是防务经费不能统办,但各地赌馆、烟馆,实际上也是自己的兄弟在保护。北自江村,南至鹤咀洲,西自沙溪,东至罗岗,哪一块地面的烟赌不是在自己人武装保护下而日渐发展?既有其实,何贵乎名?说得张果老雄心勃勃,他决心干一下,在上头给他考虑的几种任务当中,他打算接受那最有利的一种:珠江两岸清剿司令。他并保荐鳄鱼头洪斌任副司令。这本来是内战时期一种临时的体制,可大可小,可有可无。有饷有人则存,无饷无人则废;用得着则留,用不着则裁。张果老也不作怎样过高的期望。他看见抗战时期的那些中将少将军师长们,大家都向地方择肥而噬,分别就任各区清剿司令,并领得多少舰只和饷弹,纷纷走马上任。他也不甘落后,愿屈居末座,保守他自己的几万石田产和卫护手下一班徒众的饭碗。鳄鱼头虽然是进过军校、捞过军队,可是半途出家,已多年不吃军队饭;此时忽奉上头一纸委令,委他做少将副司令,他觉得十分兴奋。他缝了两套新军服,买了一副金板底一粒星的少将领章,在房间里穿戴齐整,照照镜自己欣赏一番。他并叫人替他拍一张全副武装,捧读《中国之命运》的照片留为纪念。他把司令部设在鱼珠炮

台附近，布置停妥，然后集合他的得力干部蟹王七、烟屎陈、死蛇、鸡眼和那两个在观音山上用木枪剪径的青年人麦财、赵胜等等，训话一番，要他们督率队兵，遵守纪律，不得败坏正副司令官的名誉，训话毕，便坐车进广州市去看他的太太。

他到了新亚六楼六〇八号房敲门，伙计说道："马专员公馆今晚有跳舞会，罗小姐很晚才能回来呢。"鳄鱼头走下五楼，黑牡丹一个人正闷得难耐，看见鳄鱼头进来就埋怨道："怎么去黄埔七八天还不回来呀？"鳄鱼头道："你知道我有多少事情?我们的司令部成立起来了，少不免要布置一番。"黑牡丹道："你去了几天，这里出了一些事情。亚娣、九叔、九婶都给人打伤了！"鳄鱼头吃了一惊，问道："他们出了什么事?"黑牡丹道："这也难怪他们，他们不懂得省河的规矩，'埗头主'[①]问他们要埗头钱，一开口就要十万，他们不肯给。埗头主吓他们，九婶就骂道：'你想要钱，冚家婆捞蚬，第二世啦！'这一来，码头上的一群'烂仔'[②]就扑下去打他们，不知怎么一来，乱哄哄竟踏伤了九婶的小孩子，那小孩子受了重伤，几天不吃不喝，吃药也吃不好，今早就断了气，死了！"鳄鱼头问道："他们现在泊在哪里?"黑牡丹道："泊黄沙码头。"鳄鱼头道："我过两天去看他们。"

虾球又给秋夜的冷风吹醒了。他睁开眼睛，望见天上闪耀的星星，在偷窥着苦乐不同的人间。身边的牛仔蜷曲着他的双脚在发抖。虾球移身靠近牛仔，用自己身体的体温来偎暖他，让他得一夜好睡。

鳄鱼头半夜醒来，他悄悄打一个电话上六楼，回答说罗小姐还没回来。他知道这一类的跳舞会一闹又会闹到通宵，此刻正是歌甜舞醉的时

---

① 埗头主：码头上的恶霸。

② 烂仔：流氓的俗称。



候,自己不妨去凑凑热闹。他就穿起衣服,叫汽车开到多宝路马公馆去。

鳄鱼头给马专员的大少爷和二小姐请进去,马专员的太太迎出来跟他握手,请他坐下。他看不见马专员和他的太太洪少奶,他不便探问。有一位交际科长过来跟他握手,介绍他跟左右的官绅小姐太太们认识。鳄鱼头坐下抽了一根香烟,为了表示对主人的尊重,他站起来请求跟马专员太太跳舞。这个大客厅很宽敞,三十对舞伴在厅中回旋,还有余地。二楼四周有回栏走廊,可以凭栏看人跳舞。靠门右侧是一个弹子房,里面有两张桌球台,他看见有几个总部的高级幕僚在那里打弹子。靠里的侧房是一个酒巴间,有几个在新亚常见的侍役在里面招待客人喝香槟酒。他听见楼上有麻将牌声,他问马太太道:"马专员在上面打牌吗?"马太太道:"上面开了三台麻将,副座、罗小姐、马先生跟几个美国顾问都在上面。美国人学打麻将真快!"鳄鱼头问道:"马太太听见说过关于我的事情吗?"马太太道:"是关于运输舰的事吗?"鳄鱼头道:"就是这件事。上个月我跟马专员说过了,要是调我长驻榆林港,我就不干。"马太太道:"那不是长驻在海南岛,只是一个月来回广州两三次,这样你肯屈就吗?我听他说过,要是你能吃一点风浪,押运公物来往两地,这就可以商量。"鳄鱼头道:"那就劳烦马太太转达,我可以担任下来。只是有一点遗憾的是,管理员的职衔不大好听。我最近挂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职务,马太太你也知道啦,虽说是个空头官职,但也是少将衔啊。"马太太笑起来道:"那管理员是上尉衔,实在是委屈你了。"鳄鱼头道:"那倒不要紧,小小也是一个实缺呀。只要把名称改为舰长,哪怕这舰小到载重三百吨,我也愿干。"说到这里,一曲乐终,鳄鱼头送马太太回原位坐下。洪少奶出现在楼上的回栏上,后边跟着一个美国人,鳄鱼头装作不曾看见。

天上星星不知道

洪少奶跟那美国人下楼来了,音乐又响了,美国人就把她搂着舞过来。鳄鱼头这时不能再装看不见了,他勉强对他太太点头笑笑,心里却骂道:“啊,你又搭上了这个美国鬼了!”他太太映映眼睛,要跟他说话的样子。马专员的二小姐看见鳄鱼头无伴,过来逗他说话,他就请求跟她共舞。二小姐道:“我哥哥就快要出洋到美国去留学了!”鳄鱼头道:“你呢?你几时去?”二小姐道:“我才大一,早得很呢。”鳄鱼头道:“将来可以到日本去留学。照我看,不久去日本跟去美国都差不多了。”二小姐瞪大她的眼睛问:“这话怎么说?”鳄鱼头笑道:“你们大学生还不懂得吗?今天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呀!日本也是过的美国生活方式,那又何必一定到美国去留学呢?不都是一样吗?”二小姐道:“胡说!”鳄鱼头笑道:“事实就是如此嘛!连我的太太也跟美国人有了感情了!”鳄鱼头这句话是有感而发的。二小姐望一眼鳄鱼头,又望了一眼那美国人跟罗小姐。她小声问鳄鱼头道:“洪先生,那位罗小姐是——”鳄鱼头道:“对啦,她就是我的太太。”二小姐瞪大眼睛,许久说不出话来。她一向就怀疑这个妖媚的女人跟她爸爸有点瓜葛,想不到她竟不是什么罗小姐而是洪太太,现在又跟这美国人双双出入,这么要好,这位洪先生只能在旁边发发牢骚。她觉得如果罗小姐真的同那美国人要好,那么妈妈就可以放心,不必考问那个汽车司机了。他们舞到那美国人的身边,洪少奶用眼色关照鳄鱼头小声对他说道:“下一回。”鳄鱼头点点头。等到第二个音乐开奏时,鳄鱼头就趋前请



少奶起舞。二小姐跟她的妈妈说道:“妈,你放心得了!罗小姐是洪先生的太太,他来找到她了。”马太太道:“谁说的?”二小姐道:“他自己说的。你看,他们两个人舞在一起了! 他们舞到酒吧间去了! ”

到了酒吧间,他们就放松了手。洪少奶要了一杯啤酒,鳄鱼头要了一杯威士基,两人就站着干杯。少奶道:“你官运亨通,事情成功了。不要你长驻榆林港,只是一个月来回两趟。”鳄鱼头道:“管理员我不干,起码要舰长!”少奶道:“这是政府的编制,不能改的。因为是运输差舰,不是战斗舰。唉呀!你这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叫大家称你做‘喼顿’[①]不是一样吗?”鳄鱼头道:“你真想得妙! 好,我就叫他们喊我做‘喼顿’! ”少奶解开小手帕,从里面取出一张小纸片来,递给他道:“拿去!这就是你喼顿部下的编制表! ”

洪少奶一转身就走了出去,那个美国人正来找她,她的手就搭在他的臂上,跟他走出去。他们一直出到大门外,坐上美国人的汽车,飞驶离开多宝路。

鳄鱼头打开他手上的纸片,看见他这只舰的编制人马:

甲板部

管理员　上尉
无线电生　中尉
军需　上士
大副　上尉
二副　中尉
波臣　少尉

① 喼顿:英语舰长的译音。

司舵　　少尉

水手　　上、中、下士

机器部

机轮长　　上尉

机轮副　　中尉

机轮员　　少尉

斟油　　上、中、下士

他藏好这张纸片，走出客厅来。马太太陪他舞了几回，心上放下了一颗石头，认为他太太这一个妖精，现在算是有主了。鳄鱼头坐了片刻，看见一个喝醉酒的厅长在舞池当中作独脚舞，后来又加进了一个秃光脑袋的什么参座，跟他乱跳一阵，两人闹得乌烟瘴气，鳄鱼头就告辞走出来。马专员的司机老刘在汽车上打瞌睡，他叫醒他，问道："喂！又接一次黑市生意，兜兜风，三十分钟放你回来，杀不杀？"那司机搓搓眼睛道："照杀！"他就坐了上去道："随便绕圈子，最后停在新亚门口！"

广州市此刻有两部汽车在横冲直撞兜圈子：一部就是美国高鼻佬跟洪少奶的，他们绕出长堤又进入南堤，转出汉民路。汽车的灯光曾射在虾球、牛仔、壮丁们的身上。一部就是新任珠江两岸清剿副司令兼运输差舰"隐顿"的鳄鱼头的，他从丰宁路弯入惠爱路直下汉民路转出南堤回到长堤，这两部汽车的汽笛乱叫声，两次把虾球从睡梦中叫醒。

亚娣在艇上也给这美国佬耀武扬威的汽车声吵醒，她的肩上的伤还没好，又痛心她小弟弟的死亡。她悔恨她来错了广州。蟹王七在鱼珠想念虾球。他当了官儿，他的友伴还没有下落。司令官张果老依然叫那群婢女给他踏腰骨，踏累了就叫婢女替他暖被窝。

虾球和牛仔天没亮就醒来了。天上的星星仍然俯视着他们，但星星

不会知道他们的不幸遭遇和精神肉体的痛苦。他们两个难兄难弟在耳朵边谈了些什么心事,星星也是不知道的。牛仔在虾球耳朵边问道:"我们能逃得脱身吗?"虾球道:"小声点! "牛仔道:"一定得逃走! 不然他们就调我们到山东打仗去了。"虾球道:"是的,他们打了败仗,游击队打了胜仗,他们要我们当炮灰,龟仔才肯去呢! "牛仔道:"逃不脱,就得去啊! "虾球道:"别着急! 我们大家都要逃的,我们正在等机会。"牛仔道:"你记得那天在警察局门口的事吗?分明是游击队干的,他们不是游击队的对手。我们要是齐心,我们也能抢掉卫兵那几支枪。"虾球道:"我们没人领头干,哪能比得上游击队呢?"牛仔停了一会,向虾球发问道:"你老是记挂着要找游击队,游击队到底是搞什么的呢?"虾球道:"我也不十分搞得清楚,我只知道他们专是跟我们的仇人作对的,就这一点我就喜欢他们。"牛仔问:"我们的仇人是谁啊?"虾球道:"你真糊涂! 就是这些捆我们、绑我们、打我们、叫我们饿饭的王八蛋呀! "牛仔道:"这样说,我们就是拚掉性命也不帮他们到山东打游击队! "

梦见红裤小姑娘

天刚亮,虾球他们就给赶起来了。大家请求准许解大便,卫兵请示了副官,副官答道:"就在原地解决! "命令一下,大家就在武装士兵的监视之下,蹲下来解大便。这种命令规定的大便,要等待众人一齐完毕才得站起来。壮丁们后来给带出去站队,有一个军官出来点名,名册上的张三李四,跟站队的人牛头不对马嘴。军官发脾气道:"乌烟瘴气! 一塌糊涂! 报

数！”这“报数”的口令，接在“一塌糊涂”后面，大家又听不懂。军官大吼道：“报数！”这一下众人才“一二三四……”报起数来。然后就一阵“立正！向左——转！齐步——走！”的口令，把他们带走。有一部无顶货车在路口等着他们，军官把他们赶上去。虾球、牛仔站排尾，最后爬上汽车，挤坐在车口。押车的武装士兵换了新人，巡舰上的兵士交卸任务后撤回去了。

汽车在晨光照耀的汉民路开驶，虾球看见许多辉煌的茶楼正在开市。心想：能舒服坐下来喝一次茶多幸福啊！牛仔的饭碗破了一个缺口，他手上握着一块瓷片，在转他的心思。再过去便折出大东路，转入红花岗。虾球正在想着脱逃的办法，牛仔静悄悄把一块破瓷片塞进他的掌心中，用眼睛关照他，还捏了他一下。虾球醒悟这块破瓷片的用途，他望一眼牛仔的手腕，知道跟他连系的一根绳索，已经弄断了。他马上捏了牛仔一下，叫他预备。虾球即刻开始去弄断另外跟别人连系的一根绳索，等待适当的机会跳车逃脱。守卫兵的步枪挂在背上，两手扶着车上的铁架，虾球估计一下，如果他们跳下车去，而车又在前进中时，那么那士兵的枪是不必害怕的。问题是怎样选择一个容易掩藏和逃走的环境。汽车过了黄花岗，又过了区庄，将近要到十九路军坟场时，虾球认为这是一个适合的环境，他精神紧张起来，先捏了牛仔一下，狡猾的牛仔望一眼那士兵，也精神振奋起来。

前面有交通车挡路，汽车慢车跟了一阵，又继续前进。虾球咬实牙根，心一横，用力捏了牛仔两下，两人就互抱着滚下马路来。

有几个壮丁看见他两人跌车，失声叫起来。那守车士兵最初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待他看见五十米达外有两个孩子飞奔跑进十九路军坟场时，他知道有人脱逃了。他大喊“停车！”汽车司机听不见，继续开车，又开走了数十米达。待唤得车停，跑得下来，已看不见虾球的踪影。四个押



车的士兵，两个去追虾球，剩下两个士兵和一个军官，看管四十多个壮丁。不料这批壮丁看见虾球已经逃脱，大家纷纷挣脱绳索，一哄而逃，向四方八面狂奔。急得那军官蹬地乱跳，举起手枪来不知道向哪里瞄准。

虾球、牛仔鼓励了这几十名壮丁，而这几十名壮丁也帮助了虾球。军官叫回那两个追虾球的士兵，跑回头来追那些壮丁。结果是两边都追不到。壮丁们四方八面逃散，有些走到新一军坟场去，有些还爬上白云山的山腰去，有些回头走入市区，再也寻不到他们了。

货车司机见军官士兵半天不回头，他等得不耐烦，把汽车开进沙河，自己上茶楼去吃沙河粉。茶楼的女侍问他："刚才开枪，出了什么事?"那司机听不见女侍的问话，他正望着茶楼上贴着的一副对联出神：

劝君更尽一杯酒　　与尔同消万古愁

司机默默在看那副对联，他心里想：这个世界真是奇怪！打完了仗又要抓壮丁；这些壮丁逃了，这几个士兵跟他们的官长非开小差不可，不然他们一定得坐牢甚至挨枪毙。逃吧!大家都逃吧!但又逃到哪里去呢?……他得不出答案。他向女侍叫道："来四两玉冰烧！"

虾球、牛仔匿伏在沙河基督教浸信会孤儿院背后的草丛中，整天不敢出来。他们抓些杂树的枝叶来遮掩自己。任何不相干的路人经过，他们都以为是士兵来抓他们，躲着不敢动弹。直到夜色将临，他们才钻出来，绕到孤儿院的前门，请求孤儿院的先生们收容他们住一夜。孤儿院的先生答允了他们。还叫留院的孤儿，带他们到饭堂去吃饭。有个穿红裤子的女孩子带头领他们到饭堂去。这女孩子约莫十五六岁，脸颊红润，嘴角还有一个小梨涡。她端出一盆饭、一碟鱼、一碟青菜，对他们说道："我们刚才吃过饭，饭还暖呢，趁热吃吧！"他们饿了一整天，低头风卷残云似的吞了六七碗饭，叫在旁边的几个孤儿伸出舌头来。虾球吃饱了就向旁边的

红裤女孩道谢。那女孩又叫一个八九岁的孤儿倒两碗开水端给他们喝。虾球捧着这碗热开水，呷了两口，抬起头来，那正对着他的粉墙壁上有两行蓝字的格言，虾球一字一字念下去：

神的王国不在乎吃喝　　在于人类的信义和平

他不懂得这句格言的意思。他不知道究竟先有吃喝然后有信义和平呢，还是先有信义和平然后才有吃喝。他正在思索，先生进来了。先生指着一个水桶和外边的浴室道："你们先洗个澡再睡吧！洗完澡把水桶放在原来的地方。"虾球、牛仔两人痛快地洗了一个冷水澡，走出来就有一个孤儿领他们去睡觉。虾球躺在洁白的床单上，盖上干净的毡子，又看见门背上有一条格言正对着他。他念道：

耶和华使我得到甜睡

他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但他梦见那个穿红裤子的小姑娘。



黎明之前,虾球已经醒来了。他没有牛仔那么甜睡。他一醒来就瞎想:耶和华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果真能叫牛仔得到那样的甜睡吗?他不知道这家孤儿院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在这儿办这所孤儿院,有什么目的;他只是觉得这所孤儿院很惬意,有鱼塘、有菜园,孤儿们都吃得很饱,也睡得很暖。一个人能够有工做,有书念,过这样快活的日子,还有什么希求呢?一个念头来到他的心中,他决定请求孤儿院的先生收容他们两个人,在院内跟孤儿们一同劳作,一同受教育。那个穿红裤子的小姑娘的笑脸,又闪进他的脑海中。他记起昨夜那个幸福的梦来了:他跟那姑娘一起划艇和一起游泳……多幸福的一个梦啊!他即刻叫醒牛仔。这时,起床的钟声也响起来了。大家纷纷起床,迅速把床铺叠好,虾球帮牛仔学大家的样把床单拉得平直,把毡子叠成方方正正,放在床头,又把帐子翻好拉得贴贴服服。孤儿们走出寝室门外洗脸,然后给哨音引到草场上去作清晨运动。

虾球拉牛仔跑去找到昨天那位先生。虾球恳求道:“先生,你能收容我们两个人在孤儿院吗?”先生道:“我们这里是不能随便收人的。”虾球道:“我们都是孤儿啊!”牛仔道:“我三岁大爸妈就死了!”先生道:“广州百多二百万人口,难童孤儿满街都是,我们怎么收容得了?我们是有人介绍才收的呢!”虾球道:“那么就收一个吧!我介绍我的小兄弟牛仔,请你收容他吧!”先生笑道:“小孩怎么能够介绍小孩呢?”虾球忽然想到那个能叫人甜睡的耶和华来,他想:这位好心肠的先生也许肯作介绍人吧。他就问道:“耶和华先生能不能介绍呢?”先生问:“哪个耶和华先生?”虾球道:“就是那个能叫人甜睡的耶和华先生呀!”先生哈哈大笑道:“耶和华先生救的是全世界的难童,不是一个两个呢!”虾球不大明白。他反问道:“一个两个都不肯救,还说救全世界的孤儿难童吗?”先生开玩笑道:“不是不

肯救。你有所不知,耶和华高高在上,他听不见一个两个人的呼声啊。"牛仔问道:"他住得有多高?有罗浮山顶老和尚住的大庙那么高吗?"先生笑道:"高得多哩!耶和华跟天上的星星同在!"虾球听了非常失望。他"哦"了一声,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先生拍拍他的肩膊,把他们送出大门口去。叫他们去找两位少校以上的武官,或两位荐任以上的文官,就可以把他们介绍到政府办的芳村孤儿院去。虾球无奈何,只好向先生道别。他回头依依不舍地望一眼那些正在作柔软体操的孤儿们,就拉牛仔上路。在路上,他猛然想起一件事来,他自言自语道:"啊,我明白了!耶和华不是人,他是神!神的王国是不在乎吃喝的,他哪有工夫管你饿不饿肚子呢!"

日行一善

虾球一路想:跟天上的星星同在一起的神,他哪里晓得人间的苦难呢?乞求天神,给吃的喝的,不如求自已吧。他领牛仔走出沙河,在沙河茶楼门口徘徊了一阵,牛仔道:"球哥,我身上还剩一点钱,我们上去炒一碟沙河粉吃吧!"虾球道:"你哪里来的钱?"牛仔不敢说明,他撒谎道:"那天警察所给人劫枪,我在墟场上捡到的。"虾球不相信。他用鼻孔"哼"了牛仔一声,心想:在这个时候,还是牛仔的办法顶事。他跟牛仔踏上茶楼去。

他们炒了一卖牛肉沙河粉,吃得津津有味。邻桌有一个喝早茶的司机对女招待道:"我猜的一点不错!昨天那个押车的排长跟他手下的四名兄弟当真开了小差了!"女招待问道:"几十名逃兵一个都捉不到吗?"司机道:"当时那两个小鬼走进十九路军坟场后,其余的壮丁就像倒泻一箩

蟹一样,四方八面逃走,你想,几个士兵怎样能够捉得到他们呢?”女招待道:“其实那些当差的也够惨,他们还不是一样给人抓来的?”司机道:“那些壮丁还便宜了他们呢!你想,他们开小差后,还可以把一枝驳壳手枪和四枝七九步枪卖掉;或者,索性上山落寇,总比当差好。”虾球抬头望了司机一眼,他记得正是昨天给他们开车的一个。他拉拉牛仔,牛仔会意,两人不敢久坐,匆匆吃完会账下楼。

虾球走下茶楼来,他在茶楼门外的沙河车站上呆呆站着,望着对街的小巷。他的心在跳,原来是那个昨天穿红裤子的小姑娘,陪着一个中年妇人走到车站上来。那小姑娘已经换过了一身蓝布短衫。在这么凉爽的清晨,她那红润的脸颊和唇边的笑涡更逗人喜爱。她们走近来了,小姑娘把手上的小包袱交给中年妇人,对妇人道:“妈,你不要伤心难过呀!你怕我将来没有摆香烟摊的日子吗?你让我在里面多读一学期书吧。再过一学期,我就小学毕业了。”那妇人用衣襟揩拭她的眼泪,拉着小姑娘的手道:“小玲呀,妈好容易才访查到你的下落,四年多没见到你,怎么你不肯同我回家去呢?”小姑娘道:“妈,我功课忙呢。下星期天我请假出来看你吧。”妇人道:“记得啊!我的摊位就摆在城隍庙对面的马路口。”妇人上了汽车,还在车口揩眼泪,女售票员嫌她阻路,请她进里面坐下。汽车马上就开走了。

汽车开走后,小姑娘看见虾球,她望着他笑了一笑,就转身走过马路,独自回孤儿院去了。牛仔在旁边推了一下虾球道:“她的名字叫做小玲,你听见吗?”虾球痴痴地望着这小姑娘的背影,他没有听见牛仔的话。牛仔望望虾球不知他在瞎想些什么,怕要等到两年之后,当他自己也到了虾球的年龄时,他才会懂得虾球此刻的心境呢。

他们沿沙河公路徒步走进市区。他们经过十九路军坟场大门外,急

步走过去,还担心别人来捉他们。一路上,他们浏览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史坚如祠、执信女校和红花岗几个地方。走进了市区,他们折入东川路、百子路而转入广州贵族住宅区的东山。他们毫无目的地乱跑乱闯。虾球很少说话,牛仔则鬼头鬼脑地留心可以下手用武的地方。

他们走进恤孤院路的学校区。这天正是星期假日,学生们不去旅行逛街的就在学校里打篮排球,虾球、牛仔在门口徘徊了一阵,他们非但不羡慕那些幸福的男女学生们,反而有点憎厌他们。虾球想:那些贵族家庭的儿女们,他们哪里弄来那么多钱穿着、享福、读书啊!他们的爸爸哪里弄来那么多钱给他们享受啊!如果是做官刮地皮铲来的,那些给铲刮了地皮身家的又怎么办呢?……这些疑问,他自己想解答,但却解答不来。

太阳高照的时候,附近的一座大教堂顶楼上响起了连续不断的钟声:"当!当!……"缓慢地连续响下去,引得虾球站住脚在马路心倾听。他看见从四方八面像潮水似的涌出许多盛装的绅士淑女,有些手牵着天真活泼打扮得花枝一样鲜艳的孩童,迎着响亮的钟声,踏向教堂的门口去。牛仔精神振作,他推推虾球的手臂道:"球哥,进去听听!"虾球道:"有什么好听?礼拜讲道,在香港你还没听过吗?"牛仔道:"去听听讲道吧!看我们有什么好运?"虾球道:"我们穿得这样肮脏,他们要赶我们出来呢。"牛仔道:"不会的,上帝心肠好,他不赶穷人。"虾球笑道:"其实广州的上帝跟香港的上帝还不是一个样。孤儿院的先生不是说过吗,神是跟天上的星星在一起的。星星在夜里照见我们睡墙角,何曾知道我们没有饭吃?"虾球虽是这么说,到底强不过牛仔的热心,终于跟他挤在人群中,走进教堂去。

众人唱圣歌的时候,虾球的心中升起一个念头:他将来要好好答报那些曾经在精神上和物质上赐赠过恩惠给他的人们,那些人之中,有着

他的母亲和香港的六姑、亚喜、沙田茶馆送大包的四眼李、沙河孤儿院中的先生和学生小玲，和那个告诉他世间上除了英国人的警察和国民党的官军之外还有着另一种人民游击队存在的丁大哥，……等等。至于牛仔呢，他没有这些感激之情。倒是他身边一个西装中年绅士的自来水笔和银包，引起了他的兴趣。当礼拜做完，众人纷纷散出的时候，他已经顺利把那绅士的银包拿到手了。

虾球走出教堂门口，他望一眼牛仔，看见他正把一个银包放进裤袋去，大模大样以为没人看见。虾球抓着牛仔的肩膊，把他的身体扭转过来，命令道："牛仔！快把银包还给人家！"牛仔两眼露出狡笑，他想说："今早你吃的沙河粉是哪里来的钱?还不是我从那个壮丁身上偷来的?"但他哑忍着。凭虾球的经验，他晓得这个银包一定是站在牛仔身边那个绅士的，他看见他还没走好远，就拉牛仔赶上前去。他在一家小食店门口赶到那个绅士，在后边拍一下他的肩膊，说道："先生，你等一等！"那绅士转过身来，问道："干什么?"虾球道："你看看你身上少了什么东西?"那绅士摸摸口袋，脸色变了："唉呀！我的银包不见了！"虾球对牛仔道："快拿出来！"牛仔不得已，掏出银包还给那绅士。那绅士立刻暴跳起来，他挥起他的拳头，骂道："丢那妈！你这个混蛋的小流氓！你这个小扒手，老子给点厉害你尝尝！"他正想揍牛仔一拳，虾球身一横，用身体挡在绅士和牛仔的中间，他握住绅士的拳头道："先生，不要打他！他是我的弟弟，我们两人都是干这一行的。"那绅士听了这句话，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站着发了一阵呆。忽然，他心里明白了这两兄弟的行为，他为他自己刚才的暴怒惭愧起来。虾球拉牛仔走开了。绅士在后边跟上来，问他们这样那样，又要给虾球几张钞票，虾球拒绝不要。这绅士此刻才记起"日行一善"的道理，打算在这孩子身上做件善事，虾球偏不了解他的善心，弄得他无法可

想。快要走到公共汽车车站了,绅士仍然逗虾球说话。虾球突然站定,转过身来,正经地问绅士道:“先生,你是文官还是武官?”绅士给问得一头雾水,答道:“我不是官,我是老百姓,但我也认得几个官。你问这干什么?”虾球道:“如果有两个文官或两个武官介绍我们进孤儿院,我们就用不着做扒手了!”那绅士想了一想,觉得这件善事他还做得来,但今天是礼拜,市政府的朋友都不上班。他记起有一位当秘书的朋友住在培正路附近,也许可以托他写一张名片介绍介绍。秀才人情纸半张,这是不费什么事的。他当即答道:“你们想进孤儿院?好的好的!你们跟我来,我给你们想个办法。”

回头走到培正路,那绅士带虾球、牛仔两人进了一间门口边贴有“职员住眷严拿白撞”字条的公馆,不到十分钟,那绅士给留在公馆同秘书的家人打麻将。虾球拿到一张名片走出来,问路上一个行人道:“先生,到芳村孤儿院打哪里走?”

挥泪别牛仔

虾球、牛仔两人坐上了到黄沙去的公共汽车,虾球用那自称老百姓的先生赠送的钱,向女售票员买两张车票,他向售票员道:“大姐,到黄沙码头叫我们下车。”女售票员道:“早得很呢,你瞌睡一觉还来得及。”牛仔觉得这位售票大姐很有趣。他一路看着她跟那些冒充军人和公务员不买票的乘客吵嘴,叫唤沿途的站名,整理手上大卷的钞票,拉响钟……没一刻休息过。

他们在黄沙终站下车,在码头上找过江的小艇。亚娣的艇就泊在附近。亚娣坐在艇头,看那些接客过江的艇家兜接生意。她没有看见虾球,虾球也看不见她。虾球下了小艇,在亚娣的艇边擦过,直向芳村方向驶去。在艇上,乘客们的谈话每一句都引起虾球的兴趣,因为他们谈到赌钱,谈到广州各地赌场的新闻,这一手,虾球是颇有经验的。他经历过很多赌博场面,但还没听到说过手枪也可以赌的。有一个乘客道:“赌港币赌金器不稀奇,手枪也可以放在摊台上去赌!赌左轮赔左轮,赌七九赔七九!”另一个道:“在沙溪我不清楚,我知道在官窑、兴宁、马坝、沙坪、梅菉各地,嘿,人命都可以赌呢!”牛仔伸出他的舌头来,插嘴问道:“把人放在摊台上去赌?是不是女人赔男人,男人赔女人?”这句蠢问,问得众人大笑起来。那人解释道:“不是把人放在番摊或者色宝台上去赌,也不是赌赢了赔一个女人给你做老婆。赌馆借钱给你,你赌赢了,他抽三成的抽头;你输了呢,你得让他们拉去当兵。现在打内战,征兵征得紧,身强年轻的人没田耕没工做,很多就去冒冒险。赢了呢,换几天米饭吃;输了呢,活该!牛不喝水,禁不得牛头低,你自投罗网,只好去当兵送命,这办法真是想绝了!”牛仔推推虾球道:“球哥,我们试去赌赌我们的性命看!”虾球笑道:“不要胡说!”

一个钟头后,虾球、牛仔找到了芳村的孤儿院。他们远远就看见高高竖立起来的青天白日旗,旗竿的周围绕着几座粉刷成深黄色的单层洋房,这些建筑,跟附近破败的民居成了显明的、不调和的对比。走近一看,才知道这些新建的洋房全是暹罗的华侨捐建的,门楣上标记着纪念捐赠人的字样。广庭上冷冷清清,只有两个赤足的院生在洒水淋菜。走过礼堂的右侧,有一个破毁了的碾路机关车摆在空地上,有几个院生在机关车内的铁板上洗衣裳。再转过右边寝室的背后,才看见有几十个男女院生,

在太阳下面脱衣服捉虱子。走近去一看,他们十个有九个是癞痢头,头上的疮疤像地图一样东一幅西一块。虾球的心冷了半截。

虾球东张西望,看不见一个先生。他问一个十岁左右的院生道:“你们有多少同学?”孩子答:“百多两百个。”虾球问:“先生有几个?”孩子答:“两个。”牛仔问:“你们一天吃几餐饭?”孩子答:“两餐。一餐粥,一餐饭。”虾球道:“很好呀,有两餐吃。怎么你这么瘦?”孩子懒洋洋道:“不晓得。”牛仔道:“你头顶上生疮,身上长虱子,把你吃瘦了。”那孩子很寂寞似的坐在地上用石子画圆圈,大概是没人理他,同时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玩。他连跟牛仔谈话的劲也提不起来,精神体力孱弱得毫无生人的乐趣了。

再走过去,便是女生宿舍。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生坐在窗口上看一本教科书,反反复复念读一篇课文,闭着眼睛念一句,又张开眼睛看一句。虾球想:大概是准备背书了。忽然有两个女生从厕所走出来,后出的一个追打先出的一个,一边打一边骂道:“死×!你怎么偷我的草纸!”那挨打的一个哭道:“一张草纸算什么偷?拿你一张纸你就打人了?”说罢就呜呜地哭起来。这时,女生宿舍的一个窗口上伸出一个干柴一样瘦的中年妇人的头来,这个“头”凶恶地骂道:“你们又打架了!我等下打死你们!”牛仔跟虾球道:“这个女人好凶!动不动就说打死人!”虾球笑道:“最好她能打死那些虱子,千万不要打死人。”那妇人看见虾球、牛仔,开口骂道:“你们进来干什么?快出去!失掉东西问你们!”虾球道:“先生,我们正是来找你的呢。”回头对牛仔道:“她一定是先生,我们把那位秘书先生的名片交给她吧。”说罢就走过去,从窗口递那张名片给她。

在虾球的眼中看来,这妇人这样干瘦,一定是个痨病鬼。她接看那张名片时把脸一沉,然后详细问他们的姓名年籍。最后她对虾球道:“你不行!你太大了。”虾球、牛仔两人对望一下,他们即刻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他们要分手了。虾球心里即刻难过起来。他深爱牛仔,他想,两个人在外边漂泊,挨饥受苦,倒不如让牛仔留在这里一天吃两餐,他自己独自去流浪好了。牛仔不肯留下来,他说道:“球哥,我们一道生,一道死,分开我不干!”虾球劝道:“牛仔,别那么傻!我不会丢开你的。你等我在外边弄到一点办法,我再来接你吧!”牛仔道:“你一个人在外边,我放心不下你呀!你太老实,你要饿死的!我不,我不离开你!”牛仔非常执拗,虾球再劝他,他就嚎啕哭了起来道:“我不!我不!你打死我我也要跟你在一起!”他一哭,虾球的眼睛也红了,他为这真挚的友爱感动得淌下眼泪。

孤儿院的女先生,她隔着窗口看见这两个流浪少年一把鼻涕两行眼泪,她把她那副苦面孔缩回去了。虾球在一群男女院生的围绕中,不好再跟牛仔说话。他拉牛仔走开,绕到女生宿舍的前面来,又再劝他道:“你暂时留下来一头半个月,等我的好消息。我一定回来接你。”牛仔道:“你何必一定要我留下来呢?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同在一起有事好商量。打架也多个帮手呀!”牛仔的话有他的道理。虾球却认为牛仔虽然诡计多端,常常能想出些绝处逢生的妙计,可以马虎过活下去;但虾球不想老是沾光牛仔从损人利己的偷窃得来的金钱实物,他憎恶这种勾当。他想:老让牛仔偷骗来给自己吃,实在是羞辱自己,同时也害了牛仔。他一定要牛仔留在孤儿院中就是这个道理。虾球道:“牛仔,我何尝不明白两人计长,一人计短呢?但我实在想你在这里住一下,学认得几个字,将来有用处呀!我赌咒每星期来看你一次,带东西来给你吃好不好?”牛仔破涕为笑道:“我就怕你挨饿呀!你还说带东西给我吃!”两人商商量量,牛仔终扭不过虾球的主意,答允道:“好吧,我试住一个星期。下星期你不来看我,我就逃走出去找你!”虾球道:“我一定来看你!但你要在这里学好,可别当这里是座监狱,老是想逃走呀!”牛仔道:“是不是监狱,住下来才晓得。我看,



这里和香港赤柱监狱也差不了多少!球哥,你最好三天之内就来看我!”虾球道:“刚才说好一星期,现在又说三天,别那么孩子气了。我跟你去见那位女先生吧! ”

半点钟后,牛仔送虾球踏出孤儿院的大门口。牛仔站在门边,喉咙酸哽,说不出话来。他不敢抬头望虾球走开,因为他这时心里很难过,他眼睛含着泪水,不愿让虾球看见。他失去了虾球,就像给人割去了一只手臂一样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孤单一个人,留下来跟那些拿一张草纸也打架的孤儿们生活在一起。他一丝一毫也不羡慕这个死水一样的小世界。有两餐吃又怎样?没有生气,没有快乐,再多吃几餐也不生肌长肉。他有满腔的牢骚和感想,但他一句也不能向虾球倾诉。等他抬起头来想说些什么时,虾球已经走远了。牛仔就倚在大门口尽情哭泣起来。

虾球急步踏上他的征途。秋风从后边送来牛仔的哭泣声,他站着侧耳倾听了一阵。这哭泣声刺痛他的心肺。他咬着牙齿,紧闭着嘴唇,他不哭,但他的眼泪像泉水似的直滚下来。

千里姻缘一线牵

芳村花地一带,本来有许多营业的花圃花园,此时因广州百业凋零,花市也跟着冷落起来。花圃的主人,一任百花凋残,不加整理。虾球一路看见许多这样荒凉的花圃。他走到一家“艳芳园”的门口,看见千百个花盆,乱堆在园中;养蜂的蜂巢,毁弃在门旁;浇淋百花的池水也干枯了;许多花卉都萎谢了;只见几盆顽强的秋菊,没有人料理也独自在那里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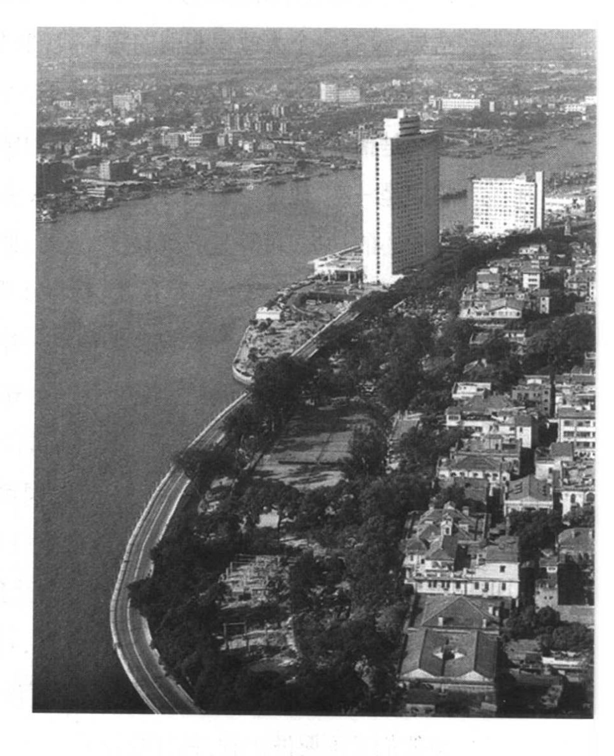
他在这花圃的门口呆呆站了一刻。他奇怪这样一个好花园为什么没有人整理。他觉得孤儿院仿佛有点和这花圃相像，一样是少人整理，一样是乱七八糟，一样是没有生气，也一样让人的生命悄悄地萎谢。他又想到：花没有水浇，花就一定会枯死；人没有饭吃，人一定会饿死；他今天失去了牛仔，没有牛仔诡计多端的帮助，找饭吃更不容易了。他忽然恐慌起来，觉得前路茫茫，不知道哪里是自己的出路。他打定主意，到了黄沙再说吧，在这荒凉的芳村花地一带，有什么活路呢？他没有想到，在黄沙那边，同他一样朝不保夕的少年儿童，满街满巷都是。

此刻的广州，除了原来的几十万失业者而外，又多了一批退出火线的失业军人。他们的数目天天增加，他们求生存的法宝是走私经营小生意。因此走私就成了一种风气，走私者很自然地就结成许多集团和帮口，形成一种力量，这种现象，和统治当局的经济利益是有矛盾的。因此，当局下令把他们驱赶离开铁路线，或逮捕押去海南岛屯垦。他们因此就更加团结起来，联合反抗，以求生存。大约有二千多个失业军人，由他们分区每十人推出代表一人，共选出代表二百多人，约到南海县属沙溪开秘密会议，商量应付当局的办法。那个在广九路私运玻璃，曾帮助过虾球的青年退伍军官，也是代表之一。他当过连长、营附、少校参谋和中校营长。他自动脱离内战战场，改行从商。为了有免费乘火车的好处，他仍然照常着军服。他这种人并非逾龄的退役军官，他没有退役证件，随时可能会被拘捕。生命与自由，同受威胁，因此他特别热心团结大家，积极为生存而奋斗。人家选他做代表，他就把这一群代表们掌握起来，指挥他们，叫他们分别秘密到达沙溪指定地点开会。

当虾球坐小艇过海时，他们正纷纷由黄沙出发西上。三个五个一群，碰头时这边叫一声“万众”，那边答一声“一心”，这就是他们彼此秘密联



络的口令,用来区别是不是自己的“同志”。鳄鱼头也接到了他部下烟屎陈的密报,他转报上去,上边批下来,派他到沙溪去暗中监视失业军人的行动。他本打算抱“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但上头一定要他去做密探,只好奉命前往。



虾球站在艇头看看江面上的景物:白鹅潭的江水是静静的,不像香港海那样时常激起白沫的浪头;江水是浑浊的,泥黄的水色,正像水上人家的面孔一样没有一点光彩。珠江水缓缓地流,人的肉眼,看不见它的潜在的力量。

鳄鱼头此刻骑乘的差舰,正溯江西上。“隐顿”鳄鱼头在司舵室看大副掌舵,问大副道:“几分钟可以赶到沙溪?”大副答:“十五分钟内可以赶到。”鳄鱼头道:“我们不泊沙溪。泊沙溪目标太大,引人注意。我们超越过沙溪五里外停泊,我带几个人坐舢板登岸。”大副道:“听舰长的命令随时停泊。”鳄鱼头侧目看看这个大副,心里觉得这人还会捞世界,决定有什么油水可揩时,也分润一份给他享受。鳄鱼头这人的特长之一就是随时随地都想到对方的需要,当人家最感需要的时候就施一点恩惠,让人家感恩知己,深信他把人当“心腹”看待,死心塌地替他服



务,为他去赴死。这点权术,鳄鱼头从接任管理员的一天开始,就更精巧地运用起来。他知道这位大副跟诨号叫“顺风耳”的机轮长平素有点不和睦,他就巧妙地个别中伤煽惑,使得两方面都当他是知己而诉对方的坏话。他就利用并制造双方的矛盾来巩固他的领导。这种双轨政策施行的结果,没有一个人敢侵犯他的领导权,他非常微妙地收到实效。还有,他随时对部下作私人的礼赠,使得部下个个都感激他的恩德,而不知道他原来是揩了公家的油。这种化公为私的做法,他占去了的是九牛,人家分到的是一毛,他能令这些分了一毛的人感激涕零。鳄鱼头的笼络部下,收揽人心的功夫,可算是老到极了。这时,他就在大副的耳边小声道:“我们不久要开到海南岛去送军用品,我特准甲板部的人组织一个公司,顺便带点私货,这件事由你全权负责秘密去筹备,绝对不能对任何人公开,知道吗?”大副道:“多谢舰长照顾,我一定守秘密。”鳄鱼头道:“这回失业军人要造反,上头要我们出来监视他们的行动,因此我把开往海南岛的日期稍为缓一下。我们可以多得一点时间预备。”大副道:“退伍军人怎么会造反呢?”鳄鱼头笑道:“你听见他们的口号吗?他们叫道:有敌有我,无敌无我;你明白他们的意思吗?他们是自悲狡兔死走狗烹呀!”大副道:“这口号不通;现在兔还没有死啊!你看,日本鬼走了,我们不是又打内战吗?”鳄鱼头道:“我也奇怪。大概是他们一来不是良弓,只好藏在后方;二来他们又不愿做走狗,只好饿死了。”

大副听鳄鱼头批评那班失业军人,说他们不肯做走狗,只好饿死,他不大同意这个说法。他说道:“这么说,要不饿死就得做走狗了!我看不一定吧?”鳄鱼头道:“我的意思只说了一半。吃饭的办法有多种:做走狗是一种,造反又是一种;总之,饭是一定要吃的,不管用什么方法去弄饭吃,在我看来都是对的。”大副道:“照你的说法,世间上就没有什么是非公理

了?”鳄鱼头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亦是一非,彼亦是一非;你能说哪一个完全对?”大副道:“总得有个标准呀! ”鳄鱼头道:“标准吗?有的,有的。大副,你记着我这句话吧! 谁给我们饭吃,我们便说谁对。照这标准去捞世界、揾饭吃就不会出毛病了。”大副道:“那么这就变成有奶便是娘了! 哈哈! ”鳄鱼头道:“对呀! 你说得一点也不错。谁喂奶我们吃,我们就喊她一声娘! ”大副没有话说。他也相当聪明,他知道鳄鱼头这句话是叫他明白:他要想捞下去,就得乖乖地听他的话,服从他,做他的奴才,自己不得有独立的意见。他心里很不以为然,但他知道“不怕官,最怕管”,鳄鱼头正好管着他,他就把不同意的意见,咽下肚子去,不再说话了。

这艘差船在虾球的艇头越过去了。虾球看见这艘差船,他想起过去在差船上一段被人奴役的生活,他就记起了那些奴役他的军官们和警官们,他记牢他们怎样鞭打过他,捆绑过他,他越是怀恨他们,他就越是惦念那些跟他们作对头的游击队。可是,丁大哥和他的队伍在哪里呢?这是他始终没法打听的事。

他在黄沙码头登岸,茫然无目的地往前走。九婶在艇头看见虾球走在人丛中,她的老眼昏花,看不清楚,不敢确定是虾球。她擦擦眼睛,想再看清楚一点,虾球走得更远了。她叫喊,虾球又听不到,九婶叫艇内的亚娣道:“你出去看看! 我看见虾球呢! ”亚娣应声走出艇头来,连声问:“虾球在哪里?他在哪里?”九婶道:“我眼睛花,看不见了。”亚娣道:“在哪里?说呀! ”九婶向马路那边一指道:“他刚走过那边,看不见了。”亚娣即刻三脚两脚跳上岸去,跑过马路去寻找。她追到从桂路那边去,虾球走的是梯云路,两人越走距离越远了。亚娣回来骂九婶:“真是白天见鬼! ”九婶道:“如果我见鬼,那就一定是虾球在赤柱监房死了,鬼魂在这里出现了。”亚

娣又骂道:“呸!不吉利!虾球年纪轻轻,这么容易死!”这时有两个男人一个女人走到江边来,九婶就向他们兜接生意,捞些外快。那个三十岁左右商人打扮的男人走近来问:“到石围塘要多少钱?”亚娣答:“先生,随便给就行了。”那男人道;“打死狗讲价,不好。你实在要多少?”那个二十来岁平常打扮的女人对那男人道:“丁大哥,不要讲价了,讲得来就赶不上火车了。”另外一个穿西装的青年男子也催促下艇,于是三个人就下了亚娣的小艇,向石围塘广三车站划去。

在亚娣的艇上,坐着这三个乘客,他们在小声谈话。那女的向她的两个男伴道:“你们嗅到广州的火药味么?我看早晚有一天要爆炸。”丁大哥向那穿西装的道:“尽管他们封锁消息,但封不了那些败兵的嘴巴,他们一回到广州,人人都知道光头佬又给我们送了好几个师的礼物。天快亮了!”那穿西装的道:“在广州这个地方,眼前反饥饿的斗争是强烈的,除了工人、学生、市民之外,连那批失业军人也卷了进来了。他们的事情不好搞,表面闹得凶,也最容易给人扑灭。三姐,你同意我这看法吗?”三姐道:“这两天传说他们要暴动,这当然是愚蠢幼稚的行动。不过从这里,也看得出这批长期受过光头佬教育的走卒们,他们对光头的江山已经完全绝望了。”丁大哥笑道:“这是自然的,这点他们比普通老百姓看得更清楚。”穿西装的插嘴道:“虽然他们看得更清楚,但他们打的是走私漏税、发横财、建立什么经济基础的如意算盘,动机完全是想浑水摸鱼,再没别的了。”三姐道:“他们这样一闹,也有好处。宋子文的丑态又会再二再三地暴露在人民的面前。人民会逐渐明确地认识:到底跟谁走才是办法。”丁大哥道,“现在群众都传说:解放军快南下,两广纵队快回来了。有些群众到处在找游击队,连小孩子也是这样。这说明一个问题:群众的思想准备渐渐成熟了。——我刚才在梯云路看见那个帮鳄鱼头做工的小孩,他

在香港就对我说过要投游击队。”这时，亚娣听到他提到鳄鱼头，又提到小孩，她想，他们一定是说虾球了。她就问道：“先生，你们见过的那个孩子是不是叫做虾球的?”丁大哥道：“对了！他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虾球！你认得他吗?大姐。”亚娣道：“怎么不认得！他跟我们很要好呢！你先生看见他打哪里走?他穿什么衣裳?破不破烂?”丁大哥道：“我是在梯云路上看见他的，他站在一家酒家的玻璃大橱窗下面，眼巴巴望着那些挂炉鸭，我当时有事情没跟他打招呼。”亚娣又问道：“他的衣服破了没有?”丁大哥道：“好像是很破旧的样子呢。”亚娣登时皱起了她的眉头，紧闭她的嘴唇，半晌才蹬脚道：“该死的鳄鱼头！他升官发财去了，跟他的人还流浪街头！”她转头对艇尾九婶道：“亚婶，真是虾球呢！这位先生亲眼见过他。”九婶道：“我看是十足了，你还不相信。”丁大哥问道，“鳄鱼头怎样了?他升官发财这样快?”亚娣道：“怎么不是！他做了什么司令，又兼了什么舰长，穿起军服，威风得很呢！你也认得他?”丁大哥道：“我跟他是一面之缘，我知道他在香港是一个流氓头，现在穿起军服，欺负我们老百姓了。你骂得对，他是该死的！”

三 人 行

亚娣的小艇把两男一女的青年人送上了石围塘的码头，三姐不让丁大哥和穿西装的送她到火车站去。她笑着说道：“你们送到这里好了，我自己一个人去搭火车。丁大哥，万同志，还有什么交代吗?”那个姓万的低头想了一想，然后说道：“同志们这两年流动大，多少好战友都把身体拖

垮了，今天的医护工作是应该加倍重视的。你好好搞出个制度来吧，像过去那样，太不成话了。”三姐点点头，她望一眼丁大哥，问道：“你什么时候来呢？”丁大哥道：“快了！”三姐跟两人握别，然后就提起她的小藤筐，走上火车站去了。万、丁两人一直到望不见她的背影后，才坐原艇划回市区。

在艇上，他们两人默默无言，好像是神游到另外一个什么世界去似的。到了江心，老万说道：“我昨天到文德路借到一本《苏联内战史》，温读一次，我有很大的感触。我们常说革命是艰苦的，不错，它是非常艰苦的，我们深深知道，可是，我觉得，一九四八的中国的环境，比一九一八的苏联的环境好得多了！别说老百姓，就是反动派阵营里的人，也不怀疑我们的胜利。”丁大哥应道：“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民主力量支援我们的缘故啊！”老万跟着像作结论似的说道：“我们为了迎接明天的胜利，一定要打垮光头佬这张蹩脚王牌——TV宋。在各方面和宋子文竞赛，我们必须打垮他，而且一定能打垮他。”丁大哥道：“在我们的岗位上应该一定要做得到的事情是拖住他的后脚，叫他一个兵也调不出去！然后慢慢吃掉他！”亚娣用劲把艇划靠黄沙码头。

这两个人上岸后就不再谈话，一先一后距隔十步左右走进六二三路。他们在西濠口又碰见了浪荡在马路上的虾球。

是虾球先看见丁大哥的；他正在新亚酒店附近徘徊，猛然抬头看见丁大哥在马路边买香港报纸。他奔跑过去气喘喘地唤声：“丁大哥！”丁大哥侧过头来，看见一身褴褛泥污的虾球，他问道：“你是虾球吗？”虾球道：“是呀！丁大哥，我找得你好苦！”丁大哥拿起报贩找回给他的钞票，就离开报摊，虾球跟着他走。丁大哥问道：“你找我做什么？”情急的虾球好像遇见了自己的亲人似的，把他最最迫切、最最苦恼的问题提了出来道：

“丁大哥,我要投游击队!”丁大哥道:“在马路上不要乱说话!”走了两步,他小声对虾球道:“游击队生活很苦,有朝没晚的,吃不上饭是常事,有时还丢掉性命,你知道么?”虾球道:“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愿做,只要有饭吃就得了!”丁大哥小声道:“你这种想法不对呀!只要有饭吃就得了吗?你把游击队看成是施饭站了。游击队是战斗的队伍,不是慈善机关哩!”虾球不知道怎样说才对,他性急起来,牵一下丁大哥的衣袖道:“丁大哥,我不会说话,你别怪我。我跟你!不管你带我去做什么!”在敌区隐蔽的丁大哥,这时候没有多照顾一个人的能力,尽管他对虾球此刻的境遇有高度的同情心,但他却认为流浪儿的产生是这个腐朽社会的必然结果,他不能因为怜悯虾球而把他收容起来。当虾球举着一双殷殷的眼睛望着他时,他的确不曾动过一点怜悯之情,他觉得对于个别不幸者的怜恤是无益的。他默默不答复虾球的要求。虾球又道:“丁大哥,我跟你做事!你不是说过有许多小鬼能做大人一样的事吗?我还不会烧枪,但我可以学啊!”丁大哥觉得虾球在马路上无忌地谈这些事是很危险的,他多少有点厌恶这种纠缠,他想摆脱虾球的跟随。他摸摸他的口袋,把报贩找余的几千元钞票掏出来,向虾球道:“你拿这些钱去吃饭。我有事情,不要跟我了!”他塞这几张钞票在虾球的掌心,就快步转入一德路去。虾球站在一德路口,惘然若失地望着丁大哥走进人丛中,转眼就看不见了。

他呆呆地站着,他的精神纷乱,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他想起他千辛万苦到葵涌去找寻的这一个人,原来是这样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失望极了,他的眼睛红红,他想哭,但终于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他看看他手上的几千元钞票,他想:吃掉这几千块钱又怎么办呢?加进西濠口的流氓集团再过偷劫抢掠的生活吗?不干这个了!沿门讨饭吧?今天谁有多余的米饭分给你啊!我怎能跟一大群饥民整天排队站在大饭店门口等半碗残羹

剩饭?进工厂无门,投游击队无路,当兵又不甘心,到底怎么办才好呢?……一个怪念头冲上他的脑海:“用性命去沙溪赌一次吧!”

丁、万两个人找到一家静僻的小茶楼坐下来休息。丁把刚才虾球跟他谈话的经过告诉万,因为万在后边听见一点,再追问他的详细。万听了丁的叙说后,他闭上他的眼睛,他追忆他看过的一套电影,里面有个镜头: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某天百忙之中,带了一个街上的孤儿到他的办公室来,跟副官耳语道:“有吃的东西吗?给这小姑娘吃顿饱!”万想起这部影片,他对丁说道:“丁大哥,你错了!你应该耐心一点去多了解他的具体生活情况,花一点脑筋想想是否能有办法替他指出一条行得通的路来。”丁大哥还想不清他究竟做错了没有,万又继续说道:“你这种拒人千里的态度是要不得的!我们有什么道理指责他要求吃饭是不对的呢?没有饭吃找我们,这正说明我们在人民的心中有了威望。为什么要苛求一个没有阶级觉悟的普通群众懂得革命的道理?千万的人民倾心于我们,他们不懂得怎样恰当地表示他们的心愿,有的老百姓向我们恭维道:你们真是我们的财神爷,我们的活财宝啊!难道我们竟摆起架子,指责他们这种衷心的话是迹近侮辱而拒绝他们吗?”丁大哥听了万的这番话,他抓抓他的头发,脸上露出惭愧的微笑,对万说道:“你的意见很对。”

虾球回头走到西濠口,再折向六二三路,一直走到黄沙码头。那个姓巫的退伍军官正在码头上指挥他的同行踏上沙溪的电船。虾球在他的身边走过,不曾发觉他就是让他背玻璃和介绍他在淡水公路上投宿的那个军官。那军官也不曾留意到这个褴褛的孩子就是当日搭火车相识的那个难童。

虾球经过亚娣的艇头,走过去,一直走到桥板的末尾,他才走上了一只开往沙溪的电轮。电轮的内舱已经坐满人了,他就走出来站在船尾的

厨舱上。一会,电船就噗噗噗地向西开动了。

面向沙溪

虾球站在船尾,面向着沙溪;广州失业军人的代表们,也面向着沙溪;张果老的手足鳄鱼头,坐在他差舰的小舢板上,也面向着沙溪;大家都引颈期望沙溪能够满足各自不同的欲望。

这些人都把自己的希望,寄给了沙溪。

沙溪是广州四郊千百个大赌窟中最典型的一个。围绕着这大赌窟的周围,有娼妓的花艇,有雷公轰的当店、有并排栉比的雅片烟窟、有女招待的狗肉寮、有大茶楼大酒肆、有金银外钞找换店、有枪枝武器交换所,更还有各种征税机关和兵役机关。这里的最高行政首长是一个首席保长,他是这里的大地主,这大赌窟就是建筑在他自己的茨菇塘上。沿码头的江边,建筑有高耸入云的炮楼,保护着这块土地。炮楼各层都开有射角很宽的炮眼,炮眼下涂着斗大的"沙溪南楼""沙溪西楼"等字样,十分显赫雄伟。沿岸的景物是美丽的,北堤的荔枝树向南岸的杨桃树点头招呼,江水击拍着一片翠绿的青草,在丰饶的大地上,簇拥着一堆堆的村舍,鸭群在村前池塘中游泳,村女们赤足下塘去采茨菇,……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但是,就是在这块美好的土地上,人们正过着和这幅美景多么不相调和的生活!

有八九艘——每艘可载三四百人——大电船,每五分钟一次,轮替接送来往赌窟的人客。虾球坐的"大中源"号电船靠岸了,他跟人客蜂拥

上岸。码头是木建的,升出江边,高约一丈多,虾球拾级登陆,到了岸上,就面对着一条八尺宽的长长的堤基,堤基两旁盖搭有并排的木棚,两边门口相对,棚内是经营各种行业的商肆。再深入就是一个大市场,中心是菜市,四周围绕着熟食店、茶楼、酒肆和当店。再向右向左两边作扇形的展开,右边展开的是一列大赌馆,左边展开的是一列大烟馆,扇形的顶端汇口处就是一列数十家狗肉店,女招待在店内娇声嚷叫:"食香肉请进!"虾球看见那些吊挂起来的腊狗,涂得油亮亮的,他不禁咽下一口口沫。他看见那些赌档,比起香港他所见过的那些"大档"还更宏伟。赌博的门类应有尽有,人群像蚂蚁似的围挤在赌台边,虾球简直没法找出一条缝挤身进去。他走到那些雅片烟馆去瞄了一下,他看见那些躺在竹床上吸雅片的烟鬼,男女混杂,十分热闹。女烟花来回侍候顾客,用放浪的殷勤态度来笼络客人。

鳄鱼头正在率领两个得力的手下人,一个是蟹王七,一个是烟屎陈,摇着他的舢板靠岸。失业军官的代表们也陆陆续续到达了。那个退伍的巫营长一上岸就选择了一间有厢房的酒肆, 约了几个代表中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喝茶,并指定了专责的联络人员,和分布在各茶室的代表们取得联络。他聚集的几个军官,是从各区的代表中推选出来的,他们都汇集了各人的意见,预备集中在一起讨论。

他们进去的一间酒肆叫做"有利饭店"。门口挂有"本号独家经理批发本地特产黄酒"的招牌。巫营长一坐下来就叫伙计打酒来,先同他这个"参谋本部"的同僚们干一杯。

鳄鱼头上岸后,周围巡视一转。他发觉每间茶楼都聚拢了不少军官,而这些军官都穿的军常服,不配领章胸章,他摸不清谁的阶级最高,谁是领导的首脑,这可难倒他了。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把蟹王七、烟屎陈分

配在两家茶室喝茶，去搜索情报，再作打算。他叫来蟹王七，在他耳边道：“老七，你进有利去饮茶，把他们的龙头打听出来。蛇无头不行，探到龙头就好办了。”他又吩咐烟屎陈道：“老陈，我派你做流动侦察员，四处穿插打听，把他们的指挥部打听出来！”他自己就走去找那位沙溪土皇帝首席保长，和他打个招呼，取得联络，以免发生误会。

虾球看见许多军官在各处走动，他把他们当作也是来这里趁热闹的赌徒。鳄鱼头也是穿的军常服，他杂在军官中走向首席保长办公处，虽然他擦过虾球的身边，彼此都各有心思，不曾发觉。虾球走进了一间最大的色宝赌馆，看见一张五丈多长的赌台围满了男女赌客。他没有办法挤进去看。他只看见那个坐在当中的“赌媒”用响钟“铃！”地按了一响，隔一分钟又“铃铃！”按了两响，再隔两分钟又“铃铃铃！”按了三响，就把她面前的钟盖揭开来，接着就娇声怪气唱道：“双六一个五——十七点大！”跟着就是众人一阵嗡嗡声，输的叹气，赢的欢呼。赌馆的保镖手提“卡宾”枪在四周巡视，有些小扒手就在赌客身边穿插。虾球看见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卖蔗孩子，他一眼就看出这孩子的卖蔗不过是用作掩护的，他买了一根蔗，向孩子使一个眼色问道：“今天发市没有？”那孩子向虾球望了一眼，答道：“喂，大佬，黄河为界，你想发财到别间去！”虾球笑道：“我是来赌命的，我不跟你抢生意，你放心好了。喂，我问你，借钱来赌你有路数吗？赌输我愿去当兵。不论输赢，借到钱先送你十万！”那孩子看虾球一眼，然后说道：“你跟我来！”

那卖蔗小孩领虾球到处去找那个主理借钱赌博的人命贩子。他们走进一间茶室去，那小孩道：“奇怪了，今天有这么多军佬来赌钱。我刚才还看见雷公得在这里饮茶，他的茶盅盖还没翻转，我们等一等他吧。”虾球就跟那小孩站在雷公得的桌子旁边等他。

有个四十多岁的军官向小孩买了几根甘蔗,他把蔗咬了一口就对他的同伴发誓道:“天掉下来我都不怕! 逼虎跳墙,赶狗入巷,我们要回头咬他一口! 去琼崖开垦,骗人! 老子才不跟他去呢! ”虾球望这个军官一眼,他记得他就是那天在香港沙田指挥军官们捎玻璃上火车的那个汉子,他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也不曾跟他说过话。另一个青年军官气忿忿道:“如果大家商量结果要硬干的话,我自动请求,把在法政路摔手榴弹的任务交给我。我摔手榴弹,已经有上十年的经验了! 炸一辆汽车,容易过吃豆腐! ”刚才那个中年军官又咬了一口甘蔗,他抱着充分的信心道:“老弟,这些事情最好让我来布置。广州的每一条大街小巷我都熟悉。我们先把那些豆腐队伍何灯筒洪灯筒马灯筒解决掉,打掩护退却的仗,我在京沪线上学到了不少本领。我保险能使大家安全退却! ”另外一个军官说道:“我们的代表团有一半是当过参谋的,主席老巫也是参谋班出身,我恐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张团副,你到有利去看看他们讨论有什么结果,我们全体家属一万多老幼男女要靠他们想出个办法来活下去的呀! ”那中年军官就站起来道:“我过去看看。老巫当过营长,他是能干的。大家放心。”说罢他就走出茶室。在他的背后,尾随着一个鳄鱼头的心腹烟屎陈。

人命贩子雷公得这时走了进来,卖蔗小孩一见他就对他小声道:“得哥,有一条黄鱼找你。”说罢向虾球一指。虾球看见雷公得一副烟容,牙齿污黑,额角有刀痕,眼睛露凶光,觉得这家伙一定阴险毒辣。雷公得问虾球:“你几岁?”虾球撒谎道:“二十岁! ”雷公得道:“我不相信! ”虾球道:“我吃盐多过你吃米! ”雷公得笑道:“你扛得起一枝七九?”虾球道:“三枝七九也不过二十几斤,再加上子弹我也背得起! ”雷公得问:“你想借多少钱?”虾球道:“照行规借好了。”雷公得道:“你跟我来! ”

生命的赌博

虾球跟了那个人命贩子雷公得走,一路转弯抹角,到了一个门口贴有不少布告和招牌的机关,他就跟雷公得踏进了这个机关。雷公得找到了一个书记,在他的耳边密谈一阵,那书记就把他们引进了里面的一间小房间去,让雷公得坐下。书记在卷宗夹里面取出一张印好的空白收条,交给雷公得,雷公得就转交给虾球,叫他在这张空白的收条上打指模和签上自己的名字。虾球看看那张东西,原来是一张领到安家费若干百万元的收据。雷公得对虾球道:"你打了指模签上名字就得了。我们会替你填好其他的字。你签好名我就给你国币二百万元,你实收一百四十万元,其余六十万元是我同书记官两人的手续费。你拿这笔钱去博一博,博赢了,算你有运气,交还钱手续两清;博输了呢,就去当差,再到战场上赌你的运气吧! "虾球拿起这张等于卖身契的安家费收条,迟疑起来,不知道签名还是不签好。在这时候,他忽然想起他的母亲来,他刹那间神游回到香港红磡自己的家里了。他好像看见他母亲一把鼻涕两行眼泪对他劝诫,叫他保重身体,学做好人;一会儿又看见妓女六姑鼓励他发奋向上,不要堕落;一会儿又见到他父亲躺在床上,发着呓语;一会儿又觉得牛仔已经逃走出来找到他,对他说:"你太老实了!你会饿死的!"……这些人的面影,都是那么可爱可亲,都一样期待他站稳脚跟,顶天立地,活得像个人样。可是啊,他此刻却把自己的生命来出卖,来换取金钱去赌博,把有用的生命作孤注的一掷! 他想到这里,赌命的决心动摇了,他的两脚慢慢

站起来，激动地对雷公得说道："我不签名！我不借你的钱了！"说罢就走出房间来。

雷公得和书记不提防他忽然变卦，眼看虾球走了出去，一时决不定怎样对付他。虾球走出大门口，四顾茫茫，不知道该向哪里走。天边悠悠的白云，在荔枝树顶上自由自在地飘浮，人哪能这样自由啊！人，一生下来就好像有一副看不见的铁镣铐，把两脚扣锁着，不让你有活命的自由。虾球很想走离开这个地狱，到一个能够温饱而不受欺负的地方去，可是这个可爱的地方距离他实在太远了！他此刻饿得胃肠绞痛，两脚又软绵无力，迎着他面前的是不可测的漫漫长途，而在他的背后，却有着一百四十万元的诱惑，有着饱嚼一顿的机会……他又站着迟疑起来了。

虾球终于咬实牙根，把心一横，在雷公得还没有出来把他毒打一顿之前，他又回转身走了进去。

鳄鱼头的两个侦察员蟹王七和烟屎陈，在有利饭店侦察到失业军人的参谋本部设在玫瑰厅，他们就在隔壁芍药厅内叫东西吃，偷听军官们的谈话。

巫营长首先把当前的形势向各代表作了一个分析，告诉他们前途很险恶，自己孤立无援，上头的压力又大，大家再不团结图存，就没法子生活下去了。他听取了各人的意见，然后作一个归纳，向代表们说道："各位，刚才听了大家的意见，有一个共同的见解，就是要保住我们的生命线。我们今天的生命线就是广九路，我们在省港两地走货，博十一之利，任何人都问心无愧，但在现行的法律下，我们是违法的。问题就在这里了。有法律在手上的人，他们几千吨几万吨货物运出运入，通行无阻，而我们带几块玻璃，几段绒料，却是犯罪的行为！各位，我们打了八年仗，胜利了，对国家算已尽了应尽的责任，就算无大功也有一点微劳，可是结果

怎样呢?今天我们的儿女全部失学,挨饥受饿,衣不蔽体,快要饿死在街头了!我们用自己的劳力用自己的血汗去做点小生意,养活一家老幼,这算犯什么大罪?就要把我们充军到琼崖去做肥田料?……”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另一军官用拳头重重击着桌面大吼道:“我们在枪林弹雨中钻出来,我们是不怕死的!我们干!”其他的军官都纷纷发出怒吼,控诉他们心中的不平和悲愤。巫营长道:“各位,光愤激是不济事的,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商量一个办法出来。我们几次的请求都得不到答复,现在是到了我们自己替自己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干,这是不错的;干就是行动,行动要有计划,有布置,像我们打仗要有作战计划一样。刚才各位有提议游行请愿,有提议到中山纪念堂去绝食,有提议发通电向全国人士呼吁,有提议派代表到南京去哭陵。这些办法,不是都有人做过吗?有什么效果没有呢?这是值得考虑的。至于有些代表提议武装自卫,我们哪来的武装?就是有多少短枪,也是不能跟军宪对阵的;有的说用手榴弹去炸汽车,我觉得这是幼稚的鲁莽行为,杀死一二个人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巫营长继续征求各人提出具体的意见,大家议论纷纷,没个定见。蟹王七对烟屎陈道:“你快去报告副司令,请他到这里来!”烟屎陈点燃了一支三炮台,戴歪他的毡帽走了出去。那个团副发言道:“巫营长,你带过兵,也当过参谋,你的想法很周到,我非常佩服!你说那些办法不是好办法,我也同意。我们的确是乌合之众,不是有组织的队伍。但你要知道,散兵有散兵的打法。有时几响冷枪,一两个手榴弹的爆炸,大清皇帝和两广总督也吓得他屁滚尿流,我提醒你注意这点!”

军官们继续在商讨他们的生存的办法。

鳄鱼头和首席保长分别把他们得来的情报,用电话报告各自的上级。上级命令他们继续注意事件的发展,并在电话上通知他们:有一个专

使会在三十分钟之内赶到沙溪来，把上头的意旨作口头的传达，叫他们不要离开原地，等候专使的指示。

玫瑰厅的两边，布满了密探，代表们的一切动静，都给打听得一清二楚，连代表们的姓，也给登记下来。

对于这些事情，也跟这世界上所发生的其他事件一样，虾球是懵然无知的。他领了一百四十万国币走出来，抽出十万元给那卖蔗孩子，在雷公得的监视之下，走到赌场的中心区。他饿得难耐，就走进有利饭店来用膳。他尽情吃喝，并叫了一杯黄酒，灌灌他的冷饿的肠胃。这个世界明天会变成个什么样子，他自己明天会得到什么恶运和好运，他全不理会了。他多少带点绝望的心情，用这一顿晚餐，仿佛有点像死囚最后领受的赐宴，虽然有酒有肉，但吃过之后，命运如何，就不敢设想了。雷公得看着这孩子狼吞虎咽，把几碟鸡鹅鸭肉都吃个精光，胃量的大，叫他看了也咋舌吃惊。饱餐之后，虾球会账走了出来，雷公得跟在后边。

赌场已经上灯了。在灯光下面的人影，浮动挤攘，好不热闹。虾球走近一张最大的色宝赌台，挤进里边一看，才知道最少的赌注规定二十万，他的心跳了。默默一算，他全部财产仅仅可以下五回注。他懂得一点赌路：番摊有摊路，色宝也有色宝路，但仅有下五注的本钱，路是难走的。他久久不敢下注。雷公得在后边催促，他终于淌着汗放下他的第一次赌注二十万。开了盅盖：他赢了！他的脸露出惨苦的微笑。第二注二十万，又赢了！他的脸又一次露出惨苦的微笑。第三注他下三十万，开盅，他输了！他的脸色登时惨白。他停了好几次不敢再下注。第四次他下二十万，又输了，他用袖口揩他额角上的汗水。他回头望一眼雷公得，看见他露出牙齿，像一个吃人的厉鬼！他心惊胆战，慌慌乱乱，胡乱放下四十万去买“小”。开盅，他赢了！虽然赢了！但他却紧张得消失了笑容，他没有一点胜



利的喜悦，只感觉赢得害怕。他又下二十万注，输了，再下三十万，他又赢了！他一算，恰好是一百四十万。他袋好钞票，就挤出人丛，揩拭他一脸的汗水。深深吁了一口气。外面一阵冷风，吹醒了他的神志。他把钞票点过，双手捧给雷公得道："先生，这里是一百四十万，还给你，我不赌了！"

雷公得向虾球冷笑道："你真聪明呀！像这样，我也会呀！你的鸡肉鹅肉吃得这么便宜？像这样，谁都可以天天吃鱼吃肉喝烧酒了！"虾球道："我要你一百四十万，现在归还你一百四十万，一块钱也不少你的！"雷公得道："还差六十万，你凑够二百万我就照收。"虾球道："世间上哪有这个道理呢？我收你一百四十万，只能还你一百四十万，不多也不少！"雷公得道："不要废话了！我懒得跟你争吵。总之，二百万！少一块钱也不收。我不怕你走得出沙溪，你插翼都飞不掉。还是乖乖地再赌吧！"雷公得说罢就背转身，不再跟虾球答话了。

虾球双手捧着一叠钞票，没有着落。他站着想一想：不赌又怎么办呢？还了钱，即使雷公得肯收，他今晚又到哪里去呢？何处是他的归宿呢？他记起牛仔唱的一句歌来："真系难呀，世间没我咁艰难！……"他觉得，现在手上有钱去赌，也实在不容易呀！不容易又怎样呢？不是也得活下去么？……他想着想着，又转身挤进了赌台边去。……

广州的专使到达沙溪了。这位上校阶级的现役军官，他跑到首席保长的公馆，跟首席保长和鳄鱼头密议了一刻钟工夫，决定由首席保长出头，即刻写了好几张红请帖：薄酌候光，请那几位失业军官代表在有利饭店喝酒吃饭。一面吩咐差役把请帖飞送出去，一面叫饭店老板即刻准备丰盛的酒菜。

巫营长和代表们正在秘密计议如何行动的步骤，突然收到了请帖，而且请帖上面还写下各人的姓氏，不觉吃了一惊。看邀请人的衔名，知道

是此地的首席保长，尽地主盛情，但不知是何用意。巫营长思索了一阵就下判断道："我们的行动，上头老早就知道了。可能是这里的地头龙密报了上头，上头授意给他来传达意见也说不定。好吧，来者不拒，我们随机应变吧！"

巫营长的判断没有错。不多久，首席保长、鳄鱼头和广州专使三人就联袂驾临有利饭店，揭帘走进巫营长他们的参谋本部玫瑰厅，各人互相寒暄，纷投名片，乱了一阵。里面地方狭小，首席保长就请大家出来坐在铺了白桌布的圆桌边，大家客套应酬，先后就座。首席保长道："难得诸位光临，恰巧洪副司令和赵科长又到了寒舍，相请不如偶遇，望诸位不嫌菜淡酒冷，赏个脸大家干一杯！"他说罢，举起杯来劝酒。

虾球紧张地站在色宝台边下作生命的赌注时，失业军人们也正在杯酒当中暗地赌他们和他们家人老幼的命运。那个担任使命的赵科长在酒过数巡之后，就郑重发言道："各位同志，这次上头叫兄弟来亲走一趟，就是想向各位传达一点意思。香港一衣带水，国际观瞻所系，武装军人出入走私，有损国家面子，因此上头的禁令，全是面子问题，并非是有意绝各位的生路。请各位不要误会。现在时局不靖，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希望各位体念时艰，不可轻举妄动，致受奸人利用。只要各位肯放弃成见，上头一切都可商量。"巫营长听了这使者的一番外交词令后，就郑重答道："赵科长，请你转达上头，我们毫无所谓成见。我们的道理比'一'字还浅，一句话说完：我们要活！谁叫我们不得活，我们就对他不客气！"这几句话软中有硬，使者知道事态并不平常，他们果然准备行动了。鳄鱼头插嘴道："各位的环境我们是知道的，生活艰难，今天谁不一样？主席厅长也同是公务员，他们的薪水也赶不上物价的飞涨。生活是一件事，法律又是一件事，走私，到底是违法的行为，绝不能把它当成职业一样看待的，各位明

智,想也知道得很清楚……”鳄鱼头的官话还没讲完,那位团副就笑了起来,他仅仅“哼!”了一声,就不再说什么。他的这一“哼”,好像比说什么话都有力量似的,鳄鱼头就不再说下去了。首席保长道:“赵科长带了好消息来,各位不必再过虑了。”使者就接下去道:“上头要兄弟转达各位的就是这件事情。这个原则已经决定了,明天就会见报,详细情形各位看报纸就知道。各位的生命线依然保持没有断,不单是没断,而且还开了一个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先例,特别指定一辆车卡专给各位走私之用。国家不要各位的车票,也不抽各位的税,各位天天可坐这列火车的走私专卡把物货自由运输。生活比以前不是更有保障吗?”巫营长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在广九火车上指定一卡走私专车给我们坐?这是骗人的笑话!”赵科长解释道:“各位不要误会了,不是广九路,是粤汉路。”大家听了都互相投射怀疑的目光,不相信会有这样滑稽的事情。但使者说详情明天见报,又不像是假的。巫营长跟同行交换了意见就回答使者道:“既然政府考虑了新的措施,我们自然也回去再考虑我们新的求生办法。谢谢赵科长洪副司令首席保长的好意了。”赵科长道:“这就好办了。大家杯酒言欢的机会还多,广州再见了。各位要回去,洪副司令有差舰开回广州,坐得下二三百人。洪副司令,可以顺搭吗?”鳄鱼头道:“欢迎之至,欢迎之至!”

失业军人们准备把他们的生命下一注大注,跟他们的对手赌一下,结果还没摊牌就赢了。上头对他们作了暂时的让步,把一次可能发生的骚乱平伏下去了。使者自庆他使命的成功,他最后一次举起酒杯来祝贺巫营长和他的同僚们的健康。

虾球的赌注却没有这样幸运。他的胜利纪录最高达到一百九十万,后来又渐渐下降,大跌小回,总爬不上二百万纪录。他的心渐渐慌乱了。当鳄鱼头他们正在举杯互祝健康的时候,他闭着眼睛把他最后的三十万

推出去放在“大”上，而开的却是“全六——十八点通杀！”他全身发抖，冷汗涔涔淌下，脸上一片死灰色，他暗叫了一声“唉呀”，什么主意也没有了。

几分钟后，雷公得在他背后敲了几下，他才恢复了意识，他回头望一眼那个厉鬼似的人命贩子，就垂头丧气地挤了出来。外面的冷风吹醒了他的头脑，他想起沙河跳车逃走的旧事，一个决心闪进他的脑海：逃走吧！他不再思索可能的后果，即刻就发足狂奔！雷公得拔出刀来，紧紧追在他的后面。

在灯光稀疏的街道上，虾球跟蟹王七撞个满怀。蟹王七一把抓着他，想揍他两拳，一看清楚，他惊叫起来：“虾球是你呀！”虾球道：“七哥救命呀！后边有人捉我当兵，要杀我呀！”蟹王七道：“丢那妈，哪个混蛋有这样大胆！”蟹王七挺身去迎击雷公得，虾球就乘机跑开。

蟹王七挡住了雷公得的去路，一两下手势就打脱了雷公得手上的利刃。两人在街上拳击了几个回合，雷公得到底不是蟹王七的敌手，他屈服了。他向蟹王七求情，并把虾球赌输他的钱说明白了。蟹王七道：“借钱还钱，你想用人命来填吗？”雷公得道：“他逃走，我血本无归，才追拿他呀！”蟹王七道：“他借你多少钱？”雷公得道：“二百万！”蟹王七道：“二百万好稀奇！你跟我来！”他就把雷公得带回来，预备把看见虾球的事报告鳄鱼头。

一进有利饭店，看见主客们正在纷纷握手作别，他就站在一边等待报告的机会。巫营长率领他的同僚离开座位，正想向门口走，恰好虾球这时正走进有利饭店，他一眼看见巫营长就趋前问道：“官长，你还认得我吗？”巫营长道：“是虾球吗？怎么不认得！你找到游击队了吗？还有你的弟弟牛仔呢？”虾球满腔心事，不知怎样答他才好，这时雷公得跑过来一把

抓着他的衣领喝道:“你还跑不跑?”说罢就批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可把巫营长气恼了。

共饮珠江水

巫营长一手抓住雷公得肩上的衣服，朝正他的下颏就是重重的一拳! 这一拳,打得他倒在饭店的柜台边。首席保长跑过来扶起雷公得,问道:“亚得,你干什么得罪这位官长?还不快点走开! ”这时,鳄鱼头也跑到虾球的身边问道:“虾球,你在这里干什么?几时出来的?怎么不写信给我?”这一串问话,虾球也不好答复。雷公得对首席保长道:“就是他呀! 他领了我们几百万安家费拿去赌,赌输精光又逃避兵役,这是犯法的呀! 我依法捉他,这个家伙在街上阻碍我,还打了我几拳呢! ”他说时指着蟹王七,蟹王七暗自好笑。虾球大声分辩道:“大家听我说吧! 我借他二百万元,他抽去了六十万元手续费,还叫我在安家费的领条上打指模,天晓得那领条上填的是多少百万千万?我实收一百四十万,照数还他一百四十万,他不肯,一定要我赌,我一气就赌输了! 大家评评吧,即刻借一百四十万,即刻要还二百万,天下事有这个道理吗?”虾球的控诉,失业军官们最为同情。那个团副也记起他来了,他跑到雷公得的面前指着他的额角骂道:“你们这些人命贩子,该活活拉出去枪毙! ”鳄鱼头对首席保长道:“这孩子从前是我公馆的后生,我现在带他回去,这笔安家费我填出来就是了。”首席保长连忙道:“哪里话,哪里话! 副司令领他回去就是了。”

蟹王七过来亲热地拉虾球的手。虾球绝处逢生,真是百感交集。他一

下子碰见了这许多熟人,好像是一场梦。要不相信是真的,蟹王七的手掌又握得这么实在而有力。蟹王七小声问道:“你几时出狱的?王狗仔没有告诉你我们的通讯处吗?”虾球道:“没有呀!他正要我们跟他做一世的马仔呢。我坐满三个月就出来了。”蟹王七道:“你辛苦了!回广州好好歇一歇吧。”停了一刻他又悄悄在虾球耳边道:“亚娣也在广州呢,我好久不曾见她们了。”虾球听到亚娣也在广州,他的心不禁一跳。

鳄鱼头跟巫营长道:“大家要是赏光,我把差舰开到码头边来。八千元一个人的电船费,大可以省掉了。”巫营长迟疑不决,他的同僚道:“好吧!我们大家就坐差舰回去。”

蟹王七、虾球两人手牵手跟在鳄鱼头的后边,离开有利饭店,朝码头走去。烟屎陈早在舢板上迎候他们。鳄鱼头在舢板上问虾球道:“你的妈妈好吗?”虾球很难过地答道:“很好。”他想起洪少奶来,就问道:“洪太太好吗?”鳄鱼头给这一问也问得很难过,他半晌才随便应道:“她很好。”

虾球一踏上鳄鱼头的座驾差舰,他就惊叫起来道:“哦!这只舰我坐过呢!它把我像监犯一样从大鹏湾运到广州来,化灰我都认得它!”

鳄鱼头听虾球说坐过这只差舰,他问道:“你几时坐过来?”虾球道:“上星期从大鹏湾出发,一直就坐它到广州。”鳄鱼头道:“是不是那位三不怕舰长带领你们的?”虾球道:“不错啦,就是他!是他硬把我当壮丁抓来的。”鳄鱼头笑道:“他抓来的壮丁全都逃光了。”虾球道:“我也是在沙河途中逃脱的呢!同我一起逃走的还有我的小兄弟牛仔,他比我小三岁,我把他送到芳村孤儿院去了。”蟹王七道:“虾球,你本领真大,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还有工夫照顾自己的兄弟,你真够义气!”鳄鱼头道:“你的小兄弟如果是靠得住,你就叫他出来跟我做勤务兵吧。”他说罢就走上司舵室去,招呼大副把差舰开到沙溪码头边去接那些失业军官



代表们。

专使赵科长坐他的快艇开走了。有少数军官迷恋着赌场,叫艇在沙溪过夜,多数军官都下了鳄鱼头的差舰,在夜色朦朦中赶回广州去。

差舰比来时开得缓慢。鳄鱼头叮嘱大副:“慢慢开驶!一路赏看月色。”蟹王七跟虾球两人在舰旁话旧。虾球问:“七哥,你现在干什么?”蟹王七道:“我当中队长,仍旧是洪先生的部下。你不知道吗?他现在当了副司令又兼舰长,猛得很呢!”虾球看见蟹王七得意洋洋,问他:“你有多少部下?”蟹王七道:“名册上有一百三十多个,其实在队部的只有十几个人。”虾球问:“其他那么多人到哪里去了?”蟹王七道:“他们在各地保护赌馆烟馆。”虾球忍不住笑道:“在香港时听人说过日本鬼有一个久留米师团,我们洪先生带领的,大概是番摊师团吧?哈哈!”蟹王七也嘲笑自己的队伍道:“不如就叫色宝师团吧!”两个人笑做一团。虾球又问道:“你的部队同什么人打仗呢?”蟹王七道:“从没打过仗,但上头发下一些子弹时,就叫我们准备打游击队。”虾球道:“你们打了没有?”蟹王七道:“他们不穿军服,头上又没写明是游击队,到哪里去找他们?”虾球又哈哈哈笑起来。他问道:“你想省点功夫要游击队上门来找你?”蟹王七道:“算了吧,我不去找他们,也烧香望他们不来找我。”虾球道:“我在宝安县乡下亲眼看见过游击队打仗。好厉害!他们不响一枪,五分钟内就把警察所全部缴械!七哥,你千万不要去惹他们!”蟹王七道:“我们保护自己的烟馆赌馆,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理他人瓦上霜,谁去惹他们?”虾球想到沙溪那些赌馆烟馆的武装保镖和人命贩子雷公得们,一幅阴森恐怖的景象还留在脑际,现在听蟹王七说他就是保护这样的地方,他的部下爪牙就是雷公得一类的货色,他有些闷闷不乐,没兴趣说下去了。

蟹王七、虾球两人望着舰边的滔滔江水,各有各的心事。在蟹王七想

来,他自从在香港爆仓之夜,跟虾球发过誓不找亚娣以来,他是的确遵守着这个誓言的。可是他现在设身处地来替他的这个小兄弟想一想,他这番回到广州,见了亚娣,还续不续往日的缘份呢?续下去是不是有福呢?女的比男的大了四五岁,是不是好的搭配呢?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是成家立业的时候了么?今天有什么"业"可"立"呢?十六岁,成"家"也嫌太早了。……蟹王七是这样去关心虾球的。虾球呢,他对亚娣的那种昙花一现的爱情,已经枯萎了,这并不是因为他还记恨白宫酒店的一幕,而是现在有更多的东西填满着他的心胸。自从他结识了牛仔,并跟他一起经历了一段艰难生活之后,他的心胸开阔得多了。他的感情慢慢地移植在牛仔的身上了。他为了跟牛仔分手曾经淌过眼泪,一如他曾为亚娣的弃他而淌过眼泪一样,都同样是流的真挚的眼泪,但后者的情景早已淡忘,前者的情景却一刻比一刻勾起他的忆念。他对牛仔的爱,跟时间的飞驰正成正比例,时间越长,他惦念牛仔的情意也一样长。他这时想到鳄鱼头肯收牛仔做勤务兵,他很疑惑,他不知道该不该替他的小兄弟高兴。如果说从此牛仔就有饭吃了,这对于牛仔,并不是怎样一个好消息。因为"吃饭"这一件事情之对于牛仔,简直不成其为问题。他从来就没有一刻钟为这件事情操过心的。他再想到他自己,又不知道鳄鱼头怎样安置他。从前跟鳄鱼头爆仓卖命,现在鳄鱼头升官发迹了,俗话说水涨船高,现在"水"是涨了,他也能跟着"高"起来么?眼前的蟹王七就高升了中队长,要是鳄鱼头也给他委一个什么小队长,派他跟着那些中队长的尾巴去看管赌馆烟馆,去帮雷公得之类的人的忙,又怎样呢?……他思索着他的前途,有不少问题要求他自己解答,需要他自己决定,他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解答、来作决定,他的心乱了。这时蟹王七打破了沉默的空气,问道:"虾球,你在想什么?"虾球问道:"你身上有钱么?"蟹王七即刻从裤袋里摸出一叠钞

票来,分一半给他,虾球也不理会有多少,就放进口袋里去。蟹王七道:“上岸我陪你到四牌楼去买一身衣服,洗一个澡,剪剪头发。”虾球道:“不!我要去芳村孤儿院一转。”蟹王七道:“见你的鬼!黑漆漆的晚上,你摸到芳村干什么?我告诉你,今晚各事停当后,你去找亚娣,请她吃一顿好的!”虾球想一想后说道:“同你一道我就去,我自已不去!”这句话叫蟹王七思索了许久。这时候,爱群酒店的灯光在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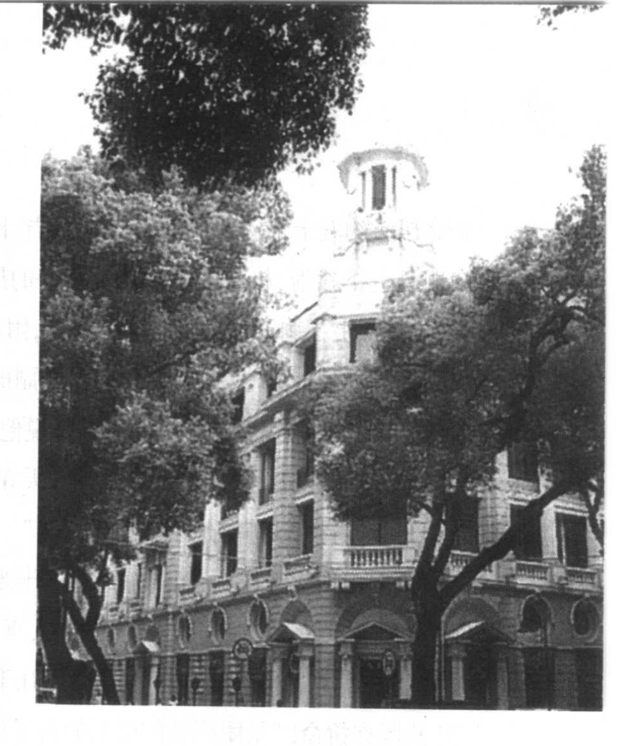
虾球天真地大声叫起来道:“七哥,多高的洋楼啊!比香港半岛酒店还高哩!”蟹王七道:“那是广州有名的爱群大酒店,十三层高。间间房都住满了人,上面还有大酒楼呢。”虾球道:“你上过么?”蟹王七道:“当然上过啦!有钱饮茶,谁都可以上去。我明天如果不回鱼珠,我就带你去饮茶。”虾球道:“洪先生的司令部不在广州吗?”蟹王七笑了起来,他在虾球耳边小声道:“洪先生的司令部很多。他还是跟在香港时一样,到处胡闹。他有一个司令部在新亚酒店五楼,女秘书是黑牡丹,是一个改邪归正的痴心女子;一个司令部在六楼,女秘书是洪少奶。她比洪先生更有办法,屁股没有一天离开



过汽车,番鬼佬也吊她的膀子。嘿!广州新闻多到讲不完,慢慢再讲吧。"虾球记起他曾亲眼看过洪少奶跟马专员亲过嘴,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他问道:"他们不吵架?"蟹王七道:"妙就妙在这群男男女女扮盲装聋,相安无事。要是我,嘿,十条命案都闹出来了!"虾球道:"哪像你动不动就要杀人!"蟹王七道:"我没有他们那样大量,我们的肚子都很小,不能装得下自己老婆的契家佬在里面划船!虾球,你能吗?"虾球笑道:"我也不能。装一个都不能,何况一船!"两人捧腹笑了一阵,蟹王七笑道:"那么你又拉我同去找亚娣干什么?我在香港发过誓后就不去惹她了。"虾球正容答道:"七哥,不要提这件事。我从前做了傻事,我在她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小孩子。"蟹王七听了这句话,他很坦白告诉虾球道:"不瞒你说,我跟她是闹着玩的;谁有心肠在她身上打什么白头到老的主意呢!口渴喝杯凉水解解热,背转身大家都忘了,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想,我们这种朝不保夕的人,又有谁看得上我们呢!你说是不是?"虾球认为蟹王七倒是说的真话。

鳄鱼头的差舰缓缓驶过了黄沙,进入白鹅潭。灯光照耀着珠江两岸的夜景是美丽的。黑暗像一抹油漆,涂盖了眼睛所能看见的丑恶。

巫营长跟那位张团副正从船尾走向舰头,他听见虾球的声音,就走过来拍拍他的肩头问道:"虾球,你四海为家,今天找到家了吧?"虾球笑笑。巫营长又道:"你赌输了一百四十万,不用还一个钱,你快要走好运了。"虾球道:"走好运吗?天才晓得。你们才是走好运呢!"巫营长道:"我们走好运吗?我们的性命,现在握在洪副司令的手上。他如果心横,他可以把我们押起来送到集中营去。这就是我们的好运!你说他敢不敢?我说他敢,但我的同行都说他不敢。我现在很懊悔坐他的差舰,但愿他不敢,要是他敢,我就先扼死他!"虾球听了这话,吃了一惊。



巫营长的预感，不幸竟成了事实。事情并不是鳄鱼头要押他们到集中营去领功，而是鳄鱼头参加了赵科长的阴谋，诱这批为首作乱的军官代表坐上自己的差舰，慢慢开驶，让赵科长好有充分的时间在广州布置，把他们一网打尽。

赵科长的快艇一到沙面，他就跳上岸去打一个电话到马专员公馆去找他的"参座"。马专员的二小姐接电话，她答赵科长道："你是赵科长吗?今晚来不来跳舞?现在快到时间了。"赵说道："二小姐，今晚没空陪你跳舞，我有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呢。"二小姐道："什么重要任务?你的顶头上司刚才和了一副门前清满贯呢。我爸爸输给他五千万。"赵说道："我正是要找参座讲话，多烦你请他来吧！"二小姐去通知那个秃头参座，他接上耳筒，听了赵的扼要报告后，他不断说："好的！好的！你做得很好！天字码头么?好的！好的！我马上下达口头命令。好的！好的！我叫特务连受你节制。记得！最好不要惊动市民！以不开枪为原则，知道吗?好的!好的!……"他放下了耳机，再摇电话回他的部里去，通知部里把围捕军官代表的队伍派到天字码头去。

鳄鱼头的差舰驶过了灯光如昼的西濠口，驶过了喧闹的西堤，穿过了珠江铁桥，驶向灯光黯淡的南堤天字码头。

虾球记得这地方正是他被解押上岸的地方。差舰放慢速率，当它在

距离码头约五十米达的地方,不知道是岸上哪一个冒失鬼用强力的电筒向舰身上下扫射,机警的巫营长借电筒的尾光,看见岸上有一队武装士兵,个个都上了刺刀作准备战斗的姿态,附近又有几辆铁甲大型军车,人影到处闪动。他的心一跳,他紧握张团副的手臂道:“张团副,你看岸上!事情不好了!”张团副道:“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要围捕我们吗?”巫营长道:“这还有什么出奇呢?他们现在不是天天在广九路上搜捕我们吗?”张团副顿足大骂道:“大骗局!我们上当了!”

差舰慢慢靠近码头,距离缩短为二十米达了。巫营长一把拉住张团副道:“你跟我来!”他们跑上了司舵室,巫营长一把握住鳄鱼头的胸衣,喝道:“老洪,你出卖我们了!我们一万几千个老小没有饭吃都是你的功劳!我跟你拚命!”张团副就闪电似的击了他一拳,并缴了他腰间的手枪。鳄鱼头求饶道:“这这这不是我的主意,这是赵科长奉上头的命令办理的。这不关我的事……”巫营长又重击了他一拳,把他击倒了。张团副用手枪指着大副道:“老兄,停车!开过河南!你泊天字码头我就要你的命!”

巫营长看见张团副监视了大副,他就走到舱面向所有的代表下命令道:“各位同志!我们给出卖了!我们受骗了!岸上的铁甲车在等着我们,监牢在等着我们,我们决不束手被擒!大家镇定一点,听我的指挥!”众人的怒火燃烧起来了,个个摩拳擦掌,都要拚死自救。蟹王七拉虾球的手道:“快到舱底去!岸上的机关枪是没有眼睛的。”虾球道:“为什么要抓他们,打他们呢?”蟹王七道:“谁晓得他们为什么?我们理不清他们的事情,走吧!”虾球还是不动。他苦闷着,呆看着舰上的骚动。

在司舵室内,大副跟张团副道:“我也不同情他们这样做法,我可以把船驶离码头,但驶离太远是不行的,他们一定当叛舰看待扫射机关枪.我们白白牺牲是不值得的。我现在开慢车,大家最好是跳水游上岸去,省

得流血。这样好不好?”张团副想想不敢决定,他找巫营长商量,两人都不能决断。这时那个躺在司舵室甲板上装死的鳄鱼头,他听了他们的谈话,他倒是有决断的。他想到他留在船上,对着暴怒的军官们,只有死路一条,他就一骨碌爬起来,解下外衣和皮鞋,然后大声对众人嚷道:“各位同志!岸上要扫射机关枪了!我们不如留下性命再作打算吧!巫营长,舰上的救生设备全听各位自由动用!会游水的跟我来!”说罢,他就冲下司舵室,跑到舰旁,果真纵身跳下珠江去了。

大家想不到鳄鱼头有这一着,正在乱成一团。岸上的赵科长看见差舰超越过天字码头不停靠,他知道一定发生变故了。他拔出左轮,朝差舰一连开了三枪,向舰上发出警告。大副听见枪声,又向巫营长道:“大家分头离舰吧!现在还来得及,再迟恐怕不行了!岸上已经开枪警告了!”

差舰停在江心,在缓缓地打转。机轮部的人全走上甲板来打听消息。蟹王七对虾球道:“在船面上危险得很!你能游得多远?”虾球道:“三个珠江那样宽我都游得过!”蟹王七道:“那就好极了!现在把上衣脱下来,把裤子扎好,脱掉鞋,准备好。枪声再响,我们就跳下去!向南岸游,跟着我,知道吗?”虾球道:“好!”

岸上汽车的灯头集中向舰上照射,一会,一排步枪“咯吱——呜!”向舰面射击过来,蟹王七应着枪声,同虾球一同动作,纵身跳下江心。他们潜游了几秒钟,就一同游上江面,肩并肩地向南岸游过去。

其他的军官代表都失去了主宰,纷纷跟着蟹王七、虾球后边,跳离差舰。巫营长和张团副等大家离开之后,他们两个人才从司舵室的外壁取下了两个救生圈,最后离开差舰。

大副拉响了两声汽笛,揩了额角上的汗水,把差舰驶回天字码头去。

爱情友情和酒香

鳄鱼头在水中,观看舰上的动静。他听见排枪声和看见众人扑通扑通地跳水逃命,他在水面露出胜利的狡笑。他知道他的差舰安全无恙,他的性命也安全无恙。他等差舰掉头驶靠码头,他就朝北岸游过去。他一身湿淋淋像落汤鸡似的爬上岸来,第一件事就回去检查他的差舰的损失。天字码头的兵士已经撤退了,码头经过一阵骚乱后,已恢复宁静。他找到大副,大副第一句话就向他说道:“舰长,你真是机警,你要是不跳水,你一定会吃你自己手枪的子弹呢!”鳄鱼头道:“大丈夫当机立断,生死之间,不容一发,还有什么可以踌躇的?”大副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要是居舰长的地位,我也会跳水的。”鳄鱼头道:“我知道你游水很有本领。——你检查过没有?我们损失了些什么东西?”大副道:“还没有看过呢。现在去看看吧。”于是两人就上上下下地到处检查。结果发觉仅剩下一张舢板,一个救生圈,其余的救生设备统统给失业军官们带去了。人员则少了无线电生、蟹王七、虾球三个人。鳄鱼头换过了衣服,就上岸去向值日官作了口头存案,然后回到他的临时办公处新亚酒店五楼找黑牡丹去了。

失业军官们变成溃兵,各寻生路,他们“守护生命线”的这一役,一开始就给人击溃得一败涂地了。

无线电生好容易给艇家救上岸,一回到家里,就叫老婆代写报告告假一星期,在家休养压惊。

蟹王七、虾球两人很写意地游到了对岸，在岸边叫了一只艇划去黄沙找亚娣。蟹王七道："我喝了一口水。珠江水比海水容易下肚。"虾球道："我也喝了一口。七哥，到底刚才出了什么事呢？我不明白。"蟹王七道："狗咬狗骨，理它干什么！你冷么？"虾球道："我不冷。你说谁是狗？"蟹王七道："大家都是狗，连我们都是。"虾球道："你不要一竹篙打死一船人吧！那些军官不是什么狗，他们已经不替人卖命打仗了。"蟹王七道："今天他们不能算坏人。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好好地过活。"虾球道："是呀，我就是这样想。有许多事情我实在想不通。洪先生干什么要跟他们作对呢？"蟹王七道："谁晓得？"谈着谈着，他们就来到黄沙码头了。蟹王七道："虾球，我们要吓亚娣一跳！"两人赤膊踏上码头的浮桥，虾球偷偷望一眼蟹王七的面孔，蟹王七也正在望他。大家都笑了。

是酸葡萄的味道么？不是的；是黄连的味道么？也不是的。虾球觉得亚娣跟蟹王七很匹配，他自己经历了一些患难，懂得的事情多了些，他觉得亚娣以前不喜欢他是应该的，是他自己天真幼稚，不是亚娣忘恩负义。他现在也不恨亚娣了，对于这个比他年纪大的女人，逐渐生长起一种"姐姐"般的感情。而蟹王七呢，他替虾球设想，不赞成他跟亚娣再续前缘，但动机完全不是为了自己，所以他愿意站得离亚娣远一点。此刻两人站在亚娣艇头的浮桥上，相视而笑，并不是苦笑酸笑，而是愉快的笑，兴奋的笑。蟹王七道："这就是亚娣的艇了。你喊她起来吧，她睡了。"虾球道："你喊她！"蟹王七道："谁喊不是一样呢？你喊她！"虾球道："你喊！"两人正像一对傻瓜，赤着膊在亚娣的艇头"你喊、你喊"地推让了一番，亚娣原来还没睡着，她听出他们的口音，他们两个傻瓜你一句我一句推让，她心里又欢喜又好笑。她赶忙穿好衣裳摸出艇头来，向外边看个明白，果然是她常常想念的人，她欢呼道："虾球！哦！你们都在这里！怎么都赤了膊？快过



来！快过来！外边冷呀！"亚娣跳上去拉着虾球的手，又望一眼蟹王七。蟹王七笑了，他心想：她还是疼虾球比疼我多一点！即使是这样，他也很愉快。三人跳下了艇，九婶、九叔也给嘈醒了。大家寒暄一阵，叙叙阔别。蟹王七道："九叔，快拿衣服出来借我们换一换！"亚娣摸摸虾球湿透了的裤子，叫道："唉呀！你们两个人又打架掉落水里去吗？"蟹王七笑道："是呀，我跟虾球在水里打了一架，虾球差点给我打死了！"虾球道："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亚娣骂蟹王七道："你这蛮牛，动不动就抛人下海里去！"蟹王七道："你记性多好哟！我只不过抛虾球下海一次，连他都忘记了，你还记得！"亚娣道："死鬼，快到艇尾去换衣服！不要胡说八道了！"蟹王七道："虾球骂我胡说八道，你又骂我胡说八道，我争你们不过。好，我就到艇尾换衣服去！"说罢就穿过艇尾去。亚娣接过了九叔的衣服，交给虾球，叮嘱他："你到艇头去换！"虾球接了衣服摸出去。一会，亚娣也跟着出来。亚娣接过虾球的湿裤子，拉虾球蹲下来，小声在他耳边道："虾球，我有好多话跟你说！你再不要走了！"虾球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默默不作声。亚娣又说道："怎么不开口？你还记恨我吗？你病的那天，我去看你，杨司理赶我出来，后来我又到鳄鱼头公馆去看你，娘姨又赶我出来，后来我常常到城隍庙替你烧香求神，祝你平安！你还恨我？"虾球道："忘掉这些事吧，不要再提起来了。我年轻不懂事，不要怪我！"亚娣听了虾球这句话，伸手在他脸颊上亲昵地捏一下，说道："虾球，不见几个月，你的嘴学滑了！"这时，蟹王七在艇尾大声嚷道："亚娣！我裤头上的钞票变成湿柴了！我们到不夜天去吃宵夜吧！虾球，你请不请客？"虾球应道："我的钞票也湿了，上岸用掉它吧！"跟着对亚娣道："今晚我请你喝一杯酒，请你吃挂炉鸭！"亚娣快乐极了，她拉拉虾球的手道："哦，虾球，我也请得起你！我知道你是喜欢挂炉鸭的，我请你吃吧！"虾球道："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挂炉鸭？"亚娣

道:“怎么不知道!说来话长呢!”她记得那个雇船人丁大哥曾经看见他站在玻璃橱柜外面望过挂炉鸭,但她怕虾球难为情,不说出来。虾球问:“谁说我喜欢挂炉鸭?”亚娣微笑不答。蟹王七已经走过来,把亚娣、虾球两人拉住,大声嚷道:“有话到不夜天去谈,谈到天亮也由你。现在我肚子饿了,走吧!”他又回头对九婶、九叔道:“九叔,你们看艇,我们回来带烧鸭给你们宵夜!”亚娣道:“死鬼,拉拉拖拖干什么,让我穿好鞋呀!”亚娣进艇去找鞋子,蟹王七小声问虾球道:“怎样?小兄弟,她讲什么?你的主意打定了没有?”虾球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他答道:“我叫她忘记从前的事!”蟹王七道:“这很好。不要拖泥带水,耽误人家的前程。”虾球问道:“七哥,你也打定了主意了?”蟹王七道:“早打定了。我打定主意跟她做个患难朋友。她是很够朋友的,可不是么?”虾球道:“做夫妻不更好?”蟹王七道:“现在什么都谈不上。兵荒马乱,朝不保夕,拖个家干什么?至于将来,将来谁又晓得漂流到哪里?我想过了,还是光棍一条好。”亚娣走出来,问道:“你们吱吱喳喳讲什么?”蟹王七道:“我跟我的小兄弟谈论婚姻大事,我们帮鳄鱼头洪老板打江山,打稳江山,再讨老婆。”亚娣道:“呸!等你打稳江山,老婆嫁别人养孩子了!”大家笑做一团,走上浮桥。

不夜天真是名副其实,灯光照耀,食客满座。三个患难朋友,彼此怀着微妙的心事,踏进饭店的大门口。直到三更半夜,才喝得醉醺醺地一歪一斜地走回黄沙来。

太阳清早露出脸来,俯览着珠江的船艇,她把温暖带到人间。蟹王七、虾球仰卧在亚娣的艇头,睡得很暖很甜。昨夜的酒,混合着他们的友情和爱情,一起吞进肚子里去,升华了,发散了。一夜沉醉的亚娣,也很迟才起来。九叔上街买菜,九婶烧开水冲浓茶预备给他们解酒。

江面的喧闹声终把虾球嘈醒了。他一骨碌爬起来,叫醒蟹王七,两人

脸也不洗，就上街去洗浴剪发，买衣服鞋袜。回来时大家一身光鲜，喜得亚娣笑眯了眼睛。蟹王七对亚娣道："你留虾球吃饭，我要回去报到，不然老洪以为我淹死了。"亚娣道："你马上回来，我们等你吃饭。"蟹王七道："不要等我了，我恐怕会有工作来不得。"亚娣偷望了一眼虾球，就不再说什么了。蟹王七走了几步，虾球想想，留下来不好。他立刻叫住蟹王七道："七哥！等一等我，我也去见洪先生。"说罢他就向亚娣招招手，跳上浮桥去，奔就蟹王七。亚娣在艇头笑着目送他们离开。他们走远了，她的心头才感到有点难受。

蟹王七、虾球走去敲新亚五〇八号房门，黑牡丹开门看见蟹王七，惊喜道："中队长，你还没给淹死！"蟹王七道："死得这么容易！——洪先生呢？我同虾球来向副司令报到。"黑牡丹惊讶道："他就是虾球么？"她望了虾球一眼，然后对虾球道："人人都提起你，希望你早日回来。洪先生常常说要提拔你，他说他小时候也跟你一样捱过苦坐过牢呢。——你们抽香烟么？吃苹果么？刚才魏总经理从香港送来的礼物。洪先生才送魏总经理出去，要晚上才回来。"说罢就开香烟切苹果招待他们。她一面切苹果，一张嘴就吱吱喳喳，说个不停，好像她几个月没跟人说过话要尽情说个痛快似的。虾球坐在软软的沙发上，听这女人絮絮不休，他觉得这女人粗鲁得很有趣。黑牡丹道："洪先生不久要到香港和海南岛去走一趟，魏经理上广州来找他，是想组织一个公司，做出入口生意。虾球，你在香港住过，香港很好玩吧？"虾球笑道："有钱就好玩。"黑牡丹道："我住在这里太闷了！洪先生不回来，我只好跟这个人公仔——她指指壁上的石膏像——讲话。我要跟洪先生到香港去玩玩，他不肯，我跟他吵了一夜。我一定要去香港玩玩！"蟹王七听了觉得好笑。坐了一会，蟹王七道："吃下苹果，我肚子饿了，我们去饮茶，你去不去？"黑牡丹道："我要等洪先生回来，你们

去吧。”蟹王七就拉虾球出来。上六楼去敲六〇八号的房门。

洪少奶才起床不久，慵慵懒懒，躺在沙发上抽香烟。亚喜在浴室听见敲门声，预备去开门。少奶向亚喜道：“要是今天洪先生回来，你就回黄埔去。”亚喜道：“亚笑在黄埔，还要我去干什么？”少奶道：“你不想回黄埔也好，那你就出外边找朋友去吧。”亚喜道：“我没有什么朋友。”少奶笑了起来，她骂道：“亚喜你怎么这样糊涂！不去找一个男人？没有男人，你就到公园去坐坐，会有人来找你，等洪先生走开你才回来。”亚喜给骂得脸颊泛红了。

亚喜开了门，她惊呼起来：“虾球！是你呀！”虾球应道：“喜姐，你好！”他一眼看见洪少奶，又问候她：“少奶你好！”少奶道：“虾球，你几时回来的？”虾球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蟹王七代他简单说明了近来的经历，少奶听了，说道：“你来得好，洪先生正等人用，你就跟洪先生做事吧。”说罢就站起来问亚喜道：“浴室的东西弄齐了么？我要冲凉了。”亚喜道：“弄齐了。”少奶就进浴室去。虾球见少奶冷冷的傲慢神态，觉得这个少奶跟在香港时那个高兴跟工人谈话、打小麻将的



少奶不同了。亚喜对虾球说道:“你长得高了,也黑了。”虾球笑道:“风吹雨淋日晒,当然黑啦!”亚喜笑笑不答。这时有人叩门,亚喜听惯了这叩门声,对他们说道:“洪先生回来了!”

果然是鳄鱼头回来。他看见蟹王七、虾球两人无恙,很高兴。他还没坐下来就吩咐蟹王七道:“我几天不曾回过黄埔,你今天回去看看。驻地前后,要小心警戒。禺东又闹械斗,我们最好隔岸观火,不要卷进漩涡去,保全实力,最为要紧。把这话告诉大队长,说我叫他注意。我后天回去对大家讲话。”又回过头来对虾球道:“你下星期跟我出发海南岛,经过香港,停一天,你可以回去看看你母亲。”他望望亚喜,亚喜道:“少奶冲凉。”鳄鱼头坐下来,抽一口香烟,半晌,他摸出一卷钞票,抛在桌面上给虾球,说道:“把你那小兄弟带出来,我补他做勤务兵。你跟随我走动。——你们出去走走,我要午睡了。”

蟹王七、虾球、亚喜三人给鳄鱼头请了出来,他们站在走廊上,不晓得到哪里去好。亚喜想起少奶叫她到公园去坐着等男人,她越想越羞忿。这时大家面面相觑,亚喜鼓起勇气提议道:“我们到外边饮茶看戏去吧!我做东!”蟹王七道:“哪里话,你说我请不起客?”虾球道:“我做东吧!洪先生刚才给了我钱,正好开销。”亚喜道:“你的钱有用处,你留着。”蟹王七道:“没有喜姐请客的道理,我们尽情去玩,田鸡东,一人一份,好不好?”亚喜道:“这也好。虾球管账。”

在升降机里,虾球突然想起牛仔来,他觉得这样一个快乐的聚会,怎么少得了牛仔?走出门口,他征求蟹王七道:“我去芳村孤儿院叫牛仔出来,大家一道玩好不好?”蟹王七道:“好得很!我们一道去芳村玩,找到牛仔,再过河北来玩,喜姐你说好不好?”虾球说明道:“牛仔是我的患难兄弟,我们去看他,四个人一齐玩,好不好?”亚喜点点头。他们就叫艇划到

芳村去。一路商商量量,计划痛快地玩一天。各人有什么提议,都问一声对方“好不好?”显得又融洽又和气。

孤儿院的臭虫特别欺负新人,把牛仔咬得个不亦乐乎。早晨吹号起床,来一套军事管理的“整理内务”,牛仔是新丁,做得既不迅速又不确实,他受了罚:扫刷厕所内外,担水冲洗沟渠。有些顽童讪笑他,他老实不客气孝敬顽童几拳头,把人打得眼泪鼻血一齐流。这又触犯了院规,导师说他第一天就犯规,记大过一次,罚停吃中饭一顿。警告他:再犯规就驱逐出院。牛仔硬着头皮勉强忍受。他不相信他会在这里住得上三天。

虾球几个人走到孤儿院的门口,虾球对蟹王七、亚喜道:“你们在这里等着,我进去叫牛仔出来。”虾球走进院内去,广庭没一个人,原来他们在上课。虾球跑到课堂各个窗口外张望,牛仔一看见虾球,竟在课堂内大声欢呼起来:“虾球哥!”他的欢呼惊动全堂院生,把先生气得瞪眼结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经请求许可就冲出课堂,虾球迎着他叫道:“牛仔,我来接你,你想不想出院?”牛仔道:“快跑!现在就走吧!这是一座监牢,没有一点错!”走出大门口,虾球对蟹王七道:“七哥,我们在码头等你!”说罢就牵牛仔的手飞奔而去。

女先生气喘喘追到门口,蟹王七向她开玩笑道:“不要追他了,你们少一个人吃饭不正好吗!”

四个人周游广州名胜。虾球、牛仔手拉着手,蟹王七、喜姐肩并着肩,一路指手划脚,话长话短。他们漫步过热闹的长堤西濠口,上过爱群大酒店,登过六榕寺花塔,参观过观音山五层楼,游过西关上下九甫,进过金声电影院,坐过陶陶居茶楼……大家兴奋地抢着花钱,虾球也欢喜得忘记登账。喝完茶看戏,看完戏又吃晚饭,好像是大乡里出城尽量吃喝享受一天,好回去讲它十年八年似的。最后他们在西堤不夜天的门口分手,虾

球、牛仔回亚娣的艇过夜,蟹王七送亚喜回新亚酒店。在路上,亚喜对蟹王七道:“虾球、牛仔两个真要好,比亲兄弟还好。”蟹王七道:“他们是同过生死患难的呀!我小时候也跟牛仔差不多一样性情。”亚喜问道:“你从前也做过许多坏事,是不是?”蟹王七坦白的应道:“哦,我做过的坏事多极啦!我只差没有出卖过朋友,没有推瞎子落河,什么坏事我都做过了!”亚喜道:“也杀过人?”蟹王七冷冷应道:“杀过。”亚喜抬头望着他,好久才说道:“好害怕!我简直不敢相信!”蟹王七道:“我真的杀过人,我不骗你。你要明白,我杀的是坏人。我在乡下给恶霸逼得没路走才逃出来挣饭吃的呢!有机会我慢慢跟你说我的身世吧!”亚喜道:“好害怕!不要提了。”

已经过了午夜了。蟹王七陪亚喜到新亚六楼,亚喜想去敲洪少奶的房门,伙计跑过来拦住她,小声说道:“马专员在里面!”亚喜呆站着,不知如何是好。蟹王七也想不出办法来。亚喜自言自语道:“既是这样,我们再到外面走走吧。”他们又乘升降机下楼,在西濠口乱走一阵。蟹王七这时才想出一个办法来,他跟亚喜道:“喜姐,我带你去亚娣的艇过夜,虾球、牛仔他们都在那里。你说好不好?”不晓得为什么,亚喜对亚娣始终有一点莫名其妙的成见,她垂头答道:“我不下亚娣的艇!为什么要下她的艇呢?”蟹王七抓抓头发道:“那么怎么办呢?”亚喜道:“我赞成下艇,但我不下亚娣的艇!”蟹王七敲一下他的脑袋道:“我真懵懂!西堤几百只客艇,为什么一定要下亚娣的艇!”

西堤的客艇是很清洁的,蟹王七的心也很清洁。他躺下来,不敢靠近亚喜。亚喜要他讲他的身世,他就一五一十从能够记忆起来的讲起,一直讲到了昨天怎样跟虾球决定了要立了业有一口安定的饭吃才成家娶亲为止。蟹王七讲完,就问亚喜道:“现在轮到你讲了!”亚喜长长吁了一口气,说道:“我是顺德大良人。从前我们养蚕种桑,现在桑树都给砍倒做柴

烧了,我们没有工做,没有饭吃,只好到香港给人做娘姨。我有过丈夫,但我不曾落过家;等到我想落家时,我的丈夫又不幸短命死了!命苦啊!……”才说到这里,她就呜咽地哭起来了。

乘风破浪

鳄鱼头在马专员楼上的客厅里听马专员的指示。马专员咬着一根雪茄烟,吐一口烟,弹弹烟灰,脑筋转的念头比说出来的话多。他慢慢说道:“你知道,海南岛我们的队伍,有一大部分还用日敌留下来的六五步枪。这种步枪的子弹,同七九步枪的口径不同,补充非常困难。上头预备逐步更换美式的自动步枪。这次要你押运的械弹是第一批,以后还要陆续运第二第三批去。我限他们今天天黑以前装卸完毕,你要亲自到舰点收。”鳄鱼头道:“我马上就回去。”马专员道:“这次你出发,本来是限你直航海口;但我体念大家生活很苦,我不作硬性的规定,给你在途中有多一天松余的时间,让大家顺便到香港带点货补充补充生活费。但要小心检点,不要做得太放肆了。”马专员的官话说完,就站起来说道:“你回去吧!我女人还有点小事拜托你,你在楼下客厅会看到她。”鳄鱼头就起身告辞。

马太太独自一个人在客厅坐着,看见鳄鱼头走进来,她就叫他在她身旁坐下,问他:“公司组织好了吗?”鳄鱼头应道:“万事停当,马太太放心!”马太太笑道:“我的股款几时来收?”鳄鱼头道:“马太太一言值万金,不必麻烦开支票了。公司早给马太太开了红股。魏总经理是香港的殷富,他有眼光有人面,他这次决定在香港押货下舰,随舰到海南岛视察,往后

的机会很多,还望马太太随时照顾照顾!"马太太道:"这个自然。"鳄鱼头告辞,马太太送到门口道:"记得带些海南土产回来啊!"鳄鱼头连声道:"当然!当然!"

在汽车里,鳄鱼头对坐在后座等他的魏总经理道:"好了!现在万事都妥当了。你今天坐飞机回香港,即刻准备妥当,我的差舰只能在香港停留八小时。"魏经理应道:"你放心!我不会误事。"鳄鱼头一直送他到飞机场,看他上飞机后才折回来。

在同一时间,甲板部的军需、大副、二副、波臣、司舵都集中在无线电生老吴的家里开会集股,情绪紧张热烈,他们把亲戚朋友的钱都尽可能的拉来了。机器部的机轮长、机轮副、机轮员和斟油等,也在机器间密议筹款。

虾球猛然记起:一个星期又过完了,今天是星期天,明早差舰启航,为什么不去城隍庙逛一逛呢?他独自上岸去了。虾球走后,黑牡丹独自来参观这艘差舰,向牛仔问长问短。牛仔领她到处走,有见过她的就同她点头。她还走下机器间去看他们怎样擦拭机器,作航行前的准备。

虾球走到城隍庙侧,果然见有一个香烟小摊,看管的正是那个在孤儿院招呼他吃饭的红裤姑娘。他上前问道:"小玲姑娘,你的妈妈呢?"小玲一眼就认得虾球,她笑道:"我放假出来帮妈妈看摊子,她去出货了。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虾球道:"你不记得吗?我上星期在沙河车站听你妈唤过你的名字。"小玲道:"你记性真好!你叫……"虾球应道:"我的名字叫虾球。"小玲道:"虾球是你的名,还是姓夏名球?"虾球道:"我本来姓夏,单名球,从小我哥哥就叫我做虾球。"小玲道:"我的名字也是给先生改过的,我本来是叫范笑铃,先生说笑铃不好听,替我改成小玲。你哥哥呢?他叫什么名字?叫虾公是不是?"虾球笑道:"我六岁他就出门当兵了。

我叫他做柏哥。”小玲道:“你找我妈有什么事呢?”虾球道:“没有什么要紧事。我现在在一只军舰上面当差,明天军舰开身去香港,我想起你妈卖香烟,我或者能给你们带些香烟回来。我们坐军舰,出入是不打税的。”小玲道:“你真好心! 但我妈还没回来,她又没留下钱,怎么办呢?”虾球道:“你妈没回来不要紧,你告诉我什么香烟最好销就得了。”小玲道:“广州市最好销的是幸运牌和骆驼牌两种香烟。”虾球道:“我记得! 我记得! ”说罢回头就走。走了几步,又跑回来。小玲看他的样子很好笑。问道:“你火烧脚似的走来走去干什么?”虾球道:“我忘记问你一句话,你自己想买些什么?我连香烟一齐同你带回来。”小玲道:“多谢你,我没有钱。”虾球道:“那天你端饭给我吃,你也没问我要钱。你说呀! 你说你喜欢什么?”小玲道:“我怎样好意思呢?”虾球道:“不要紧,你说你说! ”小玲想一想道:“那么就多烦你替我先垫钱买几尺花布吧。你回来时连香烟钱一起问妈妈还你。”虾球道:“我知道,我知道,香港花布街我很熟! ”说罢他也不告辞一声转身就跑了。小玲坐在香烟摊旁想想这个小傻瓜,捧着肚子笑了一次又一次。

回到差舰,牛仔问道:“球哥,你到哪里去来?”虾球道:“没有什么事,随便走走。”牛仔道:“你骗我! ”虾球到底不能瞒着牛仔,终于向他泄露了自己的秘密道:“牛仔,你不要跟别人说! 我告诉你,我去看过那个穿红裤子的小姑娘,她放假出来帮妈妈看香烟摊,我同她谈过话。她问我的姓名,也说了她自己的姓名。她又答允我替她买花布送她,我又答允买香烟送她妈妈。她对我非常好呢! 但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 记得啊! ”鳄鱼头走下来监督军火的下卸,把他们的话柄打断了。

军火下完,鳄鱼头就率领大副和机轮长两人,巡察全舰,作一次最后的检查。他们从司舵室走下来,先到船头,检视船头灯、帆布上盖,再下舱

内去看军火堆放得是否妥当。然后去看船员的寝室,指责员工凌乱肮脏的内务。上到舰面,又走向舰中,折下机器部去察看各部机器是否揩拭得发光。再然后又上来走到舰尾去检查舱底、舱面的水柜、厨房、帆布上盖、舢板吊绳和船尾灯。又叫司舵开动推进器,看看有没有窒碍。一切都检查妥当后,鳄鱼头就吩咐大副、机轮长两人道:“今晚全部人员留舰,非请准假不得外宿。明天上午九时正开航,到香港停八小时,再直航海口。一星期后回来。你们各部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吗?”他们答道:“都准备好了。”鳄鱼头听了很高兴,他自慰他这个外行人居然能把这艘差舰指挥得头头是道。他独自回舰长室去休息,大副、机轮长分头回到他们的岗位,指挥各员准备一切。

虾球、牛仔两人联同去向亚娣、黑牡丹、洪少奶、亚喜辞行,知道亚喜已回黄埔去了。他们又到城隍庙边去再看一次小玲,可惜烟摊已经收了。两人便回舰休息。这两个难兄难弟,在广州这一个星期,除了不能多看小玲一面留下这点小小的遗憾外,他们算是度过他们有生以来的最幸福最美满的一周了。

一夜无话。广州市民,又面临到新的一天。一切营生送死的劳动又继续开始。路尸掩埋队的运尸车工作开始得最早,天没亮就向郊外流化桥开动了。长堤的行人和珠江的小艇,同晨光一齐露脸,渐渐活跃起来。天字码头边的这艘载重限量六百吨的鳄鱼头的差舰,在八时四十五分就把它舰顶上的黑球除下来,预告就要终止它的停泊了。

八时四十分,鳄鱼头登上司舵室,跟大副搭话,虾球在舰首向岸上眺望;无线电生老吴在室内检点他的工具;水手们忙碌着他们的勤务;牛仔则在舱底伴着得到鳄鱼头默许秘密登舰的黑牡丹,谈着笑着。八时四十五分,马专员陪洪少奶驶车赶到码头,登舰来送行。八时五十五分,第一



声汽笛响起来了。马专员跟鳄鱼头握手道别,洪少奶也跟着伸出她的手给她的丈夫,笑着用眼色跟他话话别。鳄鱼头也笑着应酬他们,把他们送上岸。

九时正,汽笛又响了。大副摇动他面前的“时丹拜”,应手铃铃作响。“时丹拜”的箭头指在“Slow Astern”上面,舰身便开始震动慢慢离岸。大副不断摇动“时丹拜”指挥机器部工作,又关照旁边的司舵员把好舵盘,差舰便缓缓向白鹅潭方向驶去。鳄鱼头、虾球向岸上的人微笑招手告别。

长堤的景物慢慢向后退,江面上停着的船舶,一只只落在差舰的后边。南北两岸的横水客艇,给差舰驶过的浪潮打击得左右摇颤。这天风高日丽,差舰满载着军火,也满载着全船人员的希望,破浪前进。

黑牡丹从舱底钻出来,三脚两脚跑上司舵室去,跟鳄鱼头一起眺望两岸的风景。虾球独个儿在舰旁极目向黄沙张望,他想搜索亚娣泊艇的所在。沙面一带浓绿的行树,终于落在差舰的后面了。差舰驶出白鹅潭,向左转,沿着广州内港新堤,进入省港航道。

鳄鱼头的虾兵蟹将烟屎陈、死蛇、鸡眼、麦财、赵胜和蟹王七等,在鱼珠港外的艇上等着恭送他们的上司。亚喜也跟着蟹王七坐艇出来,想看虾球一面。自从她在长堤客艇上跟蟹王七互诉身世度过了有哭有笑的一夜以后,她更加喜爱虾球了。因为蟹王七把虾球当作亲弟弟一样看待,她也同样分有了这一份感情。

鳄鱼头站在司舵室中,眺望着珠江河面上自由飞翔的海鸥,心中默想:曾几何时,我鳄鱼头又左右逢源,在珠江树立了稳固的基础了。他记起他来时曾对九叔亚娣他们夸言道:风水佬骗你们十年八年,我鳄鱼头不出几个月,就捞一番大世界给你们看!现在果然说对了。今天续上了马专员的这一条缆,直通天庭,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干?装载一千几百吨货

物，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何况马太太还分有一份红股，大家水涨船高，同捞同煲，谁做舰长都会照样煮一碗，有什么稀奇？最可叹还是那群失业军人，他们无权无柄，也学人走私，活该他们倒霉。想到这里，鳄鱼头非常得意。这时琶洲塔已经在望，黄埔军校旧址也慢慢出现在眼前，鳄鱼头一看见这些景物，触景生情，跟他来时一样，不觉随口歌唱起来：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黑牡丹听见鳄鱼头唱得这样高兴，她也开口唱那首经过人修改的"客途秋恨"：

"凉风有信，晚景无边。亏我怀人憔悴，度日如年。……"鳄鱼头的军歌给她打断了。

大副在旁边听见一个唱"黄埔校歌"，一个唱"客途秋恨"，他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他深深地想：这是革命的黄埔吗？谁贯彻了主义？纪律哪一天不放松？至于那些奋斗的先锋，他们的骨头已经化灰了。那个黑牡丹唱的更滑稽，她此刻何曾"怀人憔悴，度日如年"？她从眼眉到脚趾都是快乐的。这时鳄鱼头更加兴奋起来，他用更高的音调把黑牡丹的歌声盖过：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族；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他的一群干部，在他的差舰边向他招手送别。

香港在望了。虾球指着前面向牛仔道："扯旗山！扯旗山！"牛仔应道："看呀！西环货仓！石塘咀！你看，太阳还没出来呢，我们这么早就到香港了！"故地重临，他们两个人说不出的兴奋。虾球道："昨晚洪先生吩咐，大家分两班上岸，一班放假三小时，可惜你不跟我在一班，不能同我一道上岸去看我的妈妈。"牛仔道："我上不上岸不在乎，我在香港无亲无故。你自己去吧，记得带点东西回来吃。"虾球道："你自己不上去玩玩么？"牛仔



不答。虾球相当难过。他拍拍牛仔的肩膊道:"上去玩玩吧!坐一回电车,到为食街去吃一碗牛腩面,租两本小人书看看,一转眼就够三个钟头了。"牛仔点头答应。虾球这才高兴起来,脸上马上露出笑容。

差舰泊在昂船洲。鳄鱼头、黑牡丹最先上岸,他们用电话通知魏经理,魏说道:"好极了!我各事都准备好了,货物昨晚已下齐六张大货艇,两个钟头内就可以运到昂船洲来。我们在哪里吃早饭?金陵还是建国?"鳄鱼头道:"我们现在在广州酒家饮早茶,你马上坐汽车下来吧!你行李整理好了么?今天下午三时启航离港,你最好把行李带下来,省得多花时间。"魏经理道:"好的,好的!我什么都打点好了。"

船上的人员分两班上岸,各人办理各人的事情。大副、无线电生两人是甲板部同人运通公司的买手,携了巨款上岸去采办货物。机轮长和机轮副两人是机器部四达公司的买手,也上岸去选购货品。甚至派来随轮保护的一班武装士兵,也把整个月的饷薪伙食扫数拨出来组成了一个合同公司,购办香烟,兼营起生意来。全舰除了虾球、牛仔二人之外,没有一个人不卷入这个营私图利的漩涡。

虾球上岸去,他买了幸运牌香烟两条,花布衣料一件,这两样东西,预备带回去送给小玲和她的妈妈的。他买好了东西还剩下几块钱港币,就带回家预备给母亲加菜,却料不到他母亲送了他父亲回台山乡下去养病,至今还没回来。

虾球失望回到舰上,看见差舰两边泊满了大小货艇,装货上舰的人忙做一团。牛仔看见虾球回来,本来轮到他第二批上岸去的,他也不上去了。无家可归的牛仔,这只差舰就是他的家了。

魏经理、鳄鱼头和马专员的三合公司的货物,因为数量太多,上得最迟。甲板部、机器部和护舰士兵们的货在下午二时已经上好了。二时三

刻，大副跑到鳄鱼头的舰长室去向他作一个惊人的报告道:“报告舰长!还有两船货退回去吧! 不能再装了! 再装的话,恐怕会出毛病。你出来看看我们舰边的吃水线吧! ”

鳄鱼头听了大副这个吓人的报告,他半信半疑。大副又说道:“你清楚我们差舰的载重量吗?初建的时候它的载重量是六百吨,现在它老了,不能装得太重。虽然历来它都是载过了一千吨以上,侥幸没有出过事。我们中国人可以这样冒险,外国人是绝对不干的。”鳄鱼头道:“你说历来都载过一千吨,为什么我们这回就不能载一千吨?”大副无话好说。这时魏经理跳进舰长室来,鳄鱼头对他说道:“魏经理,我们大副说不能再装货了,要把最后两船货运回岸上去。”魏经理道:“不要开玩笑。货好容易才交涉提出来,你又要我送进货仓去?不说现在不够时间,也没有人手去办退货的手续,几十万元的货进进退退,仓租运费的损失谁来赔偿?开玩笑也要早点开,现在还差十五分钟就要开航,只稍延长二十分钟,所有的货都可以上完了。”大副道:“我不是一定坚持要退货,不过是请舰长出来看看舰边的吃水线罢了。”魏经理道:“我道是为了什么事,原来是过载问题。不要紧,不要紧,凉秋九月,风平浪静,不必大惊小怪。其实我们中国人管理的船,只要有客有货,哪一只船不过载?如果什么事都要十足学外国人,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干了。我这次亲自出马,我们的身家财产性命都在这里,我们还更着急,舰长你说是不是?”鳄鱼头道:“由香港到海口只二百六十海里,航程很短,不要紧的,还是上了它吧! ”大副也不再噜苏,就退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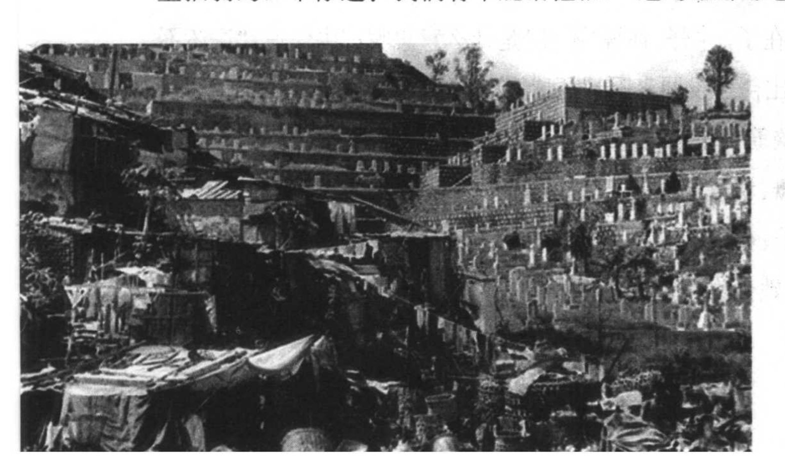
魏经理坐下来,打开他买来的一大卷报纸,其中有一张是华商报。他抽出来交给鳄鱼头道:“你看看这张替共产党宣传的报纸!记者先生真有闲情,他替我们马专员的后台大老板算账,数目清楚得很! ”鳄鱼头笑道:

“行行出状元，有一些专家们，他们是专替我们大老板算账算出名的。”魏经理道：“你说的不错。我昨天在南北行的朋友家中，看到一本揭露‘四大家族’的小册子，我以为他还比四联总处的机要秘书知道得更多更清楚呢。”鳄鱼头笑问道：“你清楚我们的货一共有多少件吗？”魏经理道：“当然清楚。我是照货单一箱箱点收的。”鳄鱼头道：“重量呢？”魏经理道：“我们的货又不是论斤算钱，要知道重量于什么？”鳄鱼头道：“我很想算一算我们的舰究竟过载好多吨。”魏经理道：“我们的差舰是一只自由的军舰，用不着买保险。海关和船政署也没权来检查我们的载纸，过载多少，是不必过虑的。你说是吗？”鳄鱼头道：“是的，你说得不错。我们这自由的差舰泊在自由的港口，横行在自由的中国，用不着这些手续。若要样样照正手续，那么，运货根本就是犯法的。”说罢鳄鱼头笑了。他很骄傲他竟是一只横行无阻的军舰的舰长，大权在握，为所欲为。他想：不说是风平浪静，就是有一点小风险，又算得什么？这时黑牡丹跑进来道：“货就快上完了。”鳄鱼头即刻站起来道：“好！准备开航！”

下午三时一刻，差舰拔锚了。甲板上的人，都站在舰边观看香港海岸的景物。牛仔和虾球两人倚在船首的栏杆边，也在看周围的海景。牛仔问道：“球哥，你在岸上见到什么人？”虾球道：“倒霉得很，没有见到一个要见的人。我妈妈送我爸爸回乡下，还没出来；去湾仔找六姑，里面不肯开门，说这个人不在了。牛仔，你说‘不在’是什么意思呢？”牛仔道：“这还不明白？不在就是出街还没回来呀！”虾球摇摇头，不赞同牛仔的解释。他说道：“你不肯用脑筋，‘不在’就是‘死了’的意思呀！”牛仔道：“死得这样快！”虾球很感慨，说道：“人死了像扔掉一只死老鼠似的，没人再提起了。除非是他的儿子。你说六姑这种人会有儿子吗？”牛仔道：“有丈夫就有儿子。”虾球道：“她也许有儿子在乡下的。她一死，她的儿子就变成孤儿

了。”牛仔道:“我也是不知道我妈是怎样死的。我连她的样子都记不起来,那时我实在太小了。”虾球望一眼牛仔,有点闷闷不乐,大家就不再说话了。

差舰驶出西环海面,经大交椅,向西南丫海峡前进。香港掉在差舰的背后了。虾球对牛仔道:“你知道吗?他们都发财了!”牛仔道:“你说谁发财?”虾球道:“全舰那么多人,除了我们两个人外,其他个个人都发财!”牛仔道:“真的?”虾球道:“为什么不真?他们组织了四个大公司,买了一船的洋货运到海南岛去卖。光是香烟一种,就足足二百八十多大箱!一面运军火到海南岛去打仗,一面用军舰做生意。你想这算盘打得多好!”牛仔笑道:“你买了两条幸运牌香烟,到海口卖掉也能赚钱。”虾球道:“我这两条香烟是不卖的。”牛仔笑道:“看你会巴结外母!照我看,还是拆开来一路抽着玩吧。我们虽然没钱做生意,但我们一天到晚抽香烟,阔一阔给他们看!”虾球道:“抽香烟也不见得很阔。”牛仔道:“还不阔?你忘记了我们在香港时,同人家抢过烟头,还跟人打架哩!”虾球道:“当然,我们今天比从前没饭吃睡马路时好一点。”牛仔道:“自然,洪先生比我们更阔。”虾球道:“马专员又比洪先生阔,马专员的老板又比马专员阔。”牛仔道:“他们哪来那么多钱呢?”虾球道:“你想他们会点石成金吗?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身上抽剥的?”牛仔道:“我们有个屁给他抽!”这句话虾球也没法解答。



海　　葬

牛仔又问道："你猜这只船上谁最有本领?" 虾球道："我看论偷呃拐骗,洪先生最有本领。"牛仔道："我说大副龙先生最有本领,他识字最多。"虾球道："怎见得?"牛仔道："你进过他的房间吗?他是用书做枕头的。"虾球笑道："用书做枕头不一定认得很多字。"牛仔道："他还会唱歌,我看见他对着一本书唱,我问他那本是什么书?他答道:豆芽上楼梯。球哥,你认得几个字,你可曾看过一本叫做"豆芽上楼梯"的书吗?"虾球摇头道："我不曾见过。"牛仔道："等大副换班下来,我们去请他讲故事吧!"虾球道："好!"

四时正,晚饭的铃声响了。虾球、牛仔马上跑上舰长室去。魏经理、黑牡丹、大副、机轮长和护舰的排长,都先后进来了。虾球、牛仔替他们盛饭。他们等鳄鱼头就位,就一齐坐下吃饭。牛仔替大副添饭,大副很客气,还向他道谢。虾球走过去替黑牡丹添饭,黑牡丹把屁股一扭就站起来道:"虾球,我自己装得了。"鳄鱼头吃了半碗,把碗放在桌面,用筷子向左右一划,说道:"诸位慢请!"牛仔就过去倒茶。……散席后,他们帮厨役把东西收拾好,才在厨房门口蹲着吃饭。

饭后,虾球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糖给牛仔道:"我几乎忘记这块糖了。你吃一半,留一半送给大副,我们请他讲故事去!"说罢两人就向大副的寝室走去。

大副躺在床上,头靠在他的用书叠成的枕头上,左手捧着一本歌本

子，遮盖了他的脸，右手在空中划圆圈。他的喉音响着一首虾球牛仔不懂的歌：

…………

怒吼吧！黄河！

怒吼吧！怒吼吧！怒吼吧！

…………

扬子江在怒吼！

珠江在怒吼！

…………

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

发出战斗的怒吼！

…………

大副放下歌本子，看见虾球、牛仔两人站在门口，他叫道："小朋友，进来！"牛仔一脚踏进去，递过一块巧克力糖给大副道："吃糖！龙先生。"大副笑着接过来，把巧克力折成三小块，塞一块进牛仔的嘴里，分一块给虾球，剩下的一块放在自己掌心上一拍，糖就跳进他嘴里去，引得牛仔、虾球笑起来。大副道："你们爱唱歌么？"虾球道："牛仔懂得唱一首山歌，可是别人一唱过来，他就没本事回过去。"大副道："这不出奇，山歌多数是情歌，谈情说爱，牛仔还要等几年呢。"虾球道："龙先生，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歌？"大副装一副怪脸道："我唱的是一首讽刺歌，是讽刺我自己的。"虾球顺手捡起那歌本子一看，原来是一本《黄河大合唱》，他翻看几面，上面有豆芽上楼梯，也有简谱，他懂得一点点，他笑对大副道："龙先生，你哄我！这哪里是什么讽刺歌！你唱的是《怒吼吧黄河》。"大副高兴起来，他拍拍虾球的肩膊道："虾球，你真伶俐！只要我一说穿，你就懂得这首歌

是讽刺我了。"虾球道:“为什么呢?"大副道:“我是这只差舰的大副,我把差舰开到海南岛,把舰上的军火运给别人打内战,我同时又跟同事合股做生意,把美国货私运到海口去赚钱,做了这些事情,我又在这只差舰上的这个角落里唱怒吼吧黄河!怒吼吧珠江!我越唱就越惭愧!小朋友,你们懂得我这番话的意思吗?在这只舰上,我从没跟别人讲过这番话。"虾球听来半懂不懂,牛仔更莫名其妙。他说道:“龙先生,我们想请你讲故事给我们听!"虾球也要求道:“龙先生,你房间床头床尾都是书,书本中一定有很好听的故事。"大副道:“讲故事可以,但要每人讲一个,要是你们没有别人的故事好讲,就讲你们自己的故事。行不行?"虾球、牛仔都答允了,大副点燃一根香烟,就慢慢说道:

“从前有一个青年人,他梦想做一个航海家,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服务。他高中毕业就考进了海军学校,选读机轮科,在四川万县[①]地方住了四年,机轮科的课程差不多学完了,但同时也看穿了海军的贪污腐化,这个人那时还有一点良心,他不肯跟别人一齐腐化下去,于是他竟不接受委派的命令,逃到重庆去学音乐。他年轻的时候就很爱音乐,这时他想:不能做航海家替新中国服务,那么就用音乐来为人民服务吧!他要唱出人民的苦难、人民的欢乐和人民的希望。想不到抗战结束了,他回到广州来,但广州不容他自由唱歌,他忍不住肚子饿,于是就到船舶管理所去报名登记候用,不久,上面就派他到舰上来把舵了。这个人现在正驾驶一只差舰开到海南岛去,这差舰运的什么东西,运去又干什么,你们都一清二楚。哈哈哈!"他说完就纵声朗笑起来。

虾球听见大副讲他自己的故事,兴奋得好像是喝醉酒似的,他问道:

---

① 今属重庆市。



"龙先生,你今晚喝醉酒了?"大副瞪大他的眼睛道:"谁说我喝醉酒?那么你是说我说的是废话了?告诉你,我一年到头跟他们那批混蛋尽讲的废话!刚才跟你们讲的才是我的真心话。现在我真的一点酒意也没有,我非常清醒!我对小朋友从不说假话。刚才说的就是我自己的故事。现在轮到你们了。"说罢他又点燃了第二根香烟。

虾球、牛仔两人说的故事没有一点条理,东拉一句,西扯一句,大副细心静听,有时在重要的关节,插问一两句,逗引他们说下去。他们两人先后足足说了一个钟头,大副的眼睛一刻都不离开他们,一面用他精密的科学头脑替他们口述的零碎素材,在脑海中整理成一个连贯的,完整的故事。他们讲完了,大副自己觉得惭愧起来。他告诉他们道:"小朋友,听了你们的故事,我惭愧起来了。你们的生活,不能说是没有理想的生活。牛仔你要学剑,学剑也不坏,只要学来去打抱不平,去保护老百姓。和尚不肯教,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他们是借神道混饭食的家伙,他们是一批对社会没有用的废料。虾球你要投游击队,投游击队好极了!自然,你也不是完全想通了政治的道理才去投游击队的。总而言之,不管你们的思想怎样模糊不清,这有什么要紧呢?你们一想到学剑,就马上到罗浮山去;一想到要投游击队,就马上爬过狮子山踏破鞋找游击队去;你们丝毫不犹豫,丝毫不把前途的困难放在心上。你们比我强得多了!我真惭愧!我读破了一床的书,现在还在想想想想,自己以为想通了,自己以为有理想了,却依然躲在走私差舰上唱《怒吼吧黄河》,来陶醉自己、欺骗自己!"他把香烟包里最后的一支香烟点燃,对着面前两个瞪大眼睛的孩子又说道:"你们追随洪斌是无知,我追随他就是无耻了。因为我早已看穿了他的狼心狗肺。他是统治阶级的忠实走狗,是我们的敌人了。你们将来有一天看穿了他时,绝不会像我今天一样,为了保全饭碗巴结他的。一定

的,我相信你们会离开他或干掉他的!"大副的说话像瀑布似的倾泻出来,他觉得已经找到了够资格听他说知心话的人了。虽然他们不一定句句话都听得懂,大副只要能够吐出来心里快活,他就不管他们懂不懂了。

虾球、牛仔很兴奋,也很快活。他们虽然不尽了解大副的话,但他们看出他的心肠是好的;他们尤其感激他的那种平等对待他们的态度,使得他们坐着舍不得走开。这时舰外海天相接,一望无涯。右舷方面,远远地露出一线大屿山的海岸线。空中有着一团团奇形怪状的乌云,好像是千百匹骏马,准备奔腾飞跃的姿势。气候燥闷,预告着风雨的来临。

机轮长满面油污冲进来,他的话惊骇了他们:"老龙,不好了!差舰出了毛病了!机器部舱底渗进海水了!"大副道:"快塞住!"机轮长道:"已经在堵塞了!但是漏洞很多,塞了这边,那边又渗水进来。根本的要害在负载太重,海水跟枪枝子弹货物的压力太大,上下夹击,陈旧的舱板抵受不了,你说怎么办?我以为,最好即刻把货物完全倾倒下海去,这舰才会得救!"

大副听了机轮长的话,就冲出房门跑下机器间去。机轮长、虾球、牛仔跟在他的后边。

机器间舱底到处是积水。大家拚命在堵塞漏孔。大副察看渗水的漏孔竟有十数处之多,而且洞口很大塞也塞不住。这舰又不是自动堵隔海水的新型军舰,逢到舱底破漏,而又是过载,拯救是很困难的。大副对机轮长道:"你跟我上舰长室来!"虾球、牛仔又跟在他们的后边,跑上鳄鱼头的寝室。鳄鱼头、魏经理、黑牡丹三人谈兴正浓,看见他们慌张的样子,感觉到事情不妙。大副一脸汗水,向鳄鱼头报告道:"舰长,我警告过你,你明知故犯,现在不幸果然出毛病了!我们的差舰受不住里外的压力,舱底已开始渗进海水了!你是舰长,你应该当机立断,马上下令把所有枪枝

子弹和全部货物通通抛下海去，这是唯一自救的办法！”鳄鱼头跳起来道："这怎么成！这怎么成！军火怎么能丢下海去？我有几个脑袋捧回去？"魏经理更着急。他摇着大副的肩膊道："大副，你不要说话骇人！大家都是有老婆儿女的，你修修心积积德吧！这一百几十万元的货物，都是我魏家亲亲戚戚一生的血汗，舰长自己也放下了十几万，还有你们大家伙计也合了股买了货，怎么能够通通抛下海去？大副、机轮长，我求求你们，想想别的办法吧！我赏你们两人五千港币茶钱，请你们想想别的办法吧！"黑牡丹拉着鳄鱼头的手，连声急嚷道："怎么办？怎么办？船沉怎么办？我不会游水呀！洪先生，那我一定死啦！一定死啦！”鳄鱼头甩脱她的手，冲出舰长室，大家就跟着他。他下到机器间，舱底的海水已经涨高了一尺多，还在继续涌涨，堵塞的努力，等于徒劳了。鳄鱼头跑上船面来，拉大副上司舵室问道："你看真的没有救吗？驶回香港行不行？或者开动快车，驶到北边的岸边？你快出主意呀！”大副吼道："你当什么舰长！我要你下命令抛枪弹货物下海，你怎么不同意？我告诉你：你的差舰是注定没有救的了！"鳄鱼头也发脾气道："我宁可让差舰沉没，决不甘愿把货物抛下海去！我还要保存性命，决不与差舰共存亡！既然无救，我就放舢板离舰，我要亲眼看到它沉没！”舰上的人开始骚动了，他们挤上司舵室来，来听受洪舰长的命令，偏偏这个舰长又是十足的外行，船舰临难时舰长的任务，他根本就不懂也不想懂。全舰的灵魂，竟是一个械斗走私爆仓发了迹，不学无术的大骗子、大流氓！他怎能把乘员援登彼岸？大副对他已完全绝望了，这个读破一床书、醉心音乐、梦想做航海家的知识青年，这时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傻劲，他郑重对鳄鱼头道："你有几枝手枪，快给我一枝！我要尽最大最后的努力！”鳄鱼头马上捡出一枝左轮手枪给大副，大副接过手枪，上足了子弹，他就吩咐二副道："向右转四十五度，直航大屿山！全速！”说

罢就下来,站在梯口向士兵们下命令道:“弟兄们!我们的差舰漏水了!大家听我的命令!即刻把所有的货物枪弹尽速丢下海去!大家沉着!不要慌张!我们是有救的!哪个敢反抗我的命令,我就当场枪毙他!”虾球叫牛仔道:“来!帮弟兄们的忙!”在大副的亲身监督下,减轻负载的努力开始了。一箱箱货物给抛下海去。虾球抛掉了他的一条幸运牌香烟,留下一件花布衣料,用来卷扎在自己的腰围上,当作腰带。牛仔像疯狂了似的抛掷各样货物。甲板上的人大家都忙做一团,机器间的人给海水淹到了腰部,简直不能工作了,他们就一涌跑上来。大副最后一次看察机器间,知道完全无望了。他跑上来找着虾球、牛仔两人,对他们说道:“小朋友,你跟我来!我放你们下舢板,你们不能死!”虾球道:“龙先生,那么你呢?”大副道:“你放心吧!我会游泳。”他们走到舰尾,才发觉舢板已给鳄鱼头放下海荡开去了。舢板上坐着鳄鱼头、魏经理、黑牡丹三个人。大副骂道:“可耻的家伙!他临阵逃亡了!”虾球道:“龙先生,不要紧!我们也会游水!”大副照旧监督所有人员继续抛掷货物,减轻载量,企图全速开向大屿山,救活全舰乘员的性命。但他拿不稳究竟他还有多少分钟的机会。他又把虾球、牛仔带上司舵室去,取下一个救生圈交给他们道:“先救年轻人,这是我们的规矩。你们的生命比我们的宝贵!你们紧紧抱着它吧!差舰就要下沉了!你们记得向北边海岸游过去啊!”虾球问道:“龙先生,那么你呢?”大副道:“我要最后一个人离开这只舰。”二副回过头来对大副道:“机器全部失灵了!”

空中的乌云卷了过来,怒吼的风,奔腾着,威吓着这只垂死的差舰。巨浪撞击着船舷,增加了舰身的荡动。这时大副才记起无线电生老吴,他跑到他的房间一看,原来他独个儿闭门喝得酩酊大醉。大副摇醒他道:“船要沉了!快起来打电报!我们的位置是北纬一一四度东经二三度又五

分！”无线电生大吃一惊，他摸到发报机前就“···———···”拍出无数个“S·O·S·”[1]，但却把位置拍错了。

船尾已开始倾斜，舰首翘了起来。大副下令全体离舰，叫大家向北游去，各寻生路。大家就扑跳离舰了。大副教虾球、牛仔紧扣住救生圈的绳带，说声：“小朋友，再见了！”就把他们推下海去。

这艘载满了无穷的贪婪、无比的野心、无数的美式武器、美制商品，和可憎、可耻、可爱、可怜的人们的差舰，终于因为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在这南海的海滨，为它自己掘下了坟墓，让海水把它埋葬了！

狂啸的海

云在奔腾，海在狂啸。差舰给浪涛吞没了，它的可羞的历史，也从此终结了。但是，在它沉没的地方，还留下海水的漩涡、油渍、甲板上的一些零件用具和那一条寄托着虾球的甜蜜梦幻的幸运牌香烟。……

残酷的生死的挣扎，生死的搏斗在这儿开始了。虾球、牛仔跳下去的时候，救生圈浮在海面上，他们却被海水反击脱手直冲下海里去，在海里打了一个圈，到浮上来的时候，救生圈已经在几个人的争夺中。人们互相殴击，个个都想打垮别人，自己独占救生圈。在中间的一堆人正在互殴得不分胜负，而在附近浮游的人，还继续泳过去参加这自残的搏斗。虾球、牛仔看见这情形，他们决心不要这个救生圈了。

---

① S·O·S·：海上遇险呼救的信号。

鳄鱼头真的是坐在舢板上,在亲眼看着差舰的葬仪。虾球一眼看见舢板,就叫牛仔道:"牛仔!舢板!快游过去!"虾球拚命像箭似的游过去,牛仔远远跟着。舰上的几十个乘员,都先后看见舢板,就从各个不同的距离,朝舢板游过去。虾球游近舢板旁边时就大嚷道:"洪先生!我是虾球!"黑牡丹听见就伏在艇边,向外边伸出她的手来,叫道:"虾球!拉我的手!"虾球握着她的手,翻身上去了。

四五十个人追踪在虾球的后面,也想攀登上舢板来,其中就夹着一个牛仔。虾球这时也学黑牡丹刚才的样子,伏在艇上向外伸出手来,大嚷道:"牛仔!快呀!拉住我的手!"这时许多人都攀到艇边,两边的攀力不平均,舢板倾斜摇晃着。魏经理哭嚷道:"要沉的呀!大家不要争呀!"鳄鱼头看见这情形,他心想:你们要活吗?我活比你们活要紧!他的心一横,就拔出手枪来,重重敲击那些攀在艇边的手,和抬上来的头。有些给敲击掉落下海去,有些咬牙忍受着碎指穿头的痛苦,拚命都要挣扎上来。艇更倾斜了,鳄鱼头就一连放了三枪,把最顽强的三个人的脑袋射穿,他们翻身掉下去了!黑牡丹双手蒙着眼睛哭起来,发狂地喊道:"残忍呀!你为什么要杀人呢?活就活在一起,死就死在一起吧!让他们上来呀!……"鳄鱼头骂道:"你哭什么呀!死人!我们要他们死,我们才能活呀!"这时牛仔和别的人也攀上来,鳄鱼头照旧先用枪尖击打他们,打他们不脱,他又射击了。牛仔的手已经给虾球握着,正要拉他上来,牛仔的脑门却中了一弹,鲜血涌喷出来,牛仔瞪着眼睛最后望一眼虾球,也没有留下一句话,一松手,他就滑了下去!虾球望着沉没下海的牛仔,不再浮上来,他疯狂了!他翻身坐好,抓到一把木桨,高高举起来,重重击了鳄鱼头一棒,跟着,他就全身扑过来,像一头小老虎似的,要咬断鳄鱼头的喉咙。

鳄鱼头给虾球击落了手枪,他来不及拔出第二枝手枪,虾球张嘴咬

他的喉头,鳄鱼头用力挣扎,擒着虾球双手,两人就在舢板上格斗起来。舢板摇晃得越发厉害,艇上的人不停地大叫:"救命呀!"在艇边的人就狂喊:"打死他!打死洪斌!"一边就拥上舢板来。在众人的呼救喝骂声中,在海的狂啸中,在黄昏的暮色里,这唯一的舢板,一下子就翻倒沉没了!

暮色笼罩着大海。虾球掉下海里,他浮上来时,看见鳄鱼头急急向远远一线的大屿山游过去。他再潜下海心去,到处找寻牛仔。黑牡丹、魏经理两人独力挣扎,高举双手,再三升沉,呐喊求救,没有人去理会他们。他们吞饱吞胀了海水,以后的命运,不是给海浪卷送搁浅在无人的岸边,就是葬身在鱼腹之中了。

人人都离开了之后,虾球还想寻找牛仔。但他再也找不到他的友伴了。他终于只得放弃了这个心愿,急急游过去,寻自己的活路。

在海面上,一群船员水手、一群士兵,还有龙大副、机轮长、鳄鱼头和虾球都在不同的位置,游向同一的地方。没有无线电生老吴的踪影,他是鳄鱼头的枪下冤魂之一。现在,有谁知道他的尸体的位置,是在东经几度、北纬几度呢?又有谁打电报通知他的老婆,告诉她来收尸呢!……海吞没了一切,只留下生人永世难忘的记忆。

夜色深沉,大海在哭泣,在啸叫。虾球没有闲暇伤心,他沉着气,均匀着呼吸,在慢慢浮游。千千万万的少年死去了,他是死剩中的一个。在过去有许多偶然的遭遇让他不死,可是如果没有加上他本身的挣扎,他也早不能活下来了。他这时对着那么远距离的海岸,再不去估计自己到底有没有力量游到岸边,只顾调节自己的呼吸动作,顽强地、沉着地挣扎上前。死神等在他的后边,他上前一步,就离开它远一步。海浪从后边击来,他随时知道,他的方向没有弄错。

时间进行得多慢呀!度过一个半夜,就好像度过了一年。得到浪潮的

帮助,虾球漂泳了好几个钟头,他的软绵无力的脚终于触到沙地了。这是一个人迹少到的海角。有一片沙滩,沙滩背后是黑漆漆的岩石。虾球的眼睛看不到什么东西。他好艰难才用双脚一步步挨得上沙滩来。他走到一处靠近岩石的沙堆,坐下来,闭着眼,再慢慢靠下他的上身,然后拨些身旁干燥的沙土覆在他湿淋淋的身上,再垂下他软软的手。这时,他一点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他跟附近的岩石一个模样,露着憎恶愤怒的面孔,沉默着,沉默着。

太阳出来了。

虾球还睡得很浓。海边,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展开了一场生人死人之间的纠葛。起先是一个士兵发现海浪卷上来两具浮尸,他就拖那两具尸体上来,剥掉他们的衣服,寻他们口袋里的钞票,脱他们手上的戒指手表。后来给别一个赤膊的水手发觉,也跑过来争抢死人的财物。另一个士兵,又在附近拖回了一具女尸,也把她的衣服除下,也剥掉她的金器,搜寻她的钞票。这样,再加上一哄而集的人,一共是五个士兵、一个水手、一个大副,他们就为了死人身上的财物,由争执而打起架来,打得血流了,头破了。这一群赤膊的人类完全丧失了人类的尊严,丧失了人性,像野兽似的互相吞噬。

因为受了过度的刺激弄昏了头脑的大副,这时慢慢清醒过来了。他大声嚷道:“弟兄们!大家不要打了!听我的话吧!”大家的疯狂的行为,很快就给大副喝止。他们之中,有的也觉得打得太不像样了,他们也渐渐清醒了。

大副道:

“你们打什么呢?要打就两个两个人对打,打到死为止!哪一个最后活下来,哪一个就单独得这些钞票金器。谁赞成这样打法?赞成的说呀!



我跟他先打！”

没有一个人作声。大副又说道：

“不打就大家平分！大家听我说：金戒指、手表归最先看见的人独得，钞票拿出来平分，各人用做路费，自寻活路！……”

虾球醒来了，他睁开眼睛，在耀眼的太阳光下，他看见一团人在海边说话。他就叫嚷着奔跑过去。他看见大副，欢呼道：“龙先生！龙先生！”

大副也非常高兴，他热烈地抱着虾球。他又对众人说道：

“大家赞成吗？——不反对就照这样办了！虾球是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人，他也有一份。”

大家完全同意。纷纷把钞票放在沙滩上平分，每人分得几十块钱。一个士兵看见黑牡丹的裸尸，他用怜悯的声调说道：

“我们怎能忍心让她赤光身子躺在这里呢？我们埋葬她吧！”

经这士兵一提，众人就自动把几具尸体抬到山边去。大家默默地动手扒土，掘了一个浅浅的坑，把一个女人和一个船工、一个商人同埋在一起了。他们死前都是有同样梦幻的人，他们梦想交结到好人和好运，却想不到他们交到的“好运”，是死后同埋在一起。

浪潮排山倒海似的卷上沙滩来，像千匹奔马，追逐着，竞赛着；赶上的超过，落后的又赶上；“呼嗬——呼嗬！……”的潮声，震动着人们的耳膜。岩石屹立着，抗拒着海浪的冲击，大自然也跟人间的生物一样，有着它们的斗争。

大家望着海，想着心事，谈着话。大副向虾球问长问短；士兵们正商量着如何上路。这时，正向海上眺望的水手喊道：

“看呀！又有一个尸首漂上来了！”

大家一齐奔到海边去。一个水手抱起了那个死尸，他望着死人那双

张开的愤怒的眼睛，那额头上流尽了鲜血的枪眼，那惨白色的皮肤，他轻轻唤一声：

“牛仔！”

虾球排开众人冲上前去，他看见牛仔赤裸的身体，围着一根裤带，一双愤怒的眼睛望着他。他凑近牛仔，呆了一阵，喉咙像给什么东西塞住了，说不出话来。他的眼泪掉在牛仔的脸上，好久好久，他才说出一句话来：

“牛仔！牛仔！我知道你辛苦了！你合上你的眼睛吧！”说罢他就伸手默默地把牛仔的眼皮按下来，抚摩了几下，放开手。牛仔好像知道虾球安慰他似的，果然合上了眼睛了。大副在旁边看着这情景，眼泪滚流出眼眶来，他拉开虾球，喝道：

“走开！”

他从水手手上接过牛仔，抱得紧紧地，开脚向岸上狂奔。他的眼泪洒滴在死人的胸口上。虾球一路号啕哭着追赶上去。众人默默不响，肃穆地跟上去。

风在怒吼，海在狂啸，人在哭号，在这南海的一角，一个小孩的葬礼开始了。大副放下牛仔，跪下来，用两手扒开松土。天色阴暗下来。云在奔腾飞行，像死人的游魂似的，一去就不再回头了。虾球坐在牛仔的尸身边哭了一会，他就解下他腰间紧扎着的几尺预备用作爱情的赠礼的花布，用来围绕牛仔赤裸的身体。众人帮着扒坑，这坑就在黑牡丹坟堆的左近。

大副叫道：“得了！”众人就停手。

虾球抱起牛仔，走到坑前，踏下去，轻轻把他放下。大副叫道：“虾球，你站上来！我们要填泥土了！”

虾球站上来，两手握两把泥土，最后望牛仔一眼，就把泥土撒下去。他即刻背转身站着，面向着狂啸的大海，他没有眼泪了。大副跟众人填好了泥土，他记起他的一枝左轮手枪，他就拔出来，激动而又庄严地向上空放了一枪，牛仔的葬仪，就这样草草终结。众人站起来，拍掉身手的泥土，又复坐在这几个死人的坟前。各人想各人的心事。好久好久，没有一个人开腔说话。

虾球是这样想的：千不该万不该跟鳄鱼头走上这条绝路死路！哪怕他也是穷苦人出身，哪怕他肯在穷苦人身上花两个小钱，他到底不是我们穷苦人的朋友。难道今天还不看得明明白白吗？我多么愚蠢！跟他到海南岛干什么呢？他是押运枪枝子弹去打游击队的啊！我既然想投奔游击队，又做出了对游击队不好的事体，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可怜的牛仔！就是我这个没脑筋的人带你走错了路，是我这个糊涂虫把你害了！你死了还不闭眼睛，我知道你还有多少话要跟我说啊！……

虾球闷声不响，在想他的心事。龙大副在旁边看着他两手捧着头，半天不说话，问他："虾球，你在想些什么？"半晌，虾球答道："我想透了！我们要么就进工厂做工，要么就去耕田，要么就当兵打游击，别的路都不是我们走的！"龙大副听他这么一说，瞪大眼睛望了虾球一眼，然后说道："我的小朋友！你说的真好！谁又不想这样做呢？你自己难道不是给火柴厂赶出来的吗？你爸爸难道不是给地主从田里赶出来才做猪仔给卖到美国去的吗？这个社会就是不让我们好好耕田好好做工嘛！"

各人都有各人的想头。大家都在想自己的出路。那个水手打破沉寂问道：

"我们还有路走吗？"

一个士兵用雷轰似的声音应道：

“怎么会没有路?前面是大海,后面是岩石,一条路是跳海! 一条路是上山! 怎么会没有路?”

虾球应道:

“那么我们就上山吧! ”

大家觉得只有这一条路好走,就马上起来,一路呼啸攀上岩石。虾球身手矫捷,很快就爬上岩顶。大副虽然是惯于航海,对爬山毫无经验,到底也勉力跟上去了。

山岩脚下的几座新坟,静静地在那儿躺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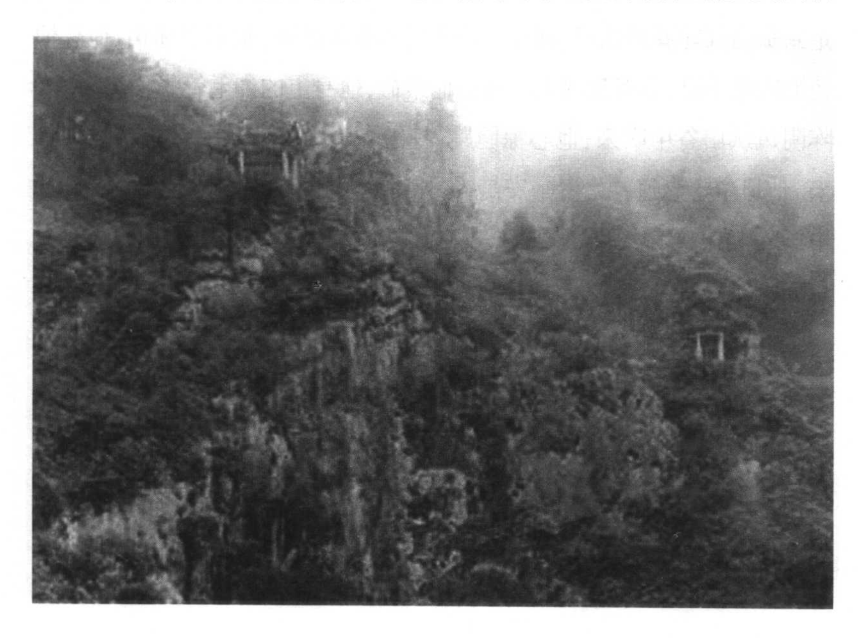
第三部　山长水远





人鬼殊途

鳄鱼头的走私差舰，沉没在香港港外大屿山附近，乘员中死的已葬身鱼腹，或给海浪卷上岸来；生的呢，也各奔前途去了。只有鳄鱼头一个人，他只身匿伏在海滩边的石岩中，躲着不敢出来。他用草丛树叶掩蔽着他藏身的洞口，恐怕他的部下看见。他看清楚差舰的大副怎样制止士兵们为抢夺死尸金钱的殴斗；虾球怎样从熟睡中醒来奔出海边；他们怎样息争分钱；怎样埋葬他的雾水姘头黑牡丹和富商魏经理……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但却无动于衷。他丝毫没有走出来和人群相聚的意思。人们



为死者的入土安葬而流泪,他和死者的关系比任何人都来得亲切,但他却没有一丝哀悼死者的感情。他真是一个硬心肠的人!他在岩洞内拭抹他那一枝冷冰冰的左轮手枪和几粒仅存的子弹,然后又晾干带在身边的美钞港币和银行存折。他宝贵这些东西,和宝贵他的性命一样。他秘密收藏好这些财物,正如此刻收藏他的身体一样。

龙大副葬掉牛仔,拔枪向空中放了一枪,"啪!"的一声枪响骇了鳄鱼头一跳。他本能地握紧手枪,指向洞口,作自卫的准备。不多久,龙大副、虾球等已呼啸上山去了。鳄鱼头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在洞内躺了大半天,深思默想他今后的出处。他第一步要做的事是找到一张渔船,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要渔家载他到荃湾去,然后转道回省,再作计谋。

太阳下山了。鳄鱼头走出洞口,他在沙滩上发觉三四具给海浪卷上来的尸体,脸形模糊,腹部臌胀,他不敢正视他的那些淹死的部下。他又走到那两堆埋葬黑牡丹、魏经理和牛仔的新坟前面。他有点迷信,他恐怕他们阴魂不息,会有鬼魂来附身追他索命,他身上的细毛管张松起来。阵阵阴风从山谷中吹来,他心惊胆跳,打了一个冷颤,膝头一软,就跪了下来。他口中念念道:"生者平安是福,死者魂归西天;阴阳异界,两不侵犯。牛仔!黑牡丹!魏经理!我回去一定为你们修建一座坟墓,你们的阴魂安息吧!"念毕叩了三个头,就急急站起身走开,头也不敢回望一下。

黄昏时分,附近海上有好些晚归的渔帆出现,鳄鱼头坐在海边的岩石上等候着。不久,他终于高声叫来了一只小渔艇,艇上只有老渔夫老渔妇两个人,鳄鱼头跳上渔艇,对艇家说道:"艇家佬,你送我到荃湾去,我赏你半个月伙食。"说完望望艇家佬的颜色,然后把手枪和几张港币一齐摸出来,把港币塞在艇家佬的手上。艇家佬接过钞票,望一眼他的手枪,就关照他老婆道:"开荃湾!拉起布篷来!"海上的艇家一向受惯海盗的欺

压,知道他们都不是好惹的东西,只好拚命把他的小艇向荃湾方向驶去。

八条大汉:士兵五、水手一,加上大副和虾球,他们走到了一个叫做坑尾的小村落。他们向村人说明是沉船逃生的难民,许多人都围拢来听他们口述沉船的经过。他们买了一大篮番薯,煮一顿番薯饭,饱餐之后,就派一个人到大澳去买回几套布衫裤,然后乘坑尾村民代雇的一只渔艇,直驶青山湾。到青山湾,是虾球的提议。他说:"从大澳到香港,每天都有火船开行,我们一群生面人碰到码头的便探查船,一定惹出麻烦,并且我们又有手枪,查出一定要坐监。不如雇船到青山,青山脚有很多走私货船,时常来往华界,要到哪里都很方便。"大家就接纳了他的意见。

往后怎样生活呢?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便是他们在船上纷纷议论的中心。

最初提议"上山"的那个士兵是一个班长,名字叫做吴猛,二十七八岁,钦州人。他是国民党一五三旅的士兵,随军在山东定陶打了一场败仗,全旅覆没,跟五千多名官兵一同被俘。释放后,辗转回到广东,又投入军队。他对他的旧上司张瑞贵的发迹历史非常羡慕,他充满了一脑袋绿林山大王的思想。他向众人提议道:"嘿!想发达只有走偏门,走偏门最好是上山当土匪。我们的旧上司'生张飞'何尝不是绿林出身?只要我们集结得三五百人,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如果政府招安,我们没有司令团长当,最少也有个把营长当。在这个乱世,几多人都是走这条路发达,我们难道不能学?"他的部下四个弟兄中的三个,就一呼数应,拥护班长的主张。单独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鹤山人林四海反对这个意见,他说道:"我有点意思现在坦白对各位说,我一向主张四海为家,上山劫富济贫,本来无所谓,不过我们八个人,仅得一枝短枪,谈何容易。万一失手,必定凶多

吉少。依兄弟主意,有一办法,能令大家暂时栖身,慢慢再图进展。"论读书多,学问好,当推龙大副,可是说起生活之道,他却想不出半点高见来。他催促林四海道:"林大哥你有何高见?请提出来!"林四海道:"无论士农工商绿林土匪七十三行,不熟不做,做土匪我兄弟就不熟。但是开茶室饭店,我倒内行。我做过十年八年糠头。糠头大家明白吗?就是茶楼外柜写菜单的就是。分下栏我照例分双份。我上个月还在敝邑鹤山高明交界处和我女人开一间茶寮,招待来往过客,生意还算不错。想不到有一天上街买货,硬给一队过路军队绑入军营,一直拉到广州当兵,后来又派到失魂军舰押运军火。现在我想回去帮我女人整顿旧业,我觉得同各位都是生死患难之交,如大家不嫌弃敝邑闭塞,请大家凑股份合股经营,谁做司理,我兄弟毫无所谓。经过这一次遇难,世界我都睇淡,能够朝鱼晚肉,过一天就吃一天。还想什么长命百岁,当什么司令团长?不知各位高见如何?"

龙大副听到林四海这一套唯食主义的论调和提议,虽然觉得不十分理想,但很富煽动力而且也非常现实,比起吴猛的绿林主义的空想和冒险来,不仅合理近情,兼且可以长久支持,徐图后计。开茶室饭店,是一种正当商业,到底比打家劫舍的绿林生活好得多了。但他不表示什么意见,他向那个水手罗才问道:"你老兄又有什么高见呢?"罗才斩钉截铁答道:"我在乡下东莞做过候镬,十围八桌酒菜,不用求人,我还会做东莞腊肠,如果能开茶室,我身上的钱全数交出来!"龙大副最后问到虾球:"你呢?你有什么高见?你到了青山后,打算回九龙红磡去卖面包吧?"虾球答道:"我如果要回家,我搭大澳火轮现在已到家了。我当初听吴大哥说上山,我还以为是上山打游击,如果是做土匪,我不干!"大副问:"打游击?你知道怎样打法吗?"虾球道:"我不懂。大哥们肯带头,我就跟着学。"吴猛插嘴道:"我的意思也是打游击,不过说得老实一点罢了。其实天下的游击

队都是一个样，我在山东、江苏一带也见过一些零星游击队，他们游来游去，自己不耕田，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吃怎么过活?”大副反驳道:“你错了!你不能一竹篙打死一船人，游击队有好多种，但有一种是绝对不抢老百姓东西的。他们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专替大多数穷苦老百姓谋幸福，除害虫。他们只征合理的租税，抽合理的公粮，就连军队补充，也是人民自愿参加的，绝对不用绳来捆绑，像捆绑林四海那样。你不曾清楚知道，你就不要乱说。”吴猛道:“好呀! 你知道得这样清楚，你就做军师带领我们干吧! ”大副道:“我们八个人只有一枝左轮，打游击，地形不熟，敌情不明，做土匪流寇没有出息，不如活下来慢慢再说吧! ”林四海笑道:“吴班长他大概是想当山大王讨个压寨夫人吧?”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大副静想了片刻，然后郑重说道:“我暂时以上尉大副的资格，当大家的主席，征求大家的公意，然后决定我们今后的行动。现在有两个意见:一个意见上山做流寇，一个意见合股做生意，此外还有第三个意见吗?——没有，我们就表决一下，各行各是，毫不勉强。赞成合股做生意的举手! ”林四海、龙大副、虾球、罗才四个人的手最先举起来;士兵关贵廷是台山人，到鹤山做生意差不多等于送他回乡，他就举起手来;另外两个士兵一个是原籍湖南嘉禾的老广东胡万顺，一个是高要人廖志强，也跟着举起手来。吴猛看见兵心动摇，就高声说道:“好吧! 我除了放机关枪之外就没有什么本领，我就暂时改行帮大家做火头军吧! ”大副道:“大家都同意做生意，那么就接受林四海的好意，合股开茶室吧。总之，大家先求生存，再求发展，万一生存不下去，再作另外打算，马死落地行，我不信找不出一条活路来。”大副说完，大家就你一句我一句发表他们创业的意见，好像茶室马上就要开张似的。只有虾球一个默默无言，他想起牛仔的惨死，还觉得非常难过。

虾球趁大家在青山候船，闲着没事，就请准大副，回家去走一转。他沿着青山山脚走到青山新墟，坐在公路边的小食物店里，等从元朗驶香港往新墟的十六号汽车。这地方，是他旧游之地，他曾在这小食店门口吃过香蕉，听过附近达德大学女生的歌唱。当日坐在这里的虾球，对生活的观念还是懵懵懂懂，瞎冲乱碰一场；当日那种对烧枪打强盗的痴爱和幻想，已经暂时给实实在在的找活路、寻生计、经营小生意的念头所代替。如果他今天依然还是独自一个人单枪匹马跟这个社会的无所不在的恶魔厮斗的话，他唯有战到遍体鳞伤，然后寂寂寞寞地倒下，像街边无人垂顾的许多童尸一样；而现在，他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流浪生活，受过拘押、捆绑、殴打，终于挣扎求生，然后又是被奴役、被欺骗以至死里逃生，这些经历，磨得他比往日老练了。他的眼睛睁开来，他明白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多了。比如说打游击吧，这件事情可不像上罗浮山学剑那样简单，他知

1947年，作者与家人摄于屯门青山达德学院



道有千万人同他一样想打游击来生存,有了决心的人没有机会,有了机会的人没有决心,而有些人瞎冲一阵,自以为就是打游击了,却原来是当土匪做流寇。他知道世事可不像他头脑中所想的那样简单顺利。又比如说鳄鱼头这个人吧,他是好人呢还是坏人?跟了他年打年长,平常给他的疏财好义的风度和打得讲得的才干所欺骗,多少人对他崇拜到五体投地,原来临到患难交关时,他是那样的胆小、阴险、卑劣、狠毒、杀人不眨眼,平日的慷慨好客,原来是一种伪装的手段,完全是用来诱骗别人,买人性命的啊!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虾球走了一段弯弯曲曲的道路,总算学了乖,记取了这些经验教训。往日他找不到丁大哥,就回去卖身投王狗仔,那时他还是孤立的,现在他有了朋友了。他的朋友好好坏坏还不能说得定,但谁都骗不了谁,结合起来做活,比较一个人单枪匹马求生好得多了。一个人孤孤单单,人多就有商有量,俗语说:多个人,多个胆。这就是虾球今天对个人和集体所抱的观念,他是从生活的漩流里游泳挣扎了多少日子之后才深切感到的。

青山新墟的环境,也跟虾球的身心一样,有了很显著的变化。新的茶室多开了两家,而且布置得比旧日的茶室更雅洁。达德大学的新学生也多了不少,他们来的来,去的去,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些跟虾球有着同样怀抱的人呢?他们中有没有一些愿意跟虾球这样的人做朋友带领他们求活做事呢?虾球想:有的吧!有的吧!龙大副不就是一个么?他不是读饱了书也肯跟我们做朋友教导我们么?他望着那些衣着一天比一天简朴的男女学生,一边在瞎想。一辆公共汽车停下来了,他赶忙跳上去。

两个钟头后,虾球又回来了。他的母亲回台山还没出来。他即刻就回青山归队。

鳄鱼头在荃湾的客艇中过了一夜,他周详考虑,一定要平安离开香港,不让一根头发受到损失。他买了一身最普通的薯莨染色土布短衫裤,装扮成一个小商人模样。他的手枪绑在右上臂的内臂间,逢到检查时就举起手来让人上下摸他的身腰。他知道,除非是有人预先通水,否则十个检查员有九个是马虎大意的。他又拟了两通报告差舰失事的电报,一通给马专员备案,一通给张果老说情,邮寄给鸿昌行船馆的何老四托他用急电拍出去。各事停妥,他就乘最晚的一轮到深圳去的货车,快到站就先下车,找一条熟悉的小路绕过深圳香港交界的文锦渡,涉水过河,到达深圳大站,便向站上打听客货混合慢车开广州的时间。他不搭快车也是一种计谋,他要混身到人畜难分的混合货车中,避免火车上的检查员搜检他的美钞和港币。第二天,他终于等到了一列合意的慢车了。有篷盖的车厢里挤满了人,他就攀上同样挤满了人的无篷高边车铁卡里,坐在别人的脚下打盹。

列车到石龙停站,鳄鱼头醒来了。他站起来买东西吃。一边观察四周的人们。他很放心,没有一个人认识他。站上的防军是一五四旅,这个部队有很多中上级军官他是认识的。他知道这一旅也跟一五三旅一样,都有过一段不大光荣的历史。那些军官常常对他这样提起这段旧事:“惭愧得很,我们在鲁南苏北打得并不怎样漂亮!”在这句漂亮话里面的“不怎样漂亮”究竟是包含什么意思,鳄鱼头是很明白的。他看见在站上这些士兵的装备还不坏,只是士兵的体格脸色都太差了。他想,他们比起他的部下的营养来,一定差得很远。他感到很欣慰,他觉得他部下的士卒,虽然是好食懒动,却有更好的体力,必要时可以胜任冲锋陷阵的要求。他想起蟹王七和烟屎陈这两个得力干部来,一个很壮勇,一个有智谋。他决心要好好栽培他们,重用他们。他又想起张果老来,他好像是一棵百年老树,

树干空了,树枝也枯了,可是它在地下的根,却还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当今在朝的高官,没有一个有魄力敢动手铲除他;正相反,人家反而还要依赖他来保住这半壁江山哩。但鳄鱼头却不佩服张果老的“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的封建保守主张。这样抱残守缺,没有冲破局处一隅的旺盛企图心,怎能成大事呢?鳄鱼头将来有一天自会知道,到底张果老比他棋高一着,还是他比张果老棋高一着。张果老之所以为张果老,就全在于他知道了“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的利害处。他能坚决执行这主张一天,他的根苗就可以留存一天。现在,鳄鱼头在这辆高边车上,还不知道广州最近的形势有了怎样的变化,当他的脚一踏到广州的地面时,他的命运,已经让人给他安排布置好了,只等他去照着实行。在这些事情上面,他是没有自由意志的。

典当灵魂的人

虾球他们乘搭的货船还没有开身,鳄鱼头已经到了广州了。这个南中国的大都市,每一分钟都在变化。鳄鱼头离开它才四五天,就仿佛有一点隔世的感觉。他一脚踏入新亚酒店五〇八号死鬼黑牡丹的房间,觉得有一股冷气向他袭来,他打了一个寒噤,周身的汗毛竖了起来。他独个儿在这空洞的房间来回走着,叹口气,摇摇头,他感叹人生变幻的无常。昨天活生生的人,今后再也寻不到她了。他坐到沙发上,点着了一根香烟,仰面望着上面的天花板,不由得他不想起他的太太来。他猜想他那名义上的太太洪少奶此刻不晓得起了床没有,自己一个人睡还是跟男子汉睡



在一起,还是跟别人逃走了呢?他尽是往坏处想。他很想即刻上去看看她,向她打听一点内幕新闻。他会不会因为这次沉舰事件挨扣留查办的处分?要是真的严办他的话,他究竟逃走好呢,还是托张果老说情缓颊?……想到这些事情上来,他的心乱了。他又不敢亲自跟他太太通电话,恐怕会走漏风声给马专员知道,怕马专员冒起火来,将他扣留查办。那时候岂不是呼天不应,求援无门! 他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还是不忙去看太太,先到河南跟张果老会面再作打算。他洗浴后更换了衣服,就雇了一辆野鸡汽车直向河南驶去。

马专员照例提早一个钟头从公馆驱车上班, 照例来洪少奶的客寓打一个转,逗留三两个钟头。这样一来省得自己的太太噜苏,二来让洪少奶多些“自由”的时间,活动活动她的身心。他这样安排,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好处。幸好鳄鱼头还聪明,不曾莽撞上来,避免了许多不愉快的麻烦事。

洪少奶躺在床上休息。她接过了马专员递给她的洪斌的电报,看完后懒洋洋说道:“你几乎把他淹死了!”马专员诧异道:“我把他淹死?这才奇怪!”洪少奶道:“不是你委他当舰长,他怎么会受这场虚惊?”马专员笑道:“你们女人真会撒赖!派他到海南岛还是你的提议哩!你忘记了?你还说鳄鱼不会淹死的,你放鳄鱼下海,正是得其所哉哩! ”马专员轻轻捏一下她的脸颊,继续说道:“这些旧舰,比我的祖母还老! 沉掉落得干净。英国送的伏波号,不是给招商局的船轻轻一擦就沉了吗?何况是这些烂铜烂铁无用的废料。”洪少奶道:“既然是废料,你还不快点当废铁卖掉,熔化来做枪炮子弹,还留下来干什么?你们害死了多少人!你们做官也做得太糊涂了! ”马专员挨了骂,嬉皮笑脸应道:“中国的事情,你们女人是永远想不透的。轮到你们女人来执政,恐怕还会比我们糊涂百倍哩!哈哈

……”洪少奶道:“要是我来执政,我就先砍了你的头!”马专员听说要砍他的头,他快活死了。他把他的脑袋伸过来,连声喊道:“砍吧!砍吧!我甘愿一刀两断,砍死在你的怀里!”洪少奶道:“你想投胎还早哩!你作孽太多,死得太早便宜你了。”马专员道:“真是女人心,海底针,又利又毒!”洪少奶道:“我不跟你胡诌,我问你,你到底打算怎样处置这件事?”马专员摸不清楚她是指的什么。他以为她是问有关她的身份的事,他抓抓他的大脑袋答道:“怎样处置这件事?你说怎样好?我是素来没有成见的。不过,就事论事,如果老洪淹死的话,我就一定娶你做平妻,现在他既然活着回来,那么,我们,我们就随机应变吧!你以为……”他话还没有说完,就给洪少奶清脆地打了一巴掌。接着她就骂道:“呸!谁做你的平妻!我是问你怎样处置他呀?舰沉了,他只身脱险回来,你怎样安置他?”马专员摸摸他的脸颊笑道:“我倒想弄明白你这一巴掌到底是恨还是爱?是恨呢,我就做个顺水人情,把老洪下个另候任用的处置,让他和你团圆聚聚恩情;是爱嘛,我就把他扣留查办,让他饿死在牢里,永远不能出来妨碍我们的事!你知道,这件事是可大可小的。他这条性命握在我的手上。我们的爱情,也握在你的手上。来吧!我们来作个决定吧!”马专员说这番话时,脸上的厚肉紧张膨胀得像个快要破裂的皮球似的。洪少奶受了马专员的威吓,心里有点慌了。她不愿意把她跟别的男人的关系弄得分分明明。她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混,实在分明不得。要她不是属于这个,就是属于那个;倒不如不属于这个,也不属于那个;也属于这个,也属于那个较为妥当。她的这种人生观恋爱观,是开始从她年轻的时候在香港嫁给了一个富商做少妾,再又给这富商的大少爷爱上时养成的。她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中产商人的家庭,受过香港的中等学校教育。她的父亲利用她的出嫁来挽救自己商业上的失败,完全牺牲了她的青春幸福。她压根儿不

曾爱过她的老头子丈夫。当她爱上那个挑逗她的大少爷时,事情暴露,大少爷不敢负责,老头子就把她赶了出来。她不甘愿回父亲那里去受活罪,就独自一个人在社会上打滚。她做过酒家女侍,也做过货腰舞女。自食其力好几年。在这种生活的苦海中,她更深刻地了解到,她要是想活下去,就得不属于这个,也不属于那个;一有专属,就纠纷百出,甚至打碎饭碗。到了香港沦陷,世界变了。她的游戏众生的生活,不得不结束了。她不得不专属于一个日军少佐。等到战事结束,她又给鳄鱼头接收去了。直到今天,当马专员又有接收她的倾向时,她的良心不让她用鳄鱼头做牺牲来卖身给马专员。她怕这样作孽,将来必不得好死。她心想:谁要来就来吧!拿你们想要拿的东西去吧!一个吻,一夕的欢娱,要什么就拿什么去吧!但要我从这个人的怀里滚到另一个人的怀里,用一个人的血来做礼物,我不干!我不干!

她用她的双手捧着马专员的大脑袋道:"我是一个可怜的女人。我什么事情都作不得主。我连拒绝人的爱和接受人的爱都作不得主!你不要迫我作什么决定吧!"其实马专员也不是真的爱她。他的喜欢她,跟鳄鱼头的喜欢她一样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出于利用的动机。这个,也骗不过风尘中的洪少奶。她在香港有过一次经验,她希望过鳄鱼头洗手上岸,决心陪他过活,为他服务,献身心给他。可是,鳄鱼头却安排她作为钓马专员的饵。危难到来时,又弃掉她不顾。到了今天,她再也不相信任何一个男人了。马专员听洪少奶说不愿作什么决定,他也不再追问下去了。他看看手表,已经是上午十一点钟,他就上办公厅去了。

洪少奶起床打扮停当,已经是正午十二时,草草吃了饭就撳电铃叫来一个侍役,问道:"贵哥,你同我到五楼探探五〇八那个女人回来没有?你千万不要说是我叫你打探的。"亚贵点头笑笑。洪少奶道:"你笑什么?"



亚贵道:“世界事真是无奇不有,前些时五〇八的那位小姐又叫伙计来打听你回来没有,你们两个女人你打听我,我打听你,怎么不索性碰一次头呢?”洪少奶笑道:“亚贵,你们酒店伙计不要多管闲事,世间奇怪的事多着呢!快去吧!”亚贵十分钟后回来道:“洪先生一个人今早十时回来过,坐半点钟就出去了,一直没回来过。”洪少奶听罢赏了亚贵一点钱,就出门驱车一直赶到黄埔去。

鳄鱼头躺在张果老的烟床上,详详细细报告了这次沉舰的损失和经过。张果老听了沉思许久,然后问道:“你有什么打算?”鳄鱼头必恭必敬应道:“我一直就回来向司令报告,听司令的指示。”张果老道:“你见过老马没有?”鳄鱼头道:“还没去见他,在香港已打电报向他备案。”张果老道:“你不要去见他。等过几天,你的新任命发表后再去找他。”张果老接过鳄鱼头递过去的烟枪,响亮地抽他的雅片烟。抽完,放下烟枪。咬半片芝麻糖在嘴中嚼碎,然后呷一口浓茶咽下去,仰躺着什么话也不说。鳄鱼头等了许久,忍不住问道:“哪方面的新任命?”张果老道:“还有哪方面,你以为朱德会委你么?”鳄鱼头摸不着头脑,不敢再问,用烟针蘸了一点烟膏,放在烟灯火口上燃起来。张果老望着瓦梁说道:“你知道我素来是主张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的。要自保安全,这是上策。但上头不这样想。在整个战略要求上,各地各乡分封割守,容易给敌人以大吃小,各个击破;因此,联防自卫,互相策应,守望相助,本来是道理。不过,世界事,道理很漂亮,做起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挖自己的肉,补人家的疮,我不干!我还是坚持枪不离人,人不离乡。我们的武装队伍决不由人调来调去!”鳄鱼头道:“上头同意吗?”张果老道:“折中办法是只要我们的人,不要我们的枪。叫我提荐一个人当新编的无兵保安团团长,我提出你,大概会通过。

你想当团长带兵,你就得去招兵买马。这是肥缺,也是苦差。”

鳄鱼头听说他就会当团长,他心花怒放,那只红鼻头显得特别光亮。他又递烟枪给张果老,张果老不抽,他也就放下来不抽,假谦虚道:“司令,你的保荐我很感激。但我怕不能胜任,辜负你老人家的好意呢!”张果老不客气道:“我就是担心你不胜任。你们校长的带兵秘诀,他在黄埔没有教会你。这十几年来你出了家,也不曾跟他实习过,所以我要特别点醒你!你的校长跟他的部下,直到今天还是耍这一套把戏,多少英雄好汉都受了骗,给掌握得动弹不得。你就得当心这点。我警告你两件事:第一件,你要精通掌握之术。上头要用你,一定设法掌握你,但上头永远也不相信你,怕你会造反。所以上头要你做团长,他一定越级直接掌握你的营长。三个营长之中,你最多只能保荐一个,甚至一个都不能。在这情形之下,你就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你一定又要越级直接掌握若干个连,使那几个营长奈何你不得。营长要是掌握了你的排,你再深入掌握你的班或资深老兵。这种越级掌握之术,是我们军队的特色,是你的校长发明的。你要带兵,对于这门功夫,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可。你千万要记着!第二件,今后不管训练或作战,明哲保身之道,全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八个大字。军队由上至下,既然有了私心,赏罚就永远也不分明。所以打胜仗挨撤差,打败仗连升三级的事情是常有的。你不要自作聪明,好大喜功,称强逞能,一定撞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八个字你牢牢记着!”鳄鱼头连声:“是的,是的。司令讲得对。”张果老又道:“我索性让你明白吧!我这次肯送出我们一部分子弟出来让上头指挥使用,我们出的是人命,上头出的是器材械弹,表面看来,这宗买卖我们送货赔钱,好像很吃亏,其实不然。打胜了仗,保住了半壁河山,我们劳苦功高,大家有得捞;打败了仗呢?兵败如山倒,我们的子弟都是识途老马,每人拖枝七九或轻机回



到乡下来，正似少女出门接客，赚回嫁妆，除笨还有精。我们有枪又有人，谁来当皇帝，都会来同我们讲数口。到时我自有主意，你不必担心将来的事，我要你注意的事是你今后带兵，以保存实力为上策。处处顾住自己的荷包本钱和身体。无论调你去东江南路或西江，你都要一眼观七：上、下、前、中、左、右、后，都要顾到才是。总之，粤人治粤，这张好牌正似偏张三万，和满贯当然好听得很，但有人扣牌不放，你永远和不出。十赌九骗，今天的事情，彻头彻尾上上下下都是一个骗局！你明白这点，你就无往不利了。我是相信你的，你好好干吧！”鳄鱼头听了张果老的指点教训，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些治军之学，捞世界之道，任何军政学校都没有老师教过的。对于张果老的深谋远见，鳄鱼头自愧不如。他再三领教，直到入夜才辞出到黄埔去找杨司理。杨司理第一句话就报告道：“少奶已跟踪追到了！”

鳄鱼头吩咐杨司理道：“黑牡丹、魏经理和牛仔已经淹死了，你明天叫人找个山地筑一座假坟，再去买块石碑，叫人刻上黑牡丹、魏经理、牛仔之墓十个字，下款刻洪斌敬立四个字。好好竖起来，坟墓要做得似模似样。他们死得很惨。这样做，我精神好过一点。你明天照办吧！”杨司理听说黑牡丹死了，十分难过，他和她也有过几天姻缘。音容还在，人却永别了。他探问道：“黑牡丹是怎样死的呢？”鳄鱼头说：“沉船。今天报上也有新闻了，你看报就晓得。少奶在哪里?”杨司理道：“在你的房间。”鳄鱼头就走出来，到他的寓所去会他的太太。在途中，他遇到他的一批中级干部蟹王七、烟屎陈、死蛇、鸡眼、麦财、赵胜等，拦着他说要替他洗尘。他说道：“大家到一景楼喝酒等我，我会过太太就来。”蟹王七等大家走后追上鳄鱼头问道：“虾球呢?他不跟洪先生回来?”鳄鱼头支吾答道：“虾球他他他，他跟我分手了。我给了他几百块钱到香港去做生意。”蟹王七道：“今天大家都给报上的消息骇坏了，虾球没有受伤吧?”鳄鱼头道：“他平安无

事。他跟舰上的一个大副几个士兵各寻活路去了。至于黑牡丹、魏经理、牛仔都淹死了,我是亲手埋葬他们的。明天,我还叮嘱杨司理在这里替他们建一座坟墓,几时我同你去扫墓。现在我没空跟你多谈,你到一景楼等我吧!"说罢他就走上楼去。蟹王七听说虾球走开,牛仔淹死,十分难过。他走上一景楼,闭着嘴,一句话也不说。

亚喜在房间内跟洪少奶谈着话。少奶问:"亚喜,外边人家说你的坏话,你知道不知道?"亚喜道:"我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我有什么坏事给人家说?少奶你不要吓我!"少奶道:"亚笑说你跟蟹王七……"亚喜的脸马上红起来,她讨厌亚笑干涉她的私事。她又羞又忿,狠狠地道:"这是坏事吗?谁说这是坏事!让她说吧!我不怕!"少奶道:"看你急成这个样子!我并不是反对你什么!我也没有权反对你。不过,我要提醒你,不要太容易相信一个男人啊!男人的心,一天三变,我是过来人,我受男人的苦太多了!我不过提醒你。"亚喜道:"少奶好心,我很感激。我知道七哥是好人,他不会骗我的,他是真心的。他过去的一切什么都同我讲过了,嫖娼、杀人,什么丑事一件也不瞒我。他是真心的,他,他,啊,少奶,我已经……"说着说着不知是喜欢还是伤心,亚喜竟哭了起来。洪少奶正安慰她,鳄鱼头一脚踏进来,看见这情形,大声道:"不要哭了!船沉只死魏经理、黑牡丹、牛仔三个人,其他全部都脱险各寻生路去了。虾球向我拿了三百块钱,去做生意,天理良心,我没有亏对一个部下!我明天还要高升他们,帮他们去打江山,亚喜你也有好处,不要哭了!"

洪少奶、亚喜两人看见鳄鱼头进来,又惊又喜;听到他自言自语说虾球走散,牛仔、黑牡丹、魏经理死亡时又哀伤又叹惜。大家沉默了一阵之后,鳄鱼头又发挥了一番他如何爱护部下,如何为魏经理、牛仔、黑牡丹等人立墓的事,洪少奶跟着问长问短,鳄鱼头心不在焉地胡乱答话,一连

打了几个呵欠,亚喜就退了出来。

亚喜一走,洪少奶冷冷道:“黑牡丹的死,你伤心呢还是高兴?”这句问话,真是难于答复了。如果真爱少奶,就该说“高兴”,但说这句话的人的心是何等狠毒呀! 如果真爱黑牡丹,就该说“伤心”,但这句话怎么好对自己的太太说呢?在这种场合,无论假戏真做,真戏假做,都是同样困难的事! 鳄鱼头笑笑不答,洪少奶冷冷笑道:“我不知道你心中的苦乐如何,不过我听见黑牡丹死,我倒是非常伤心!”鳄鱼头道:“你伤心什么! 你更应该高兴呀!去了一枚眼中钉了!”洪少奶正色道:“不!我一点也不高兴!”鳄鱼头道:“这可奇怪了!”洪少奶感叹道:“物伤其类,高兴什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鳄鱼头瞪大他的眼睛,细细体味他太太这句话的意思。他还想不透彻其中的道理。洪少奶道:“你的心给功名利禄迷住了! 所以你没工夫想到我跟黑牡丹是同类,因为我们是同类,所以我们平日不相残害。到了知道她淹死,我怎能不伤心! 你永远也不会懂得我们这种感情!”鳄鱼头摸摸他的脑袋道:“什么同类?我不懂! ……”洪少奶很激动,大声道:“你真不懂还是假不懂?我们怎么不是同类?我们都是私娼呀! 私娼,你懂不懂?至于你,你们都是嫖客! 你们这些嫖客跟我们私娼住在不同的世界,难怪你不懂!哈哈哈哈……”洪少奶朗笑起来。笑到最后,她笑出眼泪来了。她自己揩干了眼泪,约束她的奔放的感情,又复强笑道:“真是见鬼!我怎么说出这些疯话来!喂,你怎么打算?今晚在黄埔过夜还是回广州去?到哪里我都陪你,你说吧!”鳄鱼头不知道她到底受了什么刺激,尽说些疯话。他拉她出去跟蟹王七他们喝酒,决定在黄埔过夜了。

鳄鱼头、洪少奶两人跟一班部下喝酒猜拳,非常放荡,散席前鳄鱼头给了他们一个重要任务道:“不久我要委大家做正式建制部队的带兵官,从此大家都有出头的日子了。招得一排人,我委他当排长,招得一连人,

我委他当连长。招兵的酒肉车马等费将来在公积金项下实报实销,大家努力去征集人马吧! 我本人决同大家出生入死,同捞同煲。当今乱世,这是千载一时的发达机会,大家努力吧! 干杯! ”众人兴奋地干了最后一杯酒。烟屎陈领导众人三呼洪团长万岁而散。

郁　雷

鳄鱼头一面等正式委令,一面派遣爪牙招兵买马,想依照张果老的指示,确实掌握他团下的连,以对抗上头掌握的营。蟹王七和烟屎陈之间也有着暗斗,各人拉各人的排级干部。蟹王七胜在得人和,烟屎陈胜在地头熟,各人展开抢人的争夺战。鳄鱼头知道了这种情形,暗自叫好:这正合“孤意”!

在这期间,逗留在香港青山脚的虾球一群人,已经登船开身了。船是一只开回市桥的走私船,船主是一个老江湖。当初他不肯接纳这几条大汉的请求,后来见大副从香港买回一大包书籍,见他言谈斯文,众大汉都肯听他的说话,才收了他们每人十元的船费,不再思疑他们是劫匪了。

船上还有其他搭客,长日无聊,他们就赌起钱来。

虾球睡近大副;大副在看书,虾球就随便翻看那些他认得多少字而不明白意思的书。虾球常常打断大副,问这问那,大副讨厌极了,生气道:“不要问我行吗?我要赶快看完,看完就丢下海去喂鱼! ”虾球本来不想再打扰他了,听了这句话,还是忍不住再问道:“为什么丢下海去呢?鱼怎会吃书的呢?龙先生,你骗人! ”大副不响。他看完了一本用六毫钱买来的周

刊,再恋恋不舍地望一眼“三年游击战争”几个字,手一扬,就把这本小册子丢下海去了。跟着说道:“傻仔,鱼当然不会吃这本东西;吃下去也不容易消化,就好像你读了它不容易消化一样。你现在跟鱼倒很相似。无论淡水鱼或咸水鱼,都是大鱼吞吃小鱼的;在水中,许多小鱼都从生活中学会了怎样斗争生存,怎样回避给大鱼吞吃的办法,躲在石隙或水草中,但有时还是不免给吞了。牛仔就像那些给大鱼吞吃或给咬死了的小鱼一个样。你,虾球,比牛仔幸运一点;但往后还有许多危险等着你呢!所以,我要你明白一个道理:光是像水中的小鱼一样,单单从生活中认识斗争,还是不够的;还要从另外的地方学多一点本领才行。讲句书中的时髦话,就叫做武装我们的头脑。你明白么?让我们的头脑装了许许多多飞机大炮原子弹和种种知识,敌人无论怎样奸狡,我们都可以打胜他。学这些本领的地方就是书。书中有多少前人的经验法宝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啊!虾球,你记得我这句话:多读有益的书!懂吗?”虾球道:“读书明理,这道理我明白的。但你的这些书我可读不懂!”大副道:“这要怪那些该打的家伙写得太深奥了!本来是一个不难明白的道理,他们偏要转它九曲十三弯,弄得牛头不对马嘴,把你搞得更加糊涂,实在是该打屁股!”这话逗得虾球笑了起来。但他还是想不通为什么要把看过的书丢下海去。

虾球问大副道:“为什么丢那本书下海呢?”大副道:“告诉你吧!世上有一种犯众憎的坏家伙,他们只要自己活,就不惜把别人弄死。他们弄死人的方法,多种多样,奸险毒辣,防不胜防,好人都几乎给害绝了!要应付这些豺狼就不能太过老实,太无准备。应该清楚了解敌人,自求生存,更进一步去解除人民大众的痛苦。这本书,就是教我们怎样认清敌人,怎样消灭敌人,救己救人的种种道理和方法。你想,这样的书给那些豺狼检查到,岂不惹麻烦?所以我看完了就忍痛丢掉它。”虾球想想点头道:“我明

白了！”他翻看一本刊物，看到一篇故事，那篇故事中有好几十个不认得的字，他都跳越过去。看完，他自言自语道：“我懂了！这种做火柴的工作我做过！我在九龙做过火柴盒散工呢！”大副道：“好得很，那你自己就找你看得明白的先看吧！不明白的地方你问我。”这两个人就沉迷在书中，不再说话了。

舱尾的牌九赌局正赌得闹哄哄。走江湖船主自己不赌，却做讲古的坛主，引诱几个搭客躺在舱中听他讲土匪头的故事。他口沫横飞，讲得津津有味：

“……至于讲到东江一派，当然以红毛顺做哥头。他死后，他的手下袁虾九就握起正印来。还有罗坤、刘发裕、罗发仔都是一时好汉。讲起袁虾九的起家，谁不知道是靠他百步穿杨那对神枪手！红毛顺本来是闻名百里的地头蛇，谁敢惹他？十八岁的袁虾九真胆大，他竟向红毛顺投信打单二百两银，红毛顺当堂吹须碌眼，叫人把两包细银吊在横梁上，依时等

候袁虾九这小子亲来取款。袁虾九单身上阵，两手握两枝左轮，大踏步走来见红毛顺。红毛顺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孩子，大声喝道：二百两银在梁上，你回去担梯来拿吧！谁知袁虾九一枪指着红毛顺，一枪向梁上银袋连发两枪，那两包银就应声跌下来了。红毛顺大赞道：细佬！要得！你留下来做我的徒弟吧！从此，袁虾九就跟着红毛顺身边，一天天走起红运来。红毛顺死后，他就领队打家劫舍，掳人勒索，沙区周围百里，谁不知道九爷的大名？……至于西江一派，最有名的就是罗鸡洪、歪嘴裕、罗布、罗勤、金山珠、陆满、雷公全一班人马。南海九江、鹤山三洲一带，最有名的是光头何老二和锐仔两个人，锐仔给防军逼上梁山，至今还没有回来，何老二已发财做大绅士了。西江还有一个撞死马李得，已给政府收编。总之，土匪邪不胜正，无论怎样英雄一时，到头来不是洗手上岸就是给人消灭，我见得多了。至于说到今天的官军，比土匪还更没有信誉。明明团长已收了你的黑钱，营长又要你熟性；明明你已送了连长的礼，排长又要留难你。走货，真是比做契弟还要忍气吞声。我们吃惯这门饭，真没办法呀！”

搭客中有一个人问道：“无知无识的人才去当土匪，怎么一些知书识墨的人也上梁山呢？”老江湖答道：“这个要分开来说。今天有些人上梁山，他们并不是当土匪，他们说是打江山呢。说到沙区的那个先生端，他倒的确是当土匪。说来也好笑，他原先是一个有名的教书先生，姓何名端。有一群土匪胸无滴墨，没人会写打单信，就把他掳上山去，要他写敲诈信，土匪头在每封打单信内偷偷多署‘先生端’三个字，拉他一齐下水。后来他竟变成领袖，做了几十年土匪头。今天，他竟给政府委做剿匪委员，你说笑话不笑话？贼哥捉贼哥，越捉就越多！真是开我们老百姓的玩笑！”

老江湖的说话，大家都很感兴趣。龙大副、虾球也放下书来听了。

袁虾九只十八岁双枪向老贼头打单二百两银,竟然一举成功,这故事很使虾球入迷,他活了快十七岁了,还没放过一次枪,他觉得真是耻辱。在他的心灵中,大副的救己救人的一番大道理,还不如双枪劫贼头的故事更使他迷醉。他想:如果有一天能握两枝左轮找着鳄鱼头,要射他的耳朵就射中耳朵,要打他的鼻子就打中鼻子,吐气扬眉,报雪他杀死牛仔和平日打耳光忍辱吞声的旧恨,岂不痛快! 在这只货船上两夜一日,他尽在幻想他终有一天要做成一个神枪手,好去报仇雪恨。碰到大副说的那些犯众憎的坏家伙,他就先礼后兵,给点厉害他们尝尝。

至于龙大副,他把那些他认为最危险的书册看得七七八八,也丢得差不多了,他这时才想起那群赌鬼,不晓得他们赌了两天,到底赌出个什么花样来。不想到这事犹可,一想起来他就自己叫道:"糟糕透了!他们要是赌输精光,还开什么屁茶室饭店呢?"这时已快到市桥,他即刻起来走到舱尾去。他看见一大堆人围得密挤挤的,做庄家的是关贵廷。他叠好骨牌推出去,吴猛大喝道:"劏肚! "这意思就是说分牌时,从肚子中间拿起。关贵廷就应声把骰子掷出来,每人就依次从中间拿四张骨牌。大家紧张地捏着自己的骨牌,逐张牌猜下去,然后配好前阵后阵,放在席面上,等候关贵廷来揭牌。关贵廷先把各人的牌揭开来,揭一个杀一个,全场都杀光。最后,他摊开他自己的牌:第一对是"双地",第二对是"至尊",众人给杀得片甲不留。大家在无精打采中忽然听见老江湖在船外唱道:"老友!市桥到位! 上岸好准备! "大家才好像睡梦刚醒似的,恋恋不舍地纷纷离开。剩下赌输精光的吴猛、罗才、廖志强,三个人坐在那里发呆。吴猛摊开双手道:"完了! 还开个屁茶室! "大副一手抓到林四海骂道:"你怎么让他们连生意本都赌光了?"林四海埋怨道:"我有什么办法呢?原先说股本先收,你们一个也不相信我。他们自己的钱,赌输了活该! "

吴猛输得恼火了,向林四海发脾气道:“丢那妈! 老子输自己的钱,用不着你说风凉话! 我吴猛三十五省走了三十省,拍拍手我到处都有饭吃,老子决不吃你茶室的饭,你放心吧!”林四海不敢作声。罗才无精打采,对大副道:“龙大副,你作个主吧! 你们要不要我做候镬制腊肠?要,我就跟大家去;不要,我就到省城搭车回石龙。请各位借给我几个水脚钱。”廖志强也跟着道:“谁肯借十块钱给我,我到省城搭渡回肇庆。”吴猛道:“你们跟我来,我有饭给你们吃!”罗才道:“算了,老兄! 你想做猪仔头也不要在我们身上打主意。——林老板,说呀! 招不招呼我?”林四海道:“我离家几个月,不知道我老婆还守不守着那间茶寮等我?万一关了门,重新开过可不容易。我不敢担保万事大吉,我想,不如大家留下个地址,有办法才通知大家,这样比较踏实。龙大副觉得怎样?”龙大副这时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他在思索着。胡万顺独自想:湖南、广东,到处一样,混混再看吧。

船已靠定,搭客们纷纷上岸去了。关贵廷在船舱包好那件旧衣服,正悄悄从船头上岸,逃开大家。虾球走上去一手拉住,他用台山话骂道:“汝骑马过海! 赌赢了钱就偷走不要朋友了?”关贵廷摆脱虾球的手,瞪大一双火眼望着他,想打他一掌,但又忍着,反从袋里掏出一张一元港币丢在地上,露出一副鄙夷的神气道:“拿去吧! 小贼头!”说罢就快步走开了。虾球受不了“小贼头”这句话的侮辱,他跟踪追上去。在第二条街转角处,追到了他,在他背上啐了一口痰。这是挑战的响号。虾球在香港榕树脚赌钱受辱时,也曾向人吐过口痰,这是第二次了。关贵廷回过身来,见是虾球,眼睛冒火,向他走来,他就站定准备招架。虾球打架也有了点经验,他记得当日飞脚踢蟹王七时,曾给他一手接着拖倒在地,这时他学乖了,他用他的整个头部连同上身猛力向关贵廷冲过去,就好像一头野牛用它的头

角来斗人一样。关贵廷猛不防他有这一着，给他撞到倒退几步，再站定脚跟迎战。虾球向关贵廷乱扫一轮飞拳，到底是少年人，气力有限，两个回合就给关贵廷击晕跌倒在地上了。

当他醒来时，已经不见关贵廷。只见一群观众围着他，高兴地叫道："没死！没死！"

虾球回到船上，已不见大副他们。他猜他们一定上街吃饭去了。他到处找寻他们，终于在一间茶客如云的华南茶楼找到大副、林四海、罗才三个人。大副问道："你到哪里去？我们随街找你。"虾球道："关贵廷赌赢钱松人不够义气，我在街上跟他打了一架，给他逃了！"林四海道："虾球，怎么你一脸都是血？"他转向女招待："大姑，倒盆洗脸水来！"

虾球洗脸后喝了一杯热茶，才发觉少了几个人。他问道："吴猛、廖志强、胡万顺他们呢？"罗才道："吴猛带领他们做生意去了。"虾球问道："无本做什么生意？"大副笑道："无本生意多得很呢！卖猪仔过金山是无本生意，卖猪仔当差打仗也是无本生意，吴猛一定做人命贩子，毫无疑问。"一边谈一边吃饭，大家商量决定搭渡上广州，再转搭鹤山渡，预备到三边墟去看看林四海那间"四海茶寮"，是不是还可以驻脚？林四海拍拍胸口道："一条虫，一张叶；多个人，多双筷，有饭大家吃，有难大家当，难道会饿死我们！"这几句话，把大家的胆都壮起来了。吃完饭，他们就搭渡上广州。到了西堤一打听，原来鹤山渡因沿途河水不靖，已改为日航。从前是入夜开身，第二天便到三洲的，现在是白昼行船，中途停靠，第二天又再续航。他们便下船去占领几个铺位，省下一笔住客栈的钱。龙大副摒除了一切前思后缩的杂念，死心塌地决定去学做小生意。但准备一有机会，便找间乡间小学兼一点功课，一面教书，一面自我学习。最好能有个小风琴，给他练习音乐和弹奏他的新作。这就是他的全部理想。虾球呢，他依然梦想

那种他既不十分了解但却神往已久的爬山涉水到处为民除害的游击队生活。他准备一有机缘,便不顾一切投奔而去。他和大副都各有各的理想,各有各的打算。大副懂得一切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他只记得他的音乐学习和作曲,他只想到最多就把他这点本事献出来,例如"为人民作曲""为人民而歌"等等。他还想不到将他的整个身体心灵献出来,好让人民需要他哪一样,他就交出哪一样。他就缺少这一份向前冲的勇气。虾球呢,他完全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他只等待一个人向他说:我们是为民除害的游击队,你来吧! 他就会毫不迟疑行动起来,把他的整个生命交出去。他没有大副那样多的顾虑。说到林四海,他只是想回乡去整理旧业;罗才一心一意去做候镬厨师。林四海预备让大副做柜面,虾球做打杂,他自己做买手,老婆则掌管财政。旧人则酌量留用。船未开身,他便划算好了。

桐油缸装桐油

吴猛、廖志强、胡万顺三个人到了广州市,正似俗话说的"桐油缸依旧装桐油",不到一天,他们便把自己卖身给人命贩子,补名去顶替中签的壮丁。他们以新兵的资格,给送到一个营部去。一脚踏入大门口,吴猛便对廖志强说道:"我的天! 我们又回到老家了! 孙悟空打了七十二个跟头,依然打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我们又要挨三不怕唐营长的咒骂了!"胡万顺大概因为多吃了一点辣椒,小声狠狠骂道:"妈的! 出发打仗,老子就干掉他! "门口一声"敬礼"! 一个连长走进来。吴猛回头一看,原来是他在山东打仗时的旧连长,一同给俘虏过去的。他喜出望外,走过去向他敬个

礼,叫声:“陈连长!”

陈连长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军官。宽广的额角上有一抹弹伤的痕迹,显然是曾经戴过花挂过彩的。粗浓的眉毛底下藏着一双深陷在眼盖内的大眼睛。他听见新兵行列中有人喊他,他的一双锐利的眼光盯看着吴猛,认出他来了。他跟在新兵行列旁边,问吴猛道:“怎么,你顶了人的名字到这里来?”吴猛答道:“报告连长,我原来是本营第五连的班长,派出去押船,船沉了,逃生回广州,没办法活下去,才顶了几个钱花花。想不到这么巧又给送来自己原部队补充。……”他的话还没说完,带队官就呼“立正!——向左转!”的口令,他只得跟着队伍跑步上前赶紧站好队。陈连长等带队官叫完了“报数!”“稍息!”的口令,就走过去跟带队官道:“张排长,拨给我们的新兵就只这些吗?”张排长道:“这是第一批,还有第二批跟在后面。”陈连长道:“真是开玩笑,里面竟有第五连的旧班长。”张排长微微一笑,放低声音答道:“这不稀奇,我们的三不怕营长他连警备部的便衣侦探,采访新闻的记者都抓来过。”陈连长问:“几时分发?”张排长道:“要等营副交代,我先把名册送去。”陈连长道:“你等一等,名册我看看。”陈连长接过名册,他找不出吴猛的名字。他向队伍高声叫:“吴猛!”吴猛大声答:“有!报告连长!我在五连的名字是伍贵,现在的名字是彭一平!”陈连长交还名册给张排长,他径到营部去了。

三不怕唐营长自从交卸了舰长任务之后,调升到总部去当了一个时期的少校副员,转眼间他就给调到这正规部队当少校营长。他的部队勤务很多,又驻扎在大都市,因此逃亡率很高,但三不怕除了经常派人到粤海师管区坐催新壮丁外,还随时自由在外间抓丁补充,一来填补缺额,二来借机发财,倒也一举两便。但因为做得太过火,抓错了不少有来头的人,给人控告,他就把一个受自己命令自由抓丁的第六连连长呈请免职,

上头批准了他，并派在曲江受训期满，经过思想检查，忠实可靠的陈华接任连长。陈连长已到差几天了。

陈连长在三不怕的房门口呼一声："报告！"三不怕就请他进去。接着，张排长也跟着进来。三不怕在看张排长交来的名册，一边"唔，唔，唔"应酬着他们的口头报告。陈连长报告道："这名册上的彭一平是我的旧部下，原名叫吴猛，打仗很勇敢，可否请营长仍派到职连服务？"三不怕一边"唔，唔，"应着，一边就用红铅笔尖找到了"彭一平"这个名字，自语道："什么彭一平！怪难听的名字！还是改回吴猛吧，是不是勇猛的猛？——唔，唔，好，就派给你。"说罢就在吴猛名字头上写上"六连"两个字。一边说道："这次师管区移来的新兵，的确做到了迅速确实四个字。即补即解，大概知道我们要出发了。老实说，我们的军队难打胜仗，出发命令还没正式发下，他妈的，全城都传遍了。"陈连长问知对他没有什么训示，就退出来。

晚上，点呼就寝后，陈连长把吴猛叫到连长室来，详细盘问他从山东被俘到释放之后的经过。吴猛答道："连长，你也知道啦，定陶那一仗，真打得冤枉！我们的汽车刚要停下来，就听见弟兄们喊道：到定陶了！有沙梨吃啦！话还没说完，'老八'的铁沙梨就掷过来了。大胖子旅长吓得发抖，还是副旅长把他背下来。我的机关枪还没来得及架好，就听见有人喊缴枪了。连长，这到底是怎么搞的？我现在还想不清楚。"陈连长道："我们是瞎子打仗，黑墨墨，不打败仗就怪。后来你怎么了？"吴猛道："后来他们带我们到一个草坪上，分开官兵，把我们弟兄集合在一个院子里，登记我们的姓名，检查我们的武器。公物一律收缴，私物就记录下种类数量，发下收条，说是代我们保存好，以后就上政治课讲道理，闹了一个礼拜，就向我们宣布道：留者欢迎，原级录用；去者欢送，发给旅费。我当时想：有这

么大的蛤蟆随街跳?真是饿雀遇到飞来蜢,有这么好吃兼方便?原来他们卖的膏药果真如假包换。"陈连长说:"那你怎么不留下来?"吴猛道:"凭良心说,谁愿意在山东冰天雪地吃窝窝头呢?还是回广东好。连长,你后来又怎样?"陈连长道:"我们给编进教导团,还好。"吴猛笑道:"他们说官长头脑顽固,要多训几个月。可是真的?"陈连长笑道:"在那里休息几个月,读了一些书,也还好。想不到回到广东来,又给调训。"吴猛道:"我回到广东来,东不成,西不就,没有一样生意做得成,无奈何,又钻进这个桐油缸来。桐油缸,装桐油,真没办法,连长你好吧?"陈连长道:"好什么!回到家乡,没有一件事情能做。见到十年不见的母亲和患病的父亲,陪了老人家住了半个多月,天天挨稀粥,闷得几乎发狂,又不得不出来报到了。"两个旧袍泽的遭遇大同小异,他们互相倾诉了一番旧事后,就默默无言了。陈连长给了吴猛一根香烟,大家一边抽烟,一边也沉在回忆中。陈连长想到人家怎样护送他到黄河过渡,怎样跟他珍重道别,怎样劝他不再帮人打内战,又怎样关心他的旅费和旅途中的安全,自己也曾为别人的友情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可是今天,自己的所做所为,完全违背了人家的期望了。对着吴猛,这种精神苦闷是不能说给他听的。他叮嘱吴猛道:"你得小心,我们这种人上头是认为不大可靠的。你可别在人面前提起我们在山东的旧事。这里环境很复杂,上头疑神疑鬼,我们多说话是会坏事的,你记得!"吴猛道:"连长,我记得!"陈连长道:"你辛苦了一天,回去休息吧!那两个知道你的历史的胡万顺、廖志强,也叮嘱他们不要乱说话。"吴猛答允了连长的叮嘱,鞠躬敬礼而退。

第二天上早操的时候,三不怕唐营长到来看操。陈连长是值星官,他高呼一声口令:"立正!"然后就跑步到三不怕跟前报告公差勤务人数,病事假人数,实到官兵人数。报告毕,又跑步回来叫一声"稍息!"各连再开

始动作。等到下操号声吹起来,三不怕就吩咐陈连长道:“值日排长带队回去,其余官长集合讲话! ”陈连长就宣布营长的命令,队伍就由值日排长带离操场。官长跑步到陈连长面前,他举起右手指示排头站队位置,队伍站好,他就跑到排头入列,面向三不怕叫一声:“敬礼! ”三不怕答礼后他接着喊:“礼毕! 稍息! ”三不怕站前一步,从头到尾很神气地看大家一眼,然后开口道:“各位同志! ”大家就“喳”的一声自动立正,三不怕举手答礼,叫声:“请稍息! ”他这样才进入正题道:

“目前各县匪情紧急,团部来电话,叫我们随时准备出发。老实说,广州这个鬼地方,再好的部队都住坏。各种引诱这样多,老实说,我当了兵我也要逃走!所以,我一向就不主张住广州。现在好了,我们就要出发了。这几天,要严防逃兵! 老实说,我兄弟一向主张以德服人,这是我兄弟对大家的态度,但不是我完全放松人家,大家以为可以乱来,乱来要顾住你们的脑袋!带干部和带兵不同,大家带兵就非严不可!弟兄拉屎都要请假!并且还要另外派一个弟兄监视到他拉完回来,前前后后,绝不能有一点儿放松! 老实说,弟兄们分子复杂,三教九流、工人、学生、教员都有,难保没有奸匪混进来,我们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来往书信,绝对要检查!留心那些不嫖、不赌、不抽烟、爱读书报的家伙,他们思想一定有问题。更要防备那些扮猪吃老虎的伪装傻瓜!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大家带弟兄不要当他们是人,当他们是一批家贼、一群畜生就不会错了! 你待他们太好,你就不能叫他们绝对服从,打仗时枪未响就向后转逃跑。还有,大家在广州所有一切钱银债务,限三天内清理完毕。我们要保全部队的名誉。好头不如好尾,千万不要欠下人一身烂债,留个臭名。老实说,我知道大家都贴钱养了不少契家婆;这些女人,背后骂我们作‘肥田料’,见钱眼睛就睁开。老实说,一个都要不得! 我警告大家,任何人都不得带女人随队

出发!不管正式结发或临时姘头。如查出来,老实说,我必定严办!我以身作则,我如带女人出发,大家也可严办我!完了!"三不怕的"老实说"说完之后,众人又"喳"一声立正致敬,他就答礼转身走开了。

陈连长回到连部来,听到张排长跟骆排长议论道:"他用得着带家眷出发?他的家眷到处都是。一手拿左轮,一手拿关金,管你千金小姐,良家妇女,教员学生,喝一声要钱还是要命,他管你从不从?他自己乱来就不怕,我们娶个老婆就不行,见他妈的鬼去吧!"少尉排长骆雄笑道:"你急什么!我们的娘子军情报比敌人还灵通,我们的宿营地还没找到,她们就跟踪追击前进了。她们有雌老虎团长太带领,怕什么?"

陈连长心想:幸好我还没讨老婆,省得这些麻烦。打仗有女人跟在后边,总是拖手拖脚,不好照应。去他妈的!打这样的仗又何必认真!

三不怕这个营是隶属于一个正规师的机动运用的一团。这机动的一团是轮流指定的,逢到这一团出发,其他几团就拱卫市郊整补训练。各县县长老爷的告急电报来得越多,机动兵团出动的机会就越多。县长老爷的告急电报有时也不大灵验,比方说西江罗定吧,军情紧急,不仅是人民武装活跃在县城附近,就连自卫团队也先后叛变,"特急""十万火急"的电报天天打,兵还是一个不派。原因就是县县都有急电,其他的大县有"猛人"在省城坐催,参议员又大叫大闹,就只好先应付这类有猛人在省催促的县。四邑恩平、开平、台山、新会各县就是一个例。有一个省参议员在政府官员面前拍起桌子大叫道:"我们四邑除了县城外,通通都沦陷了!你们上面衮衮诸公知道不知道?"这样一闹,省当局就不能不理了。

三不怕隶属的那个团,就是奉了命令准备出发的。他们的作战秘密计划的重心是这样的:一路沿江佛公路出发到南海九江,一路走水路沿西江高要、鹤山、高明到达九江对面的鹤山古劳,然后会合向四邑境铲下



去，到达台山相机出击。对于这次出发，有一个念头大家都心照不宣，那就是到四邑后向金山伯、金山婆大铲一笔美钞、港币和金饰。防军压境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那些告急请兵的县长、参议员们是不理会的，因为这痛苦他们不会身受。

在这团人候命出发的期间，鳄鱼头洪斌的新任命发下来了，果然是保安团长。他奉召到省参加治安当局召集的重要会议，讨论扩编有关的一切问题。光头参座也出席训话。他在会议厅看见了那个在沙溪密谋围捕失业军官的赵科长。他的任务是帮助治安当局首脑布置这次会议。他跑过来握鳄鱼头的手道："久违久违！"鳄鱼头笑道："沙溪一面之后，失教许久了。"鳄鱼头应酬一番之后，就把握机会，约赵科长于会后外出便饭。

赵科长是参谋处的红员，情报特别灵通，他供给鳄鱼头不少参考资料。从各县敌情到他太太洪少奶最近的交游，从四邑告警到保安团扩编后的行动，他都得到不少线索。为了酬谢赵科长，他伪称道："有个朋友从香港带来几条三五香烟，改日我叫人送两条过来。"赵答："那就预先多谢了！"

这之后，鳄鱼头就买了一大批海南土产，和一批在市面买得到的香港洋货衣料、墨水笔、化妆品、香烟之类，预备了适合马专员、马太太、大少爷、二小姐各人身份的礼物，分别包好，就坐汽车亲自送到多宝路马专员公馆去。马专员一见鳄鱼头到来就责问道："怎么这时候才来看我？"鳄鱼头应道："报告主任，我回来就病倒了，发了几天大热症，起不了床，所以……"马专员道："大热症？呀，危险得很！我明天叫个医生给你看看。"他明知道鳄鱼头的病是假的，仍然当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在作伪的这点本领上，马专员到底比鳄鱼头棋高一着。

马专员收下了鳄鱼头的礼物，马太太堆着一脸笑容接过了马专员递

过去的东西,笑道:“洪舰长你真太客气了!太客气了!”鳄鱼头道:“小小意思,不成话。这次还是托马太太鸿福,不然就给鲨鱼吞食回不来了。”马太太道:“是呀,我们也真替你担心,这世界实在越来越不成话了! 军舰自动沉没,飞机无端失事,不知多少人冤枉死了! 唉呀,我还没告诉你呢,你说荒唐不荒唐,前天德祺同德珍从沙面出来,竟有人敢白天硬抓德祺去当兵呢! 你说荒唐不荒唐?”鳄鱼头道:“真是荒唐! 大少爷也抓去当兵?这还成世界! ”马太太道:“后来还是德珍机警,她从德祺口袋取出那张出国护照给那些抓丁的人说道:‘你们发了疯了?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政府派到美国去的留学生呀! ’这一来,才把那些混蛋吓跑了。”马专员转过头来对鳄鱼头道:“听说你调任保安团,有官无兵,你预备怎么样去充实那么多空额?你可不能满街乱抓人,这成什么体统! ”鳄鱼头应道:“不敢这样乱来,以后随时听主任指导。”马专员慨叹道:“兵源枯竭,是当前一个严重的问题。部队天天整补扩充,三教九流、土匪流寇都混到正规军来,军风纪越搞越不成样子。我们喊了几十年革命革命,现在自己变成人家革命的对象了! ”马专员这一番感慨,鳄鱼头莫测高深,不知道是骂上头政府还是骂他和张果老?流寇队伍分明是暗指他们那些草莽英雄。他不好说什么,只有含糊点头,表示听见了。马专员又继续说道:“不过你们的责任实在也很重大,在后方保国保乡,就全靠你们了! 好好地干吧! 差舰的事,再补一个详详细细的报告上来。那批军火,实在太可惜了! ”马专员很可惜那批军火,鳄鱼头又痛心他的货物,各有各的怀抱。至于舰上淹死的人,再也没人提起。

鳄鱼头走出马公馆,非常得意。什么撤差查办,实在是空操心。

他的汽车经过长堤回西濠口,他满脸春风,把泊在长堤江边将他从香港载来的亚娣艇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渡　船

虾球在渡船开身之前,走到黄沙附近去看看亚娣,跟她话别。顺便问问蟹王七的近况。他走去走来找不到亚娣,还是亚娣先看见他,大喊一声:“虾球!”

虾球听见亚娣的声音,回头看见她从艇中走出艇头,他就转身走近亚娣艇,应道:“娣姐,我找许久不见你。”亚娣道:“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发了财啦?”虾球道:“还说!我几乎淹死了。军舰在海上沉了,我们少数人游上岸来。”亚娣道:“真的吗?好险啊!”虾球道:“船沉不死。我学乖了!”说着就踏上小艇去。九叔、九婶也向他问长问短。亚娣问他学了什么乖。虾球道:“我旧时常听我妈说:日久知人心,路远知马力;我现在才明白这句话的道理。”亚娣道:“什么?你说呀!”虾球道:“鳄鱼头不是好东西!我今天才晓得。”亚娣道:“啊呀,我当你学了什么乖,原来是这件全香港都知道的事。鳄鱼头不是好东西,谁不晓得!他杀人不眨眼,谁说他是好东西?你当他是好人吗?”虾球道:“是呀!谁晓得他是坏在骨头里呢!嘴巴上涂糖,肚子里藏剑,我们怎能一下看得出来呢!”亚娣笑道:“你差点把性命送掉,学了这个乖,花的本钱真不少哩。快说,他怎么待你来!”虾球就一五一十地把他的经历告诉亚娣,提到牛仔的死亡,亚娣也很难过。亚娣恨恨道:“他们那批家伙,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你不记得他的徒弟王狗仔吗?他在香港不是几乎害你跌死在鲤鱼门外吗?你不记得那次出海钓鱼的事了?”虾球道:“怎么不记得。王狗仔吞骗了我爸爸的钱,我恨死他!”亚娣

道:“那么你现在怎么打算?”虾球道:“我跟几个朋友到鹤山去开茶室,再过两点钟就开船了,我特来问问七哥有没有消息。”亚娣道:“他的消息吗?多得很呢。他昨天跟鳄鱼头出来……”虾球道:“鳄鱼头回来了吗?”亚娣道:“回来了好几天了,一直躲在黄埔,昨天才出来开会。”虾球道:“你怎么晓得?”亚娣道:“七哥来说的,还说他又当了什么保安团长呢。”虾球道:“七哥还说别的什么?”亚娣道:“他还说,他还说……”虾球等了半天,亚娣没有说出来。九叔、九婶缩到船尾去了。虾球看见亚娣的脸色沉下来,不晓得为什么,追问她道:“还说什么呢?”亚娣这才说道:“他说,他打算跟亚喜结婚。他还问我好不好。”虾球高兴道:“七哥请饮喜酒?可惜我吃不到了。”亚娣半响不说话。虾球道:“你见到七哥时,替我恭贺他,说我到鹤山再写信给他。”亚娣问:“你跟的是什么三教九流?”虾球道:“几个都是好人。其中有一个读饱书的龙先生,他教我好多道理。有些他说不能乱对人讲,讲了会挨杀头的。”亚娣道:“有这样厉害?”虾球悄悄在亚娣耳边道:“别告诉人,我们要去革命了!”这句话弄得亚娣莫名其妙。她睁大她的眼睛问:“革命!革命是什么东西?吃不吃得的呀?”虾球眏眏眼睛,挖尽心思,也想不出怎样来答复亚娣这句问话。

革命!革命是什么?莫说亚娣不懂,虾球又何曾懂了呢。只不过他听了龙大副讲了几天的革命道理,在一些书刊中又常常看见这两个字,他就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认为抱着一个除暴安良的心去做无论什么事,开茶室也好,打游击也好,做小贩也好,碰到犯众憎的人就揍他一顿,专门打抱不平,这样好好干下去,就是革命了。所谓好好干,又是怎样个干法呢?打游击如何打法?打了又有些什么特别的好处?他还不十分摸得清楚;说到除暴安良,哪些人才算得暴?哪些人才算得良?他也很难看得出来。他记得小时候在香港看一次电影,对于电影中的人物,总喜欢把他们

分为“好”的一类和“坏”的一类，自己不清楚，就问问旁边的大人道：“喂，这个骑马的胡子是好人还是坏家伙？”人家说“好”，他就放心；说“坏”，他就憎恨这个角色，电影放到人家打死坏人，他就拍掌高兴。今天他的革命观念，就包含着做好人好事的意思。既然决心做好人好事，即使是开茶室当小伙计，不是也可以做一个好的伙计么？……这些，就是他脑海中模模糊糊的革命观。他对亚娣说：“我们要去革命了。”也就是指的这些意思。但要他更具体说出来，他就不会了。所以，亚娣跟着问他：“革命！革命是什么东西？吃不吃得的呀？”他就只有张开嘴笑笑，说不出个道理来了。虾球呆了半天，终于这样自作聪明答道：“革命，我也不晓得怎么个革法，看见人家怎样革就怎样革。总之，这不是一件坏事。书上那样印出来，龙先生也是那样讲。”经这一说明，亚娣才知道“革命”不是一件吃得吃不得的东西。她也懒得去再想它了。亚娣这个人，对于世界上一些她还不懂得的东西，她就惯会本能地用“吃得吃不得”的秤来称它，看它够不够秤。能够吃，就会使人不饿，不瘦，不病，有力气做活路；有了活路，就能够活；能活，才能唱咸水歌，谈情说爱，生男养女……一切的一切，都先要讲吃。从她的曾祖父的曾祖父算起，没有一个不是为这个“吃”劳碌了一生。萝卜头在香港时，他们冒险走西贡、走南头，几乎给打死，还是为了吃。她问虾球“革命”吃不吃得，可不是一句笑话哩。

虾球猛然想起鹤山渡快开了，他就站起来大声告辞道：“九叔、九婶，我走啦！”九婶道：“虾球，捞起世界莫忘记我们啊！”九叔道：“发了财回来看我们呀！”虾球道：“一定一定！”他低头向亚娣道：“娣姐，我走啦！”说罢三两脚就跳上木浮桥，快步走上马路，急急赶回鹤山渡头。亚娣目送他直到看不见了，站在艇头老半天才走回来。

虾球回到鹤山渡，大副问他去哪里来。虾球装一副怪神气的样子说：

"我跟一个艇家女亚娣谈了半天革命！"大副笑问："哦?她懂吗?"虾球道："她不懂，她问革命吃不吃得。"大副笑道："不懂不要紧，总有一天她会懂的。日本鬼子的飞机还没来投弹，哪个老百姓知道什么叫警报！后来一阵呜——呜——呜！他们就会说警报警报！三五年之后，那个亚娣上了学校，她就懂得革命给她的好处了！她那时会知道：革命何止吃得！还穿得，住得，行得，看得，听得，乐得呢！"

虾球听了大副这句话，他想不透"革命"怎么会吃得，穿得，住得，行得，看得，听得又乐得的呢?他就问道："龙先生，你的话我不大懂！"龙大副一来因为工作彷徨，旅途寂寞，二来因为林四海、罗才两人一副小商人头脑，话不投机，他就宁愿跟虾球海阔天空，大发他的理论。他讲得真是头头是道，而且措词通俗，适合虾球领悟的程度，虾球就像铁给磁铁吸住一样，跟他问长问短。现在他们正等开船，闲得无聊，两人就登上船顶的一角，坐下来一边展望长堤的景物，一边谈论革命果实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大副从"革命策源地"讲到华侨，从华侨讲到孙中山的革命历史，从民国建立讲到十三年国共合作，从黄埔建校讲到北伐，从北伐讲到宁汉分裂。……讲到这，大副不讲了。他叹了一口气道："虾球，我不讲了。我唱首歌给你听吧！"跟着他就唱那首北伐时最流行的"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唱完，虾球道："这歌简单，比义勇军进行曲易唱多了！"大副道："歌倒易唱，事情可不容易做呢！打倒列强，就是打倒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就是打倒使中国贫弱人民痛苦的封建势力。这两件事情就是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当时都没有完成。北伐大军打进了五六省，那时的总司令，这家伙是上海捞家出身，他学过军事，混过证券交易所，拜过杜月笙、黄金荣做师兄，就像鳄鱼头拜香港地头蛇、拜广州张果老做老师一样。那时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他来一下一百八十度转弯，勾结帝国

主义，拉拢封建势力，同时就大杀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学生，这场革命革了一半就完蛋了！千万人用血肉换来的革命果实，就给这个家伙和他的帮凶吞吃掉了！我这样讲你懂不懂？”虾球点点头。说不懂，他又似乎懂一点点；说懂，他又懂得不多。大副不管这些，他继续下结论道：“如果革命不失败在这家伙的手上啊，虾球，你今天断不会四处流浪了！那个亚娣也能上学念书、讲恋爱、弹钢琴、唱新咸水歌了！”虾球也很忿激，他骂道：“他妈的，这家伙死了没有？”大副笑道：“你不能咒死他。他一个人的生死不关紧要，重要在怎样拔掉他的根苗，让它们永远绝代！”虾球问：“他到底是谁？”大副在他耳边悄悄告诉他：“他就是蒋光头！”突然一阵铃声，船上小贩纷纷上岸，水手呼喝声，乘客谈话声，嚷做一团，把大副上的“革命果实”一课打扰中断了。傍在渡船旁边的拖轮已经开动，不多久，渡船就给拖走了。

三洲渡开航了。

很多搭客都挤出来眺望广州西堤一带的街景，房舍渐渐向后移动，广州繁闹的市区，留落在后边了。市郊的田野，平坦无涯，在江边堤基的围护中展露出一幅青绿的稻浪，临风摇曳起伏。搭客们对着田野赞叹道：“西水不涨，今年晚造一定丰收！”有的说：“丰收也没有你我的份！”有的说：“丰收米价就平，跟我们也有关系！”有的说：“年成不好，米价贵，这是事实！可是有时年成好，米反而更贵了。”有的说：“天灾人祸，征粮征实，不贵也要贵了！”有的说：“自从实行法币政策，我们的生活就越不好过了。这道理比一字还浅，政府日夜印钞换买我们的油盐柴米，慢说种田插秧，就是做豆腐也要磨一夜豆，他妈的他们印钞票，一分钟就是好几十万、好几百万。米怎么不贵？”有的说：“这就是杀人不见血的把戏呀！钞票比冥钞更不值钱，还要抓丁去打仗，你两仔爷打我这一份吧！”说得大家



都笑起来。有些在看报纸的搭客,没头没脑地去相信那些更没头没脑的编辑先生的标题,当真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箭在弦上,明天就爆发;当真相信原子弹会扔在他的头顶上,骇得吃饭也没味道。搭客们的谈话从生活谈到时局,又从时局谈到女人,再又从女人谈到生活,这样循环反复,打发掉无聊的时间。

虾球是人们谈话的最耐心的旁听者。大人无论谈些什么,他都用高度的热心去倾听。他觉得他们的谈话内容非常丰富,非常吸引人。在他听来,那种半懂不懂、似懂非懂的话题,就是最吸引他的话题,他侧着他的耳朵,毫无遗漏地听进去。他的两只脚,一只脚还停留在小孩子的境界,一只脚已踏进大人的世界来了。大人的世界多么迷人而又多么复杂离奇呀! 天灾、人祸、战争、收成、婚嫁、生育、离散、团圆、快活、痛苦……这一切的一切,是多么惊心动魄而又引人关注啊! 虾球旁听得入神时,就不自觉地张开嘴巴来。

林四海倒头昼寝作梦去了。大副躺在铺位上看书,罗才无事忙两头钻。虾球呢,哪里的搭客谈兴最浓,他就像磁铁吸铁似的给吸去了。

有一堆搭客的话题转到了沿江的治安问题。

"往日过三关就得了,今天要过四关了。"

"怎么?谁又多设了一个卡?"

"还有谁,就是那个土匪头撞死马呀!"

"他不是鹤山人,他斗胆来设卡收行水?"

"他挂的是三区专员公署自卫队长的头衔,县长请他来协剿老八,请他来容易,请他走可就难了。"

有人问道:

"撞死马到底是谁呀?"



“他是新兴云浮的土匪头,给政府招安,改编为自卫队,帮政府征粮抽丁,公开抢劫,比做土匪时更胆大妄为了。”

“用他们来保境安民,岂不是等于捉虫入粪门,自己捞来痛?”

“你想错了!他们是捉虫放入老百姓的粪门,他们坐享其成,坐地分肥,一点也不痛!”

大家都笑起来,觉得这位仁兄的譬喻非常幽默,有个年纪大阅历深的搭客,马上就收敛了笑容,觉得这问题并不可笑,那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个老人说道:

“我看快要换朝代了!我走遍东南西北江,到处都是倒行逆施,打锣也找不出一个清官来。衙门口卫兵就是土匪贼哥,县长老爷岂不就成了贼头?把土匪原封不动用做自卫队,把流寇组成正规军,广东是这样,全国也是这样,这个朝代不换,还有天理?”

有人笑这位老人道:

“老伯,听你这番议论,你小心共产党请你去当宣传员呀!”

“不用他们请,我天天这样说。古人有话: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礼运大同篇也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家想想,今天的世界,天下为私才是真的!他两仔爷猪亲狗戚到美国买地皮,黄金宝物塞满了外国银行的仓库,他顾得他公婆子女齐全,还理你老百姓死活!所以古人有话: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妖孽,撞死马是妖孽,风湿鬼张果老是妖孽!从烂泥塘臭水河中捞起来的活宝贝都是妖孽!”

船上有四名武装警卫兵,是船公司私雇的兵丁,他们听见船舱人声嘈杂,走过来看看,原来是一群搭客议论朝政。这和他们没有关系,又握着驳壳走开。

林四海做了一个好梦:三台墟演戏酬神,四乡农民,人山人海,赶来

趁热闹。墟上戏台附近增添了十几张赌档,日夜旺台,如汤如沸。他的四海茶寮座无虚席,忙得他老婆应接不暇,一面收钱,一面骂:“那死佬还不回来,生意把我忙死了! ”林四海马上跑上前去,向他老婆道:“不要骂了!我回来啦!”他老婆望望他,可不认得他,向他说道:“饮茶请进!”林四海可恼火了,他向柜台面一拍道:“你瞎了眼睛了?你认不得我了?我是林四海林老板呀! ”他的老婆依然认不得他。他正想动手打他老婆一个耳光,突然,有人大叫一声:“检查! ”把他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但见满舱的人乱做一团,岸上一两声枪声响过之后,渡船就慢慢停驶,听候检查。

虚　惊

大家都以为撞死马的队伍借名检查,乘机发财,各人慌慌忙忙把身上身外财物安置好,以免意外损失。有些女搭客就向天叩头,合十百拜,祈祷神灵保佑性命安全,不给乱枪打死。两名握短枪的兵丁保护着账房,两名握长枪的兵丁走出船头,喝搭客镇定。账房先生给吓得面如土色,因为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卡口检查的,他为了怕乱枪打死搭客,就下令停船,这样最多是钱银货物损失,生命可以保得住,既不能以武力对抗,只好硬着头皮,和对方商量买路钱了。

船停驶了。岸上的人就放下了两张小艇,一张向渡船划来,一张向火轮划去。向火轮划去的是几个武装兵,负责监视火轮的行动;向渡船划来的是一个女兵,带领一个小勤务兵、两个持驳壳枪的兵。他们跳上渡船来就船头船尾走一趟,那女的看见搭客缩做一团,骇得鸦雀无声,不自觉地

微微一笑。那小勤务兵紧随着女的身边,手上握的驳壳的大机头已攀起来,精神紧张,准备随时保护他的同志。账房先生跟随着他们走上船顶,他看见前面占领火轮上的兵向这边那个女的做个手势,那女的就微笑走下船舱来,账房先生又跟下来。这个老江湖已经弄清楚了:他们是老八!不是撞死马。但他还是担着很大的忧虑。关于他们,他听过许许多多互相矛盾的传说,直到今天,才有缘面面相对。他一颗心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好不难受。开声说话又不知说什么好,怕说错了得罪人;不说话又怕人误会是什么阴险的反动派。他正好踌躇的时候,那女的对他说明了身分,又低头对她身边的勤务小兵说道:

"亚成!你放下大机头,等下失火吓坏人!"那叫亚成的小兵就轻轻而纯熟地放下大机头。这些动作,虾球看得眼也不眨一下。那女的约莫二十来岁,乡下女打扮,阴丹士林蓝短衫裤。她手上握枝小曲尺,这枝短枪的小巧机灵,就好像她这个人给搭客的印象一样。她问账房先生道:"你船上有多少军火?"账房先生答道:"有,有,有两枝长枪,两枝驳壳,还有,还有两门土炮,已十多年没有烧过了。"亚成忍不住叫道:"三姐,土炮很好!我们拿上去轰反动派的炮楼!"账房先生道:"大姑同志,你们如果欢喜那两门土炮,就随便带去吧,我们公司留下也没有用。至于驳壳和长枪,我们是用重价买来自卫的,你大姑同志知道啦,河道不靖,宵小横行,没有几枝枪守门口,搭客就不敢坐我们的船了。"那个叫三姐的答道:"你们公司的土炮、长枪、驳壳我们都不要!你们留下自卫吧!我想查一查你们有没有替军队运输军火,我要看看你的货舱。"账房先生连忙答允:"得得得!大姑同志你随便看!"他马上打开舱盖板,那两个武装兵就跳下去检查一番。

货船检查完毕,没有什么军队的军火。他们又在客舱看看上床下床

的搭客们,他们发觉一个尉级的军官,那兵士来请示三姐怎么办?三姐走过去问那军官道:“你是哪一师的?”军官道:“我是一五四师的,因为母亲病重,告假回乡,我有差假证为证。”他交出差假证,三姐看了一看就交还他,对他说道:“你放心,我们不为难你。你们的部队跟我们是死对头,但我们不仇恨个别的军官和士兵,不管你们曾经有意或无意打过我们。你几时入伍的?”那军官道:“抗战前就入伍了。”三姐想一想,问道:“巫剑雄、梁世骥当师长时你已入伍了?在京沪广增两线打过仗?”军官道:“打过的。”军官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口吃吃答道:“我,我,那是因为生活,没办法呀!”三姐笑道:“你没有做俘虏?”军官道:“捉去又给放回来!”三姐道:“我们放回你们成千的俘虏,你们再去打内仗,难道不会受良心惩罚吗?好好想一想吧!揾饭吃都要想一想吃的是怎样的一碗饭呀!”那军官给这几句话说得满脸羞愧。搭客们听见那个官兵不分的三姐教训那个军官,看她那一副神气,又和婉又严肃;她的说话又入情又入理,她的嘴角常带笑容,她手上的小曲尺又那么铁面无私,她又何等明白世事,你欺骗她不得。龙大副坐了起来,林四海伸出他的舌头,罗才抓抓他的脑袋,虾球张开他的大嘴,那些当初诚惶诚恐的搭客,如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都安定下心神,不再害怕什么了。

三姐环顾搭客们,见他们那样凝神注意她的说话,她觉得安慰。她让那军官揩了额上的汗,让他想过一回之后再问道:“你自己经验过了,我们的优待俘虏政策,一点也不假。有些竟给捉了三次释放三次,做到情至义尽,叫你问心惭愧为止。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我们把你们当个别的老百姓来看待,总给条生路,让大家回去做好人。这种宽大的政策,你们的军队能够学么?你们对自己的逃兵也枪决,何况捉到我们?你们到处杀害老百姓,剥削老百姓,你们军队的罪恶是数不尽的!人

民恨不得食你们的肉、扒你们的皮，你们军队垮台的日子就在面前了！还不死心？”三姐说了这一大遍话，真是痛快淋漓。有些年轻搭客竟听到忘了形，忍不住大声叫道：“那些河呵鸡雷打火烧太迟，最好现在就赶他落河去！”有的说：“撞死马的队伍有时还讲点义气，正规军河呵鸡比撞死马还残忍！大姑，你讲的不错！”那个议论国事走遍东南西北江的老人走近三姐的面前说道：“大姑，你们的队伍，的确是秋毫不犯，不取民间一针一线！我活了六十几岁，没有见过这种有礼貌的队伍。真不愧是仁义之师！古人说：百年后必有王者兴！我知道不必等一百年，我六十几岁也有机会亲眼看见了！”三姐看见群众这样兴奋，她自己也很高兴。她看看手表，已经耽搁人家几十分钟，就和众人点头告别，又转身对账房先生道：“喏！你听清楚我的话！有在座诸位父老作证，我们没有拿你们一枝枪，一粒米，一

张钞票,一件货!你们账房几十亿元的银纸原封不动,你自己检查有没有少了一针一线?你乱报失就顾住你的老命!”账房先生点头鞠躬,不停口千多谢万多谢。三姐回头来对众搭客道:“骚扰大家了!”说罢她就走上船顶去,向火轮上的同志们打手语,叫他们上岸。那老头子向众人赞叹道:“简直是生观音下凡讲道理!”

虾球好像做了一场好梦一样,这时才醒了。他非常兴奋。他一把拉大副的手道:“龙先生,去!跟这大姑去!”大副道:“跟她干什么?”虾球道:“跟她打游击去!”大副道:“你这傻瓜,谁肯信你?”虾球道:“去求她,她一定肯!”大副道:“你做事真鲁莽,要思前想后才对呀!”虾球道:“龙先生,你天天教我革命革命,现在有机会又不革了?”大副笑道:“你真是小孩子,条条大路通罗马,难道一定跟她去才算革命吗?每人站在各人的岗位好好干,也是革命呀!”虾球不理这番道理,他说道:“那么我去了!”

虾球匆匆走上船顶去,正好赶着三姐打完了手语。他因为走得太急,上气不接下气,遇见三姐只叫了一声:“大姑!”就说不下去了。三姐站定打量了他一眼,只听他又叫了一声:“大姑!”又没有了下文。她和婉地问虾球道:“到底什么事呀?小朋友!”虾球这才说出他的来意道:“大姑,我跟你们!”三姐问:“跟我们?为什么呢?”虾球道:“大姑,让我跟你们打游击吧!现在我不懂什么,学了我就懂了。我也受得苦,几十斤东西也挑得动呢。”三姐笑道:“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家里有什么人?做什么事?搭船来干什么?”虾球就一五一十答道:“我叫虾球,是台山人,爸爸是老华侨,在美洲做工,妈妈在香港纺纱,我在乡下读过初小,日本鬼来了就跟妈妈逃难到香港。妈妈摇纱一天挣得几角钱,我们俩不够吃,自己做过火柴盒小工,包过山楂片,后来做小贩卖面包。妈吃饱自己吃不饱,自己吃饱妈吃不饱,因此借一个机会走出来,到处流浪求生,这次搭船是跟几个

朋友到三边墟去开茶室,不晓得开得成开不成,我决心跟你们打游击,请大姑你收留我吧!”三姐道:“小朋友,你的决心是很好的,我很佩服你有这样的志气。我们也欢迎一切决心跟我们一道走的人,但是,恕我现在不能带你回去,因为,因为——啊,小朋友,你不要失望,革命的机会是很多的,随时随地都有机会的。你暂且到三边墟去开茶室吧,先活下来,站稳脚跟,你就会认得很多朋友,你慢慢就会跟我们走在一起了。”虾球道:“我失了这一个机会,再到哪里去找你们呢?”三姐道:“这个你放心,我们的同志哪个乡下都有,只要你不做坏事,好好干,你找不到我们,我们会来找你的。”三姐说罢就走下船舱,绕出船边,虾球还是恋恋不舍地跟在她的后边。三姐正要跳下小艇,虾球很自卑地在她后边道:“你是看不起我!”三姐回过头来望了他一眼,郑重声明道:“小朋友,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虾球道:“我看出来了,你们看不起我!我做过扒手!我的额角上好像刻了字,到处都不受人欢迎!你以为我还看不出来么?”三姐站定,深深望进了虾球的眼睛,她吃惊他的坦白,也同情他的境遇,她过去也曾遇见过类似这样的事情,但她还是决定不收留他。她安慰虾球道:“小朋友,很抱歉我令你失望。因为我们根本还不认识你,也说不上了解你。我们不能冒冒然把你带回去。千万不要灰心!过去做过错事也不要紧,谁没有错呢?千万别对自己失望!再会了,小朋友,我希望最近我会再见到你!”三姐说罢拍拍虾球的肩膀,就跳下小艇划开去了。虾球跟众搭客们一直目送小艇靠岸。

船上的铁板敲响了两下,火轮又把这三洲渡船继续拖走了。

铁的队伍

三姐在小艇上坐着,回想她在鹤山渡所做的一番工作。她的嘴角不自觉地露出笑容来。她想到虾球的投效,她觉得自己这样做得对。这一类事情她碰到过不止一次,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满足投效人的愿望。人们怀着千差万别的愿望和动机投奔革命的队伍,只要对革命是忠诚的,都应该表示欢迎;但也要研究时机和环境,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正是一种对队伍、对人民严肃负责的态度。

小鬼亚成在旁边问道:“三姐,为什么不收留那一个人呢?”三姐道:“我怎么能够不经过详细考查就收留他呢? 他从广州来, 广州那个鬼地方,什么坏人没有?万一他竟是反动派派来的小侦探小奸细那时怎么办?你说小心好,还是大意好?”亚成点点头道:“当然小心好。不过,我看他不像是个坏人。我记得当我投队伍时,队伍不收,我哭过一天一夜哩! 我想他一定很难过。”三姐笑道:“有心不怕迟,你不是一个榜样么?迟点怕什么?只怕没想清楚,一股勇气进来,过几天受不了苦,又要开小差逃跑! ”亚成道:“我不做这种丢脸事!”三姐道:“我知道你不做。但亚康亚炳不是逃走了么?进来时没想清楚,一不如意就想家了。”亚成道:“亚康亚炳他们一时犯错误,我想他们会后悔回来的。他们回来,我们还要他们么?”三姐道:“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们真正觉悟,自动归队,当然欢迎。”说着说着,小艇靠岸边了。

岸上三班负责掩护的同志已经收队,在一棵大老树脚下等他们。合

齐了人,他们就即刻移动。小队长老薛带头,把这队人带领走上古劳乡的茶山岭。

茶山是古劳乡的一保,上了半山,可以望见整个古劳乡。这一带地区,和南海顺德各处乡下差不多,是属于蚕桑鱼米之区。不种桑养蚕的就多数开鱼塘,有些人家也种植烟草。鹤山烟草和南雄烟草在广东算是出名的。老薛领队到茶岭半山坳,到了一个最隐蔽的地方,便下令休息。从袋里取出熟烟抽起来。抽了半口烟,他就对三姐道:"三姐,告诉我们吧,你可有把三洲渡上的人吓得跳水逃命?"三姐笑道:"你如果预先给我一个号召参军的任务,我有把握把半船搭客编好队带上来。从十五六岁到五六十岁的志愿兵都有!"说得大家笑起来。老薛道:"我这次让你出去检查,我着实担了不少心。如果你们出了事,我是会受批评的。好吧,你简单说一说船上的情形!"三姐就从头一二把登船到离船的经过作了一个扼要的报告。老薛听了很满意。他认为三姐对告假军官的教训和对虾球的安慰,直接间接就是对全船搭客的教育。群众纪律执行得好,影响自然是不小的。他指出了这些优点,也指出了工作准备上的不周,由于印刷条件的缺乏,没来得及把反对出卖四邑新宁铁路的小传单印好散发,新的民歌民谣也没来得及写印扩大宣传,他说以后要补救。有一个班长老宋说道:"关于搜集情报的工作也做得不好。搭客从广州带来的报纸,我们也应该向他们要几份回来,从报纸的空隙中,多少可以看出他们兴兵动将的情形,这也是一个疏忽。"三姐承认这些都做得不够。老薛也说:"我在指挥上也犯了疏忽不周的毛病,对于上级交下的任务,执行得不很完满。我们的任务是突入敌区,建立据点,为扩大新区开路,同时也是替主力搜集情报,侦察敌情,这都没好好做到。"还有一样任务他没有宣布出来,那就是以他们的行动来迷惑敌人的视线,便利另一支队伍向高明三洲的突

击。等到三洲的突击开始之后,他们又再去突击古劳,这是老薛这支队伍预先跟另一支丁大哥所指挥的队伍的任务。

广州到鹤山、高明一带有两种电轮拖渡,一种是由广州经甘竹滩和南海九江到谷埠止的鹤山渡,搭客可以从谷埠转艇到沙坪、古劳等地方;一种是由广州经古劳到三洲止的高明渡。林四海、虾球他们的目的地是鹤山高明交界处的三边墟,他们搭的是后一种三洲渡。等到他们的船在古劳附近经过了老薛、三姐他们的检查之后,再继续向三洲前进,他们到三洲时,又经历了一番新鲜的事情。丁大哥这支队伍已经在三洲解决了警察所的武装。他们的渡船一靠岸,又有许多男女工作人员下船来照样宣传一番,并散发传单,也没有拿去什么东西就走开了。

在这同时,老薛在茶山坳向众人宣布突击古劳的任务,大家便静悄悄细声商量执行这个任务的具体步骤。这是他们这支小队伍的一贯作风。一切作战行动,除了最最机密的部分保留只让少数领导者知道外,其他的作战部署,都经过民主讨论,然后集中执行。常常由战士提出许多切实聪明的办法,指挥员连发梦也没想到过的。所以每一个任务虽然是由上级定下来,但到执行的时候,已融汇了每一个战斗者的心血,吸收了每一个人的经验,这些心血和经验,和命令任务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曾经不止一次地发挥了战士高度的作战热忱,和创造了无数次辉煌的战果。他们讨论如何突入古劳,如何花最少的弹药收获最大的战果,大家七嘴八舌,贡献自己的意见。有一个战士老周说道:“薛队长,我们还有一连串的战斗,例如开仓济贫、打击撞死马等等,这些战斗的谁先谁后,还应该根据情况,周密计划一下。现在我们去突击古劳,我们除了活捉古乡长外,还要布置好一个鼠袋,让撞死马来救古劳时,就打他一个落花流水。”那个宋班长听了这提议很高兴,他说道:“查实撞死马不过一个中队,最多

五六十人,两枝轻机,而且又派出一部分人去勒收行水,我们的虚实他又不知道,我判断他们一定是事过才兴兵的,我们人力少,分不出人来伏击他,我以为夜袭古劳墟之后,才全力布置在中途拦腰打他,收获一定大。”老薛不声不响,他望望大家,意思是多听点意见。三姐道:“古乡长本身不是大地主大恶霸,他不过是一个小走狗,给人利用推举出来办军差公事,做替身的。活捉了他,好好教育他,再放他回去,将来对我们是有用处的。我们绝对不能伤害他。至于突击古劳和伏击撞死马,两件事不能在同一个时间进行,我的意思也主张先入古劳墟,再去伏击撞死马,叫他们输送几十枝步枪给我们吧!”老宋道:“我们入古劳墟没问题!但也要对撞死马的来路派出警戒。”老周道:“我负责带一个小组去活捉乡长!”伍班长道:“我负责对撞死马方面的警戒!”三姐道:“墟上宣传动员的任务我来做!”小鬼亚成道:“我跟薛队长打头阵!”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全心全力去关心这一次战斗。老薛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就决定了具体的步骤。半夜,他们就到达了墟外的准备位置,根据先前侦察员的情报,预定了进入墟内的路线,并派出墟内策应的人员。

凌晨,老薛叫他掌握中的两班人检查武装和佩带的口盅,不让走动时弄出响声,又叫各人取出洗脸手巾,扎在颈上,这是黑暗中自己人互相认识的标记。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就对三姐说道:“三姐,你和亚成在这里等候吧!等解决战斗后你们才进墟来。”这本来是爱惜干部的好意,三姐抗议道:“卫生员有责任跟战斗队伍前进,薛队长,你没有理由阻止我!”亚成道:“我的驳壳生锈了!”老薛无奈何,说道:“好!你们都跟我来吧!”老薛一人当先,众人便一个一个走出了准备位置,向古劳挺进。

鹤山古劳,经历过它几次兴盛和衰落的时期。古劳人,也和南海的九江、顺德的两龙人一样,很自负,有过“古劳不认鹤”的骄傲口头语。因为

它曾经出产过很有名的银针茶叶、面豉、烟叶,和曾经有过黄金时代的蚕桑业。古劳人的声名,超过了县治所在地的沙坪人。抗战时期,香港梧州之间交通断绝,日伪统治下的广州和我们内地的交通,也曾靠过沙坪、古劳、三洲、白土、肇庆……这条线来维持半暗半明的货运。每天都有一千几百条担挑,来往奔走在几县间。那时,"走沙坪"、"走古劳"已变成甚至重庆人都熟习的口头语。那些地方,变成了冒险家、大天二、官商两栖动物、落台空军……的乐园。曾经红过一时的空军总司令张惠长,便在这些地方开过庄口,"在商言商",做公开的走货生意。在香港没有生意可做的鹤山商人,很多都回去贩运故衣或做挑夫维持一日两餐。这一带地方,也和湖北的三斗坪一样,给世人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其中最惊心动魄的大宗买卖,便是在豪门独占下的桐油、钨矿和美其名叫"外销土"的雅片烟土的对敌贸易。鹤山人记得很清楚,重庆方面对广州方面、广州湾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这边送出桐油、雅片烟、钨矿,那边送进日本百货和汽油药品。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那些中日商人互相爱着他们的敌国,真叫鹤山人摸不着头脑。那时的老百姓,都流行着汪精卫和蒋介石两个人"拉猫尾"愚弄日本人的传说,后来事情弄明白了,他们愚弄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老百姓。那些川流不息的"外销土"到了鹤山县境,可并不输出很远,打了一个小圈又倒回内地来,而且到处畅销无阻。鹤山的道友们对重庆真是感恩戴德,什么一个六年禁绝,又一个六年禁绝,到头来可没有把他们那群烟民枪毙,反而源源接济烟膏,以防断瘾,可称体贴入微了。到了战事结束,不上两三年工夫,广东全省已经处处罂花遍开,乡乡广设烟室,除了自给自足外,还可供应香港菲律宾甚至印度的需要。林则徐如果翻生,他一定会对他百年前在虎门烧英国人雅片的壮举,叹为小题大做吧!

在这样的地面上出现了这样的怪事，还有什么奇事不能出现呢?奇事中的最奇的一种,就是人民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们的声威,把大地都震动了。

老薛这支队伍,是广东粤西地区向粤中地区发展的人民武装当中的一个支队,这次参加突击的是这个支队当中的一个连。他们进入古劳墟,十五分钟内便解决了战斗,把警察所的武装全部缴械。狗腿乡长躲在他经营的杂货店内,给小鬼亚成抓出来带走。三姐到每一家店铺去拍门,告诉老百姓说人民的队伍来了,不要害怕。有些老百姓就在店内欢呼口号。这支铁流队伍,和它的友军,先后在宅梧、塘蚬村、潭牛塘、水井洞各地获得辉煌的战果;现在又攻入了古劳和三洲,警号传到广州,三不怕的队伍便不能不马上出发"戡乱"了。

破碎的梦

丁大哥指挥的队伍在三洲并没有长驻的打算,他们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留下一个好印象,就把解除武装的警察带走。但走了一二十里路,又向警察们教育一番,每人发了旅费放他们回来。

广州来的搭客们上岸之后,没有一个人忘记得了他们这番亲身的经历。林四海归心似箭带着龙大副、虾球、罗才急急赶路。他们都浸在回忆中。林四海想:离乡几个月,这个世界变了!罗才想:四海茶寮究竟是做哪一些人的生意呢?做老百姓的还是做政府军队的?兵荒马乱,生意靠得住吗?龙大副想:游击队好是好,我进去他们能让我这海军出身的人做些什

么?做一个连级营级的指挥绝对不可能,做一个小兵呢,又糟蹋自己的学力能力了!虾球想:那个大姑的话没错,到处都是他们的人,我终有一天要跟上他们的。他们要是不来,只要我找到一枝枪,我不是可以去找他们么?从前丁大哥说的话一点也没错,他们里面的小孩真不少哩!

走着走着,三边墟在望了。林四海的精神马上紧张起来。高耸的当楼,熟悉的村屋,伯公庙旁的槐树,远远就看见了,再转一个弯就是公路边,到那里就可以看到他的茶寮,他的老婆了!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他想:几个月不回来,老婆会埋怨我吗?我的梦是一个吉兆吗?他越想越心烦。他回头告诉大副他们道:"你们慢慢跟上来,我先走一步。"说罢他就快步带走带跑赶上前去。

转了一个弯,墟外的公路边依然有一列棚寮,他的四海茶寮是朝北当头的一座,看样子好像不大对劲。他擦亮他的眼睛,心想:我不是眼花吧?怎么好像只剩下一座空架?上盖哪里去了?竹壁哪里去了?怎么看不见招牌呢?他心一慌,用足脚力奔跑上前去,越跑近,他的脸色就越发惨白,当他跑到他的茶寮的面前时,他惊呆得说不出话来,变成哑巴了。原来他的茶寮只剩下一个空架子,桌凳,碗筷,上盖,围壁,招牌,连同他的老婆都不见了!

邻近有一个开小饭店的同行瘦鹤张看见林四海,跑出来招呼他道:"喂!林老哥,你回来啦!"林四海脸色发青,望望瘦鹤张,瞠目问道:"张二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你看到我的女人吗?"老张道:"林嫂到省城去寻你,你没碰到她吗?"林四海道:"我怎么会碰得到她呢?我是给拉丁拉去的呀!"老张道:"正是呀!她接到你的信知道你被抓,她就结束收档,带盘费上省去寻你的呀!"林四海蹬足道:"我驻在东山,她怎么找了几个月也没找到?谁叫她发疯来找我呀!一定是给人拐骗了!啊!张二哥,我们

真是苦命啊！”

老张道："你不是写信叫她找你的吗?"林四海道："没有呀！我不过是叫她安心，等我回来。"老张道："等你回来！她知道等到何年何月?你们夫妻情重，她一定是怕你给带到前方去打仗当炮灰，才变卖东西带钱上省想赎你回来的呀！"林四海道："我的天哟!这个女人怎么这般没脑筋呀!几个月没有消息，还怕不是给人拐卖到佛冈去做农奴吗?不然就是给人卖落河当娼去了！"老张安慰他道："不会的，不会的。她一定是到处找你，找错了门路了。"林四海咬牙切齿心痛极了。老张一把拉他进店来，劝他道："坐下喝杯双蒸，暖暖胃，再设法打听她的下落吧！"

这时，大副、虾球、罗才已经赶到，问明知道这个情形，大家都非常失望而又悲愤。几个人就坐在老张的店里，研究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大副问道："林嫂在广州有什么亲戚朋友吗?"林四海道："她活了二十七八岁，还没有到过一次广州。"罗才道："她的外家在哪里呢?你不妨去问问。"林四海道："她就是本墟人，我去问问她父亲看看。"老张摇摇头道："梁友才叔天天见面，他也正在愁闷中呢，你去跟他商量一下也很好。"林四海灌了几杯消愁酒后，就约同大副他们一齐去看他的岳父梁友才。

走进墟内，熟悉的人都和林四海打招呼，问长问短。梁友才在一间烟草铺工场做散工，他正在铺尾的棚架上吊晒烟叶，看见林四海进来就欢呼道："哦，你回来了！我真操心死了，我还以为亚玉白跑一场呢！"林四海道："我没有见到亚玉，我是自己跑回来的。"梁友才的两手在发抖，手上的烟叶掉下地来，一双失神的老花眼望着林四海，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虾球望着这个老人的神色，仿佛和他初见他爸爸时，他爸爸那副神色一样。他心里很难受。一群大人没有一个开口说话。他望望这个，望望那个，忍不住拉一下林四海的袖口道："林大哥，出点花红，求四方君子，

如有看见，就报信找她回来。”林四海好像听不见似的，半晌，他才对梁友才道：“才叔，我得回广州去走一趟，我一定要寻到她才放心！”梁友才道：“一定想法寻到亚玉回来！不要给人拐卖！那么你几时去？越快越好呀！”林四海道：“我明早就去！”罗才问道：“那么你几时回来开茶寮？”林四海道：“我也不知道我几时才能回来。我已经家破人亡，还有什么能力开茶寮？”罗才知道做候镬无望，心中打了一个回东莞的算盘，对林四海道：“那么我明天跟你一道回广州去，帮你随街随路写贴花红，做妥我就回东莞乡下去。”虾球望一眼大副裤腰上的手枪，他想起吴猛“上山”那句话，就拉大副到一边问道：“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上山去吧！”

龙大副听了虾球这个“上山”的提议，他不响。虾球也不再追问。他觉得茶室开不成就拉倒，这不过是几十种活路中的一种。这一种活路不通，就再找过第二种。他反而替林四海担心：人海茫茫，他几时才找得回他的老婆呢？

晚上，他们借宿在烟铺的板楼上。林四海跟罗才睡在一起，他们谈着到广州后怎样进行寻人的办法。林四海道：“我把我女人的相片印在花红上头。”罗才道：“还要送一张到公安局去登记。”林四海道：“同时我还要到鹤山同乡会报失。”他们谈着谈着，直到罗才已发出鼾声，林四海还没阖眼。

在另一边墙角，龙大副把他的主意告诉虾球道：“虾球，人各有志，我不阻止你上山打游击。你努力干吧，你是有前途的。可是，我不能同你一道去。我决定搭艇过九江转往我的乡下龙山，看看我的父亲。我以前发过誓，落魄潦倒就决不回乡。现在环境是这样，不如意事，十居八九，也不能一味固执不回去看看他老人家一眼。”虾球道：“龙山在什么地方？”大副道：“龙山是顺德县的一个大墟镇，和龙江是齐名的。我们顺德人有句‘两

龙不认顺'的话,正如九江人那句'九江不认南'一样,九江佬不说自己是南海人,而说'涯九江'! 我们两龙人也不必说是顺德人,单说'龙山'或'龙江'就够了。这多少有点骄傲自负的意思。"虾球道:"你回龙山镇还是回乡下?"大副道:"我的乡下是桑尾村,我回乡下。"虾球道:"回去干什么?"大副道:"如果还有谷种吃就吃谷种,没有就再打算。马死落地行,一张叶,一条虫,一个人总有一条生路的吧?"虾球见大副也不邀他一道回乡去寻生活,他也不要求跟他走。他想起六姑在香港对他说过一句话:"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夫妻那样亲密都不能彼此照顾,何况是朋友?龙大副自己打自己的主意,是很自然的事。过了一回,他又想到:林四海夫妻又何等恩爱! 遇到危难,大家都肯拚生死不顾,为对方的幸福设想,这又怎样解释呢?可见"大难临头各自飞",也不是人人都是那样的呀!他想去想来,终于决定:还是自己独立去寻活路吧!任何依赖的想头,都是不好的。他转侧身,看见大副已经睡熟了。

第二天早上,大副给林四海罗才的谈话声吵醒了。他睁开眼睛,叫道:"虾球,起来呀!"没有人应他。侧过头来,虾球已不在旁边。他坐起来,习惯地伸手到枕边去摸他那枝左轮手枪,这一下吓了他一惊,那手枪已经不翼而飞。

他跳起来,到处翻寻,哪里有一点影迹?到处叫唤"虾球",也没有人答应。等到他神志稍为清醒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自言自语骂道:"糟糕了! 那个小扒手,他把我的手枪偷去了!"

自己选择的路

虾球偷了龙大副的左轮手枪，把子弹带扣在裤腰上，拔出枪来握在手上，跨出烟草铺后门的围墙，看见路就走。天上有几点星星，路边有几声狗吠，秋夜的寒流向他袭来，他打了一个寒噤。他这时候的感觉是很复杂的：有点欢喜，欢喜他从此海阔天空，独立生活，不再做任何人的尾巴了；有点惭愧，惭愧他没有办法和龙大副道别，因为他不曾得到他的同意，就拿掉了他的手枪；有点惧怕，惧怕乡下的自卫团兵检查到他的手枪，把它夺去；又有点彷徨，彷徨他的生活不知道哪一天才有个定着……这些感觉揉成一团，互相交替消长。走着走着，他又给另外一个感觉擒住了：他手上那枝手枪在夜雾的侵袭下越显得冰冷，这枝家伙可以打死人，甚至于失手打死自己，他对它还非常陌生，不懂得它的性能和用法。他宝爱它，但他还不了解它，他非常需要清清楚楚地看它一下。

走到半山腰，天快亮了。虾球就坐下来休息。四顾没有一个人，他就仔细端详他手上这个宝贝。

这宝贝有一个枪柄，柄前的下端有一个护圈，护圈之上有一个奇怪的转轮，转轮前后就是撞针和枪杆，枪杆尖端有一个微微突起的准星。他周围抚摸这些构成的各个部分。转轮是可以转动的；他转了它几下，觉得很有趣。他在电影上看过武侠片，他见过明星们握手枪射击的神态，他就很神气地装一个射击的模样，枪尖指着前面茶亭的泥柱，食指扣在护圈内的扳机上，想像那泥柱是一个蹲着的野猪，他就不自觉地扣了一下扳

机，马上“砰”地一声，子弹飞射出去了。虾球骇了一跳，呆住了。当他看见对面的泥柱给打塌了一角，泥片掉落一地，他高兴起来自语道：原来是这样的呀！容易得很呢！

天渐渐透亮了，虾球这才看清楚这黑得发亮的手枪的形状。不多久，他有办法把转轮弄出来，把打过的子弹壳取出来。他取出子弹之后，一连扣了几次扳机，才知道扣一次扳机转轮向左边转一个位置，转轮内一共有五个放子弹的弹槽。每一次转动，就恰恰是转一个弹槽的位置。他解下子弹带来看，带上还附有十颗子弹，他算一算，一共还有十三颗子弹，他准备留下十颗，零头的三颗就拿来练射。他在茶亭外找来一只破碗，把它放在山边的树丫上当作练靶，他站在二十步外向破碗放了一枪，不中；再移近五步，又放一枪，也不中；他气了，再走近五步，闭着左眼瞄准好，停止呼吸，慢慢地扣下扳机，“砰”地一响，那只破碗粉碎了。虾球跳跃欢呼，快乐得忘了形。这一枪，在他的生命史上，是永远难忘的一枪呢。

虾球在茶亭外边欣赏一番他的射击成绩，这时，远远传来农民在山脚下使牛犁田的声音，他知道时候已经不早了，连忙拔脚上路。他把手枪插回枪袋，把枪袋移到肚皮面前来。他把双手插在宽阔的短衣的口袋里，这样一遮掩，就没有人知道他身上有枪了。

太阳从对江的西樵山背升上来。阳光来自左边，他站定来想一想他走路的方向：太阳出在东方，那我不是正往南走吗？三边墟的南边是些什么地方呢？他的地理常识还浅得很，他要是知道照这样的方向继续走三五天，就可以走到他的家乡台山，他该有怎样的感想呢？一个知道了自己的目的地的走路人，心里总有一点事情牵挂，步伐似箭，归心也似箭，反而不如没有一定目的地的虾球，来得无牵无挂。他爬上了一个山岗又一个山岗，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又一个分水岭。倦了就躺在草地上睡一觉，渴



了就用手捧喝路边的清溪水,饿了就向乡下人买半斤生番薯充饥。走着,走着,他想起他的友伴牛仔,要是鳄鱼头不将他打死,现在两个人在一起多幸福,多好!可是,这样甜蜜的事情,只能在梦里去寻找了。只要他一天还惦记着牛仔,他对鳄鱼头的仇恨,就像火种一样,一天天燃烧不熄,一天天扩大范围。对牛仔的爱不死,对鳄鱼头的仇恨就永在。他还不大十分清楚,那个出身微贱的鳄鱼头,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充实他保安团的实力,预备替游击队的大敌人效命,跟游击队打仗。他越是飞黄腾达,他的坏事就做得越多。他要是清楚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的大事情,他的流浪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没有什么目的地,而是有一定的方向了。他想起那个三姐劝他的几句话。他不知道除了开茶室好好生活下来,站稳脚跟交接朋友之外,再还有些什么别的配称生活的事情。现在茶室开不成了,他窃取了别人的一枝手枪,也没想好准备要怎么干。他没想到要做强盗,也没有把握会撞上游击队能叫人家收留他;在这样荒僻的乡村,也不知道有什么能挣饭吃的工给他做。这样一来,他的生活是什么呢?不是单只剩下了走路么?走路,也是生活的一种么?走路能不能找到自己的道路呢?……他就想不通了。平常人在街上走路,当他们还决不定或还不知道

他们往哪里走时,就常会有一种茫茫然的感觉。虾球现在就是给这样的感觉包围了他的心胸。可是他并不丧气,他身体健康,脚力矫捷,当着初升的朝阳,他甚至还吹起口哨来。他没有一点对生活的惧怕,他相信在人烟稀疏的农村,总比人烟稠密的大城市容易过活。在大城市,同一乘楼梯上落的人,可以几十年到老死不相往来。在农村,有什么红白事情,几十里外都赶来帮忙。虾球看见过农村中的"有情"的一面,还没经历过"无情"的一面。

虾球走到茶山坳,倦了,就倚在一棵大树脚下休息。这里离古劳乡没有好远。山脚下就是古劳乡最大的一个桥头村,有一二百户农家。虾球躺在当路的树脚下,正想拔出他的手枪来把玩,忽然听见有马嘶声,他赶紧起来爬上山边,找到一个草窝就钻进去躲在里面。

古劳的战事早已解决了,这时撞死马才骑一匹瘦马,率领他的几十名兵卒,大摇大摆赶来救援。他是打听了老薛他们的队伍已经完全开走之后才赶来的。一路上他还不放心,又派出几次游动哨去侦察敌情,都证明古劳墟和各个村庄的紧急状态已经解除了。这队人马走到虾球刚才休息的地方,队兵们也不等撞死马下命令,就纷纷坐下或躺下来休息,等到撞死马的那匹瘦马走近来时,大家已经横七竖八占满了一地了。撞死马坐在马上大骂道:"丢那妈! 走不上二十里又休息,执港币也执输人呀,契弟! "有些队兵向他开玩笑道:"队长,你撞死马就好啦,可不要骑死马啊! 你看,马汗已湿到马脚了! "撞死马骂道:"带你们这班混蛋,我情愿赶一千只鸭,赶一千只鸭还能叫它们排队有行有路,带你们就像带一群死猪一样!"说罢他就跳下马来,让马夫把马牵走。撞死马站在众队兵面前,手上握一根马鞭,向空中挥舞了两下,马鞭"忽!忽!"作响。有一个古劳乡公所的所丁在旁边对撞死马道:"队长,现在再去已经没有用了,游击队已

走光了,不如回头吧! ”撞死马对那所丁道:“笑话! 你指挥老子?老子的队伍是你调来调去的吗?”所丁仍然不知趣,答道:“事过兴兵,还有什么用呢?我早知如此,我就不来报告了! ”撞死马对着那多嘴的所丁,望了一眼,就举起他的马鞭,“忽”地一声抽打在他的身上。然后大骂:“你们古劳乡请我们来,我们的开拔费、伙食费、弹药费全由你们负责,少一个钱也不行! 你这么便宜请我们回去?”所丁挨了一鞭,摸摸他身上的鞭痕,答道:“我们的乡长已经做了游击队的俘虏,你们不去救他出来,还要问我们要钱?”有些队兵道:“傻瓜! 没有油水谁肯来替你们打仗呀! 哈哈! 你这傻瓜! ”撞死马道:“这家伙牙尖嘴利,带在队里碍手碍脚,来人! 把他捆起来! ”队兵应声把所丁捉牢,用绳索把他捆缚在树脚下,所丁叫号挣扎,完全无效,他瞪大一双突眼睛骂道:“土匪! 土匪! 你们这批土匪! 你们打死我吧! ”撞死马跟众队兵哈哈大笑,声震山谷。撞死马走近所丁的面前笑道:“土匪! 你真是傻瓜,你怎么现在才晓得?我撞死马是土匪已经天下闻名,你没有出过肇庆峡,你真是少见多怪! 哈哈哈! ……”众人又跟着一起大笑。虾球在草丛中伸出半个头来,他弄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撞死马和他的队兵们尽情奚落那个所丁,约莫过了半小时,看看太阳已经下山了,撞死马就把队伍叫起来,排好队。这队人马,有两挺轻机,四十多枝步枪,两枝驳壳,一枝左轮,连炊事兵一共五十六人。撞死马检查了他们的武器后就训起话来,他的训话,真是别有风味,他一边挥他手上的马鞭,一边大声道:

“契弟! 我们的荷包已经干了很久了! 我们的生锈枪也要抹油了! 山脚下面桥头村有共产党,我们下去捉他一个不剩! 契弟! 你们醒定一点呀! 捉到共产婆共产妹,好的要留给老子! 他们要共产公妻,等我们也共他妈的产,公他妈的妻吧! ”

那个给绑在树脚下的所丁大嚷道:“天啊!天啊!我们桥头村从来没有过一个共产党一个八路军!你们要去洗劫我们的乡村,天诛地灭啊!老天爷有眼睛啊!”

撞死马不理会他,继续训话道:

“大家注意!所有奸匪财产金银细软,一概不准放入私囊!回头我们好好分配。我们下去包围桥头村,东南西三方面用火力封锁,留出北面给他们逃走,一个个捉住,等大家在村内任务完毕后,再出村外去搜他们的身!”

所丁又蹬足大嚷道:“天诛地灭啊!老天爷有眼睛啊!你们这群土匪要来奸淫掳掠我们的乡村了!雷打火烧啊!我们的父母妻儿要记得这个仇恨啊……”他不停口地叫嚷,叫到最后,只剩下凄惨的哭声了。

撞死马还是不理会他,他挥动他的马鞭下命令道:“队副,你率兵一班,在北村口外埋伏,把逃出的村人全部拘禁在大祠堂内,听候发落!一二三班各班长率兵封锁东西南三条路口,机关枪听我命令,在村口乱扫一轮,然后冲入村内,大家听到吗?”众人知道大利当前,机不可失,齐声应:“听到了!”

所丁还在哭号,撞死马走近他的身边,望他一眼,说道:“此人牙尖嘴利,会走漏风声,对我们不利。好,我送你回老家去吧!”说罢就拔出左轮手枪来。所丁一看见手枪,面色灰白,当他看见撞死马的手枪举起来指着他的胸口时,他发狂挣扎,大叫道:“天诛地灭啊!天诛地灭啊!我变鬼也要找你啊!……”

虾球闭上他的眼睛,他听见“砰”地一声枪响,所丁的叫嚷停止了。当他睁开眼时,看见所丁的头垂下来,额角流出一股鲜血,两腿屈曲,分明是给打死了。虾球看见这样的情景,咬牙切齿,悲愤得很。他知道这群流

寇就要进村奸淫掳掠了。他看看天色已晚,他想如果他在暗地里向他们放一枪,也许能把他们骇跑,也许可以免掉桥头村一场灾祸,他就即刻拔出枪来,他没有顾虑到:他放枪之后,他自己是否安全。

撞死马再回过头去整理他的队伍。这时,暮色已经降临了,四野的农民早已牵牛回去,撞死马看看时间,然后发命令道:“契弟,这是时机了!生锈枪要抹油,荷包要湿水,跟我来吧!”说罢就跨上他那匹瘦马,叫道:“开动!”

虾球举起他的手枪,对着撞死马的队伍,“砰!砰!砰!……”一连发了五枪,但闻“唉哟!”一声,人翻马奔,大家争先逃命,队伍乱成一团。

虾球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打伤人、打死人,他躲着不敢出来。为了自卫,他把仅有的五颗子弹上足,坐在草丛中等候机会。等了许久,听不见一点人声,也看不到一个人影。大树脚下附近有几箱子弹和两担炊事兵丢下的伙食担,伴着那个死了的所丁。虾球想想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他猜想:队兵们的逃跑,一定以为中了伏击,等到他们不再听见枪声,壮了胆子回来搜索时,自己不是很危险?想到这里,他就在朦胧的夜色中,翻过了一个小山丘,远远离开出事的地点。半夜,他走到一座石山的面前,疲倦极了,倒在一块大石板上就呼呼入睡了。

老薛他们的队伍因为得到不利的情况,听说广州有一团兵要开到这一带地方担任“清剿”,他们就放弃了对撞死马的伏击,离开了古劳。撞死马的队伍受了一场惊恐,四处走散,直到第二天天亮,撞死马才把队伍收容好。检查一下,有几个队兵受了伤。虾球的暗地一击,只把他们洗劫桥头村的时间阻迟了一夜,到第二天,他们还是照旧执行原定计划,把桥头村民洗劫奸淫,弄得哭声震天。

第二天绝早,三不怕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古劳墟,老薛他们的情报

证实了。军队一上岸，就占驻了祠堂和学校，四处派出警戒，显得十分严重。商店掩门营业，墟上的女人都往乡下躲，人们害怕军队，同害怕撞死马的流寇队伍一样。

虾球冒了一夜雾水，衣服尽湿，肚子又饿，天亮他就摸下山来。走了不久，古劳墟就在面前。他两手插在衣袋内，掩护他腰间的手枪，机警地走近墟市。远远看见军队的步哨，他就绕路走。

他走进一间小饭店去吃饭。在饭店内，吃客们议论着这次军事行动。有的说：游击队的主力已经到了阳春的合水，快到四邑和高鹤一带来了，大战就在后头；有的说：游击队不打硬仗，有军队驻防的地方他们不会来；有的说：这也不能说得定，有时也打硬仗的。这时，有个军队的马夫走进来，小声问老板道："喂，老虎窦在哪里？"老板道："街尾厕所横巷直入尽头便是谈话室，你揭门帘进去就看见。"马夫道："禺北土在这里时价卖多少？我带有一些，老板你要不要？"老板笑道："新兴土比禺北土容易上斗！你要不要？"马夫笑道："大家都是道友，何必开玩笑。"老板问："你们路过还是长驻鹤山？"马夫道："听说从高明、鹤山、新会、台山、恩平、开平一路扫荡过去！"老板道："逃兵多不多？"马夫道："多极了！但一路可以补充。可惜你老了一点，不然，我不敢担保。"老板道："真的打算在这里抓人？"马夫说："出发离境的前一天，一定抓人，大家还是小心为妙。少陪，我要抽烟去了。"这马夫走到虾球的身边，虾球拦住他问："那么他们明天出发吗？"马夫道："很难说，吃晚饭后就晓得。你怕抓最好走开。"

虾球望着马夫走后，一个人在暗想：当兵，是不是也能算作一种生活的道路呢？就是当兵，也有各种不同的兵。鳄鱼头带领的保安队兵是一种；吴猛、胡万顺、罗才、林四海、廖志强所当过的是一种；枪杀乡公所所丁奸淫掳掠乡民的自卫队兵是一种；替鹤山高明渡船看帐房的兵丁是一

种;跟着三姐检查渡船教训告假军官的游击队兵又是一种。这许多种兵都有人去当,或者给人抓去当,那么,当了兵算得算不得找到了生活的道路呢?可不可以在这道路中交接朋友好好地干呢?他越想越糊涂。自然啦,一个人最好是运气好,一选就选到了最惬意的一种生活道路,一碰就碰上了一些英雄好汉,水涨船高,自己也跟着进步。但是他回顾他所走过的不算很长的一段道路,却是那么多的曲折波澜,全不由自己好好安排。王狗仔是卑劣的骗徒;亚娣、九叔、九婶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六姑、黑牡丹和牛仔,都短命死了;鳄鱼头那样阴险奸毒;蟹王七又是寄人篱下;杨经理视财如命;洪少奶供人玩弄……交了这一些朋友,自己得到什么好处呢?挚爱的朋友死掉了;冷漠像路人一样的朋友,自然不会来关照自己;而奸毒的人,自己又不愿意去找他们;剩下一个教人不倦的龙大副,他讲得那么多,而做的却那么少。他不肯带我上山找活路,又不邀我回乡吃谷种,我能奈何他什么呢?对不住他,我偷了他的一枝手枪,除了这样做,我还能做什么呢?现在听这马夫说要抓丁,我就把自己安排在古劳让他们抓去当兵,还是吃了饭就逃离开这个军队云集的地方?他想去想来,觉得当这种兵总不是一条正当的活路,说不定还是一条死路。为什么不走得更远一点去呢?主意既定,他就勉强多吃了两碗饭,吃饱就继续上路。走出饭店的门口,他的心中所想念的是快快离开这里,至于他的脚所踏的道路通过哪里,他还没工夫去想它。

他走过他的沉船难友湖南佬胡万顺的岗位。吴猛正带领两个军士出来采买,因为虾球低头走路,彼此都没有看见。

虾球一路上停停歇歇。在路上,无意中伸手到背脊上抓痒,竟摸出了一个胖胖的虱子。再去摸,又摸出一个。他觉得很好笑。广东人有这样的迷信:生虱子的人是很背时的,他也相信虱子会给人带来坏运气。他趁着

中午有阳光,索性解脱衣裳裤子,在河边详细检捉虱子,不料越捉越多,他一气就把衣裳泡在河里,又放在沙上洗擦,然后晾在沙滩上,自己浸在河水中洗个痛快的澡;等衣服干了才继续走路。

难童之家

第二天中午,虾球走到了曾经一度是冒险家的乐园的沙坪。这地方现在是鹤山县政府、县参议会、县国民兵团以及各种各色县级机关的所在地。因为地处平原而又近河,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在香港失陷初期,有些从海外经过沦陷区到达沙坪的侨胞,他们十个有九个带着一种感激的心情来歌赞这个地方,有些人甚至看见本国国旗便感动到流泪,看见自己的武装士兵便失声欢呼:“哦!看呀!那是我们的队伍!我们的弟兄!”现实很残酷,现在这地方虽然一样悬着同样的旗,驻着同性质的部队,却已经没有一个过路人有这种感情了。住在这里的居民或者初到这里的外人,都没有感到或看出这地方有什么值得骄傲引以为荣的东西和人物。人们都知道,这地方曾经是国门的一个关口,两个敌对的政治军事力量,曾借它做以货易货的孔道,走私商人、落台军政人员利用它做挖金的大本营。现在,它已降为一个地位很低的县份,当局惶惶终日,不是为了狗咬狗骨,自相火并,便是为了巩固政权,和邻县新会、恩平磋商怎样实行联防自卫,防备人民武装的袭击。市面非常萧条,满街乞丐,到处是失学而又无工可做的野孩子。他们在虾球眼中看起来,比香港和广州的野孩子还瘦弱得可怜。

虾球在市内巡游了一转，找到一间兑换店兑一点国币，便到熟食店去吃饭。饭后经过一间大祠堂的门口，看见门外有个卫兵守卫。一看招牌，知道是一个中队部，中队部门口是一片广场，有不少小孩子在那里踢皮球。祠堂隔壁是一间小学校，正在上课。虾球站在广场左近看人家踢皮球。这种玩意，他在香港是时常玩的，他的脚头也很准确有力。刚好一只皮球滚到他的面前，他就控制它，一挑，一拨，再一脚扫出去，球像箭似的射进用竹架搭成的球门。大家赞道："好嘢！好嘢！"他高兴得很，就老等在那里，差不多要半个钟头才轮到他踢一脚。后来，有人提议分队对打，虾球就老实不客气站进来，加入其中的一队。哨子一响，他就盘球直进，单刀射入了一个球，博得全场喝彩。在香港红磡球场踢过球，看过中英两国球赛的虾球，到鹤山这个小地方，球术当然比这里街童高超得多了。

踢完球，他又到处蹓跶。天黑了，他走得也倦了，还找不到一处驻脚的地方。他在街市附近乱闯，看见一些叫化子走进市场，他也跟了进去，有一个叫化子坐上猪肉台上一躺，就睡了。虾球也学样找到一张猪肉台，躺上去，起初闻到一股腥味，但几分钟后，他就睡着了。一连几晚，他都到这收了市的市场上歇宿，猪肉台睡惯了，他也不觉得有腥味了。不久，他认识了几个踢球的和看踢球的朋友。有些是曾经在小学念过书的失学儿童，有些是褴褛得像小乞丐的街边野孩子，其中也有一个是像他一样，不明来历，只晓得他曾经流浪过许多地方的小孩子。有一天，他们两人并肩走出球场，他问虾球住什么地方，虾球随便答："我睡猪肉台。"孩子道："猪肉台太腥了！你来跟我一起睡吧！"虾球问："那么你睡哪里？"孩子道："我睡在河边一只破船上，有天遮，雨淋日晒都不怕。"虾球道："好，我就跟你睡在一起，我今晚请你吃饭！你叫什么？"孩子道："我叫亚炳。你呢？"虾球道："我叫虾球。"亚炳道："你不是鹤山人，你是省城人，我听出你的

口音。”虾球道:“我是台山人。你呢?”亚炳道:“我是新会人。”虾球道:“好,我们两人算是同乡了。喂,乡里,你大还是我大?”亚炳笑道:“乡里是你大!我今年十四岁。”虾球也笑道:“你这人勒了屁股吊颈,精得很!吃饭去吧!”亚炳道:“你拿出钱来给我看!”

亚炳固然很精明,虾球也不笨。亚炳怕虾球没钱充阔佬请人吃饭,给当他上;他经历过这类怪事,人家请他吃东西,吃饱了借小便为名逃掉,让你留下挨人家几下拳脚。他自己也曾玩过这套把戏,所以一定要看虾球的钞票。虾球呢,他心想,财不露眼,何必一定要先拿出来给你看?

站在一间小饭店的门口,亚炳迟疑不敢进去。虾球推他,亚炳抬起一双狐疑的眼睛望着虾球,问道:“你是真的还是开玩笑?预先讲好,要逃就大家一齐逃!”虾球道:“死鬼!我有钱,任你吃十碗饭,吃到你饱死都可以!”虾球先踏进饭店,亚炳才敢跟进去。

这一顿饭,虽然油水很足,饭也很白,很香,但亚炳却吃得非常辛苦。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慷慨请他吃过饭,这样慷慨随便让他点菜的。什么古鲁肉,鱼片汤,亚炳不点,虾球自己就叫了来。所以亚炳一边吃,一边害怕。他心想:我们两个人这一顿毒打是免不了的了!他自顾快快的吃饱,也无心跟虾球谈话。虾球吃饱了就站起来,端起碗走到自来茶桶那里去要茶,亚炳就机警地丢下筷子,预备逃跑,他恐慌得面无血色。他看见虾球并不逃,仍然端一碗茶走回座位来,亚炳自己的魂魄才回到他的身上。虾球问:“干什么?剩下半碗饭不吃了?你看你的脸色怎么这样苍白呀?”亚炳才又坐下来吃饭,他觉得他的背脊,他的额角已经沁出汗滴来了。

会了帐,他们走出饭店来,亚炳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告诉虾球道:“不瞒你说,我这一餐饭吃得很没味道,很辛苦。我准备挨伙计一顿毒打呢!”虾球道:“为什么?”亚炳道:“我以为你是约我一同去骗食,所以我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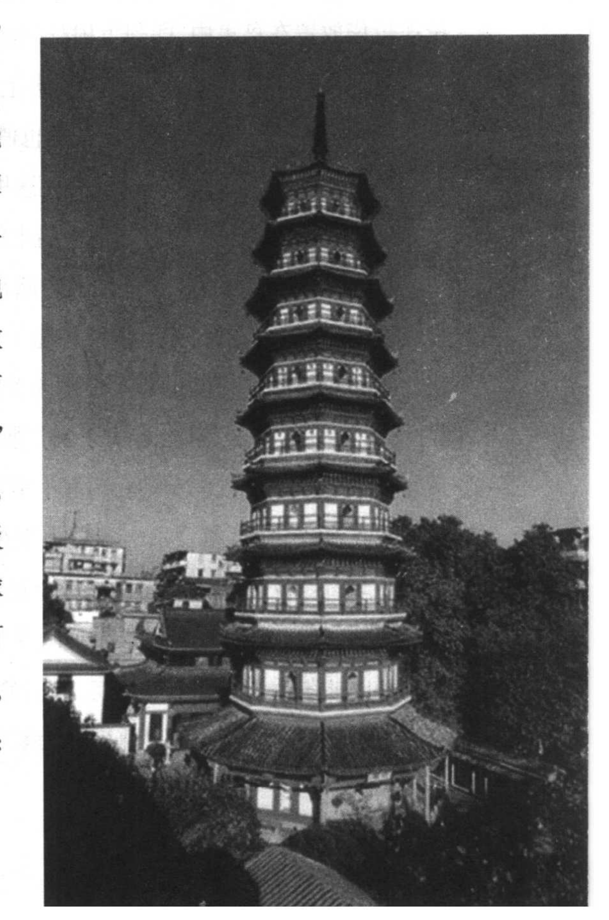
吃,一边淌汗。你想,这样吃饭,怎能吃出味道来呢?"虾球看见亚炳一副似哭似笑的怪相,呆了一会,然后纵声朗笑起来,他笑得很大声,肚子都笑痛了。亚炳也给引得笑起来。虾球道:"我的天老爷,早知这样,我就拿出钞票来给你看了。"笑笑谈谈,他们走尽了一条大街,大街口尽头就是河边,河边停了不少船艇。他们走下去,沿着河水上游的方向,在沙滩上走着。亚炳指着一只破船道:"看,那就是我的公馆了!我在这里住了五六天了。"虾球走近去一看,原来是一只拖到岸上来的破船,船上空空的,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亚炳指着那一堆禾草道:"那是我的床。这不是比猪肉台好睡么?有一顶破笠帽,我用来挡风的。头顶有篷,下雨淋不着,太阳也晒不到,只可惜少一张棉胎,现在天气渐渐冷了,盖一张麻包是不够暖的。"虾球拾起他说的那张麻包,这是不够两个人盖的。亚炳跟着又补充道:"无论怎样冷都比游击队里面好多了。睡在这里,再用不着日日夜夜走路了,用不着爬山爬岭,空着肚子露营了。"虾球握着亚炳的肩头问:"你是逃出来的?"亚炳点点头。虾球半晌说不出话来。

虾球心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他竟是一个逃兵!龙大副不是讲过么?他们是人民的军队;丁大哥不也说过么?他们里面大人小孩都有事情做;而且我也曾亲眼看见过,他们男的女的、大人小孩都是满神气满规矩的,参加进去的人自然是心甘情愿,怎么竟会有逃兵呢?虾球不相信亚炳的话。他倚在船边,摇摇头道:"你是冒充游击队,你不是游击队逃出来的,你骗我!我知道游击队是没有逃兵的。"亚炳道:"我骗你有什么用呢?而且逃兵也并不怎样体面!"虾球道:"是呀!那你为什么又要逃呢?"亚炳道:"你不晓得。我实在是因为受不了苦,不得不走开了。逃的人也不只我一个。"虾球道:"还有谁?我想只有你一个!"亚炳道:"先后逃了不少大人,他们都是耕田的,有些走了又回去,有些就不再回去了。这次我也不



是一个人逃出来,还有一个叫亚康的,同我一样大小。"虾球道:"他回家去了?"亚炳道:"没有。他陪我走了两天,又说不愿逃了,要我跟他一齐回去,我说大丈夫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出来还回去干什么?"虾球道:"那么他怎么办?他自己回去了是不是?"亚炳道:"是的。他说在里边也是走路,在外边也是走路,就不如回去大家一齐走路了。"虾球道:"哦,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你是想回新会老家去享福呀?"亚炳道:"我家里穷,没资格享福,但江门是一个大埠头,金山伯很多,容易揾食,你去不去?"虾球周身上下打量亚炳,没有话说。

虾球猜想:这家伙转了坏念头了。他索性戳穿他的梦想道:"跟你到江门去干什么?发洋财是不是?"亚炳道:"跟游击队不能发洋财,除非是跟国军或者跟土匪才能发洋财。"虾球道:"你想投国军或投土匪是不是?"亚炳道:"一定要投他们么,我们不能偷偷地干?"虾球道:"你这小鬼,你想做扒手了!想不到我走了一千八百里,又交到你这样的扒手朋友。"亚炳道:"我已经洗了手许久了,我逃出来时,明明可以偷两枝驳壳出来卖,但是我不偷。"虾球道:"你还有良心!"亚炳道:"可是我往后还要活呀,不弄点钱,不是一辈子都受苦?"虾球道:



“那么你又何必逃出来呢?”亚炳道:“不是跟你说过么,就是因为苦呀!”虾球想不透了。不逃固然苦,逃出来也苦,苦苦苦,到处都叫苦连天,这该怎么办?他想不清这些复杂的问题。他想到晚上跟这个心术不大好的孩子睡在一起,自己的钱和手枪都可能给他偷去,他就心生一计,打发他上街去买一张麻包袋或旧棉絮,好度过这个秋夜。亚炳走后,虾球就走出来侦察附近的地形。他想找一个隐秘的地方藏下他的手枪。他走了两三百步,走近一座小树林,看见林中有一座小庙,想把手枪藏在庙坛底下,又恐怕别人烧香时发觉。他抬头一看,看见一棵树上有一个大鸟巢,他想:枪放在鸟巢里真是最秘密不过的了。他就即刻攀上树上去,轻轻地把手枪连枪袋放置在鸟巢中,即刻下树赶回河边来。

亚炳买回一张麻包袋,一边想:跟上这个朋友,一天两餐总脱不掉。他待我好,我就是卖命替他奔走做事也值得。这样活下来,不是比跟三姐他们日日夜夜赶路舒服得多么?能在这里活下来,又何必回江门去做扒手呢?他怀着轻快的心情,赶回他破船上的“公馆”。

虾球已经躺下来了。他这两天走路也走得太疲倦了。睡下来才感到脚底板刺痛,低头一看,才知道已经起了水泡,他对亚炳道:“亚炳,你看!我的脚底板起泡了!”亚炳满不在乎的神气道:“脚底板起泡有什么稀奇?嘿!我们在山上走夜路时,好脚走到烂脚,烂脚又走成好脚,除非你倒下来死掉,不然你就得走个不停,起泡小事情!”虾球道:“你神气什么!”亚炳见虾球不高兴,他笑道:“那么我就上街冲一点开水回来给你浸脚,好不好?”虾球道:“我没这么好福气享这个福,睡觉吧!”亚炳道:“便当得很,不费事的。”虾球道:“就是我要开水,又拿什么东西来盛水呢?”亚炳道:“我有办法!在街上我有一群朋友,他们会同我想办法。”虾球问:“你还有些什么朋友?”亚炳道:“这里睡街边无家可归的孩子都是我的朋友。我常

常讲游击队故事给他们听，他们都当我是老大哥，巴结我呢。不然我在这里怎么活下去？”虾球道：“是不是他们弄到什么吃的东西，分一份给你么？”亚炳道：“对了，不过少得很。一些残羹冷饭，大家都吃不饱。”虾球问道：“他们一共有多少人？”亚炳道：“大概有几十个人听过我讲故事，但比较要好的大约七八个人。”虾球道：“亚炳，你跟你的朋友们商量，找个能弄饭吃的地方，我买几斤猪肉，我请你的七八个朋友吃一餐饱的！大家谈谈好不好？”亚炳跳起来道：“好得很呀！”虾球道：“我不抢你的地盘，我没有什么游击故事讲给你们听，他们要是想听香港爆仓故事，我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亚炳道：“好呀！那就讲你的爆仓故事！”虾球道：“人多嘈闹，警察要来抓我们的，到什么地方弄饭吃好呢？”亚炳道：“这个你不必愁，伯公庙是一个好地方，我们把几只蒸饭烧菜的锅头弄去就行了。”虾球道：“哪个伯公庙？”亚炳道：“不远，从这里走上去两三百步，那座小树林就是。晚上在那里闹到天崩地震都没人理会你。”虾球道：“好，那你明天就去准备吧！”亚炳道：“我哪里等得到明天！我今晚就去告诉他们。”说罢他就跑出去了。亚炳走后，他很快就睡熟了。

第二天入夜，在伯公庙树林的中心，神不知鬼不觉地聚集了一群沙坪的难童。他们分工合作，捡柴、烧火、切猪肉、洗米、买酒，弄得手忙脚乱。他们用砖头在空地上架起了临时的灶，生起火来。大家就团团围坐在火的周围，各司其事。这一群难童，有几个虾球在踢皮球时打过招呼的，有些穿着褴褛得像个叫化子。实际上他们也是能讨到一口饭就讨，讨不到就偷，警察老爷也让他们三分。他们之中，有的比亚炳甚至虾球的年纪还大，虾球不明白亚炳有什么魔力能引起他们的崇拜。难道讲游击故事的人就是游击英雄么？但他分明是一个游击队的逃兵，不是什么英雄，他有什么值得人家羡慕巴结的地方呢？虾球一边放柴进灶里，一边思索其



中的奥妙。他不曾想到:这群被社会遗弃的野孩子所向往的是亚炳背后的那支队伍,所崇拜的也是亚炳背后的那支队伍,不过那样的队伍他们还不曾亲眼看见,只从亚炳的嘴里听见,因此只好把亚炳当成崇拜的对象了。

两个钟头以后,他们的鸡呀、肉呀、青菜呀、豆腐呀的一品窝烧熟了。大家用碗盛酒,伸长筷子就吃起来。大家都伸过碗来跟虾球喝酒,这个叫:"大哥! 喝一口! "那个叫:"大哥! 干杯! "亚炳也凑热闹道:"我们的虾球大哥是香港爆仓大王,走过东江游击区,坐过出洋大军舰,上过观音山五层楼,四海为家,满肚八宝,大家同他干一杯,拜他做我们的大哥吧! "大家一齐端起碗来,把酒往喉咙直倒,虾球空肚喝了几碗酒,脑壳已经不由自主地摆来摆去。他还要再喝,他端起了一碗酒还敬大家,说一嘴醉话道:"生不生,死不死,食不饱,喝不醉,桃园结义刘关张,伯公庙结义虾球亚炳同众兄弟,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合力打日本,大家饮一杯! "亚炳笑道:"大哥醉了! 日本鬼走了,还打他做什么?"虾球道:"既然走了,那就不打吧。如还再来,还是要打! "大家都笑起来。

火光熊熊,照着每一个人的醉脸。他们喝完了酒,就吃饭。吃饱饭,就东倒西靠,互相倚傍。亚炳又讲他军中的故事道:"我们游击队里有一个好姐姐,人人都喜欢她,人人也都害怕她。她会看病做医生,也能烧枪打硬仗。有一次我偷偷拿了老百姓一只手电筒,她硬要我跑三十里路带回去还给人家,来往叫我走了六十里路,我真是恨死她! 但现在回头慢慢想一想,她比我亲生妈还爱我,望我进步,学做好人。我不中用,跟不上她。唉,你们谁打我一拳,踢我一脚吧! 我对不起我们的三姐了! "他说罢就往地上一滚。有一个叫亚蒙的十六七岁的孩子扶起亚炳,唤道:"醉了吗?起来! 你看大哥也没滚地,你就滚地了?"亚炳一骨碌站起来,摇摇摆摆地往

树林外跑。亚蒙走过去拉住他,亚炳挣脱他的手,大声道:“不要拉我! 我回去跟三姐! ”

亚蒙一个人拉不回亚炳,有个叫亚胜的孩子跑上去帮忙,终于把亚炳拉回来,推他到伯公庙里去睡觉。大家收拾好东西,也就挤在庙里睡在一起。八九个人挤在一堆,暖烘烘的,又带着酒意,大家都睡熟得像烂泥似的。

经过这一次大会餐之后,沙坪街边的顽童,都对虾球另眼相看。不仅是他踢得一脚好皮球,而且言谈说话,富有吸力。他所讲的经历故事,他们不仅是没见过,也没听过。亚炳所讲的游击故事起初也很迷惑他们,但老是那一套翻山越岭,攻击退却,讲多了也就乏了味。虾球对他们所讲的却是多方面的,丰富的,像看走马灯一样,一套跟着一套。光是讲赤柱监狱里面的见闻,就讲了三天,到东莞宝安访寻丁大哥讲了两天,沙溪赌钱讲了一天,广州名胜讲了两天,军舰沉没及脱险讲了三天……这是以故事作中心讲的。另外他又拉拉杂杂,用人物来做中心,如鳄鱼头、王狗仔、蟹王七、亚娣、小玲、牛仔、龙大副,各人的故事,每一个人最少可以讲一天。虾球讲了他的见闻故事,也要他们讲他们的故事。从他们的故事中,虾球知道亚蒙这个人曾经受过小学教育,他的故事很简单,只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的牛跟他抽丁中签的故事。他中签,老父授意他逃走。他走后,他父亲就押房子筹款缴代金给猪仔头去买替身。第一次去买猪仔,空手回来,说猪仔涨了价,老父又断卖了房子筹足钱,猪仔头又回来说:猪仔又涨价了;老父没办法,迫得卖了最后的一头牛,等到最后一笔款筹到手,给猪仔头买回来一个替身壮丁时,兵役老爷说这个壮丁不及格,打回头来再换一个。就这么样,他的老父就发了疯,他的家就完蛋了。故事很简单,但听得个个酸鼻。亚胜的故事更简单:他的父亲不知怎样瞎了眼

睛，乡下人说：瞎了眼睛还有什么用呢？只有学算命占卦了。他父亲就学占卦，妈妈跟了别人，他就靠父亲养大，从小就做父亲的“扶手杖”，带老人大街小巷到处走。日本鬼来了，九江许多乡下人肚饿没饭吃跳塘自杀，有的全家一齐自杀。也再没人算命占卦了。他父亲有一天对他说：“你自己上路吧！我不累你了，你也不要记挂我，自己找活路去吧。”说完他就投江淹死了。虾球听了这些故事，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他们的遭遇都比他来得悲惨。亚炳倒比较好一点，他说他自己在江门做过扒手，有一位先生教育了他，带他去打游击，那位先生后来调到别的地方去，他很记念他，如果找到他，他还是要回去的。难童们常常模仿他喝醉酒时的神态取笑他。这群孩子，一有机会就聚在伯公庙聚乐，有时就集体去捉鱼，或调戏河边洗衣的女孩子，有时整天踢皮球，把皮球踢进陈家祠自卫中队部的大门口，大家争着跑进去拾球。有时祠堂内的士兵就一脚把皮球踢出来。这样胡胡混混，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月，冬天又快到了。

沿着来复线走

经过了一个月，大家彼此的了解就更加深了。在这期间，虾球无论在智力体力的表现上，都比大家出色。论踢球他可以称做他们的“球王”；论游水，他更本事了；论偷窃的历史，亚炳要拜他做师兄；还有一点叫大家佩服的就是凡遇到自己弟兄打架的场合，他往往做冷静的劝架人，把双方劝开。他不爱打人，但要是外边人欺负他，打他，他可不放松你，不管你这个人力气多大。因为这种种缘故，大家都很敬重他，有些什么事情，都

要来报告他,跟他商量。等到他的钱花光了,大家就想法子弄东西给他和亚炳吃,不管这些东西是偷来抢来还是讨乞来的。有时,虾球也跟大家一起去码头做起卸的小工。从大人力夫那里分一点小生意。他们就在这地方暂时生活下来。

有一天晚上,虾球半夜醒来,再也睡不着了,他叫醒了亚炳道:“喂!起来,不要睡了!”亚炳道:“半夜三更起来干什么?”虾球道:“在这里混下去有什么意思呢?不如偷偷走开吧!别让一个人知道!”亚炳道:“到哪里去呢?”虾球道:“随便哪里!”亚炳道:“做什么好呢?”虾球道:“什么都好!”亚炳道:“这不好。你要离开大家,你也要对大家讲一声呀!你是大哥呀!大哥不能偷偷走掉的。”虾球默默不响。他坐起来,看见河水闪耀着跳动的银光;知道月色很好,他就站起来,跨出船外,走在沙滩上。亚炳追上他,问道:“大哥,有什么心事吗?”虾球还是不响,两人的足印,印在月夜的沙滩上。走了几十步,虾球止步说道:“我藏有一枝手枪,我想杀人!你想,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我们想做工,没工做;做叫化子,三天没两天饱;现在,连偷也没处偷了!这是什么生活?”虾球说话时,喉咙酸梗,他几乎要哭了。亚炳道:“那么怎么办呢?”虾球道:“离开这里!”亚炳道:“我们去过的地方还少吗?到处不都是一样!”两人又继续往前走,快走近伯公庙树林了,虾球站着问亚炳道:“那晚上你喝醉酒说要回三姐那里去,可是真心要回去?”亚炳道:“醉酒鬼说的话不能当真。”虾球道:“为什么不回去?”亚炳道:“你不知道,一来里面很苦,二来我怕三姐他们要处罚我。”虾球道:“怎样处罚法?将你打靶?”亚炳道:“我不晓得!”虾球道:“不会的!你不要害怕。”亚炳还是摇摇头。走到树林边,虾球道:“你站着等一等我,我进去拿出我的枪。日子久了,我怕乌鸦把我的手枪搞坏了!”说罢他就飞奔进树林去。

虾球很快就取下了他的手枪，拿在亚炳的眼前晃一下道："亚炳，我用这枝枪打过人，但不知道射中了没有。"亚炳道："你为什么不早说你有枪，有了枪，多少事情可以做！"虾球道："拦途打劫吗？这用得着你教？"亚炳道："赤手空拳做不了的事，有枪就可以做。"虾球道："想想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好人做不得；不偷不抢又没得吃；讨来的饭又不甘愿吃；做苦力又没人请；那么做什么？投游击队你不来，我又人生路不熟，到底干什么好？"亚炳道："想想看！"两人就坐在沙滩上搜索枯肠去想。虾球忿忿道："我们竟笨到想不出一条活路，就不如自杀吧！留我们这种废料在世上有什么用？"

亚炳想去想来只想到拦途打劫一条路。虾球最初想到打单，他听人说袁虾九就是打单出身的。但是打谁好呢？打县长？不怕他派一个中队来把自己抓去枪毙？他一路想下去，他想到他当初替鳄鱼头设计诱骗货仓的英国卫兵，居然大功告成，可见事在人为。他想起陈家祠那个中队部门口也有一个卫兵，这个卫兵更容易骗了。中队部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爆出来？他又记得他那一天跑进去捡皮球时，看见里面的大院子侧边摆了三四挺轻机关枪，就把几挺机关枪爆出来好不好呢？他前前后后想想陈家祠的环境，他越想越有把握。他兴奋起来，重重拍一下亚炳的肩膀，说道："亚炳！我要做一回叫人吃惊的事情给他们看！比鳄鱼头在香港爆仓还要惊人！"亚炳道："什么惊人的事情？你说！"虾球道："你想我们在这里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条路是困死，一条路是拚死，我要走后一条路。拚死无大害！你同不同意？"亚炳道："你不说，我同意什么呢？"虾球道："你想，我们受苦还受不够？我们有了不少知己兄弟，也有手枪，难道不能做出一件好事情来？"亚炳不耐烦道："你说呀！"虾球悄悄地在亚炳耳边道："你要是泄漏出来，我就要你的命！我决定去爆陈家祠里面那几挺机关枪！"亚炳



伸出舌头来道:“你好大胆!”虾球道:“我一点也不大胆,其实说穿了不值一个钱!”亚炳道:“哦?说出来听听!”虾球就比手比脚在亚炳耳朵边吱吱喳喳讲了几分钟,听得亚炳咧开嘴笑,他听到最后,竟跳起来拍手道:“大哥,好极了,你想得妙!”两个人又并肩走回来,走到破船边,虾球没有刚才那样高兴了,他发愁,他不知道将来怎样处置那几挺弄到手的机关枪。他说道:“我担心不知道把那些机关枪藏在哪里好,我们又没有人会烧机关枪。”亚炳道:“你愁什么,搞出了这件大事,你以为我们还能在这破船住下去吗?我们带弟兄们上山,不回来了。”虾球想想,对亚炳道:“我的主意已经定了:你不如回去跟三姐报告这件事情,请她派人来接应我们,你自愿回去,我想三姐再不会处罚你了。我等你的消息,好不好?”

亚炳听了虾球的提议,想想也很合情理。一个人能将功赎罪,知错能改,就是犯了纪律也可以减轻处罚的啊。他又想到在这里虽然省得行军走路,但过了这一个多月的生活,也够苦闷了。能够老看着自己和自己的难友们一世过叫化子的生活么?大家冲上山去,也是一条出路呀。他终于答允虾球道:“好,你既然决了心,我也愿意跑一趟!”虾球高兴极了,但担心他找不到三姐,问道:“你不会走错路吧?他们出发了怎么办?”亚炳道:“我识路。他们有几处根据地是不移动的。”虾球道:“那我就放心了。”他们计谋已定,就仍旧缩回麻包袋下面去睡觉。两个人因为兴奋过度,直到天快亮才睡着觉。

第二天,虾球在伯公庙召集一群弟兄,假称派出亚炳去替大家找一条出路,三几天后回来报告佳音,大家很高兴亚炳能替他们找一条打游击的出路,自动捐出路费送给亚炳。十个人,即刻就凑足了亚炳路上的伙食钱。亚炳一无牵挂,吃了饭就出发了。十个乞儿小窃们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亚炳在第二天傍晚，便走到一个小村落，他记得有个农家的儿子是负责交通的，他找了那个青年人，问他薛队长的队伍驻在哪里，他自称是在出发古劳的途中掉队的。青年人问他队里的情形，他都答得不错，便对他说道："薛的队伍不在这附近，你明天到黄屋村去吧，那里有我们自己人。"亚炳宿了一夜，第二天便赶到黄屋村，见村前有个守望的孩子，他对他道："喂，我是二营的，你带我去见指挥员同志。"孩子问："条子呢?"亚炳道："什么条子不条子，你快带我去，我有紧急军情报告！"那孩子跳下来问道："你带武器吗?"亚炳道："你放心吧，我是薛队长的勤务员，我没有武器。"那孩子在他身上摸了一下就说道："你跟我来。"

亚炳跟那孩子拐了几个弯，走进一家相当宽敞的农家里，里面有不少男女同志在天井到处走动，他一个也不认得。那孩子把他交给了一个青年人，说道："他说二营来的，有事情报告。"说完回头走掉。青年问亚炳道："什么事?有信吗?"亚炳道："有重要的口信，秘密的口信，我要单独对指挥同志面讲！"那青年听了他这样说，就把他带进一个房间去，又交给另一个三十岁上下穿便衣的人道："万同志，二营有秘密口信，你跟他谈吧！"说罢就退了出来。万上下望了亚炳一眼，说道："小同志，我姓万，你有话跟我说吗?"亚炳道："万同志，我口太渴了，给我一碗水好吗?我要报告很长的事情。"万就笑笑站起来，给他倒了一大碗热开水，放在他的面前。亚炳揩了额上的汗，喝了半碗开水，就从头一二把他逃走的经过详细报告出来。万听了说道："欢迎你归队，今天能改过自新是好的。"

亚炳听见万的话又看见万的笑容，他安心了，但他额上还是淌汗。他说道："我就是怕处罚，不然早就归队了。"万道："能够彻底反省改过的同志，我们是不处罚的。我们队伍的纪律，不是专靠事后的处罚来维持的，你放心好了。你要回二营，明天有交通就送你回去。"亚炳道："我的话只



说了一半,紧要的还在后头。"万笑道:"那么你就快说吧!"亚炳把他和虾球在沙坪的生活和他们的计划、愿望等等详细说了一大遍,万听得非常高兴,并问了他一些问题,亚炳答完之后,他就称赞道:"好得很!好得很!我很高兴你们有这么一个好计划,我们一定协助你们完成它。你走累了吧?你先去休息吃饭,等我们决定怎么办时才告诉你。"万叫一个通信员带亚炳出去吃饭。那通信员走进房间来,亚炳大叫一声:"亚康!"亚康也看见他,两人快乐得手拉手一路跳出去。万走出来向一个站在天井上的中年人招手,那人走前来,万就约他进房间问他道:"老姜,沙坪来的同志还没走吗?"姜答道:"没走,什么事?"万道:"刚才一个自动归队的小鬼亚炳报告,他离队后在沙坪鬼混了四五十天,结识了一班难童,其中有一个叫虾球的,在难童中特别有威信,这孩子在香港曾帮人爆过货仓,有些本领,他设计要把驻在沙坪陈家祠县自卫第二中队的四挺轻机爆出来,要我们接应他们,他要带同机枪和一群流浪难童投入队伍,这计划真是异想天开,你想想有可能吗?"姜对这报告也很感兴趣,问道:"那小鬼呢?"万道:"跟亚康下去吃饭了。"姜道:"我们不能武断他没有可能。许多军事技术都是群众创造的。"万道:"我觉得他们的计划有点儿戏!"姜道:"你说,他是怎样计划夺人家的机关枪?"万就把虾球的计划一五一十告诉他。姜闭着眼睛听,一边听,一边想。起初他咧开嘴笑笑,后来他就跳起来高声叫道:"丰富的想像力!一个平凡的军事天才!他是从具体情况出发,经过调查研究判断之后才决定这个计划的。凭我的经验,我信赖他的计划!"万想了一想道:"是的,这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计划,如果没有十分把握,虾球会送掉性命的。"姜道:"他一定很了解自卫二中队警戒疏忽的情形。这件事情我去办,而且即刻要加以援助!来回走一百五十里路来请求接应,绝不是儿戏的事情。"他说完就走去找亚炳了。

亚炳临睡前,姜又找他去谈了一次话,万也在座。他们又谈起虾球的计划。万想想虾球这名字好熟,他想起来了,原来就是他和丁在广州长堤错失了的那个孩子。他问亚炳虾球的模样,亚炳说后万对姜道:"对了,就是那个虾球,我在广州跟老丁见过他。"谈了一阵之后,姜对亚炳道:"好,就是这样吧!你早点睡。明天你跟一位陈同志回去,你带他去见虾球。好好睡一觉吧!"说罢拍拍他的肩头送他出来。

虾球自从亚炳走后,别的什么事情都不做,每天只是跟一群街边孩子踢皮球玩。难童中亚蒙亚胜两个人随伴他,踢得一身臭汗,就同到河里去洗澡,在水中也不怕冷。虾球一边擦身上的污泥,一边对亚蒙亚胜道:"我从前在香港爆仓,这一行我自信还有多少本领,现在我想在这里爆一次仓,你们肯不肯帮手?"亚蒙道:"大大事都敢做!"亚胜道:"爆什么仓?"虾球道:"爆军火仓!"亚胜道:"爆军火仓有什么好处?"虾球道:"有什么好处?这很难说。也许还会送掉性命。从前我在香港爆仓,成功之后,分得一点零钱,得到一碗饭吃,现在我又是干回本行,成功之后,也许,也许……"他说不下去了。他惦记着亚炳,不晓得他有没有跟游击队的人联络成功。要是他们不肯接应,爆到了机关枪又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决心拦途抢劫,几枝机关枪也嫌太多。想到这里,他有点闷了。他记得不少朋友劝过他学做好人,想不到他东西南北四处走了一千几百里路,也碰不到一条学做好人的途径,想不到碰去碰来又碰到这般类似牛仔一样的小窃小偷小乞丐,更想不到他又重操旧业:爆仓!也没有谁来教导过他:在这个有阶级的社会里面,凭空劝人做好人是不顶什么事的,这条路子是走不通的。他想:啊!我走了多少冤枉路啊!滚去滚去,桐油缸还是装桐油!

虾球还没有想通。他的这种感慨是不确当的。他走的许多路可并不

冤枉。他增长了不少见识,看过了不少人物;就是身体,也一天天粗壮了。他的脚走得起了水泡,并不是毫不值得。他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可并不是打圆圈又走回第一次的起点。他的道路好像是枪膛内的来复线一样,他沿着这条来复线走,看来好像老是打圆圈起回头,不知道走回头的并不是旧路,而是往前又进一步了。他没有想到:他今天的爆仓,跟旧日在香港的爆仓已经大不相同,有了一千几百里路的距离了,甚至连性质也变了。尽管他自己还没来得及深刻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在河水中游了一回,感觉有点冷,就走上岸边穿衣服。

亚炳带了一个汉子走到河边来,看见虾球,就大声喊道:“大哥!我找了你半天!”虾球欢呼道:“你回来啦!”那汉子问亚炳:“他就是虾球吗?”亚炳道:“是的,他就是我们的大哥!”那汉子走近虾球,微笑着望他穿好衣服。亚炳道:“这位陈同志送我回来!他给我们带好消息来!”虾球高兴得不得了。他不知道这位陈同志吃了饭没有,他摸摸自己的口袋,又望望亚蒙亚胜。亚蒙小声问道:“什么事,大哥?”虾球在他耳边小声道:“快去想办法弄碗饭到船上来给陈同志吃!”陈同志听见说给他弄饭,他哈哈笑起来,连忙道:“多谢了!我跟亚炳都吃过了。”虾球很难为情的样子,说道:“那么就请到我们船上来歇一歇吧!”虾球带头,五个人一同走回他住的那只破船上。

珍贵的礼物

陈同志把他的屁股坐在虾球的麻包袋上,脚一伸,便把背脊靠在船

边，毫不拘束地躺了下来。他是沙坪人，地方情形很熟。他叫虾球、亚炳两人把他们弟兄的名字说出来，又问他们过去的简单历史和平日的生活情形，还有些什么大人朋友等等。他们都照实说明白。他问亚胜道："你是九江人，来这里多久了？"亚胜道："快一年了。"又问亚蒙道："你是本乡人吗？"亚蒙道："是的，我是古劳茶山人。逃兵役出来，快半年了。"陈对他们说道："大家都是苦孩子。苦，不要紧的；苦，也有个尽头。我知道大家的生活情形，大家实在也苦够了。小小年纪，就流浪出来，有朝没夕的，挨过凄凉的日子。这是我们家山不好，风水不好吗？不是的，这都是那些王八蛋国民党反动派害我们成这个样子的。但债有头，冤有主，我们今天已经缠住这个大仇敌了。解放大军就快南下了，穷苦人大翻身的日子已经快到了。我们的工作，还要很多人来做。所以，我们队伍派我来欢迎大家。等到我们把这里的事情弄妥当，我就同大家上山去。在行动之前，千万别让一个外人知道，要是泄露了消息，我们不单翻不了身，还会送掉性命呢！大家明白吗？"大家都说明白了。陈又说道："好，你们坐一下，我同虾球到外边谈谈。"说罢就拉虾球走出来，向伯公庙的方向走去。

陈问了虾球近几个月来的经历，虾球说了个大概。陈问："你真的见过三姐？"虾球道："我一句假话也不说。我那时搭船经古劳，她们上船来检查。"陈道："她当时怎样答复你入队的请求？"虾球道："我记得她是说什么不做坏事，从我自己的生活中找路走的话。"陈笑道："这话你懂不懂？"虾球道："不大懂。"陈笑道："过几天你亲自请教她吧。——我告诉你，我们上头已详细考虑了你的爆仓计划。你的计划没有改变吧？"虾球道："没有变。我什么都想过了，只是还有两个难题。"陈道："什么难题？"虾球道："第一个难题，我怕机关枪太重，担心托上我们肩头不能跑步；第二个难题，他们大人脚长，跑得快，我怕我们走不远就给他们抓到。我只



有一枝左轮,放完五颗子弹就没办法了。”陈道:“所有这些难题,我们都替你解决了。我带来一个手枪班,专来替你们作掩护接应你们的。只要你有把握把那四挺机枪托出大门口外,就大功告成了。机枪是不很重的,你不看见过他们托进托出上操吗?你们只要依照我指定的路线走,我们由陈家祠的大门口到每个街角,都有掩护的人,你们走到伯公庙的树林内,那里有人接你们的枪,我们还预备有机关枪弹,他们敢追来,只有送死。”虾球道:“这就最好了!”陈问:“这计划弟兄们都知道了吗?”虾球道:“不。只有我跟亚炳知道。”陈拍拍虾球的肩头道:“你是我们一个好战友!你知道秘密的价值!”

陈称赞虾球,虾球很高兴。他说道:“在香港,鳄鱼头教过我,做事要守秘密。”陈道:“什么鳄鱼头?”虾球道:“他是我在香港时的旧老板,名字叫洪斌,现在当了保安团长了,是一个坏透了的人。”陈道:“啊,你从敌人那里也学了不少本事。我们里面有不少同志,也是在旧社会里长大的,我也是一个。”虾球道:“陈同志你念过多少年书?”陈笑道:“大学差一年就毕业。从小到大,念了十几年了。不过,现在我要从头学起,比如爆仓,拿敌人的机枪,我就要跟你学。”他们走近了伯公庙树林边。虾球道:“在树林里面,我们弟兄们常常聚在一起烧饭吃,像个大家庭似的。”陈道:“进去看一看!”两人就走了进去。他们在伯公庙旁边坐下来。陈问:“你一切都准备好了吗?”虾球道:“没有什么要准备的,明天吃晚饭时就可以动手。你的手枪班可有准备好?”陈道:“准备好了。好,就这样决定吧!你明天大清早就把你的弟兄们约齐,到这里来集合,我带大家到五里外的一处乡下请他们吃饭。我有话跟大家说。吃完饭,让大家随便在村中玩耍,不要入市。下午两点半钟你带他们入市,把我指定的路线告诉他们,亲自走一次。至于陈家祠门口那个卫兵,我来对付他,你放心好了。你回去休



息吧,明早我在这地方等你们,记得!"虾球点头答应,目送陈走出树林。

虾球结识的十个弟兄们,没有一个不是渴望变换一个新的有前途的环境的,他们早已神往亚炳口中的游击战斗生活了。第二天清早,虾球叫亚炳、亚蒙、亚胜约齐他们到伯公庙来。他们见了陈同志,就三个两个一组,跟他走出树林。

穿过一个小村庄,走到一座橙树林中,陈叫他们坐下来。他自己介绍自己道:"我是鹤山人。很少机会回来,我愿意带大家去打游击。"之后,便问大家的姓名和生活状况,有没有决心打游击等等。陈听他们的答复都很满意。有一个叫做土生的孩子问道:"两手空空,打什么游击!里面有枪发吗?"陈答道:"我们里面的枪大多是向敌人要来的。大家可以向陈家祠的自卫队去要步枪机关枪。虾球和亚炳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大家跟他两人去搬枪就得了。"大家面面相觑,拿不出主意来。亚蒙道:"你们怕么?我去!"有的说:"亚炳去我也去!"有的说:"大哥去我也去!"大家七嘴八舌,没有一个是不敢去的。虾球道:"大家别嘈!没有什么可怕的,大家跟我进去,我掩护大家退出来,出到大门口,陈同志派人帮我们。力气大的托机关枪,力气小的托步枪,一直托到伯公庙来。走得越快越好,但也不要慌。他们要是追来,我们就扫他一轮火。亚蒙、亚胜、土生、亚炳四人托轻机关枪,其他弟兄托步枪,我压阵掩护大家脱险。大家要认得路,等下我们打哪条路进去,出来也打原路出来。"陈同志又把各种应注意的地方详细告诉他们。他们都牢牢记着。不久就有同志送了一大桶饭来,还有菜汤。大家饱吃之后,陈便强迫他们睡午觉。

这时候的鹤山县也跟广东别的县份一样,可以说是多事之秋。离奇古怪的新闻,天天有得出现。地方上的大小派别,天天在狗咬狗骨,争权夺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之前,一个新闻记者敲了一个土豪劣绅

的竹杠,几天后,这记者便给人暗杀死了。参议会跟县政府斗法,召开了七次县参会都开不成。最后一次总算开成功了,开幕的一天,因为参议长的随从跟班带了一枝驳壳枪,便引起某些议员们的公愤,以"民意"机关不准携械入场为理由,当场把参议长骂得狗血淋头。那位议长也是一位妙人,他借故小便,偷偷把签到簿往衣袋一塞,便从后门溜走。等到想起应该开会了,这才发现议长失了踪,会又开不成。大家便又一窝蜂似的,一哄而出,到马路上四处截缉议长。终于在一条横街上把他截获。当堂搜身,发觉议长偷了签到簿,一群议员们便在街上大吵大闹,争论是非,双方都振振有词,弄得警察束手无策,不知道将这班老爷怎么办才好。

当这些怪戏正在街上演出的时候,有一群野孩子在附近的陈家祠大门口踢皮球。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吧!虾球、亚炳的弟兄们都混在里面。他们踢得也真起劲,连那个提了一瓶烧酒的陈同志也站在旁边看得入了迷。

四点半钟,中队部里面的吃饭号声响起来了。不一会,就听见吹哨子喊口令的声音。虾球、亚炳停了脚,侧耳倾听,陈同志掏出手帕来抹汗,揩完,便用手向街角方向一扬,街角站着一个大汉,他又向另一个街口方向招一招手,那里又有一个人把这信号传下去。这是"准备!"的命令。

虾球听见陈家祠内一声:"坐下!开动!"他就继续踢皮球。亚蒙得了球,踢给亚炳,亚炳轻轻拨给了虾球,虾球挑高皮球,等它落地弹起,用尽平生力气,向祠堂大门口一个飞脚,真是得心应手,皮球就飞进祠堂门口去了。

士兵们正蹲在地上吃饭,那皮球落在饭箩旁边,谁也不去理它。虾球带着他们的弟兄们,蜂拥冲进来拾皮球,卫兵也不去拦他们。孩子捡皮球,每天都有几次,成了习惯了。虾球低下头来装着拾球,一边拔出他的

左轮，一边看着弟兄们像一窝蜂似的去托步枪。步枪在靠壁的枪架上，有几个孩子拿到了步枪，给士兵们一喝："干什么?"就连枪丢在地上，赶忙逃走。托轻机的孩了因为托步枪的人分了士兵的心，他们很顺利地把轻机放在肩头上，拔腿就往外跑。虾球举起他的手枪向神台"砰"地放了一枪，向士兵们大喝道："不要动!"他踏牢马步，监视着士兵们。士兵们看见虾球手上无情的左轮手枪，刹时间给吓呆了。

在门口，陈同志当他们冲进去时，就用酒瓶重重击打卫兵的脑壳，卫兵给击得昏天黑地，一松手，陈就接牢他的步枪，马上从倒地的卫兵的身上取出一夹尖头弹上了膛。他看见一群孩子有的托枪有的空手，一窝蜂冲了出来。虾球还不警觉，他就大喊一声："虾球快跑!"

有一个老兵偷偷拿起一个菜托，使劲向虾球头上掷来，其他士兵也学样用饭碗照虾球的脸掷来，他这时才想起要逃跑。他马上奔出来，走到门口，又回头来胡乱开了两枪。陈也持步枪射击，掩护虾球。他看见有士兵去枪架拿枪，就一把拉虾球跑步走开。这时球场上的街童群众，还远远站着看热闹。

走到街口，掩护的人向陈道："轻机通过了，你们快走!"这汉子倚在一家店铺的柜台边。陈走了两分钟，一个士兵持枪快步追上来，这大汉等他走近，向他肩头放了一枪，他摆了两摆身子就倒下去了。大汉捡起他的步枪，跪倒，举起枪来，向一群追来的士兵射击。他一连射了五发，对方伏在地上，开始还击。大汉也卧倒，迅速又上了一排子弹，跟他们接火。大汉很机灵，他不乱射，谁要上前，就射倒谁。在七八十米达附近的距离射击，真是太好了。前头街口的一个大汉赶来增援，他先把倒下的士兵的子弹带除下来挂在自己身上，爬到握枪大汉的身边，说道："老崔，等我过过瘾!你退出去联络!"老崔就爬出去，爬到一处死角的地方就站起来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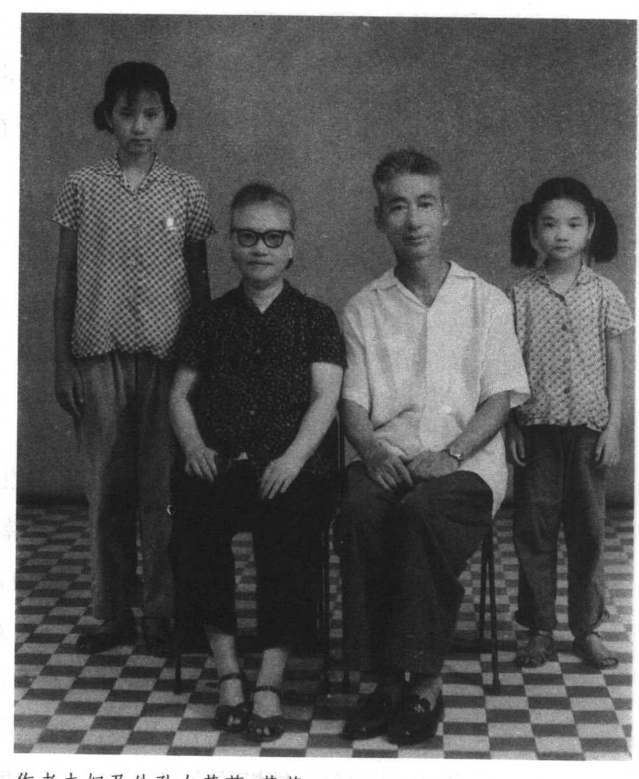


“老朱！小心呀！”这时，家家店铺都慌忙关门，以为游击队打到门口来了。老朱放了几枪，射得他们抬不得头。老崔就跑过街尾，去跟另一个射击手老李连络。李对崔说道：“快通知老朱！陈同志叫撤退，不要胶着！”崔就回头来叫朱。朱说道：“等一等！”他果然等到一个机会，把一个要爬近来想掷手榴弹的排长模样的人射伤了。两人就乘机退出了火线。

在伯公庙的树林里，四挺轻机已经武装起来，给战士托走了。虾球、亚炳、亚蒙、亚胜、土生一群孩子们没有走失一个，都一个跟一个穿出树林。

他们越过了一个小山岗，陈同志命令大家在山背陵后面伏下来。他指挥两个战士选择一处隐蔽的地方，架起轻机，迎接掩护的同志。虾球伏在陈的身边，这时他才觉得他的额角作痛。用手一摸，肿了一个角。他这才想起来，这是给菜盘掷中的结果。

陈望虾球一眼，笑道：“很好，还没破相，破相就不漂亮了！”亚炳爬近来说道：“大哥，你真想得妙！果然没有失手！”虾球道：“妙什么！说出来不值一个



作者夫妇及外孙女黄茵、黄莘

钱。”陈说道:“谁说不值钱?四挺轻机,要花多少钱去买呀!”虾球道:“我是说我想出的办法不值钱,很平常,人人都想得到的。”陈赞扬虾球道:“就是呀!有些不肯用脑筋的人,天天喊没办法,没办法,不知道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呀!你肯用脑筋想,这就想出机关枪来了,还说不值钱?”虾球道:“没有你们帮忙是不行的。啊!来了!他们来了!”

朱、崔、李三个人用轻快的脚步跑回来。十分钟后,他们跑到山岗来,坐下来喘气。这时,才发现远远三百米达外面有几十个人在搜索前进。他们用的是常步。老崔笑道:“丢那妈,一分钟走一百一十四步,几时才等到他们走到老子面前来!”陈同志等迟来的这三个人喘过一口气后,就命令身边的战士道:“射一排子弹,告诉他们我们走了,再会吧!”即刻,一阵咯!咯!咯!……机枪声响过之后,他们就唱着“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战歌上路回去了。

卫生员

三不怕的那一个营,在鹤山第二区茶山一带展开他们的扫荡工作。陈华的一连奉派出去追击从古劳退走的老薛的小队。他们沿着麦村、人面岗、白水坑之线向茶山搜索前进,老薛他们却从龙溪过丽水,跨过高明县境的银坑,再西行靠拢自己的主力。这样的扫荡,真是差之厘毫,失之千里,越追就越隔得远。茶山的山顶标高五百四十八米,本来不算太高,吴猛的一班是尖兵,他有意开玩笑,一摇三摆,慢慢挨上去,看见什么风吹草动,就扫射一排机关枪,然后抽一口烟歇歇脚,看看风色,再继续前

进。到了山顶,找不着一个游击队,他就派胡万顺回头报告陈连长道:"报告连长,山顶无敌踪!"陈连长带队上来,看见吴猛的一班尖兵已躺在草地上休息。陈连长取出望远镜四处探望,哪里有一个鬼影!吴猛走到陈连长跟前小声道:"报告连长,在山下七星坑歇一晚,很安全的。明早下山之前,作一轮实弹演习,再回去销差,可以报销一些子弹。"陈连长道:"他们走了两天,我们才奉令出击,没说追不到人,就是送行也许送错了路。"正说着,张、骆两排长走上来请示行止,陈想了一想,就对他们说道:"今晚就宿营七星坑,不再前进了。"七星坑是山腰间的一个小村,只有十几户贫苦农家,给这几十名士兵住了一晚,把村民半年的粮食吃光了。

老薛这小队徒涉过丽水时,大家都手紧拉着手,一个跟一个徒涉过河去。水流很急,河底的卵石又滑,许多人不当心都摔了跤。乡长是俘虏,怕他逃,还绑着他,后来觉得不方便,就解了他的缚,让他自己走过河。他体力实在太差,又因为未卜生死,心神不定,一连摔了几跤,差点给河水冲下去。老薛自告奋勇,回头走到河心扶着乡长,一步一步挨过了对岸。上岸后大家的衣服都湿透了,又继续赶路。这样走了两三天,他们又绕回到鹤山县境来,到达指挥部所在地黄屋村了。

一进村,就听见歌声。古乡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眼前的人物叫他诧异。这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山村,怎么会有那许多人在村内村外走来走去。他正在纳罕,忽然有一个青年在他身边喊他:"古乡长,你也来啦!"回头一看,原来是他的老婆在县中做事务员时的同事劳明耀,一个文史教员。古乡长跟他点点头,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劳明耀站着目送乡长走进一间农舍去。三姐正好走到劳明耀的身边,问道:"劳同志,你跟他很熟



吗?”劳答:“三姐,你回来啦!——你说古乡长吗?我跟他太太同过事。”三姐道:“正好,你来帮忙我们教育他吧!先把他的怕死观念去掉,再找些书报给他看。怎么,训练班开学了吗?”劳答道:“快了!新会、高明来了不少人。你不看见我们这批青年吗?女的也不少呢!”三姐笑道:“这回可不是忙坏你们吗?”劳道:“是呀!最好我们能换一换班!”三姐笑道:“我没资格当指导员。你调查过吗?她们有几个是愿意当卫生员的?”劳答道:“一个好现象!志愿做卫生工作的人很不少。我看你这回不能走了。”原来在他们的队伍中,有些人轻视卫生工作;过去动员来的妇女,优秀的就选拔去充任文教干部,质素差的就派去搞卫生工作。她们没受过什么训练,既不会打针,也不大懂得看护常识。对伤病战士,往往束手无术。有一个女卫生员老是只会问这么一句话:“要开水吗?” 有一次碰到一个坏脾气的战士,他听厌了这一句话,恼火骂道:“开水!开水!你就只会倒开水!”骂得那女卫生员哭了。有时配发什么东西,剩下最坏的东西才轮到卫生员。这种观念和风气,严重影响到战士的情绪和内部同志的团结。三姐看不过这种现象,她愿当一个卫生员,为的就是想以身作则,改变这种轻视卫生员的风气。劳明耀一心想到最新开展的、斗争最残酷的地区去工作,他很想跟三姐调换一下岗位,可是他又不精通卫生业务,不能互调。新地区一天天扩大,工作一天天繁多,每个部门,都迫切感到干部的缺乏。吸收进来许多青年,都不够分配,每一个人都做着几个人的工作。三姐问劳明耀道:“你有事情吗?进来谈谈吧!”劳道:“我们快开会,现在没时间,你也走累了,好好休息一下,晚上我再来看你。”三姐就向他微笑点头,走了进去。

休息吃饭之后,老薛找老姜报告这次突击古劳及沿途工作的经过,并把古乡长带去交给上面处置。三姐洗了澡,换过衣服也出去找老万。老



万见到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向她道贺工作的收获。三姐道:“回到这里,真是一片太平景象!乍看像个太平无事的华侨故乡,你们过得真安逸!我感到大家的太平观念非常浓厚。”说到这里,老姜走了进来,高呼道:“三姐,你要休息一下了!”三姐道:“为什么?”老姜道:“你走累啦!”三姐道:“我们这一小队全都休息,我就休息。”老姜道:“不,后天他们要出发。”三姐道:“目的地是——”老姜小声说:“我们要突击开平单水口,一方面策应友军开展工作;一方面声东击西,减轻敌军对丁大哥方面的压力。”三姐道:“那我休息什么?我也去。”老万道:“你去不得,这里训练班要开课了,劳指导员忙不过来。志愿干卫生工作的人很不少,对她们施一次短期教育,五个礼拜,要教会她们止血、救急、扎绷带、注射和粗浅的卫生常识。千头万绪的工作要开展,你不留下来怎么办?”三姐想想道:“如果计划是这么决定,我留下来就是。”老万道:“我们明天晚上要开一个晚会慰劳你们兼欢迎新同志,你要准备一点节目啊!”三姐笑道:“我没有节目,让那些小姑娘们扭她们的新疆舞吧!”老姜笑道:“来个独唱吧!”

他们轻松地谈了一阵闲话,小鬼亚康送来一封信,说是三洲交通送来的。姜看了封面,说道:“丁大哥的信!”他吩咐亚康去煮红豆糖水,就拆开信来看。

丁大哥在信上把敌情作了一个详细的报告。他告诉指挥部,敌人调到鹤山来的部队是正规军一个团。第一营驻三洲,第二营驻古劳,团部直属队及第三营驻沙坪。连日分向山区扫荡,作威力搜索。后续部队番号传说不一,有的说正规军要开来一团,有的说最近保安团扩编六个团,可能调来一团,确情尚待查报。其次他说到地方团队的情形。高要调来的撞死马中队军纪败坏,不洽舆情,地方人士恨他入骨,合作不来。本地老捞家何老二受地方政府邀请出山维持治安,但他又和县保警的直接指挥人有

磨擦，在适当时机，这些矛盾都可以把握利用。最后他报告三洲之役的收获，得了一些步枪，警察经过教育之后释放回去，战士每人背两枝，行军相当辛苦。药品绝少，发疟的天天多，根治困难，需要熟练的卫生员。……老姜看完了这封长信，就递给三姐看。三姐看到最后对卫生人员的渴望，她也有不少感慨。她对老万说道："又是老问题，这种情况，要改变！"老万道："在丁大哥的信上，我也发现一个问题，一个人背两枝枪，为什么呢？第一，自己的战士少；第二，俘虏还不能马上使用。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大军还没南下，我们在广东放手大打，军事发展快，地区扩大，干部的发展追不上，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难题。"

谈了一阵之后，红豆糖水也煮好了，老姜就走出去，到对面房子看看老薛、劳明耀两人和古乡长谈话的结果。他们的谈话也告了一个段落了。

三姐告辞同老薛回到小队部来。一路她想：他们后天就要出发开平了，作战不能没有卫生员，我留下来谁代替我呢？她问老薛道："我要留下来帮忙训练一批新的卫生人员，谁跟你们出发呢？"老薛道："你放心，有几个人抢着要去，她们正在争你的位置呢。"

回到队部，战士们都睡熟了。三姐照例去巡视他们的寝室，看他们盖好毛毡没有。蚊子特别多，怎么办呢？一小队只有三两床蚊帐，这问题不解决，就永远不能阻止疟疾的侵袭。

三姐躺在床上想办法。是不是可以把全身帐改制成头帐呢？天冷有毡子盖着身脚，全身帐子实在浪费材料，改成头帐遮了头部不是很够了吗？这样一来，三床蚊帐可以变成六床，不够再想办法。好，就这么办！

第一课

两个短期的训练班在黄屋村开起来了。一个训练班集结了一批工农出身的战士,施以短期的军事政治教育,让他们受起码的阶级教育,懂得更多一点军事知识,好去负担较繁重的任务。另一个训练班集结了好些男女知识青年,除了实施思想教育外,也教导他们懂得粗浅的军事常识,主要还是运用他们的较高的文化教养,去提高战士的文化水平。两个训练班都各有其特性,但在某些共通的功课都合班训练。例如军事课的射击教练,遇到三角瞄准检查或实弹射击时,大家就合并来授课和演习。大家竞赛学习,进度都达到预期的要求。在知识青年的训练班里,又有救护学习组的设立,这个组一共有六个女孩子选修。三姐就是她们的教师。三姐的救护常识也不多,她都全部教会了她们。六个女孩子,到修业快终结的时候,只有一个名叫王凤的还不敢注射静脉,其余的都学会了。

有一天下午,当三姐正在跟救护组的同学闲谈如何选择农村的中药和代用药品,如何利用猪油代替凡士林,如何用纱纸来改造胶布。正谈得高兴时,陈同志一脚踏进来,高声叫道:"三姐,要慰劳我!"三姐道:"怀冬,慰劳你什么?你上回走掉也不告诉我一声。"陈说道:"那时是突然决定的军事行动,所以没来告诉你,现在来补报吧!我们在沙坪夺到了四挺捷克制的轻机关枪,你说该不该慰劳?"三姐道:"我们有伤亡损失吗?"陈摇头道:"毫无损失,这是虾球的功劳。他是第一个发现陈家祠的弱点,也是第一个建议这次突击的。"三姐道:"虾球是谁?"陈道:"一个十六岁的

野孩子,还有他们一批小难童,都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没有衣服替换,生满了一身虱子,你去看看他们吧!”三姐一时想不起虾球来,她暗道:“虾球,这名字好熟!”陈道:“他还记得你,他说上月你在占劳检查三洲渡时见过你的。”三姐道:“哦,我想起来了!我记得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小扒手!”她即刻站起来,叫王凤道:“你看家,我们去看看这批小战士!”

虾球跟众弟兄们已经吃饱了晚饭,有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向他们说道:“同志们!”虾球就放下筷子,站了起来,大家也跟他一齐站起来。三姐、陈怀冬他们刚刚走到,陈怀冬说道:“方标训练小鬼很有经验,劳明耀派他来管理他们。”三姐点点头。他们就站在方标的后面,听他讲话:“你们从今以后,就不是难童,不是流浪儿了,都是革命的战士了。什么叫革命?革命的道理是些什么?我革了三四年,还不曾十分透彻,我还在跟指导员学,你们自然还不懂。不过,这不要紧,大家慢慢就会懂的。大家到了我们这里,第一件要紧事情就是要懂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以后会慢慢解释给大家听。现在,我要大家推选出正副班长,你们以后的生活,就由正副班长负责管理,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就来问我。哪个可以当大家的班长?快说吧!”方标说完,大家就七嘴八舌,把亚炳、虾球两人举了出来。方标道:“没有第三个人吗?——好,你们以后就要听亚炳、虾球两人的话了。亚炳比大家经验多,他就当正班长吧!虾球,你当了副班长,你就要努力做大家的榜样啊!”虾球道:“方队长,我什么也不懂,我不会当副班长。”方标道:“大家选举你,没有什么好推辞的。现在,你进去在竹架床上把大家的床位分配好,上格睡五个,下格睡五个,依报数次序一至五睡上格,六至十睡下格,你懂不懂?”虾球道:“把各人的名字写贴在床头?”方标道:“对了!纸笔在里面。”虾球很高兴跑进去了。方标回过头来,看见三姐率领一批女孩子来看他们,他向三姐笑道:“劳指导员又要我来当

马骝王。"三姐走近方标,在他耳边轻声说道:"叫他们到河里洗一个澡,把衣服上的虱子捉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妨慢点来,先捉虱子要紧!"方标听了也忍不住笑,一边笑一边命令亚炳道:"现在你带大家到河边洗澡,捉清衣服上的虱子,明天休息一天,晚上参加祝捷游艺晚会。好,马上开动!"说罢就转身走过来招呼陈怀冬和那几位未来的卫生员。亚炳带他们到河边洗澡去了。

虾球在屋里面编床位,觉得有一个人拍一下他的肩头,回头一看,原来是三姐。他刚才已看到她,但不敢招呼。三姐问虾球:"你还认得我吗?"虾球道:"怎么不认得!"三姐笑道:"你现在还怪我不收留你吗?"虾球低头不说话。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三姐解释道:"小同志,我们并不是特别对你见外,千千万万的俘虏我们都收容了,改造成了有用的战士。不过在那时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收容你的,我们是奉命不准动船上的一针一线的,我们的任务是检查敌人的武器,不能扣留任何搭客。要是我们把你带走,不明白情形的人就会四处造谣说我们乱抓人,破坏我们的名誉,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了。你明白吗?"

虾球听三姐一番解释,不知道怎样说话才好。其实呢,他并不怎样恨过三姐,他只是恨他自己,恨他的命苦,做过小偷,到处给人瞧不起。他自卑自己的穷途落魄,像游魂似的走食四方,自己有什么资格记恨三姐呢?当初丁大哥拒绝他的时候,他也不恨那拒绝他的人,只恨人世间的冷酷无情,找不到地方来发泄心头的悲忿,就将自己来虐待,出卖给赌场的人命贩子。他过去不知道怎样自爱,也不感觉他的生命有什么值得可爱的地方。那么拿这条命去赌博一次,又有什么可惜呢?当他第二次遇到三姐的拒绝时,他已经有了经验。失意,他已经不止一次了,他已慢慢学会迎接更多的失意。现在,三姐这番热诚坦白的解释,他听了反感到难为情

了。他看见他身边站了四五个年轻小姑娘，还有陈同志跟方队长，他一句话也不会说。陈怀冬说道："虾球，明天晚上开晚会祝捷，祝北方的大捷，也祝我们各队的小捷，你也有一份光荣呢！你准备作一个沙坪突击的报告好不好？"虾球道："陈同志，不要开我的玩笑吧！"方标道："虾球，不要怕，我教你怎样上台演讲。"

三姐看见虾球的衣服已经破烂了，问虾球道："你们都有衣服替换吗？"虾球摇摇头。三姐向方标道："方同志，你要多多照顾这群孩子的生活，想办法请求上面发几匹布给他们缝一套衣服，莫冷坏他们。你知道，我们医院设备差，卫生医护人员又少，保健保得好，我要第一个多谢你！我们现在照料各队送来的伤病同志已经忙得要死了，不要再增加新的病号才好。"方标道："我尽心照顾他们就是。"三姐她们在屋内打了一个转，发觉盛开水的瓦壶太小了，对方标说道："这不行的！别的什么都可以省，开水绝对不能省，十个小孩，每天最少要喝十五磅开水，没有足够的开水，他们就会偷偷喝冷水了。要学训练班的样，准备充足的开水。每隔一天早上，要他们喝一碗盐水。"虾球听见三姐吱吱喳喳的说了一大遍，都和他们的生活有关的话，他记起亚炳的话来了，这个三姐真是比自己的亲姐姐还关心他们的寒暖呢。三姐临走时又拍一下虾球的肩头道："小同志，你慢慢就会习惯这里的环境。苦是苦，但苦得有意思呢！"陈同志也慰勉他一番就回去了。

这一晚，虾球转来转去睡不着。他想起很多事情：为什么缴去我的左轮手枪？什么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副班长该做些什么事？三姐姓什么？怎样称呼她才好？陈同志是不是跟她很要好？方队长口中的革命跟龙大副口中的革命是不是两样东西？明晚开晚会一定非上台讲话不可吗？讲什么话人家才不笑话？……睡着之后，他还发梦呓。



天刚亮，亚炳就推醒虾球，叫他起床。虾球一翻身，竹床就吱吱作响。亚蒙、亚胜、土生……他们也跟着起床，张开惊异好奇的眼睛，望着窗外射进来的晨光。他们不知道今天有什么新鲜玩意会出现。大家洗盥完毕，亚炳就带大家到门口空地上集合，方标已站在那里等他们了。他们做了简单的清晨运动之后，方标就对他们解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要他们随时遵守。虾球留心听讲，因为八项注意项目太多，一时记不清楚。三大纪律他倒是记得的。他在心中默记：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一切缴获归公。他记到这里就怀疑起来，一切缴获归公是应该的，比如陈家祠的机关枪，当然是缴给公家使用，可是我自己的左轮手枪不是缴获的，为什么也要收缴不准我留用呢？但他不敢提出来问。方标讲完了话，就对他们说道："现在解散，休息十分钟，大家喝喝开水，有大便就赶快去拉，等下听哨子在这里集合，我们要到茶田村训练班去参观。"

解散后，亚炳拉虾球在一边道："快检查你的衣服，不要留下一只虱子，到训练班指导员要问话呢，快点脱衣服来看！"十分钟内，虾球在他的衣服内捉了四五只虱子，也不知道捉清了没有，哨子就响了。

茶田村是训练班的所在地，走不上半小时就到了。亚炳、虾球他们一到，就给一群男女青年围拢来问这问那。劳明耀走出来跟方标道："我指定几个人跟他们谈话，一小时就完毕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出身历史，你都应该了解，谈话的记录我们送一份给你参考，有补充的地方你自己登记进去，务必在短期内教育他们成为有阶级觉悟的战士，分发到各队去工作。文化课我派人去上，军事术科你自己负全责，实弹射击的时候我会通知你带他们来见习。"说完，劳明耀向后面一招手，就有六七个男女青年跑过来，劳明耀向他们说道："同志们，你们跟这些小同志聊聊天吧！"这

几个男女青年自己叽咕了一阵之后,就每人带一个或两个人分别跑开去了。

把虾球带走的是一个身材高胖的大姐,面孔圆得像个汤圆似的。她手上拿枝铅笔,一本小本子。她带虾球走到大树下,就坐下来。她指着面前的草地,叫虾球也坐下来。虾球不知道这位胖大姐是不是要检查他的清洁,弄到他不敢伸手去抓痒。胖大姐和蔼地笑道:“你姓夏是不是?为什么人家叫你虾球呢?”虾球正经答道:“报告同志,我是姓夏,因为夏字跟虾字同音,我哥哥就叫我做虾球。”胖大姐道:“原来是这样。你哥哥呢?”虾球道:“他给抽丁抽去打仗,后来就没有信息。”胖大姐道:“为什么没有信息?”虾球道:“后来我跟妈妈逃日本鬼,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址,失掉联络了,或者,我哥哥给打死了。”胖大姐道:“这是常有的事,我看不一定是死了。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写了十封八封家信得不到回音,他就当家人全死光了,也不再写信了,其实很多人都还活着。前天我看到报纸上登有一段新闻,说从化县有一个金山伯回到家乡来,半路给他亲生儿子抢劫,这劫匪后来给乡公所捉到,劫匪的妈妈到乡公所去求情,突然看见她一别二十多年的丈夫,跑上前去摸摸他的下巴,就哭了起来道:‘唉呀!我还当你是鬼魂回来呢!原来你还活着!’你说奇不奇?在这乱世,什么事情不能发生?”虾球听胖大姐说的这段新闻,跟他自己的经历真是太巧合了。他心乱得说不出话来。胖大姐又说道:“后来,那女人就向她的儿子大喝一声道:死贼仔!还不跪下来向你爸爸叩头认错!你想,他爸爸离乡别井时,他还在吃奶,他当然认不得啦!哈哈,你说好笑不好笑?”胖大姐一笑,她的圆脸庞就胀成一个皮球似的,谁看见她这个模样,都会有一种舒服甜蜜的感觉。可是奇怪得很,虾球对着这个笑逐颜开的胖大姐竟“呱!”一声哭起来了。这一哭,可惊骇了胖大姐,她摇着他的肩头问道:“怎么啦?怎

么啦?虾球,你哪里不舒服?"虾球扁着嘴,想忍耐着不再哭出声来,但还是不行,弄得胖大姐毫无办法。虾球的一眶眼泪,不晓得积蓄了好久了,才找到这个机会倾泻出来。他痛快地哭了一阵之后,才用袖子揩了眼泪,对胖大姐解释道:"同志,我的身世跟你所说的那个贼仔一模一样! 我也做过贼,也偷过我爸爸的钱! 我痛心极了! "胖大姐睁大她的圆眼睛,半晌说不出话来,天下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胖大姐对于安慰受创伤或受委屈的孩子颇有一点本领,她装一副怪脸,又捏捏虾球的下巴道:"乡下女人真是迷信! 她们怎么知道鬼是没有下巴的?谁又摸过见过没下巴的鬼呢?"她说罢又摸摸她自己的光滑的下巴,虾球忍不住笑起来了。在笑声中,胖大姐看见虾球的泪痕还没干,她就掏出手帕来递给虾球道:"你揩干脸! 人家看见会笑你。男子汉流血不流泪,过去的事情,当它死掉,从今以后,你是新生了!你已经开始做一个新人了!我小时候也很爱哭,自从参加了革命,我就不哭了。"虾球接过胖大姐的手帕,揩了两下眼睛就递还她。他心想:打仗时,这胖大姐如果遇险,我拼掉性命也要救她出来!他们又继续谈了一些过去的经历,虾球的话匣一开就说个不停。胖大姐听得忘了记笔记。她带虾球回去之后,足足化了两天的时间,才把她这次谈话的记录整理出来。

祝捷晚会

在田心坝的一座小小的戏台上面,吊着两盏亮通通的汽灯,灯光不仅照亮了戏台,也照亮着台下的观众。附近茶田、东门、伏村、梧村、区村,



甚至大坑、霸村一带的乡民,先一天就闻风赶来看戏。好几千乡民聚集在一起。照往日旧乡长统治这里时的老规矩,一定是开台演戏兼大摆赌档,搅得昏天黑地。可是现在演戏只光是演戏。赌钱,吸雅片,叫花等等坏事,都没有了。筹备这个晚会的人,把能够组织起来动员起来的节目,都尽量搬上舞台来。大部头的戏有新型歌舞剧《兄妹开荒》,改良粤剧有《呵呵鸡败走五羊城》;新歌有《胜利进行曲》;旧歌有龙舟、木鱼、粤讴的独唱;杂耍有魔术、打拳、口技、小人国等等的表演;化装说书有二叔公讲新闻《陈仪血洗台湾》;还有什么新疆舞、青春舞、扭秧歌……等等节目。虾球他们一班人一线过坐在台下,有些人张开他们的嘴兴奋地等待开幕。

开幕时,二三十个人的合唱团分两排站在台上,女的在前,男的在后,指挥人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家伙,他鞠躬宣布道:"为了庆祝胜利,我们用一首《胜利进行曲》作开幕的前奏。"唱完后,舞台蹿一个人来,向大家演讲。他对众人说道:"同志们,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这次我们各队出击的同志纷纷打胜仗,完成任务,承各乡送来一些慰劳品,我们自己也拿出一点奖品,奖励各队立功的同志们。在这里,我代表武装部队,感谢各父老送来这许多礼物!"说罢就向台下连连点头,一边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他回过头去跟劳明耀叽咕了几句话之后,又向台下说道:"现在分发奖品,各队代表应名上前领奖的时候,请大家拍掌恭贺他们!"他接过劳明耀手上的名册,一个个点着立功的队名,领奖代表的姓名。虾球拼命拍掌,看着一个个应声上台,举手敬礼,接奖品,向观众敬礼,下台,噼噼啪啪的掌声,响个不停。后来在掌声中他听见点了一个人的名字,没有人答应,台上的人又高唱这人的名字,又没有人答应。虾球回头望望观众,没有一个人走上来。这时,台上老万大声叫道:"虾球!请你上来领奖!"亚炳把他一推,叫道:"是你呀!快上去!"他才像大梦初醒似的知道是叫他。

他在一阵掌声中昏头昏脑走上台去，接过劳明耀递给他的两大匹布，慌慌张张向后转，走到台边，才记得还没向观众行礼，他又走回头来，立定，向台下一鞠躬，向老万一鞠躬，台下拍掌声和哄笑声乱成一片。老万走过来把他的手臂拉住，叫他不要走，这时他已经心慌得六神无主了。老万向台下观众介绍道："这位小战士名叫虾球，他出身劳苦家庭，父亲到过金山做苦工，挣了一点钱，算是发了财了，但是他没有机会享受，今天中国是四大家族盗尽全国财宝的世界，四大家族把老百姓害穷了，又赶老百姓去做偷摸鼠窃，偷窃的人哪里偷得到他们的头上，偷去偷来，还不是偷自己老百姓的东西！虾球，他给人指使，竟偷了他父亲的血汗钱，弄到父亲破产发了疯。他在街上摸他父亲的荷包时，也不晓得就是自己的父亲。后来晓得了，但是钱已经给流氓头分掉花光了。大家想想，这是什么世界？谁叫我们父子离散，卖猪仔出洋？谁叫我们谋生无路，求食无门？谁叫我们流浪街头，卖身做小偷？这些罪恶，还不是万恶的统治阶级、独裁暴君做出来的吗？大家看看这位小朋友虾球，他经历了多少苦难，也做过了说不清的坏事，可是，他今天站在我们的面前，他是一个新人了！他帮助了革命的队伍，他削弱了敌人的力量，他立了功，现在，光荣地接受我们的祝贺，接受我们的礼物……"说到这里，老万的话给一阵狂热的掌声打断。他等了一阵，再继续说道："同志们，父老们，一个扒手变成一个新人，中间经历过多少辛酸，多少失败的挣扎，多少生死的危险啊！今天能站在这里受我们的祝贺，不能不算是一种幸福。大家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人倒死在路边，永远没人来看顾啊！我们今天的革命所追求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全中国的少年儿童都得到好好的照顾，好好的成长。看见眼前的军事胜利，我们的目的地快到了！"众人热烈鼓掌，虾球这时的脸颊上，已经挂满了泪珠了。老万低下头来问虾球道："你有话说吗？同志。"虾球紧闭拢

嘴唇，说不出话来，他向台下一鞠躬，就在掌声中走下台来。

虾球捧着两匹布走回原来的位置，他只看见台上人出人进，他们演了什么戏，唱的什么歌，说些什么道白，他一概没有装在心上、听进耳里、看进眼中，他呆呆地坐了好久好久，还没有恢复他的清醒的神志。一阵拍掌声响过之后，新的一个节目又开始了，虾球心中的兴奋，并没有跟着时光的消逝而消逝，反而慢慢的上升，提高，发酵，酝酿成最大的快乐，这快乐，就使得他睁开了眼睛看不见眼前的东西，听不见人们的声音，甚至于快乐得连他自己的存在都不觉得，都忘记了。他的快乐是因为得到了两匹布的奖赏吗？不是的，他快乐的主要原因是：他，这个在香港走鬼，给警察踢屁股，给人收规，给鳄鱼头刮耳光，偷人东西，供人奴役，弄到自卑自贱、自暴自弃的人，到了今天，给这些识穿了自己的身世的同志们的鼓励赞誉，把他当人看待，是这个道理使他快乐。这是他从出娘胎到昨天还不曾得到过的待遇。他想起他的妈妈，他妈妈自然也疼他，但他妈妈却因为生活艰苦搞坏了脾气，为了几个钱常常鞭打他，咒骂他。他父亲呢，在没打仗之前还常常寄些钱回来接济接济，一打仗就找不到他们了。弄到他不但没有书读，也没有饭吃，只好出来当零工，做小贩，因而交了一群坏人，走了一条坏路。双亲给了自己这条苦命，活了十六年，不曾得到过真正的快乐，不曾有过一天给人看重过，弄到一点自尊心都没有了，弄到走路都不敢抬头见人。过去鬼鬼混混过日子，活下去不是做一个欺人的无赖，就是做一个被无赖欺凌的弱者；不管做哪一种人，抬起头来脸面总是没有光彩。可是现在呢，有人当着几千人面前，说他“光荣地站起来，从新做一个新人”了！有人向他拍掌道贺了！再没有一个人还当他是一个小扒手看待了！这还不快乐，什么才值得快乐呢？快乐真把虾球的脑筋冲昏了！

游艺节目一直演到深更半夜才散场。虾球同众弟兄回到宿舍里,把布匹交给方队长,明天叫裁缝来替大家裁衣服。他摸上竹架床,一倒头就呼呼入睡了。他睡得很甜,正似他的心中所感觉那样的甜。

血染沙水

人民武装部队有几个团先后由茂名、化县等地东移到恩、开、台、新、鹤这一带来,开辟新区,弄得国民党手忙脚乱。因为军事行动一天天逼近最富庶的城市,国民党不得不加派部队前来支援原有的地方团队,增强防守力量,加紧向人民抽剥。三不怕的队伍,在鹤山弄不出什么名堂,便又被派到新会去支援国民党周汉铃的队伍。命令一下,官兵皆大欢喜,梦想到了新会、台山,发财的机会更多了。

鳄鱼头那个新编成的保安团,奉命开来接替三不怕部队的任务。

鳄鱼头没有十分听信张果老的告诫,他下了决心,要马到成功,替他自己和他的部队建立功绩,以取得上头的器重。为他自己打算,这种想头是很对的。他的部队在没有到达鹤山之前,他就弄清楚了那地方的情况,决定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直扑人民队伍的根据地。他把鹤山第四区迤北靠近高明县境的一带地方当作是他远距离锥形攻击的主要目标。

第四区最大的市镇是宅梧镇。那是两条河水——沙水和石水汇流的地方。这地方曾给人民队伍一度解放。沙石两水都是发源在北边邻近高明县的山地。沿着这两条河上去有许多已解放的贫瘠的农村。沙水区域有羊眠山、阁洞、竹边、佐堂、北堂、根坑、沙泉、黄屋、茶田、区村、霸村各

村;石水区域有大陂、苏坑、磨档勾、严村、塘湖、塘肚、十二龟、芦山各村,这些地方的村民,在人民队伍的保护下,已先后免掉了三征的痛苦,而且已逐渐做到减租减息,提高生产了。两条河水的沿岸,山地多过平原。沙水的右岸较大的有云宿山,标高五百二十米;石水的左岸最大的是炉山,标高三百六十米;此外就是些起伏崎岖的小山。论地形,这一带地方并不算怎样险峻,但是由于人民武装力量的日渐壮大,会使人得到一种安全感,觉得没有敌人能到这里来侵扰了。就是因为这些因素,老姜、老万他们才决定在这里训练他们的军事政治干部;也因为这些因素,鳄鱼头才选择这样的地方来下手,预备建立他自己的功业。

鳄鱼头很会利用他这支流寇组成的部队的长处,他一开到鹤山县境就和地方上的流寇勾结起来,一方面包烟包赌,闹得乌烟瘴气,作出无心作战的样子,而在暗中却找到地痞、恶霸作引路,静悄悄组织一队强力的远距离突击队,摸小路去攻击黄屋村一带的人民武装根据地。

鳄鱼头亲自带领他的保安团(缺一营)移驻在宅梧,每天花天酒地,不理正务,就是防区的警戒也很疏忽。官兵一切行动,都充分表现出流寇的作风,更谈不上什么军纪风纪。这些情形,老姜、老万他们也接到情报了。他们分析了这些情报,判断这个队伍还是跟三不怕的队伍没有两样,甚至还更没有战斗力。因此,他们正在准备找一个机会,给鳄鱼头一个严重的打击,可料不到,鳄鱼头的动作比他们来得快些。

鳄鱼头带了两营人作远距离的钳形攻击,前进的通路是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山道。左翼的一营摸上云宿山,绕过菩提岭、魁顶冈,再横过峰头径,静悄悄地一下子就兵临黄屋西北角的大坑。右翼的一营走马山经焦子坑过炉山,绕到流源坑而攻击黄屋东北边的东门村,左右两钳合拢时,老姜他们就逃不掉了。

蟹王七指挥的一连在左翼，烟屎陈指挥的一连在右翼，照命令规定的时间，烟屎陈已经到达准备位置了，而蟹王七还没赶到。烟屎陈的营长没有办法跟蟹王七取得联络，他就依照命令的要求，贯彻任务，半夜三更进入云勇、山背之线，拂晓就突入东门。

手枪队长陈怀冬绝早就起来了。他的队伍在茶田受着训练，他听见他们熟悉的歌声，他也随口哼几句，一路哼，一路向东门方向走，吸吸清新空气。他想起过去几个月的生活真是太流动了，老是在高明、新会、鹤山几县山地上打转，可是转去转来，却把一些人都拖累拖病拖死了。现在好了，能够安定下来，由线到面迅速发展下去，不难就把鹤城、沙坪、三洲、古劳等地孤立起来，一个个吃掉它们。他又想到，假如工作努力，自己的表现好，我会在三姐的眼中留下个好印象吧?这好印象如能一天天扩大，终有一天会给我一个机会，向她表白我的心事吧?听说有一两个人向她求过爱，都给碰了软钉子回来，这是什么道理呢?……他尽在胡思乱想，几声狗吠声引起他的注意，他站定向前望望，看见东门村外的树林里群鸟纷飞，他心一跳，预感到这征候不大妙。他立刻闪过一旁，拔出他的手枪来，预防不测，一面静观前面的动静。他看见树林边有几个人在狗吠声中蠕蠕移动，这全不是自己人的模样。突然，"吱呜！"一声枪声向他头顶射来，他本能地蹲下来，再伸直腰向前瞭望，他已看清楚敌人的面目了。他即刻向天空一连放了三枪，向自己指挥部发出警号。跟着就回头飞奔，预备作紧急的处置。步枪的子弹追逐他，他没走到一百米达，刚到河边，就给子弹射中了背脊，仆倒在地上。射击他的步枪声，把黄屋村一带的人都惊醒了。

训练班的歌声立刻终止了。没有战斗经验的男女队员们惊骇得一时手足失措，尤其是刚进游击区来受教育的青年，赤手空拳，不知怎样才

好。军事组的队员比较老练沉着,他们一听见枪声,不待命令,就自动武装起来,应付急变。

方标正在集合亚炳、虾球他们一队人作清晨运动,突然听见枪声,他就一边把时刻不离身的驳壳枪上了一夹子弹,一边向这班小鬼大喝道:“目标!指挥部!跑步!”他领头一口气跑回指挥部,刚到达,就看见指挥部老姜一人当先,老万及一群男女工作同志跟在后面,大家的神色都非常紧张,个个把短枪、长枪紧握在手上。方标跑到老姜面前请示任务,姜望了虾球他们一眼,就吩咐道:“你带他们跟训练班取道大坑登山,掩护政治组同志撤退!我们取道梧村北进,你们绕路向我们靠拢。”方标就领队跑步执行任务去了。

姜跟万的决策是这样的:事变仓卒,情况不明,指挥部非战斗员取道茶田、梧村之线向北转移登山,训练班向西北角大坑登山,老薛的队伍据守沙水东岸,抵御东门对岸的来敌,掩护指挥部安全退却,民兵队率全村男女壮丁分头掩蔽,相机杀敌。

烟屎陈的一连人,冲到东门村河边,看见对江已经有了警备,就不敢造次。两岸的人就接起火来。鸡眼走到陈怀冬的面前,见他伏地不动,踢了他一脚,也不见动静,他就把他翻过来一看,胸口全是鲜血,泥地也给染红了,撕开他的衣襟来看,出弹口几乎有茶杯口那样大。鸡眼暗叫道:“这家伙死了!可不知道是谁打得这样准!”他一眼看见陈怀冬身边有一枝左轮手枪,手上还带着一只大三针手表,他喜出望外,马上把它脱下来,又搜他的衣袋,又得到一枝墨水笔和一本记事簿、一些零钱等等。他统统放进自己的袋里,然后再伏在地上向对岸胡乱射击。

姜、万等人安全通过了茶田,再留下一小队人向伏村方向警戒,就直往梧村登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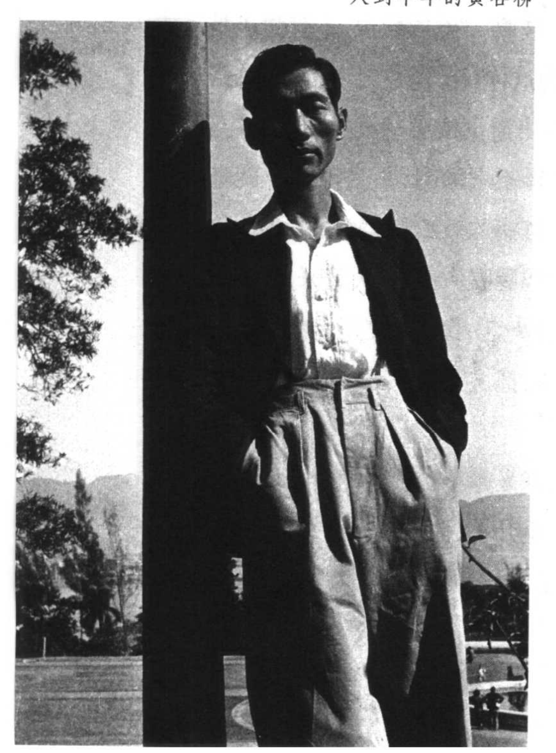
从峰头径摸过来的蟹王七的队伍因为迷失路径，到达大坑的时候，训练班的军事、政治、救护各组都已经通过了，只留下方标一队小鬼在那里帮着劳明耀照顾伤病员和掉队的男女同志。这群队伍刚刚开始通过大坑，蟹王七的尖兵一班，由排长麦财带领摸上大坑，他们突然遭遇了。一阵乱枪，噼噼啪啪打了一回，双方都停止前进，找地方掩蔽。救护组多数女同志都通过了，还有王凤一个人照料一个重伤同志，她听见枪声，吓呆了，蹲下来不知道往哪里走才好。劳明耀走过来拉她起来，催她道："快！快走到北边山腰隐蔽起来，我们不能通过了！"王凤道："这个受重伤的同志怎么办呢？"那受伤同志道："你们隐蔽吧！别管我！劳同志，你有手枪，就把手榴弹留下给我吧！"劳明耀放下手榴弹，帮助那受伤的同志钻进茅草堆里藏起来，然后拉王凤即刻找地方隐蔽。

虾球听见逼近的枪声，心里很慌，他是平生第一次碰见打仗。他紧紧跟贴方标走，每一次在他头上"吱呜！吱呜！"响的枪声，不管弹道是远或近，他总是本能地把他的头一缩，以为这样就会避免射中了。训练班一共有百多人，加上亚炳、虾球这一队，在山道上拉成一条距离很长的队伍。虾球跟在政治组、救护组的后面，走得不大顺利，不是等这个就是等那个，他们的行动非常迟缓，有些有心脏病的就给骇得坐在山边，脸色发青，要拖也拖不动。有个年纪轻的就"喔喔喔……"地哭起来，弄得方标大发脾气道："哭什么！能把敌人哭跑吗？快走！我们的尾巴已经给敌人截断了，还不走，你们想做俘虏吗？"这一骂，把这个胆小骇昏的人骂醒了。他们又继续追上前头部队去。

蟹王七的一连继续横冲过来，人越来越多了。那个受伤的战士不能突出包围，他眼看劳明耀跟王凤两人走开了，他才放下一件心事，再不怕因了他而陷两位同志于危险的境地了。他名叫马贵，是最近受伤回到后

方医院来调理的,雇农出身,参加革命已好几年。这回因事变仓卒,没有担架,他只得一拐一拐地给卫生员扶上山来。他好几次叫王凤丢下他,她都不肯,等到敌人逼近,才不能不分手了。他摸到一堆洛基旁边,钻进去,想掩蔽自己,但已给麦财看见了。麦财不敢上前,他招呼了一班人向草堆中放了一阵乱枪,看见没有动静,赵胜道:"打死了,缴他的枪去吧!"一边说一边就走近来。马贵已经打定了主意:绝不投降!绝不做俘虏!我这半条命,跟他们拼过吧!他早把手榴弹的保险盖扭开,紧紧捏着手榴弹,侧着耳朵听敌人的声音。赵胜带了十几个人走近来了,喝道:"快爬出来!不然老子就开枪了!"马贵装死躺着,动也不动一动。赵胜道:"真的是死了!翻他的荷包看看吧!"一群人就围拢来。马贵这时咬紧牙关,把自己的食指伸进手榴弹的线圈内,用力一扯,他并不摔出去,照旧握在手上。赵胜走过来踢了他一脚,别的人俯身翻他的衣服,突然,"轰!"地一声爆炸,火花飞射,赵胜几个人给当堂炸死,马贵飞掉了一只手臂,当场死去。麦财远在十五米达以外,也给弹片射伤了。

人到中年的黄谷柳



老姜的分散突围的计划受到了挫折。训练班的男女同志并没有像他所想那样顺利登山,他们虽然越过了蟹王七拦腰的袭击,但却碰到了敌人的营部主力,军事组的指挥员在这紧急情况下面,知道勉强通过已不可能,就决定变前卫做后



卫,掩护政治组、救护组各同志撤离火线,向梧村方向靠拢,希望能跟老薛取得联络。方标受命令带政治组、救护组和一群小鬼又走回头来。

方标对他们说道:"大家跟我来,不要慌!能够突破包围最好,突不破我们就分开设法掩蔽起来。"方标看清了方向,就向虾球、亚炳他们下令道:"目标!左前方五百米达独立屋,成散兵线,跑步!"虾球看见大家向前飞跑,方标一个人站着不动,他也就站着等他。原来方标跟几个手握驳壳的战士在后掩护。虾球也学方标的样伏在草堆中瞭望敌人的动静。他看见敌人正在接火,可不敢冲锋过来。双方枪声疏落,相持了二十分钟,虾球的胆子也壮了。他爬到方标的脚下问道:"方队长,我的左轮呢?发还给我也打两枪吧!"方标道:"你的左轮陈怀冬同志要去了。他的航空曲尺给了三姐。"虾球道:"可惜可惜!"方标道:"我给你个手榴弹吧!"虾球伸手去要,方标又道:"不!这不行!你还没学过掷手榴弹,你将它作石头用就太可惜了!"虾球道:"方队长,给我吧!我会用。亚炳教过我,扭开保险盖,拔脱那条线掷出去就行了。"方标道:"不行!你掷得不远,会炸死自己的。"这时,军事组的战士见同志们都跑到目标附近,他们就打信号叫方标撤离火线。方标对虾球道:"虾球,我们现在要跑开了!你跟住我,跑步时不要走直线,要左弯右弯,叫敌人不好瞄准我们射击。如果听见机关枪响得密时,你就找个低凹的地方伏下来躲一躲,知道吗?"虾球道:"好!"方标像弹子似的跳起来就沿山腰奔过去,虾球紧紧跟着。方标一边走一边大声警告虾球道:"虾球,不要这样跟法!目标太集中了!你横过去!走开一点!"这时蟹王七的队伍一连密集扫射机枪步枪,到底是少训练,弹着点距他们不是太左,就是偏右。方标、虾球两人终于离开危险地跑出射程之外去了。

鳄鱼头指挥的两个钳,终于钳住了东门、黄屋、茶田一带地方,把这

些地方占据了。

劳明耀和王凤两个人分头掩蔽在山腰的两个泥洞中。这两个洞是不容易给人发觉的,他们准备一到黑夜,才设法逃开。蟹王七的队伍很毒狠,放火烧山。初冬时候,枯草容易燃着,一下子就烧到王凤的掩蔽地,她忍耐着火焰的烟熏,不敢动一动。但后来当死蛇走到她的洞口,她就慌慌张张以为给发觉了,昏头昏脑冲出来,直奔劳明耀的掩蔽处求援。这一来,目标就给发觉了。蟹王七的手下十几个人看见有一个姑娘走出来,就像捉山鸡似的扑过去,不单活捉了她,并且还活捉了劳明耀,把他们解到鳄鱼头处去领功。

鳄鱼头占据了黄屋村,他的钳形攻势算是合拢了。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什么辉煌的战果。他没有歼灭人民武装部队,也不曾给人民部队很大的杀伤。接火几个钟头,消耗了数千弹药,只打死了陈怀冬和几个乡民,活捉了劳明耀和王凤, 加上给烟屎陈的部下硬抓来的一二十个乡民,这样的战果,跟他的理想差得太远了。鳄鱼头一气,就向烟屎陈大喝道:“拖他们到河边去枪毙,先斩后奏! ”王凤、劳明耀两个人紧紧靠在一起,咬着牙齿,镇定自己,不在敌人面前示弱。劳明耀想:死,小事情;革命一定成功,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王凤想:只要不受侮辱,肉身的死,又怕什么?人总是要死一次的呀!

这时,鳄鱼头又发命令道:“这些地方是土匪的世界,没有一个是好人!我们不能在这里宿营。各营连长回头去整顿自己的队伍,继续向梧村追击前进,我们要把匪首活捉! ”他说完后向大家看看,他看见蟹王七站在那里不动,他就喝道:“王连长! 你跟陈连长送这批俘虏回老家去! 由陈连长指挥! ”

士兵把一群哭哭嚷嚷的乡民推出门口,直向沙水的河边走去。

走到河边，烟屎陈命令这批待死者一个个排成单行，向左转，背靠河，面对包围他们的士兵。任何人在这时都无法逃脱，因为他们是给捆绑结连在一起，集体不能逃，单独一个人走不脱，只有等死了。

蟹王七站在旁边冷冷地观看。他虽然也亲手杀过人，但那死者是他的仇人。可是当前这些人跟他有什么仇呢?为什么非杀死他们不可呢?解到上头去领功不是比杀死更好吗?……

"砰! 砰! 砰! ……"一连响了几枪，有几个乡民倒下去了，蟹王七看见这情形心有不忍，但他又无能为力。"砰! 砰! 砰! "又有两个人应声倒地了! 这时，蟹王七激动起来，他大声喝道:"慢点! 慢点! "跟着就跑步走到烟屎陈面前大声嚷道:"他妈的! 你打死他们我们还拿什么到上头去领功? "说完又转向行刑的士兵道:"大家停放! 我请示团长去! "烟屎陈懒洋洋道:"我也不一定要杀光他们，你去请示吧，我等你十五分钟! "蟹王七就飞奔回去。

蟹王七奔跑回去见鳄鱼头，报告道:"报告团长，我们把俘虏全都枪毙了，还拿什么去报功呢?"鳄鱼头答道:"刚才枪响，不是干了么?"蟹王七道:"干掉四个，我叫陈连长暂时停止，我特自跑回来请示。"鳄鱼头想了一想道:"既然你老弟主张解送回省，那么就叫陈连长把他们押回来吧! "蟹王七马上跑到河边，告诉烟屎陈道:"团长命令! 停止枪毙! 含八郎押回广州发落! "烟屎陈应道:"你早出主意，这几个短命鬼就不会死了。"他转过头来对众俘虏喝道:"你们运气好，阎王爷不收你们。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把这四个短命鬼抛下河去!"没有一个人敢动手搬动死尸，烟屎陈再喝道:"什么?不动吗?谁敢不听话我就送他回老家去! "众人无奈何，只得俯下身来，七手八脚把四具死尸搬动，掷下河去。劳明耀、王凤两人搬动一具死尸，移到河边去水葬了。死尸浮沉在水面，打了一个转，给冲

下去了,鲜血在水面浮淌着。这印象,没有一个亲历其境的人能够忘记。

他们给烟屎陈押回来,暂时还活下来,此后的命运怎样?谁也不敢预想。

鳄鱼头派一个营追击前进,一个营在附近乡村搜刮财物。蟹王七所属的一营出发,烟屎陈所属的一营留守,这正合他的意思,这是一次发财的好机会。

方标、虾球他们在傍晚时分追上了大队,再也走不动了。一整天没有吃过东西喝过水,肚饿得要命,两脚软得提不起来。老薛奉命率队殿后掩护,方标和老姜他们走在一起。老姜一边走,一边传令叫各部负责人检查自己的队伍人数,才知道马贵、劳明耀、王凤、陈怀冬四个人没有归队,有三个负伤的同志都给三姐分别裹扎好伤口。大家休息下来的时候,指挥部的首脑在检讨这次意外的战斗,老万黯然道:“太平观念害了我们了!”这时,有人回来报告道:“陈怀冬同志阵亡,劳明耀、王凤两同志被俘,马贵同志不知下落。”三姐听到这消息,眼泪滚出眼眶,半晌说不出话来。老姜咬紧牙关,悲痛损失了最好的干部,即使有机会消灭了整个鳄鱼头的部队,这损失也没法补偿。三姐道:“我上月出发回来就觉得大家太没警惕了,我们把鳄鱼头的部队估计得太低了,这些流寇队伍,他们有时可以做正规匪军所不能做出来的事。”虾球在旁边听见三姐议论鳄鱼头,他的心一跳。他想:鳄鱼头真的带队出发来剿我们?那么,七哥不是也来了么?亚喜不是也来了么?洪少奶不是也来了么?啊!冤家路狭,我有机会跟鳄鱼头碰头了!我有机会替牛仔报仇了!虾球找到胖大姐,向她求情道:“同志,受伤同志的步枪,分一枝给我背好不好?”胖大姐就把她替受伤同志背的步枪连子弹交给了虾球,并教他:在二百米达内射击不要起表尺,虾球答道:“我懂得了!”





1955年夏，作者与夫人廖德英，三女儿燕娟及女婿黄力，小女儿燕虹摄于广州

虾球抱着他的新朋友——一枝七九步枪，感觉到无上的安慰，难说的愉快。这步枪是有生命的，它不单能保护他的安全，而且还能射杀他所憎恨的敌人。虾球倚在路边的斜坡上一边休息，一边摸抚手上的武器，一边傻想：人会肚饿，人饿了就走不动；可是枪不会肚饿，它一世都用不着吃饭，年年月月半夜三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它，这家伙多可爱呀！它才七斤多重，走路时它挂在你的肩上，睡觉时它把你的手臂当作枕头，打仗时它保护你的生命，贫穷时它不背弃你，这家伙多可爱呀！……抱着这个家伙，虾球不知不觉睡着了。

半夜，虾球给方标推醒，他搓搓眼睛，不知道是谁。方标在他耳边小声道："虾球，你听着！不要慌！我们好像给敌人追上了。不要紧的，你跟亚胜、亚蒙、土生都武装起来了，大家上好子弹，准备迎敌。你跟他们守着这

个路口,一直守到天亮。特别口令是'世界大同',你记得!三声答不出来,你就送他见阎王吧!你记得吗?世界大同!"虾球答道:"世界大同,我记得!"方标说后就摸黑路离开他们,带着亚炳,跟别人联络去了。

虾球叫亚蒙、亚胜、土生三人挤在一起,小声吩咐他们道:"方队长吩咐我们守住这路口,大家检查步枪,子弹上膛,关好保险掣。"大家就趴伏在地上,把子弹上好。虾球又说道:"特别口令是世界大同,大家记得,不要乱放枪,错打自己人。三声答不出口令,我们才叫他见阎王,大家记得!"亚蒙、土生听了虾球的话,就重复念"世界大同,世界大同……"四个孩子俯伏在地上,一切饥饿疲劳都忘记了,他们一心一意,只等待敌人摸上来。十五分钟后,方标又同亚炳走回来,在虾球耳边小声道:"不要过度紧张,敌人也许不会来的。我们刚才因为发觉山腰有火光,决定留十几个射击手在后边,大队都移到安全地去了。"虾球道:"只留下我们几个人吗?"方标道:"你害怕?"虾球不响。方标道:"在黑夜里,我们十几个人,可以当一营人使用呢!我们假使不能将敌人打退,最低限度也可以阻留他们几个钟头。到那时候,我们的大队到了高明县了。"虾球道:"除了我们这几个人还有谁?"方标道:"还有几位神枪手,都是军事组的一等射手。"虾球道:"他们在哪里?"方标道:"在我们的左侧方,有的爬在树上,有的伏在坟堆上,跟死人睡在一起。"虾球听了暗自好笑。方标又叮嘱虾球道:"你们四个人不要挤在一堆,防备敌人摔手榴弹,每人距离最少十米。亚蒙、亚胜、土生,你们跟我来,我找地方给你们掩蔽。"亚蒙几个人就跟方标像蛇似的爬在地上,选择他们的瞭望哨位去了。

神枪手

鳄鱼头留下一营人控制占据的村庄,他带领一营人追击老姜他们的退却队伍。他追了三十里路,在黄昏之前就停下来,下令派一连人衔尾直追,明天归队;三连人拱卫附近地区,严密警戒;他就钻进一家农舍,叫勤务兵铺行军床躺下来休息。

蟹王七带了一连人出发追击,他知道这不过是送行,没有什么大作用,最多也不过是监视对方的行动,使鳄鱼头增加安全感罢了。他走了约莫十多里路,就下令煮饭。士兵都疲倦得要死,没有任务的就横七竖八倒下来睡觉。吃完饭,再前进时,天已经黑齐了。他们在路上毫无戒备地点火抽烟,方标在山上看见的火光,就是他们抽烟时擦火柴的亮光。

蟹王七的一连人除了伤亡落伍外,只剩下四五十人。蟹王七骑一匹马,在后边跟着队伍前进。他在马上打盹,险些给摔下马来。他咒骂道:"真是活见鬼!"他认为送行也要等天亮才送,半夜追击,中了伏击怎么办?想到这里他心寒了,马上叫传令兵传知前头尖兵停止前进,就地警戒休息,明天才作主意。队伍早就想休息了,命令一下,大家即刻在山地上打滚休息了。

虾球他们眼巴巴等了他们大半夜,不敢瞌眼,蟹王七的队伍偏偏不来。

天刚亮,方标派出的瞭望哨回来报告道:"敌人五十多人,附轻机三挺,正在整装向北进发。"方标吩咐哨兵不可暴露目标,继续监视敌人行

动,没有命令不得擅自开枪。

虾球的位置贴近一棵独立树,他伏在树脚,可以展望前面山腰一条蜿蜒的小路。他很快就发觉蟹王七的尖兵了,不久他也看得到骑在马上的军官了。他非常紧张,心脏在收缩,血液往脑上冲,急得不知道怎样好。他想:白天还喝不喝口令呢?向前来的队伍是不是敌人呢?是不是先喝口令三声才能射击呢?他在淌冷汗,他心乱极了。这时,方标爬过来,逐个吩咐他们,不得开枪,要等到他先开枪大家才能开枪。他叫他们把步枪的保险掣拨开,作射击准备的姿势。

蟹王七的队伍渐渐靠近了,连尖兵的面孔也看得清清楚楚了。方标心里好笑,暗想:到底是流寇队伍,尖兵行进距本队才几十米达远,这有什么用处呢! 老练的射击手神枪手屏住呼吸,等待自投罗网的敌人一步步移近来。方标已经预先警告大家,要等他们进到五十米达之内才射击,并且还可使用手榴弹。

虾球看见敌人渐走渐近,那尖兵几乎走到他的面前了,方标还不射击。忽然间敌人转一个小弯,虾球看见七十米达外骑在马上的赫然是蟹王七,他失声叫了一声:“七哥! ”蟹王七没有听见他的叫喊。但他却看见前面八十米达处一棵树上有一个人举枪向他瞄准,他机警地勒回马头,用脚跟拚命向马肚踢了一脚,再加上一鞭,马就狂奔起来。这时,方标才扣响他的驳壳,霎时间四处枪声尖叫起来,把虾球从回忆中惊醒了。

虾球慌慌张张扣了一下扳机,子弹“吱呜! ”一声射向天空,没有碰到一个人。他射击时没有把握好枪杆,托底板不曾贴实肩头,击发时子弹的后座力顿得他的肩骨肿痛。当他把第二颗子弹上膛时,前面已经看不到一个人,蟹王七的四五十个部下,不是狼狈逃遁,就是给军事组的神枪手们射死射伤了。虾球找不着射击的目标,他把枪口移下,指着一个已经倒

在山边的敌人，还是放了一枪。

方标站了起来，高叫道："同志们，快来清扫战场！"他第一个冲出去，虾球、亚炳跟在后面。在五十到七十米达左右的一条单边山道上，躺了七八具死尸，受伤走不动的伏在地上呻吟。泥路上满是血迹。方标沿着血迹，一直追过去，走了百多米达，直到看不见人影，才走回头来。这时，大家已把敌人弃掉的武器捡拾完毕，得到步枪七枝，轻机关枪一挺，子弹八百多发，手榴弹十六个。受伤俘虏一名，弹中大腿，走不动，问他的名字，他答道："报告官长！我叫死蛇，花名册上填的是佘士保。"方标看见他那副瘦鬼模样，喉核突出成三角形，在他那长颈鹤似的颈项间一上一下地移动，他的嘴唇焦黑，脸色苍黄，十足一个烟鬼。方标看着看着，忍不住笑起来说道："死蛇，看你这副尊容，你一天要抽多少两雅片烟？"死蛇挣扎坐起来，看见围观他的人没有什么恶意，方标的话也很和气，他才放心。他答道："报告官长，我抽熟烟，不抽雅片。"亚炳在旁边骂道："还说不抽，你这个死雅片烟鬼！"死蛇只好承认道："报告官长，我，我，我是抽过雅片的，但，但，但是我不曾上瘾……"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方标跟大家商量怎样处置他。有的说："替他包扎伤口，止了血，就留他在这里等他的部队来收容吧！"有的说："这样不好，他的部队不来收容，他晚上就会给山狗咬死了。"有的说："他受了伤，我们要救他就索性彻底救活他，不能丢下人家在半路上不管。"方标觉得这意见很对，他就吩咐大家道："好吧！我们要把一条死蛇变成一条不害人的蛇，把一个咬人的狗变成一个有用的人。大家轮流扶他走吧！找到民夫时就扎担架抬他回去。"

死蛇大腿的伤虽然很痛，但并不怎样严重。他勉强挣扎起来，让别人一左一右扶着他，他就忍着痛，一步步向前移动。他很感激人家救他，但他无论怎样也想不透这个道理：为什么他们这样不怕麻烦照顾一个受伤



的俘虏呢?而且,这个俘虏昨天还开枪打过他们的。他想不透其中的道理。

轮到虾球扶死蛇时,虾球问道:“蟹王七是你们的什么人?”死蛇道:“你认得他吗?他是我们的连长。”虾球想:啊,对了!那骑马的果然是他!

一个难题

虾球问死蛇道:“你跟他很久了?”死蛇道:“我是他连下的班长,跟他好几个月了。在黄埔时,我跟连长收过赌档的规,后来鳄鱼头做了保安团长,就把我们带出来了。”虾球道:“鳄鱼头真的也来了吗?”死蛇道:“还有假吗?昨天黄屋村的仗就是他指挥的。”虾球要知道的事情太多,一时也不知道从哪里问起。死蛇边走边说道:“当初我们是不愿意出发打仗的,团长说到台山可以发洋财,就把我们骗来了。谁知一到鹤山才知道是要我们当炮灰,所以逃走的很多。”虾球道:“那你怎么不逃?”死蛇道:“逃出来没饭吃,与其做乞儿,就不如留下来混碗饭吃。而且,连长待我们还好,他是一个好人。”虾球道:“他怎么好法?他带队伍来追击我们,他好什么?”死蛇道:“我说他待我们还好,不克扣我们的饷银。别的连是不行的,烟屎陈的那个连最坏。”虾球道:“鳄鱼头待你们好不好?”死蛇道:“他待干部还不错,做事情很通气,一只眼闭,一只眼开,大家都带家眷老婆或契家婆到宅梧来住,他也当作看不见。照命令是不准带家眷出发打仗的。”虾球道:“他带不带?”死蛇道:“他不用带,他随处都有老婆。我们的连长带了。”虾球道:“蟹王七结了婚了?他的老婆姓什么?”死蛇道:“连长

奶叫亚喜,从前是鳄鱼头的女工。你跟他们很熟吗?”虾球笑道:“我跟你的连长在香港打过架,真是不打不相识。哈哈!”虾球不再问下去了。他沉默着,一路想他自己的心事。

虾球想了很多很多。有些事情他明白一点点,有些事情他不能解释。七哥,他是一个好人,这不单是虾球自己有这个印象,就是他的部下也这么评论他。好人不跟好人在一起。而偏偏跟了鳄鱼头做了他的部下,偏偏又调到这个地方来打仗,而打的又偏偏是自己服务的队伍,这个队伍,没有什么队伍能比它再好的了。这个队伍爱老百姓,爱战友,爱同志,甚至还爱受伤的敌人,这个队伍今天却给鳄鱼头的队伍攻击得狼狈撤退。这件事情怎样弄成这样的呢?如果再有机会碰到骑在马上的蟹王七,我射不射他一枪呢?不杀他,我对不住同志,对不住死难的战友;可是杀他吧,我跟他并无仇恨,而且他还是我的好大哥,是一个好人,这该怎么办呢?……他想不通了。

有人上来接他的班了。他一边走一边想着这些他没有能力解释的问题。

到了一座小村庄,方标下令休息,给钱农家买米买菜弄饭吃,他们疲倦得一躺下来就呼呼睡着了。

虾球躺在方标的身边,他在方标耳朵边问道:“方队长,我有一个难题请教你!”方标“唔”了他一声,他就一五一十把他跟蟹王七的历史讲了一大通,讲完了就问道:“你说怎样办才好呢?”方标许久许久不答复他。虾球翻过脸来,才看清楚方标已经张开嘴“嗑!嗑!嗑!”地熟睡了。

虾球看见方标已经睡熟,他的难题得不到解答。两分钟以后,他自己也睡熟了。

在这个山角落的小村中帮方标他们煮饭的老太婆,她活了快六十岁



了,她的一生也快要过完了。她这时一边看火,一边在想:我要是能够天天有这样的饭吃,我死也闭眼了。

神枪手们一个个给叫醒来吃饭了。在这一群人中,最不饿的还算是死蛇一个人。他从出发到此刻,还没有断过一顿饭。方标、虾球、亚炳和军事组的战士们,打仗行军三几天没饭吃是平常事。不过他们无论怎么苦,都没有替他们烧饭的这个老太婆那样苦。她一年到头,没有几天可以吃到这样的烂饭粥。他的儿子替人做短工,有朝没夕的,很少有真正吃饱的一天。

方标等候大家都吃饱了饭,剩下的饭就送给了老太婆,并跟她母子俩说道:"帮我们一个忙吧! 扎一副竹架床把我们这个受伤的弟兄抬走,回头我再送你两斤米。"她儿子还有点迟疑,老太婆催促她儿子道:"去呀,叫上狗过来帮你。"死蛇听说要请担架抬他,他很感动,也很难过,他推一推虾球道:"你跟队长说,我自己走得了! "虾球告诉方标,方标道:"这怎么成?走不动落伍还不是死路一条,有谁再来理他! "死蛇道:"方队长,虾球扶我,我可以慢慢跟上的。"方标摇摇头道:"这不行! "

方标带着这个俘虏和一批射击手,赶路回指挥部。可是指挥部的人为了要迷乱敌人的视线,天天在移动,在鹤山、高明两县交界的山头上打了几天转,累得方标跟踪追寻,没有一个定着。走了五天,还不曾追到他们。死蛇腿上的创口因为没有消毒,开始溃烂发臭。方标吩咐虾球弄点温开水,替他洗涤创口,洗完也没有纱布包扎,就顺手剪下死蛇的一只裤脚,涂上一点猪油,马马虎虎包好算事。再出发时就把死蛇托给一个民家,等有消息再接他到指挥部来。

虾球跟在方标的后面,有许多问题想请教他,可是他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爱理不理。这是有原因的,一来是归队心切,没有心绪谈什么问

题;二来是行军疲倦,兼且一餐饱一餐饿,放在面前马上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多,虾球所提的问题并不是即刻非解决不可的;三来是虾球所提的问题相当微妙,要解答得对方称心满意,可不容易;如果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战术问题,他倒也有两手,可以对虾球说得头头是道,牵涉到军事以外的事情,他并不比虾球高明许多。可是虾球不明白这个原委,他反以为方标讨厌他有一个好朋友在鳄鱼头的队伍中。这个误会,使他鼓着一肚子闷气,走路时全不留心,冷不防踢到了一块石头,痛得他跳了一尺多高。他不能停止下来,勉强忍着痛跟上队伍,直到休息的时候,他才发觉:他的大脚趾的趾甲已经翻开来了。他皱着眉头对亚炳说道:“你看!我的脚趾甲已经脱掉了!”亚炳低头一看,虾球的脚趾头好像鸭嘴似的张开着,趾甲还有一部分跟皮肉结连,不上不下,凌空竖在脚趾上,趾头四周都是血丝,他看见这情形,自己也痛起来一样的难受。他安慰虾球道:“不要紧!不要紧!我给你找些烟灰敷上去止血吧!”虾球道:“血已止了,不用敷烟灰了,你看它还会生回来吗?”亚蒙、土生也挤过来研究这块脱了大半的趾甲,没有一个人敢断定还会生回去。亚炳自以为很聪明,他断然答道:“生得回的,生得回的!不要害怕!你看,树枝都可以驳生,何况是趾甲!”这时,有一个军事组的射击手走过来看了一看,嘴角带着笑意,用赞赏的口气对他们说道:“旧的不脱落,新的怎能生出来?忍几天痛吧!新的趾甲就会把旧的挤掉了!”

虾球抬头望一眼这个射击手,是一个二十来岁很结实的年轻小伙子。他这几天还没机会跟他单独谈过话。他还不大明白“旧的不脱落,新的怎能生”这句话的道理。亚炳压不住气插嘴道:“人家痛得要命,你还说风凉话!你裴广志踢脱脚甲,我怕你要哭呢!嘿!”这个叫裴广志的青年好像肚子里有点材料,他不跟亚炳辩驳,坐下来拍拍虾球的肩头道:“脱了

就让它脱吧! 千万别信亚炳的话再把它像驳树枝似的种回去。新的趾甲一定会生出来的,你相信我吧,不要可惜那块旧趾甲。”虾球答道:“我不是可惜它,但它这样不上不下,你说走路多不方便! ”裴广志道:“新旧交替,不方便是难免的,你忍几天痛就行了。”虾球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停了半晌,裴广志又说道:“虾球,你不认得我,但我认得你,我姐姐也认得你。”虾球张开他的眼睛望着裴广志,记不起在哪里见过他。裴广志道:“黄屋村祝捷晚会的那一天,你不是上台领奖么?我在那时才见过你。可是我早一天已经知道你了。我姐姐和你谈过话,你的谈话记录是我帮她抄的。”虾球恍然道:“啊! 那位胖大姐是你的姐姐?”裴广志笑道:“就是她。我们四姐弟都参加革命了,我是第三,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在台山那边。”虾球道:“那么你们都读了很多书,是不是?”裴广志道:“读了不少,读到我们不愿再读,讨厌读下去了! ”虾球道:“这为什么?我们想读也没机会读啊! ”裴广志道:“这个一时很难跟你说得明白。因为我们在学校里主张民主,主张老百姓做主人,人人要有饭吃,有说话的自由,就因为这样,我们几姐妹就给人痛恨,要捉我们去坐牢,我们就逃出来了。你明白吗?”虾球点头道:“我明白了! 你是给人迫到革命的。”裴广志笑道:“你这话不大对。我们是因为要革命,所以才给反革命的人迫走的。自然,也有些人本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革命,给反革命的人一步步逼上革命的道路来了。”两个人谈着谈着虾球竟忘记了他的脚趾痛了。

虾球忽然又想起了他的心中的难题来:再遇到蟹王七,我打不打死他呢? 我应该不应该把我跟他的过去交情从头一二告诉裴广志知道呢?他的姐姐既然把谈话的记录交给他抄,那我又何必瞒他呢?好吧! 我要详详细细告诉他。虾球正在作这样的决定时,前头有人欢呼起来,只见裴广志跳起来大叫一声“大姐! ”跟着就奔跑过去。原来指挥部的人就驻在附

近村庄,胖大姐带一组人出来访问调查,正想回去,恰巧遇着方标他们。裴广志差点跟他大姐拥抱在一起。一群人在路上拉着手跳跳嚷嚷,快活得滚出泪水来。

临时医院

胖大姐跟方标、裴广志他们吱吱咕咕讲着这一星期来走山头的甜酸苦辣;方标、裴广志又告诉她缴获轻机、步枪,俘获敌人的经过;胖大姐听了很高兴,她望了她弟弟一眼,安慰地笑了一笑。她记得当初她反对他进军事组,现在看来,还是他挑选得对。

虾球、亚炳、土生、亚蒙这几个孩子站在他们的身边,听他们讲话,他们没有插话的机会。虾球喉咙痒痒地干咳了一声,胖大姐回头一望,叫起来道:"啊!虾球!原来你也在这里!"虾球握着他的步枪,很神气地挺立在胖大姐的面前,眼睛、嘴角在笑着,意思是告诉她:你看!我这副模样像不像一个老战士?……胖大姐望他一眼,见他这副神气,忍不住"咭咭咭……"笑出声来,走过去拍拍虾球的肩膀道:"虾球!你够资格了!"话刚说完,虾球就哭丧着脸叫嚷起来:"唉哟!我的天老爷哟!你踏到我的脚趾甲上面来了!唉哟!唉哟!……"他即刻蹲在地上,捧着他的膝头叫痛。胖大姐俯下身去,看见虾球的那块脚趾甲已经给她碰得翻仰起来,快要脱落了,难怪他叫痛。胖大姐叫她弟弟道:"广志,你替虾球背枪,解下他的子弹带,我们马上带他到医院去找三姐替他消毒。"大家七手八脚,就把虾球扶起来。虾球的脚趾虽然非常疼痛,可是他的心头却觉得很甜蜜,很

安慰。

临时医院在一座树林环绕的小村中。虾球远远就看见不少人在晒太阳。他好几天没有看见三姐,很记挂她,很想跟她谈谈他的心事。走在路上时,方标跟胖大姐说道:“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一个受伤的俘虏寄放在罗村,明天要抬他到这里来。”胖大姐道:“我听说指挥部很迫切要得到敌方的资料,万同志派出了好些同志出去侦察,他知道你带有俘虏回来,他一定高兴得跳起来。”方标道:“那么你招呼虾球,我即刻要去见姜同志、万同志!”胖大姐叫身边一个同志道:“你带方队长他们到指挥部去!”

胖大姐在路上问虾球:“还痛不痛?”虾球应道:“裴广志是你的弟弟吗?他告诉我:旧的不脱,新的不生。”胖大姐笑道:“你懂得他这句话的意思吗?”虾球道:“当然懂。”胖大姐道:“你说给我听听!”虾球道:“还用得着说?旧趾甲好好的,新趾甲怎么生得出来呢?”胖大姐笑道:“你还不懂得完全哩!他这句话是双关的。他的意思是说:你跟旧社会里的一些人还有着或多或少的血肉关系,你是从旧社会中走出来的,你对旧社会的人,对旧社会的关系,还不能完全割断,这是会妨碍你的成长和进步的。你明白吗?”虾球道:“请你再说一遍!”胖大姐又重复说一遍,虾球细心听,专心去领会,忽然,他好像得到什么宝贝似的叫起来道:“大姐,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胖大姐问:“你明白了什么?说呀!”但是虾球可说不出来。他不能把他心中所感觉的思想用说话表达出来。胖大姐又催促他道:“说呀!你明白了什么?”虾球深思了半晌,并不答胖大姐,却自言自语道:“啊,我想通了!鳄鱼头是我的旧上司,我恨他,因为他在我面前做过坏事情。蟹王七呢,他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来攻打我们了。他也不是好人了。那么,我就可以杀他了!啊,但是,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心里并不恨

他……”他转过头来问胖大姐道:“这怎么办才好呢?那个王连长,他名叫蟹王七,是我的好朋友,就是那个给我们俘虏的死蛇的连长,他的队伍在半路上给我们打退了,他要是再来打我们时,我应该怎样办呢?”胖大姐听到这儿才弄明白他的意思,说道:“对了!你找到问题的关键了!就是这样……”她说时伸出手掌来作砍头状……“一刀两断!把你跟他的私情一刀两断!他已经不再是你的什么朋友,他是你的,也是我们的敌人了!他是鳄鱼头的走狗,他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你该恨他才是呢!”虾球道:“是呀!我明白他做的事不对劲,可是老实说,我在心底里可还不曾恨他哩。”胖大姐笑道:“这就是旧虾球在你的心中作怪了。旧虾球对旧社会的朋友们还有一份温情,这份温情不去掉,新虾球就不能往前进步了。”虾球脸上的表情像很苦闷似的,胖大姐安慰他道:“虾球,你是好孩子,你不糊涂,你能思想。不要急,慢慢来吧!环境有一天会帮助你解决这个苦闷的。”

两人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已走到医院门口来了。虾球用脚跟走路,一步一拐地走进一间土房子里去。

三姐刚替一位伤员注射完毕,抬头看见虾球,惊讶问道:“虾球,你受伤了?”虾球答道:“不是。我把脚趾甲踢脱了,来请你给我消毒。”

三姐检验虾球的脚趾,替他剪掉那块还跟皮肉连结的趾甲,敷上一点防腐膏,给他包扎好。胖大姐告诉三姐道:“我弟弟跟虾球一共十几个人,上星期在队伍后面伏击敌人,缴了一挺轻机、七八枝步枪,还捉了一名受伤的俘虏呢!”三姐听了高兴得很,她望一眼虾球,问道:“你也放了枪吗?”虾球笑道:“放了两枪,一枪射上天空,一枪打在地上,白放了。”三姐笑道:“初出茅庐,算是这样了。下回可不能乱放枪,子弹很宝贵呢。”三姐回头问胖大姐道:“你把他带回去还是留下来?我说,不如留他在这里

住两天吧,我们每天有人替他换药,比在队上好,要是发炎中毒,走不得路,可不是玩的哩。”胖大姐道:“你安置他在这里好极了,我回去跟方标关照去。看情形他们的小鬼队怕再没有集中训练的机会了,或者会分发到各队去服务。”三姐想了一想道:“那么就顺便托你跟方标说吧,要是分发,就请他把虾球分发到我这里来吧。”虾球问道:“三姐,调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三姐道:“帮我招呼这些伤病同志呀!”虾球的眉头马上皱起来,这项工作跟他的脾胃太不合了,他应道:“三姐,我不,我要跟方队长他们打仗去!”三姐笑道:“傻孩子,你愁没机会打仗?过些日子我带你去跟丁大哥他们在一起打仗,打到你头晕眼花!愁没机会打仗!”虾球听三姐这么说,他不再作声了。

三姐警告虾球道:“你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安静地躺着休息,不要多走动,等好了再让你飞!在我们游击区,脚是最宝贵的,有了脚,才有生命;有了脚,才能追打敌人,你明白吗?”虾球接下去道:“有了脚,才不会落伍连累别人……”三姐笑道:“对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是跟全体的生命安全连结在一起的!”把虾球安顿好,三姐就帮助其他卫生员、医务员忙别的事情去了。

晚饭后,亚炳来看虾球,告诉他许多消息。他说:他明天绝早要带人回头去,把死蛇抬回来,上头有重要军情要问死蛇;他说,我们的正副班长做不成了,要分派到各大队去服务了;他说,新兴那边来了好几千自己人,明天会经过这里。哦!我高兴死了!听说以前在江门带我出来的那位先生当了政治委员了!他说,黄屋村来的民兵报告,劳明耀、王凤跟好些同志都给鳄鱼头派人解到广州领功去了,劳、王两同志差点给枪毙了呢!他最后又说,上头开了几天会,整理队伍,许多人要调出去,许多人又调回来,我看会有大事情发生呢,看姜同志很紧张的样子……亚炳在虾球

床边吱吱喳喳讲了半天。虾球问道:“我的枪呢?你可有替我放好?”亚炳道:“所有枪枝统统缴上去了。我们以后有驳壳发呢,还背长枪干什么?”说罢装个怪脸走了。

第二天,医院的生意突然兴旺起来了,里里外外挤满了一大批伤病员。三姐对虾球说道:“你不能占据这个床位了。要让给病重的同志。你白天到外边草地晒太阳,晚上铺稻草睡地下吧!”虾球道:“我睡哪里都行。”说着他即刻让出他的床位。他看见全院上下都忙得不可开交,三姐叽咕发牢骚道:“这怎么得了! 药没有,拿什么来医人?”虾球走过医务员的窗口,看见一个医务员跟一个女卫生员在交头接耳,男的说:“他们一团人病了一二百,还剩下多少好的呢?”女的答:“看情形不少人哩! 经过这里走了一天才走完。”男的道:“这一百几十个疟疾病人,我们怎么办?一颗奎宁丸也没有!”女的道:“怎么办?我晓得怎么办!”男的道:“没有药给他们吃,收容他们干什么?”女的道:“让他们休息休息,他们走了不少路了。”男的道:“想个办法吧! 不能只给开水他们喝啊!”女的想了一想,提议道:“弄点吃不好人也吃不坏人的东西安慰安慰他们的精神吧! 这总比没有药吃好一点,这也算是一种精神治疗法呀!”男的问:“什么东西?”女的答:“面粉!”男的瞪大他的双眼,反对道:“这怎么行! 这是欺骗! 一旦他们发觉了,我们是要受批评的!”女的道:“那么就只好让他们躺着。”两个人沉默不响了。虾球忽然听见那个男医务员拍了一下桌面道:“精神治疗!精神治疗!这总比让他们躺着干着急好多了。好吧!我同意你的提议。”女的道:“你不必难过! 我们也不怕受批评,只要他们能好好睡一觉,养养神,我们就安慰了。……”男的道:“不必多说,就这样办吧! 把这十几个空药瓶都装满它!”女的道:“我现在就去弄来!”虾球听到这里,他快步赶紧走开。

在医院门口,伤病员还陆续送来。三姐跟几个人把附近所有民家的门板都动员借来,还是不够用。大多数人只好铺稻草睡地下了。虾球在门口听见有一个给用担架抬来的病人不住地乱嚷道:“我不住医院!我不住医院!把我抬回去吧!我死也要死在队部!”那送他的人劝他道:“你嚷什么呢?打仗的日子多着呢。”那病人嚷道:“我不进医院!”护送的人劝道:“这是我们兄弟部队的医院,不是我们自己的医院,你这样大叫大嚷,人家听见多难为情!”原来那病人在发高热,放他下来的时候,连他自己的姓名他也记不得了。

虾球走到那病人的面前,看见三姐在旁边,他就问三姐道:“我的脚不要紧了,要我做什么事情吗?”三姐望了他一眼,就叮嘱他道:“你进去告诉谢同志,请她把她的铺板腾出来,让给吴队长。”虾球道:“哪个谢同志?”三姐道:“她在孙医务员的房间,那个女同志,矮矮的!”虾球道:“哦,我晓得!”他走到刚才他无意中走过的那间放置药品药箱的房间,只见孙医务员一个人在那里整理空药瓶。虾球问道:“谢同志呢?”孙医务员道:“你找她干什么?”虾球道:“三姐叫我通知她把床板腾出让给病人。”孙医务员道:“谢同志出去了,腾我的这副门板吧!”说罢他就把他的铺盖卷起来。虾球走出来告诉三姐,三姐就吩咐他:“来!你来帮手抬吴队长进去!”这位队长不断发梦呓,一路叫嚷:“我不进后方医院!我不进后方医院!……”这种声音是惨厉的,听的人都觉得心寒。三姐问那护送的人道:“怎么,你们这位队长发高热都还记得后方医院,到底为什么他对后方医院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那人解释道:“我猜大概是因为有一次,我们队上最好的两个同志因病送到后方医院,一去就没救,队长气得几餐吃不下饭。不过这又能怪谁呢?我们那边山地,医护人员很少,又是生手,又没有药,要他们怎样办?”三姐听了不断摇头,不愿再听下去了。虾球跟在三姐

的身边,忙着这样那样,没有一刻休息过,很快就天黑了。

病人吃的是最好的晚饭。是椰菜、咸菜、豆角混合饭,加盐煮成一大锅,烂稀稀好像泥糊。吃饭时,三姐招呼送吴队长的人吃饭,一边谦虚说:“我们人手少,照顾不到。”那人睁大一双眼应道:“我们捱了一个多月稀饭了!这样的伙食,天天有吃也心愿了。”三姐道:“病员的多,主要原因还是在营养不足,加上生活流动,疲劳过度,工作繁忙,不病,那才稀奇呢。病是难免的,只是药物少,人手少,总不是办法。你们团上的情形还好吧?”那人答道:“好什么,长途行军,什么都说不上了。希望在这边快快开展,打开局面,慢慢在战斗中改进。”孙医务员问道:“你们那里有奎宁丸吧?”那人摇摇头道:“没有。我们的卫生员本身也在打摆子,他们没有药吃,反要别的同志看护他们呢!所以,我们只好在再次移动之前把伤病同志送到这边来了。”孙医务员还想说什么,谢同志碰了他一下,他就不响了。这一晚,病人的呻吟声此起彼落,三姐和孙、谢、虾球各人都给弄到深夜才能睡熟。第二天绝早有一件乱子闹出来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卫生员谢同志早上巡视病号,她走过吴队长的床位,吴把她喊住,问道:“刚才医务员看过我的病了,他不声不响走开,我到底是什么病?”谢答:“他说你是流行性感冒,退烧后调养几天就没事了!”吴道:“什么调养几天?我今天就要回去!我是疟疾病,你要弄些药丸药粉把我的发冷治好,最好给我注射福白龙或奎宁针!”谢应道:“没有这些药针……”吴发脾气道:“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就想办法呀!我们打仗也是没有了弹,但我们会想出办法来,你们想了办法没有?想了办法没有?”谢给骂得脸一阵红一阵青,站在那里不知道怎样好。吴还是噘着嘴,好像受了很大的冤屈似的,又发牢骚道:“喝开水能把病喝好,我又何必上这儿来!把我们最好的战士都给气坏医坏!嘿!”谢虽然平白无辜

挨了骂,她仍然体谅病人心情焦躁,不怪怨他。她等吴的气稍为平伏下去后,才和蔼地对他说道:“不要心急,静静躺着对身体也很有帮助的。你们走了一个多月的路,也需要休息几天了。是不是?”吴瞪谢一眼,说道:“没有你们这样舒服!我的队伍要打仗了,我没时间害病!”谢笑道:“病是急不好的,我去看你的药弄好没有,吃下药,好好睡一觉吧。”说罢就跑回去找孙医务员,孙不在,她就自动包了三小包面粉——她发明的精神治疗剂——带出去给吴队长,说道:“这是治疟疾的药粉,三包,隔三小时服一包。现在先服一包,我替你倒开水。”她随手倒了一杯白开水,递给吴,解开药包,吩咐吴道:“你张开嘴!”吴张开嘴,谢就把一小包面粉倒下他的喉咙去,吴跟着吞了一口开水,睐睐他的眼睛,转转他的舌头,他觉得这种药粉太稀奇,不酸不甜不苦不辣,是什么药粉?这大概是年深月久,泄了药气了吧?他又喝第二口开水,把剩余在口腔的面粉吞进去。谢同志在旁边看见他的有点怀疑的神态,心已在卜卜地跳了。她正想走开,吴问道:“这是什么药粉?是不是好几年没有塞上瓶盖,走了气了?”谢不知道怎样说才好,随口应道:“药粉不会走气的。”吴问道:“不走气怎么没有药味?这是什么药粉?”谢更慌了,口嚅嚅道:“这是奎宁粉。”吴有点生气道:“你胡说!奎宁粉是苦的,你不要骗我!”谢更急了,她说不出话来,脸色骇得发青。吴是一个凡事贯彻到底的人,他毫不放松地追问下去,他解开第二包“药粉”,用食指拇指搓一搓,再放到鼻尖上去闻一闻,丝毫没有一点药味,他质问谢道:“这是什么药?你说!”谢慌了,“我,我,我……”说不下去,吴把床板一拍,高声嚷道:“你拿些什么东西给我吃?快说!快说!”这一喝,把谢喝得一路哭着跑回去,全院的人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故。

吴队长一吵起来,即刻引起好些走得动的病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三姐、孙医务员,其他卫生员同志跟虾球都跑过来看个究竟。三姐排开众

人,走近吴队长床边问道:“出了什么事了?不舒服吗?”吴队长还是气冲冲道:“你们看! 她给些什么东西我吃?说这是奎宁粉,见她的鬼! ”三姐伸手去把那包药粉拿上来,用手指搓一搓,再伸出舌头来舐一舐,然后又望一眼孙医务员, 问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孙医务员知道不能瞒住大家,只好承认道:“这是面粉!. ”吴队长这个粗人,听说是面粉,火起来道:“他妈的! 你敢开我的玩笑? ”三姐质问孙医务员道:“这是谁搅出来的?”孙咬着牙齿不肯说,吴队长一手抓住他的胸膛道:“你说不说?你说谁开我的玩笑?”有些病人也七嘴八舌嚷道:“揍他,他拿人命开玩笑! ”孙医务员也很悲愤,他大声喊道:“你们揍我吧! 我不是怀的恶意,我们不会用面粉来毒人的! 我们刚转移到这边来,病员多,药品少,应付不了,希望你们原谅。”虾球知道这件事情的始末,他了解他们不是怀的恶意,他恐怕孙医务员不敢招认是谁出的主意,会挨一顿毒打,他想找谢同志出来解围,一个女人,他们总不好意思动手打她吧?他即刻跑到谢同志的寝室去找她,看见她伏在床上抽噎哭泣,他喊了她一声:“谢同志! ”谢抬起头来望虾球,虾球道:“谢同志,你不出去劝解,孙同志要挨打了! ”谢这时才知道事情发展到不能不挺身而出了,她就起床来,一口气奔出去,虾球追出来,只看见她走到人丛中,对众人说道:

“同志们!请大家别冒火!吴队长,也请你别冒火,我们彼此不是敌人,我们是同志,我是热爱着大家的! ”

说到这里,大家望见这个泪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我凭良心说,我是热爱大家的,我希望大家的病统统都病在我的身上,我代替大家受苦,不管精神的和肉体的痛苦,可是我做不到。但要把大家医好呢,我们又没有药! 没有药,不是我们不想办法,是我们的处境太困难了。就是有了钱,一时也不容易买得到。我在香港医院当过看护,

我知道有些病人,药品的医疗和精神的安慰都是同样重要的,我不忍叫大家失望,弄点面粉来骗大家,是我出的主意,我很蠢,我不知道这一来不单不能叫大家精神得到些少安慰,反而激怒大家,这是我的错,我一个人的错,跟孙同志毫无关系! 请大家原谅我……"说到这里,大家都低下头来。吴队长这个老粗尤其难过,他的脸上表情很难看,不是哭又不是笑,有点像忍受着子弹射伤的痛苦似的。这个汉子难过了一阵,忽然鼻子一阵酸溜溜,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激之情充溢了他的心胸,他的眼睛湿了。三姐把谢扶去,群众无言散开,吴队长惭愧地把脸面埋在枕上。

吃早饭的时候,虾球帮忙收拾东西,吴队长把他拉住,递了一张纸片给他,说道:"费心你替我交给她,那个女卫生员。"虾球问道:"是给面粉你吃的那个?"吴队长道:"是的。"虾球把纸片带去交给谢同志,他一路上辨认纸片上那几行粗大的字:

"我是革命军人,鲁莽大意,冤枉好人,我要检讨自己,我很惭愧。请你原谅! "下面署名"吴永进"。

先礼后兵

虾球跟三姐到指挥部去。在路上,三姐又向他解释了一些他还不大了解的事情。三姐道:"知书识墨有点知识的人,我们叫他们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也有许多种样式,谢同志就是一种,很天真,很纯洁。她父亲信上帝,但一样可以帮助革命,她做起事情来很能牺牲自己,有一副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这种人,思想上虽然还不算很进步,但比较那些满嘴道

理,丝毫不肯替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高明得多了。虾球,你不要看轻你自己,虽然很多事情你不懂,但你将来会比知书识墨的人更坚强的。”虾球又想出了一个题目问三姐道:“什么叫条条大路通罗马?” 三姐道:“你在哪本书上看到的?”虾球道:“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三姐道:“他是谁?做什么的?”虾球道:“他姓龙,是在轮船上当大副的,这个人教我很多东西,介绍过一些书报给我看,又向我讲革命怎样革法,我也记不清那许多了。后来我们的那只船沉了,我们游上岸来,龙大副就带我们到鹤山来,他说第一步先开茶室,再一步就上山革命。在古劳附近你们检查渡船时,他就同我在一起的。我那时就叫他投你们,他说我是傻瓜,你们不会收容的,这他倒说对了。但后来茶楼开不成,我又要他带我革命,他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我好久好久想不通。后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的手枪偷出来,到沙坪去做小流氓,这你是晓得了的。三姐,你说罗马在哪里?离鹤山有好远?是不是条条路都通得到那地方去呢?”三姐听罢笑个不停,虾球从来没见过女人这样朗笑过。他心想:我说错了吧?这有什么好笑呢?三姐拍拍虾球的肩头道:“虾球,你的这位革命老师后来怎样了?”虾球道:“他那天晚上说要回顺德去吃谷种,吃完再打算。谷种能吃多久呢!”三姐听罢又笑起来,笑得腰也酸了。她叉着腰走路,拐过一个山丘,她选了一块草地坐下来,详细替虾球解说这句话的来源,之后,她作结道:“罗马,是借来形容革命所要达到的最终的目标,这目标当然不是只有一条路可通的,但是你那位龙大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两脚却跑回顺德去吃谷种。这种言行矛盾的知识分子,是很可笑的。你还有些什么好朋友?再说我听听!”虾球这时想起蟹王七来了,他就一五一十把跟蟹王七的历史讲给三姐听,讲完后,三姐郑重说道:“虾球,你的这番话,你的这段历史,对我们很有益处,我要向上头报告,请上头指示。不过我可以

跟你说，蟹王七参加了反革命队伍，而且又随军作战，实在是好人有限。我们对待这种人的基本态度是：争取他们放下武器，投降过来，不然就消灭他！就是我们的老子我们也不放过他，何况是朋友！你记住我这番话。”

虾球心想：不投降，就消灭他！——对了！就是这样，先礼后兵，没有什么可客气的了。

休息十分钟，他们又继续走路。到指挥部所在地的一座村庄时，三姐吩咐虾球道：“你在附近玩两个钟头，找你的朋友聊聊天，我到指挥部开会，你到时候到指挥部门口来等我。记得！”虾球跟三姐走到一座宽大的庄院门口，看着三姐走了进去，他就在附近蹓跶，他街头巷角胡乱打了一个转，村庄里有不少战士在走动，面孔陌生，很多都是穿着旧衣服，但精神都很好。女战士有的穿短衫裤，有的穿男装军服，穿单衣的给冷风吹乌了脸色，穿军服的把双手插在裤袋里。虾球穿了两件单衣，也觉得有点冷了。山地的气候，是比香港、广州都冷些的。

有一个穿土布单衣汉子匆匆迎面走来，后边跟着一个佩驳壳短枪的通信员，起初虾球不大留意，后来走近了，他才看清楚他是丁大哥。他站着唤一声：“丁大哥！你还认得我吗？”丁大哥也站住望他一眼，笑道：“哦！虾球，我认得。”虾球不知道说什么好，丁大哥打量他一下，说道：“虾球，你长高了！我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你参加队伍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好的，好的！”虾球道：“谁告诉你？是不是三姐告诉你？”丁大哥笑道：“不单是三姐，好多人都说起你。”丁大哥回头对他的通信员道：“他就是虾球。我们队上指导员编的报上，就是用他的历史画连环图的。可惜画得不像真人。”说罢向虾球介绍道：“他叫小老虎，我的通信员，你们两个人做朋友吧！”虾球、小老虎两人对望了一眼。小老虎比虾球小三岁，但革命的历史比他长。丁大哥问道：“你在哪一队工作？跟三姐是不是？”虾球道：“是

的,跟三姐。"丁大哥道:"好极了,那么不久你要跟我们在一起了。虾球,你还怪我么?在广州我错失了你,后来出来找你,又找不到你。"虾球笑了一笑,他一点埋怨的心思都没有了。丁大哥拍拍虾球的肩膀道:"我当时的态度很不好,我很后悔呢。如果你因此走了一条绝路,我真是无意中害了一个人了!今天能看见你,我多高兴,现在我要到指挥部去,晚上我再到三姐那里跟你谈谈,有许多关于鳄鱼头的事情要问你呢!"说罢他就带着小老虎走了。

走出村外,虾球碰到了死蛇的担架,亚炳在后边押着,两人相见拉手跳在一起。虾球问道:"在路上有什么新闻?"亚炳道:"屁新闻都没有,我肚子饿了!"

虾球道:"肚子饿,得顶硬上呀。在沙坪时,我们可以乱搞一通,弄东西来吃,现在我们要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亚炳道:"交了差再打算吧!"他拉虾球一同走,把死蛇押送给方标。方标看了看死蛇的伤口,问道:"怎样?好些吧?"死蛇道:"好些了,只是还不能走动,一走动就会痛。"方标道:"你放心,躺十天八天就会完全好了,到那时候,再放你回去吧!"死蛇听说送他回去,急忙声明道:"报告官长!我不想回去了,我替你们烧饭做火夫吧!"方标道:"到时再说吧,最重要的事还是戒掉你的烟瘾,拔掉你的懒筋!"死蛇力辩道:"官长,你别冤枉我吧,我虽然烧过两口雅片,但没上瘾呀!至于说到懒筋,你看哪一条是,你就叫人给我拔掉吧!"说得大家都忍不住笑。亚炳这时小声问方标道:"有吃的东西么?我们肚子饿了,一路上没有吃过东西。"方标即刻打发人煮饭给他两人和担架的民夫吃。饭后,又把死蛇抬到指挥部去,方标走进去报告。这时,所有的首脑连老姜、老万和各区来的丁大哥、老薛、三姐等等一共十几个人,正在开会。方标走到老姜的旁边道:"那个俘虏送到了。"老姜看看手表,答道:"你招

呼他在外边等一等！”方标转身出去了。

会议在进行中，刚刚谈到干部问题。老姜道：“事情还不明白么？东纵北撤的时期，我们可以说是从有到无了。到第一个和反动当局竞赛的口号提出的时候，敌我的武力对比，我们处在劣势，敌人处在优势，一年之后，敌人的正规部队加上地方警察保安部队最多是六万人，我们追到而且超过他们了。现在呢，不管在兵员的数量上，即在实际使用的武器上说，我们已大大超过敌人了。我们的队伍天天壮大，一个小队级的负责同志一转眼间跳到大队级上来，这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我们今天只问这个人对革命忠诚不忠诚，能力就是差一点，是可以慢慢在战斗中磨炼的。我们要大胆地信任干部，培养干部，教育广大的干部预备军。在这一点上，即培养人，争取人，动员广大的群众站在我们这边来，这一竞赛成绩越优异，我们打垮敌人的时间就越提早。这次我们勇敢地提拔干部，有些同志关起门来议论这个太快，那个太高，把战友担负责任的加重看成是升了官，这不仅是一种庸俗的看法，而且是完全无视客观形势的发展，忽视事实上的需要了。我们一定要在短时期内动员人力，动员财力，动员物力，准备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这该是我们今天头等重要的事情了。大家尽量拿出办法来吧！”

老姜的话说完，大家都纷纷提出意见。大家都同样感到：过去培养干部的工作，远远落在工作需要之后。至于说到药物的捐募，被服的征集购买，粮食的储备，成绩更差。过去大家都委过于交通不便，队伍流动和环境特殊，很少认真把这些困难，主动地、上下一致地去努力克服过。前方的人埋怨后方的同志，战地的人埋怨敌人大后方和海外的同志，互相埋怨，解决不了问题。这时老万说道：“在总的领导下面，我们要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由于最近的各种疏忽与错误，我们打了一次可耻的、无准备

的、被动的败仗，经过这次失败之后，我们记取了用血肉换来的教训，敌人不管怎样狡猾，他们的偷鸡行为，永远不能重演了。最近由于我们本区队伍的壮大，我们马上可以打几场漂亮的仗，配合各线的胜利，迎接最后大歼灭战的到来。刚才有些同志提议，把队伍中间一些家庭环境较好的同志，和历史深长、有较广阔的上层社会关系的同志，抽些到敌人大后方去分别动员资力物力，把上中层中间分子的力量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暂时只能在总的指导原则之下，分别去做，争取到一个人，争取到一分力量，就算有一分成就。涓滴可以汇成江河，我同意这个提议。”

老方说完话，大家都没有异议。他侧过头去跟身边的老姜交换了一些意见之后，说道：“那么这问题就这么办了。首先是由各人自愿自动提出来，但希望大家要提防一点：各个单位中有些享乐主义者会利用这特权回避了战斗工作，这种人的申请，我们要严格的考查。至于我们同志当中，有些跟居住英美或南洋的华侨有密切关系的，就是他不自动请求，我们也劝他勇敢地、热心地负起责任来，运用种种方法，去争取侨胞对革命事业人民事业的帮助。”他说这话时望一眼裴广志的大姐裴琼，裴琼明白老万的意思。她说道：“关于动员华侨的力量，我自己是华侨的子弟，我不能不说几句话。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一向都是受美洲的家长汇钱来支持生活的；自从去年我们不曾得到家长的许可参加了队伍，当时几乎把我祖父气得吐血。后来经过多次详细的解释安慰，老人家的火才慢慢平下来。父亲比较明白事理，但财权不在他手上。现在我离开队伍到香港去，毫无用处。”老万听胖大姐说完，提议道：“裴同志，我提议你设法争取你祖父和父亲先做一个‘无名氏’，今天是无名氏，将来有一天就会成为革命的功臣了！今天要求每一个华侨都公开站出来帮助人民解放事业，是

不可能的。你同意这个提议吗?”胖大姐笑道:“让我试试看,我也许可以争取他老人家做一个无名氏!”大家都笑了。大家都希望在此刻多争取一些捐钱捐东西不愿公开姓名的无名氏。

问题人物

会议继续开下去,最后,三姐把虾球的问题提了出来,她首先简单地把虾球跟蟹王七、鳄鱼头的关系说明了,接着就说出她个人的意见道:“是这样一个孩子,他旧日是鳄鱼头的奴仆,是蟹王七的友伴,但今天,大家处在敌对的地位了。这孩子的疑惑,是很自然的。他的阶级觉悟还不高,他不知道怎样对付蟹王七,因为他跟他没直接的仇怨,他是恨鳄鱼头的,因为鳄鱼头杀死了他的兄弟牛仔。我们不能因为他不恨蟹王七,就容他把蟹王七当作好人;同样,我们不能因为别的一些人不恨鳄鱼头,就可以说鳄鱼头不是一个坏人……”老姜插嘴道:“你能简单一点说出你的建议来吗?别拉得太长了!”三姐道:“我的建议很简单,就是:请大家研究研究,把这个孩子布置去做瓦解敌军的工作。”三姐说完话,大家很沉默。大家望望姜,姜正在思索这个问题。他想:我可以信赖他去突击沙坪的自卫队,同意他去抢夺机关枪,因为这个行动需要一点机巧和一股勇劲就够了;至于瓦解敌军,却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虾球受教育的日子还浅,不能信赖他去做这件工作。大家见老姜沉默思索的表情,知道三姐这个提议不容易被考虑的了。老万大队的政委老胡打破沉默道:“我看虾球这孩子,不可能单独把这件事情搞得好的。”老姜道:“大家有什么意见?”坐

在胖大姐旁边的老朱(诨号叫做"理论之王",他接替了劳明耀的工作)这时好像责无旁贷似的发挥他的意见道:"瓦解敌军工作是重要的,这是需要选拔最坚贞、最勇敢、最果断的同志去做才行。绝不能让虾球这种流氓出身的少年去做。我看这种人还有问题。研究他过去的历史,他的可靠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大家想,他的关系多复杂!由于他的出身、阶层、社会环境的种种限制,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忠贞的无产阶级的战斗者。他过去曾是鳄鱼头的奴仆,叫他去接近鳄鱼头,他依然会变成鳄鱼头的奴仆,依然会忠于他的旧主。总之,他的向好一方面发展的个性,敌不过上面所说客观条件所加给他的制约,这种劣根性太深的流氓少年是不能信赖的,三姐你的建议未免太儿戏了!"三姐有点生气道:"这是什么话?你怎能武断人家……"丁大哥在旁边把三姐的袖口一拉,截断三姐的话道:"我看,在这里,在这时候争论虾球的好坏都是不必要的,让他跟我们在战斗中学习吧!不忙派他去做什么瓦解敌军的工作,等跟敌人接触时再说吧!"老姜、老万都同意丁大哥的意见,这件事就这样拉倒了。

在散会之前,老万对三姐道:"后方医院的工作,你在到丁大哥的大队接任新工作之前,还得帮帮孙医务员的忙。该转移的转移;该送回的送回;该隐蔽的隐蔽;把包袱大大地减轻,好适应新的情况。"三姐点头答允。老姜又指定了三个人负责去跟死蛇谈话,详细了解敌情,好布置新的军事行动。

散会后,三姐快步走出指挥部的门口,她一眼就望见虾球在外边树脚下等她了。丁大哥追了出来,叫道:"三姐,三姐!走这样快干吗?"三姐回过头来,就站定等他。丁大哥跑上前来笑道:"看你刚才的样子,又想发脾气了,这又何必呢?"三姐道:"我真不服气!他死啃理论书,却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了。"丁大哥笑道:"那些离开实践的教条主义的意见,是不必

重视的。过两天你把虾球带过来吧，让我们好好教育他，改造他，使用他。空言斥责他，跟空言支持他都没多大用处。”三姐道：“我真不明白，有些同志把瓦解敌军看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其实……”丁大哥接口道：“夸大工作的困难是不对的，但也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工作。大概是这几天会议开得多，把有些同志的脑筋开昏了！”说得三姐忍不住笑起来。

虾球看见丁大哥跟三姐慢慢走细细谈，他也慢慢迎上去接他们。走近他们时，他听见丁大哥微笑对三姐说道：“你看!我们的问题人物来了!”虾球不晓得什么叫“问题人物”，他抬起茫然的眼睛望着他们。三姐笑道：“你看，这是一个叫人绝望的人吗?”丁大哥道：“没有理由绝望的。每一个人最好想一想他的过去吧。”三姐笑道：“我没资格向他掷石头，我也做过很惭愧的事情。”丁大哥道：“现在不是投石头不投石头的问题，是怎样改造他的问题了。”三姐道：“是的，你讲得不错！”

三姐邀请丁大哥到后方医院去跟她吃一顿晚饭。一路上，他们海阔天空一边谈一边走。丁大哥的通信员小老虎也跟虾球在他们后边一边走一边谈，初相识，一谈就熟落了。

丁大哥应三姐道：“问题真是太多了。不过，大大小小的问题，总得要解决的。有些小问题，要等到大问题解决了才能够解决；可是，大的问题要得到总的解决，又要许许多多小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解决。它们互相之间，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到今天来说，革命是到了高潮的时候了，可是静静一想，高潮时期的今天，有阶级觉悟的人，到底有了多少呢?就算增加到五百万人吧，五百万不算少了吧?但比起全国的人口，仍然是一个少数！我们别扯得太远了。在我们本位工作来说，当前最中心的环节，是打几场漂亮的仗，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力量配合政治，一齐采取攻势了！”三姐问道：“组织上有了确切的决定了吗?”丁大哥道：“战略是定了

的,但执行的细节战术在研究中。你知道,带这样众多的武装,在我们还是初次的经历,不能不作充分的准备。”三姐道:“跟你在一起打仗,我很高兴,只怕我帮助你的地方太少了!”丁大哥道:“怎么?你居然客气起来了?”三姐道:“虽然有胡同志指导,但我还是担心做得不好。……”丁大哥道:“除了加强学习,更多的锻炼外,再没别的好办法了。”三姐点头。走了一段路,丁大哥回过头来跟虾球说道:“虾球,你替我们做一件工作好吗?”虾球问道:“什么工作?”丁大哥道:“一件很容易做的工作!”虾球道:“说呀!要我拚命都可以!”丁大哥道:“你回到鳄鱼头、蟹王七那里去,跟他们混一个时期。你说是给游击队抓了又放回来的。你记得跟弟兄们说,我们怎样优待俘虏,这就行了,别的事情暂时不要你做。你明白吗?”虾球道:“就这样吗?那容易得很!”三姐道:“不容易吧!你要说得人家相信才行呀!”虾球道:“这不难,你放死蛇跟我回去,他们一定相信。但是我呆多久才逃走出来呢?”丁大哥道:“你不必逃走,我们很快就来接你了!”虾球道:“你别骗我呀!”三姐道:“我们是不骗同志的,你放心!”

虾球听说要派他出去做一点工作,他高兴极了。但他很怀疑这件工作这样简单,光是宣传游击队优待俘虏,能有什么作用呢?他心中虽然怀疑,在路上没有机会给他问个明白。跨过一处小山丘,医院在望了。小老虎问虾球道:“前面就是医院么?”虾球道:“什么医院,名堂是医院,其实是没有什么药的。”小老虎问:“你病过么?”虾球道:“在香港病过,到内地来还算好。你呢?你病过么?”小老虎道:“当然病过。但我病不死。”虾球道:“什么病!”小老虎道:“烂脚。”虾球道:“烂脚你走得这么快?”小老虎道:“丁大哥找些生草药给我敷,又买眉豆煮给我吃好了。”虾球道:“你认得亚炳么?”小老虎道:“怎么不认得,他开小差逃走了,真丢脸!”虾球道:“他又跑回来了,你没有见到他?”小老虎道:“没有。我才回来不久。”虾球

道:"你会掷手榴弹吗?"小老虎道:"当然会!手榴弹有两种,一种是有柄的,一种是没柄的,有柄的好用。"虾球道:"你掷过吗?"小老虎道:"当然掷过!"虾球觉得小老虎说话很有趣,什么话都"当然!当然!"满神气的样子。虾球问道:"炸死过多少敌人?"小老虎道:"我没炸过敌人,丁大哥不许我炸,他说我掷不远。"虾球道:"那你又说当然掷过!"小老虎道:"我当然掷过!我炸死了——"虾球等了半天,不见他说下去,追问道:"炸死了自己人?"小老虎笑道:"炸死了几十条鱼!丁大哥罚我立正一小时,叫我自己反省自己的错误。"虾球笑道:"那些鱼怎么办呢?"小老虎道:"怎么办?照吃!还用得着客气?"虾球道:"丁大哥也吃吗?"小老虎道:"当然!"虾球忍不住哈哈哈大笑起来。

两天以后,丁大哥、老胡率领了一大批干部,离开指挥部,赶回他的大队部。跟他走的一批人,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军事干部,从军事组学习完毕抽派出去的,里面除裴广志一个是知识分子外,其余全是本区农民出身的年轻小伙子;一类是政治干部,里面有指导员、文化教员和艺宣工作者,男女都有;一类是卫生工作人员,人数最少,经丁大哥一再力争,只分得一个;此外还有一批小鬼们,虾球、亚蒙、土生、亚胜都在里面,亚炳跟亚成,调做交通员。这一批人浩浩荡荡,在丁大哥、老胡两人率领下,赶了三天路,就到达丁大哥的队伍在鹤山的根据地彩虹岭了。

一到达驻地,他们即刻开始做的工作是召集各队队长和地方工作同志,听取最近的情况,接着就传达了指挥部这次扩大会议的经过,最后就精密研讨怎样完成新任务的各种部署。

他们的新任务是有很多方面的:关于土地政策的、关于争取地方反动武装反正的、关于统一战线在繁盛墟镇的建立的、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关于保护归国及出国华侨的……等等,头绪纷纭,忙得他们不可开交。但

是,他们的任务虽然多,而最主要的一项任务却是:打一场漂亮的仗,把鳄鱼头的队伍,歼灭得一个不剩。

布置一次缜密的、神不知鬼不觉的歼灭战,丁大哥预备花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有三夜的时间,他叫虾球跟他一床睡觉。东拉西扯都是谈鳄鱼头和蟹王七。由香港谈到黄埔,由黄埔谈到广州;由洪少奶谈到黑牡丹,由黑牡丹谈到亚笑、亚喜;由牛仔的死谈到龙大副的革命;最后谈到蟹王七的骑马逃命。虾球谈得很起劲,很兴奋,说话像不竭的涌泉。每一次都是丁大哥打断他的话道:“夜深了,明天再谈吧! ”最后一晚,丁大哥听完了虾球的故事后说道:“虾球,你还记得么?你在香港第一次看见我时,你心里是怎样想的?”虾球道:“我喜欢你的那枝步枪。”丁大哥道:“不错,步枪能打反动派,但一枝步枪只能打一个反动派,今天的反动派人数太多了,我们要很快地把他们打完,早一天救活老百姓。这样,光靠步枪还不行,我们就得想另外的办法。”虾球道:“什么办法?”丁大哥道:“瓦解他们! ”虾球道:“怎样瓦解呢?”丁大哥就用最浅显的话解释给他听,让他明白,对付敌人,除了开枪射杀之外,还有这种有效的办法。

触　须

到第四天,丁大哥跟三姐道:“我不单了解了鳄鱼头、蟹王七的个性,也了解虾球了。他不是一个坏孩子。”三姐道:“你还发觉他性格上有什么特征?”丁大哥道:“老实,勇敢,富于幻想……”三姐道:“对了! 我看,广西孩子的戆直,湖南孩子的精明,广东孩子的勇敢义侠,他身上都有一点

点。自然,他也有不少劣根性,如赌钱等等。"丁大哥道:"他出身劳苦家庭;有华侨子弟之名,没有华侨子弟之实;过过流浪生活,却又跟上海的小瘪三不相同;他大致上跟我们队伍中的小鬼们差不多,特殊之点就是,他走了好远的路自动来找我们的。"三姐道:"这算什么特殊?我们每次到一个新地区,多少孩子要跟我们走啊!"丁大哥道:"像他走那么远一条路来找我们,却是少有的。"三姐道:"我觉得他跟那些看了连环图就真的实行上山寻师学道的孩子,是同一气质的。二十年后,受过新社会的培养,他不难成为一个科学家,不然就会成为一个军事家。你相信他有这一天么?"丁大哥道:"当然相信。不然我们今天的努力和牺牲就没有代价了!"丁大哥这句话,三姐听了十分感动,这个印刷工人出身的青年,打了几年游击,经过革命熔炉的铸炼,今天说起话来显得多么坚定,多么有信心而又富有教养啊!三姐望着丁大哥想:新的工人,新的知识分子,已经站在我们的面前了。当三姐正在遐想的时候,丁大哥道:"我已经决定了,但还得征求你的同意,因为虾球是你的通信员。"三姐道:"你真的决定了派他出去?"丁大哥道:"是的,鳄鱼头的部队撤回宅梧镇了。我要从我们这里建立一条直通鳄鱼头心脏的情报网,虾球是最前头的触须,外边是亚炳、裴广志、亚胜,跟我们的交通站连结起来。必要时我也亲自跑一趟,看看那一带的地形。我觉得,虾球是最适宜而又最可信赖的一个人了。"三姐道:"你派他,我同意。"丁大哥道:"给他的任务,只能是很简单的一项,不能要求他做得太多。你同意就最好了。"丁大哥即刻叫小老虎把虾球、亚炳两个人叫来,关起房门,吩咐亚炳道:"亚炳,你听我说:你明天同虾球一齐出发,到宅梧镇住下来。我给你钱做伙食。我知道你很有本事,就是没有钱也能在那里混一头半月的。你在宅梧找一个固定的地方住下来,接听虾球的消息,你得到消息,我另外派人向你要。你每天要设法见虾球

一次或两次，你做得到吗?”亚炳道：“做得到！”丁大哥转向虾球道：“虾球，你到了宅梧镇，找到蟹王七，就跟他做事，想办法去接近鳄鱼头。我们只要你做一件事，就是：无论在鳄鱼头那边听到什么芝麻绿豆的事情，都设法告诉亚炳就得了。将来我有什么特别吩咐，再告诉你，你做得到吗?”虾球郑重答道：“做得到！”丁大哥道：“好！就是这样。明早你们两人一同出发，现在你出去请裴广志同志进来！”

虾球把裴广志请来，丁大哥吩咐虾球再去叫亚胜。转头吩咐裴广志道：“我派你到宅梧侦察敌情，你把你观察的结果跟亚炳告诉你的情形记录下来。”说到这里，他叫亚炳出去，再继续说道：“亚炳只单独跟你发生关系。你得到材料，交给亚胜送到我们最近的一个交通站。亚胜只跟你一个人联络，你能负担这个任务吗?”裴广志想了一想道：“请你给一个时间我考虑考虑。”丁大哥道：“明早就出发，没有多余时间考虑了，去或不去，最好现在说，我还来得及换一个人。”裴广志道：“我想跟我姐姐谈一谈。”三姐插嘴道：“还开什么家庭会议呢?你选学军事，还不利用时机实习一下?”裴广志这才下决心道：“好！我去我去！”这时，亚胜走进来，丁大哥又把虾球叫开，回头对亚胜道：“你跟裴同志到宅梧镇去，跟他取得联络，替他传递消息，你住在靖村附近，建立第一个交通站，你明白吗?”亚胜道：“明白！”丁大哥道：“好！就这样办，明早七点你们两人再来见我。出去别乱说，要守秘密！”两人点头退出。

鳄鱼头打了一场偷鸡的小胜仗，广州的报纸大吹大擂，说是“空前大捷”，并且还把劳明耀、王凤以及被抓来的乡民二三十人合照一张像，制版登在报上，宣传说是“投降自新的匪徒”。张果老看报知道他的得力干部旗开得胜，心里也很高兴。他自己马上亲笔写了一封慰问信，挂号寄给

鳄鱼头鼓勉一番。

鳄鱼头收到张果老这封信时，他的队伍已经撤回宅梧镇，他见到张果老和各方函电嘉勉，心中十分快慰。他下令犒赏三军，并准地方土劣，唱戏开赌，以资庆祝。

这天晚上，鳄鱼头公宴他的上尉以上的干部，在酒席中宣读各方的祝贺函电。烟屎陈喝得酩酊大醉，鳄鱼头还没读完一封电文，他就高声叫："好！再接再厉！干一杯！"众人一呼百应，吵得庆云茶楼几乎要塌下来。蟹王七的一连吃过游击队的苦头，他静静坐在一个角落，可没烟屎陈那样快乐忘形。

鳄鱼头又高声叫道："呐！这是我们老板张司令的信！大家听着！——斌弟如晤，捷报传来，吾弟指挥有方，旗开得胜，至感欣慰。国步多艰，大局一时尚未易敉平，吾弟责任艰巨，尚须加倍注意，以临深履薄之精神，随时警惕，勿陷不拔之境，至要至要。愚近奉总统再三电召，日内晋京一行。愚以一老病垂暮之躯，临危受命，五中忧惧……"鳄鱼头读到这里，觉得这封名为祝贺，却满纸悲观语调的信，未免大煞风景，他停顿下来，不想读完它。烟屎陈抢到一句"临危受命"，就大嚷道："临危受命干一杯！"大家又哄闹起来。鳄鱼头收拾了张果老的信，马上跟大家干杯。

虾球到宅梧镇已经两天了。第一天他跟亚炳周游街角巷尾，跟镇上的贫苦孩童打交道。亚炳的嗅觉很灵敏，他很快就结交上镇上的难童"哥头"，进贡了"见面礼"之后，他分得了一席铺位。第二天虾球就打听了鳄鱼头团部的驻地和蟹王七连部的驻地，并在下午找到了亚喜。亚喜见到他非常高兴，问长问短，虾球就把经历告诉她，最后，他说了一段假话道："后来，我们的茶楼开不成，游击队来了，把我抓了去做勤务兵，半途我就逃出来了。"亚喜也告诉她自己的经历，最后提到亚娣道："七哥有一天去

看她,她还是旧时一样泼辣,骂了七哥一大串难听的话,骂了又哭,哭了又骂,还骂你呢!"虾球道:"骂我?"亚喜道:"七哥说的,不信你去问问他。今晚洪团长请饮酒,在庆云茶楼。"

虾球就暂别亚喜赶来庆云茶楼。楼上摆了三桌酒席,校官一桌,尉官两桌。虾球上楼梯一眼就看见鳄鱼头的背影了,狠狠望了他一眼,再四周一看,见蟹王七正放下酒杯,他就跑上去,在蟹王七背后唤道:"七哥,亚喜姐叫我来请你下去讲几句话!"蟹王七看见虾球,跳了起来,一手拉住他道:"虾球!你打哪里钻出来的?干一杯再说!"虾球道:"等下再上来喝吧!"蟹王七就跟虾球下楼。

走下楼来,虾球才一五一十告诉蟹王七他沉船以后的经历,最后说到给游击队抓去当兵,半途逃出来,饿了几天了。讲完经历之后,他问蟹王七道:"我以后怎么办?"蟹王七道:"怎么办?还用问,有饭大家吃呀!"虾球道:"我不想当兵。"蟹王七道:"当班长行不行?我连下正出一个班长缺。"蟹王七想要他顶死蛇的缺。虾球问道:"你连下的兵是大兵还是小兵?年纪比我小才行。"蟹王七道:"都比你大,二三十岁,四十岁的老兵也有。"虾球道:"那不行。我哪有本领带他们。最好是当名传达。"蟹王七道:"连部没有传达,到团部去好不好?"虾球道:"洪先生肯用我?"蟹王七道:"怎么不肯用你呢?别在这里废话了!上来喝酒吧"虾球道:"不,我不上去!我跟他打过架,他还恨我的。"蟹王七道:"洪团长大人有大量,怎么会恨一个孩子呢?上来!我担保他不打你!"虾球只好跟蟹王七上楼来。

蟹王七把虾球带到鳄鱼头的旁边,报告道:"报告团长,虾球回来了!"鳄鱼头一看见虾球,起初有点愕然,但即刻他就笑了,问道:"虾球,好久不见了!你怎么到这里来的?"虾球道:"我跟林四海、胡万顺、龙大副一班人到三洲附近开茶楼,土匪来打三洲,把我抓了去,一路连稀粥也没

得吃，我听说洪先生的队伍开到这里，我就乘机逃了出来。一连饿了好几天了！……”虾球说罢，鳄鱼头朗笑道：“哈哈！没有饭吃的乞丐队伍，怎么能够打仗呢？我以为我们才有逃兵，原来他们也有逃兵，哈哈哈！……虾球，你找到我，不怕再挨饿了！来，先干这一杯！暖暖你的肚子吧。”他倒了一杯酒递给虾球，虾球接过来，望一眼蟹王七，蟹王七笑笑，他就倒下喉咙去。蟹王七拉虾球的手道：“来！过我这一桌来吃饭。”鳄鱼头道：“虾球，你跟王连长到那边去吃饭，吃完饭就到团部来！”虾球走后，鳄鱼头对他左右的团副、营长、军需、副官、书记、新闻室主任说道：“这个孩子真了不起！他是我的旧部下。有一次沉船，狂风大浪，都淹他不死。才十六岁，周身机灵，留他在团部当马弁当传达，是最好不过的了。”团长称赞虾球，新闻室主任应道：“这孩子眉目精灵，身体结实。如果吃得饱，还会发育得更好。他认得字么？”鳄鱼头道：“认得几个字，读过初小。”新闻室主任道：“这就更好了，我帮团座训练他两天，洗刷一下他在匪区里面中的毒素。”鳄鱼头笑道：“彭主任，你先替我洗洗我身上的毒素吧！我身上的毒素注射过盘尼西林还没好清楚呢！哈哈哈……”新闻室主任也张开嘴“哈哈哈……”笑起来。一笑开头，一桌的人你也哈哈哈，他也哈哈哈地笑起来，有些人只是机械地跟着上官笑，连自己也笑得莫名其妙。吃完饭，虾球跟鳄鱼头回到团部去，半醉的鳄鱼头，躺在靠椅上向虾球伸出大腿来，等虾球替他脱皮靴。虾球站着装不知道。鳄鱼头的马弁上前去替他脱了。鳄鱼头把副官叫来，吩咐道：“带这孩子出去，补他做传达！”

第二天，虾球穿起军服，扎起风纪带、布脚绑，跟随着传达班长，开始做传达的工作。鳄鱼头的一团人并不完全驻在宅梧镇。团部直属队及蟹王七所属的第一营驻在镇上及靖村、堂马各村，第二营驻在西南角的双桥墟，第三营驻在东边的榴花坪。驻地照这样的分配，倒也合乎军事要求


1965年，作者夫妇摄于广州

的原则。鳄鱼头的武力，就完全控制了双桥水、沙水、石水三道河流和宅兴(宅梧到新兴)公路、宅开(宅梧到开平)公路，他把整个第四区的水陆交通都放在他的管制之下，无形中他就是这个地区的皇帝。一切地方上的民、财、教、建、农、工、商各业他都插一手，目的在扒钱。一切钱财物资的收入，都统其名叫“公积金”，大部放进他的腰包，小部用来津贴部下。他宴请部下，花天酒地的开销，不消说都是在公积金项下开支。他的三大财源：一是食空额，二是包运烟土，三是办军中合作社，这是三位一体的连锁企业。用公家的款，公家的交通设备，公家的人力，而做的全是私人生意。鳄鱼头的计划很周到，他打了一场下马威——偷鸡仗之后，马上就开始他的经济建设了。至于他的部下营连各级干部，没有一个不是上行下效，利用各种机会和职权，拚命挣钱。士兵呢，他们除了给上级尽量剥削利用之外，不能忍受的就拖枪逃走，挨下来的多数都不受纪律的制裁，明抢暗夺，看见官长带着家眷或轧了姘头，他们就到处强奸妇女。这批军队一驻扎下来，除了狼狈为奸的少数土豪劣绅之外，多数群众都恨之入骨。

裴广志到了宅梧，不上两天工夫，关于防军的军风纪，分布概况，群众对防军的舆情，他都查得一清二楚。他每天都写了报告，交亚胜带给交通站传递回去。

亚炳在庆云茶楼门口附近帮同一个小朋友看香烟摊,整天在等虾球传达消息。第一次裴广志去问亚炳,亚炳道:“蟹王七、鳄鱼头请了虾球吃了一顿饭,喝了一杯酒,吃饭的人一共三围台。”裴广志问道:“还有什么?”亚炳道:“没有了。”裴广志生气道:“这个糊涂虫!”很不高兴地走开了。裴广志事前受了丁大哥的叮嘱,凡关于虾球方面传来的消息,不管芝麻绿豆大小都要写下来,作为判断的资料。无奈何,只好照写送回去。看到这情报的丁大哥笑起来。

大队政委老胡在旁边看完了裴广志的报告,称赞他的精密能干,等看到虾球方面的消息后,他很担心地对丁大哥道:“糟糕了!虾球没受过很好教育,不会用脑筋,喝酒吃饭,报给我们有什么用呢?”丁大哥道:“你对这孩子不能太过苛求。他不过是一根触须,他能钻进去,有得吃,有得喝,我们还不高兴吗?问题在我们慢慢指导他,一下子要他做得很满意是不可能的。”第二次关于虾球的情报更好笑,裴广志写道:“鳄鱼头叫他脱皮靴,他站着不动。后来叫副官补他做传达;第二天跟传达班长到处送公事。”丁大哥跳起来道:“这根虾公触须找了一个好位置了!”三姐看了这情报之后,对丁大哥道:“你距离虾球太远了,得靠近去指导他才行。”丁大哥道:“我很想亲自跑一趟,但要得胡同志的同意。”三姐道:“胡同志不会反对的。”丁大哥道:“他不是反对,他是怕我太冒险,他打算自己去看看。”三姐道:“他跟虾球不很熟,指导上很不方便,而且你也该亲自去看看地形。”丁大哥道:“好,我们找胡同志商量去!”

隔了几天,丁大哥跟老胡、三姐经过缜密商量之后,就带几个得力的军事干部,到宅梧镇外的乡下住下来。逢一三五趁墟的日子,分批混进镇上去侦察敌情和地形。

丁大哥单独进镇一次,独自一个人上庆云茶楼去喝茶。亚炳眼利,等

丁大哥坐下后就跟了上来。丁大哥用眼睛盯了亚炳一眼,小声叮嘱他道:“你坐下来只管吃东西,不要跟我说话! ”丁大哥自己把茶盅搬过隔邻靠壁的小桌,但却跟亚炳贴近在一起。每人据一张小桌,看来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亚炳吃了几碟点心,丁大哥在他耳边问道:“钱花完了吗?”亚炳道:“还有。”丁大哥道:“虾球几时出来?”亚炳道:“他白天派公事,晚上出来玩。”丁大哥道:“这两天有什么事?”亚炳道:“我今天看见亚康。”丁大哥道:“亚康! 哪个亚康?”亚炳道:“跟薛队长的那个亚康。”丁大哥心想:老薛的触须也伸到这里来了。大概指挥部也有直接的情报线布置在这附近。丁大哥问明了虾球每天派公事的路线和时间,看看手表,就叫亚炳先走,他再坐一刻就会账下楼,往通靖村的小路走去。

靖村是第一营的驻地,隔宅梧镇不远。一路上都有些零食小摊,给趁墟的人在路边歇歇脚。丁大哥坐在一个小摊上剥花生吃,看看来往军民人等,跟乡人聊聊闲话,听听农产的市价,看看附近的地形。坐了约莫一点钟,他看见虾球挂着一个公事布袋走过来了,虾球没看见他,他就跟了上去。快过桥时,他就喊道:“慢点走呀! 虾球! ”虾球回过头来,骇了他一跳,说道:“丁大哥,你怎么敢来这里?”丁大哥笑道:“我怕什么?我刚才还跟亚炳喝茶呢!你跟我来,我有话跟你说。”丁大哥折向西北边,沿着河岸的小路上走,虾球跟在后面,走到一处人迹少到的树林边,再进去,踏着林中的枯叶,到一处最隐蔽的地方坐了下来。丁大哥微笑对虾球道:“三姐不放心你,怕你弄得不好,会出毛病。我说虾球不会的,虾球不是一个蠢孩子,他一定会好好在里面找些办法的。”虾球着急道:“我知道怎样干呢?我只能跟亚炳见面,他又不大懂事,我知道裴同志在附近,但他又躲着不见我,我真是闷死了! 丁大哥,我要回队去,你看! 我有了一枝驳壳了! ”丁大哥安慰他道:“虾球,不要心烦,你在里面是有用的,必要时我会

来接你。我会常常来,或者派人来教你怎样干。”虾球道:“我想出一个主意来,不知道好不好?”丁大哥道:“什么主意?说我听听!”虾球在丁大哥耳边道:“半夜三更,在鳄鱼头脑门上给他一枪,送他回老家去!”丁大哥骇了一惊,即刻反对道:“不!你不能杀他!我们是不暗杀人的。等时候成熟,我们要一举把他们整团人歼灭。不投降,再消灭他不迟,你千万不要乱来,知道吗?”虾球点点头。丁大哥道:“你给你的公事袋我看看!”

虾球把他公事袋的文件和发文簿都倾倒出来,里面有通报、命令、附件、私人信件等等,大丁哥迅速翻看了一遍,看见一幅油印的“本团直属队暨各营连驻地图”,他取出铅笔摘记下来。检阅完毕,原封交还虾球,吩咐他道:“后天这个时候,我在这里等你,你送公事时折到这里来。来时前后左右看看,不给人看见才好。”虾球问道:“死蛇怎么还不回来呢?我对人讲过,游击队怎样怎样宽待俘虏。”丁大哥道:“还没回来吗?这件事我不晓得,等我问一问。要是他自己不愿回来,那就不能勉强他了。”虾球道:“我知道他自己是不愿回来的。他说过在里面当火夫都干。他在这里是上士班长呢!”丁大哥道:“他志愿跟我们在一起干革命工作,就只好依照他的意思了。啊,我几乎忘记了,我带有一点钱给你,手巾牙刷要买,请朋友喝茶也要用钱。”虾球道:“蟹王七给了我一点钱,够用了。”丁大哥还是塞钱给他,并且说道:“你不收,我回去指导员要骂我了。”虾球只好收下,他怕三姐不高兴。丁大哥道:“你先走,我在这里躺一躺。记得后天再来啊!”

虾球走出树林,心里很高兴。他知道丁大哥、三姐都没有忘记他。他飞快地走到靖村,派了公事,就去找蟹王七,连部的人说连长上镇还没有回来,他就到隔壁去看亚喜。

走进亚喜住的地方,虾球看见一群吱吱喳喳的女人在里面打牌。一

个女人问他:“你找谁?”虾球道:“我找亚喜姐!”那女人粗声粗气道:“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亚喜姐,只有一个王连长奶。”另一个女人一边打牌一边忿忿道:“副官也是上尉,连长也是上尉,连长老婆叫连长奶,副官老婆却叫副官太,你说有什么道理?白板碰!几乎走鸡!”坐对面的一个女人应道:“怪不得梁副官调第四连当连长,梁太把她老公骂了三日三夜,原来是从太太降到奶奶,把她降了一级!”坐她上家的一个女人道:“小小也是一个带兵官,只要多吃几个空额,管他奶奶不奶奶?”这群连排长奶奶们吱吱喳喳没有人理会虾球。他站着无聊,正想回头走,亚喜刚从厨房走出来,看见虾球,问道:“你刚从镇上来吗?看见七哥没有?”虾球道:“没有。”亚喜道:“他们又赌钱去了!要是把连上的伙食输光,我看他吊颈也没有绳!”虾球道:“七哥常常赌吗?”亚喜道:“怎么不赌,他们没一个好人!要是我来迟两天,他就包土娼了!”虾球应道:“难怪卫生队那么好生意,一天到晚有官长去打针。”亚喜道:“你也要小心呀!虾球。你学坏,你就不要来看我!今晚在我这里吃晚饭吧!”虾球道:“我暂时还坏不到哪里去。”

亚喜把虾球叫到厨房去,拉拉杂杂告诉他一些广州的情形和连部的情形。她说,本来她跟蟹王七不会这么快结婚的,后来突然奉到出发的命令,鳄鱼头退了新亚酒店的房间,把洪少奶调到黄埔托付给杨经理照顾,亚笑也跟在身边。她替她自己打过算,认为还是跟蟹王七早结婚的好,不结婚,老跟洪少奶打长工,也没个出头的日子。因此问准了鳄鱼头、洪少奶,在出发之前就草草结婚了。亚喜后来又说到连部的情形,她说,出发时是一百零四人,一路行军,一路逃到现在,打了一仗之后,只剩五十多个人了。七哥说,团长吩咐造花名册缴上去还照旧列一百零四人,空额的饷银三二三十一,跟团长、营长三份分,好是好,打仗就很吃力了。虾球问道:“兵越来越少,剩下的枪枝子弹谁来挑?”亚喜道:“水路封船,陆路拉

夫，他们有他们的办法。”虾球道：“前方打仗，你跟来不害怕？”亚喜道：“怕也没法子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不跟他跟谁？”虾球道：“洪少奶怎么又不跟来呢？”亚喜道：“谁知道她！我没本领学她。她嫁人当作玩耍，改嫁比吃豆腐还容易。其实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打算，红颜易老，过几年眼角打皱，风流云散，还怕她不到青山去吃长斋！”这些感慨，虾球不大感觉兴趣。他帮亚喜烧饭劈柴，弄这弄那，不多久，蟹王七就回来了。

蟹王七说：“这几天风声不大好。匪军又开回黄屋村一带地区，还派出许多情报员到来刺探军情。今天抓到了一个小鬼，拖到团部去打得半死。”虾球听说抓了一个小鬼，他的心卜卜地跳。他想：糟糕了！亚炳一失手，供出他来怎么好？他越想越寒心，但又不敢问蟹王七这小鬼是什么模样和叫什么名字。他吃饭也吃得不安乐。蟹王七问道：“他们里面是不是很多小鬼呢？”虾球呆了一阵，不知道怎么说好。亚喜问：“什么小鬼？”蟹王七道：“小鬼就是我们的勤务兵、传令兵、马弁。他们不叫什么官什么长，统统都叫员。司令官叫司令员，勤务兵叫通信员，说是什么官兵平等，鬼才相信！官兵平等，还能打什么仗？没半点规矩！”虾球也不答话，尽让蟹王七一个人说。他等蟹王七吃完饭，他就放下筷子，借故赶忙离开连部。在路上，他脑筋乱纷纷的不知道怎么打算，他只本能地感觉得有自卫的必要，他就解下他的驳壳，上了一夹子弹。

走着走着，虾球脑子里想出一点头绪来了。他想到他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拖枪逃回部队，一条路是硬着头皮回团部去看看。走到镇上时，他突然想起，为什么不先去探探亚炳的住处再作打算呢？他顺着大街走，经过庆云茶楼门口时，望望那个香烟摊，不见亚炳，他的心就乱起来。再寻到亚炳住宿的地方，跑进去一看，也没有踪影，他这时觉得事情坏透了，跑到团部就等于自投罗网，这时不逃，还等何时！正想拔脚就走。这

时,突然有一只手从后面拉住他的手臂,骇了他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正是亚炳。亚炳把他拉到屋角,悄悄告诉他道:“我看见亚成给抓了,我因为跟他见过一面,怕他走漏风声,连累大家,我请示了裴同志,他叫我即刻跟他撤退。你跟亚成不认识,你仍旧留下来。将来谁跟你联络,丁大哥会打主意,你别怕!”虾球道:“我也跟你回去吧!在这里没一点瘾头!”亚炳道:“你回不得!你硬要回去,要受批评的!”虾球自从参军以来,这个“要受批评的”他听过好几次了。人人都用认真的态度来说这句话,现在亚炳也是。他慢慢觉得,这句比“要挨枪毙的!”“要坐禁闭的!”“要打军棍的!”这些常常在鳄鱼头的队伍中习惯听到的话还来得有力量,还更能激发起一个人的自尊感。他望一眼亚炳的一本正经的面孔,就不再说什么了。亚炳终于走掉,虾球依然回团部去当他的传达。

亚成跟亚康两人都是受老薛的派遣,跟一些干部到宅梧镇附近来担任工作的。这天,他一个人走过团部所在地的何家祠堂门口,神态过度紧张,给卫兵一喝,他就发脚逃跑。结果给路上的一个军官捉了回来,经过拷问,他的马脚很容易就露出来了。他不是镇上人,附近又没有亲戚,又说不出到镇上来干什么,团部的副官就断定他是游击队的驳脚交通员。亚成死口不肯认,鳄鱼头吩咐身边一个马弁道:“你去找四根铅笔来!”马弁把铅笔拿到,鳄鱼头命令马弁把四根铅笔夹在亚成右手各个手指中间,命令道:“他还不招,你就跟他握手!”马弁走过去如法炮制,副官在旁边大喝一声:“你招不招?你来这里做什么?同谁来?他们窝藏在什么地方?快说!”亚成咬着牙齿,一句话也不答。鳄鱼头喝道:“跟他握手!”马弁就用力把亚成的手掌一捏,亚成的手指节骨“咯咯!”作响,痛得他“哟哟!”惨叫。鳄鱼头在旁边又喝:“再来!”马弁又照样来一次,亚成忍着痛,什么也不说,他的手指节骨几乎给夹断了。皮不破,但血液在皮下淤积起来。



第三次比第一二次更痛,握到第八次,他已经晕倒在地上了。副官以为他装死,用马鞭抽他,把他打醒,但仍然得不到口供。最后鳄鱼头气了,喝道:“灌水!”亚成听说要灌水!他一骨碌坐起来,指着鳄鱼头骂道:“灌水我也不说! 你枪毙我吧! 我不怕死! 你的死期也到了! 你这狗东西! ”弄得鳄鱼头毫无办法,他悄悄吩咐副官道:“关起他再说! 硬的不行,来软的! ”虾球回到团部来的时候,鳄鱼头正在跟团副商量,找办法软化诱骗亚成。

鳄鱼头看见虾球回来,灵机一动,自言自语道:“有了! 我想出一个办法来了! ”这办法不是别的,却是派他的“心腹”虾球去骗出亚成的话来。鳄鱼头在香港时,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侦察反叛他的部下的。他等虾球就寝时,就叫人把他叫到他房间来,关了房门悄悄吩咐他道:“虾球,我知道你很有本事,在香港时,你帮我爆仓,没有一次失过手。现在我们又在一起合作了,这真是天赐的良缘。我现在有一件事情给你做,如果做成功了,我马上就升你级,并且还重重赏你! ”虾球留心听,但鳄鱼头讲了半天,还不到题。他就答道:“赏不赏没问题,只要我做得到。”鳄鱼头道:“一定做得到的!你不做,再没有人能做了!”虾球道:“到底要我做什么事呢?”这时鳄鱼头才画龙点睛道:“是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匪军的小鬼给我们捉到了,他当然是不只他一个人的! 我要知道他的同党匿伏在镇上或村上什么地方,我派人去把他们一网打尽!你去探出他的口风来!”虾球道:“我听说今天打他也不招,他怎么肯讲给我听?”鳄鱼头道:“我有妙计! 现在我叫人把你带出去,在禁闭室门外打你一顿,你要装成很痛的样子哼叫起来,然后我就把你送进去跟那个小鬼住在一个房间,你们就变成同志了,你在匪区那么多日子,多少知道一点里面的情形,一谈起来他就会相信你了。一相信,什么话不可以跟你说?禁闭室的门我不上锁,你一有结果,即刻跑出来报告! ”虾球想想这计策好毒辣,但他不好违抗,只好听鳄



鱼头摆布。鳄鱼头叫了两个人来吩咐道:“你把虾球带到禁闭室门口,重重打他一顿,但不准碰到他的皮肉,假打,不是真打。你明白么?打完放他进禁闭室,不要锁门。”来人受命后就把虾球带出去,遵照鳄鱼头的吩咐办理。三分钟后,鳄鱼头走到窗口侧耳静听,果然听见对面禁闭室那边虾球叫苦连天。他露出牙齿笑笑,摸摸他的红鼻头,就上床去睡觉了。

亚成在禁闭室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又听见打人声、呻吟声,他知道又是抓到自己的同志了。虾球给赶进来的时候,室内灯光暗淡,看不清来人的面孔。虾球滚在亚成的身边呻吟,亚成小声问道:“你是谁?打伤了没有?”虾球道:“痛死我了!你呢?伤了哪里?”亚成道:“我的手指要断了!”虾球道:“给我看看!”亚成就伸手给他。虾球看了一下,亚成那几只手指尽是一团团的淤血,他说道:“鳄鱼头真狠毒,把萝卜头的这一套学来了。听人说,萝卜头在香港捉到我们的人,起初就来这一套,再就刺指甲或者灌水。毒得很!”亚成不说什么。过了一阵,他忽然摸到虾球耳边问道:“喂,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一队的?”虾球道:“我是三姐的通信员,跟丁大哥来打听消息,失手被擒了。”亚成着急问道:“三姐、丁大哥没有事?”虾球道:“他们走脱了!”亚成听见才松了一口气。虾球乘机问道:“你怎样失手的?跟谁来?他们住在哪里?你不想法子通知他们逃走吗?”亚成一点也不疑惑,就把他跟谁来,匿伏在什么地方,怎样失手的情形都告诉了虾球。虾球听了之后,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果然不出鳄鱼头所料!他真是毒辣阴险透顶了!那该死的家伙!”他翻了一个身,捉住亚成的手臂,对着他的眼睛郑重说道:“亚成!今晚假如不是我,薛队长、黄同志、亚康他们就会给你害死了!”亚成十分惊骇问道:“你是谁?怎么晓得我的名字?”虾球道:“我是鳄鱼头派来的侦探!”这句话,骇得亚成出了一身冷汗。亚成追问虾球是什么人,虾球硬不肯说。亚成不高兴,背转身睡觉不理他了。

虾球一夜都睡不着。他打听到了宝贵的情报，但他不能交差。如果把听来的话告诉了鳄鱼头，那就是等于出卖了自己的朋友同志了。这样的卖友行为，绝对不能做。可是交不了差，岂不是失掉了信用？将来还能见信于鳄鱼头吗？想来想去，始终想不出好办法来。他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给一个恶梦惊醒了。睁开眼睛一看，见亚成缩做一团睡觉，他手臂上的绳索，还没解脱，他望着这一捆绳索，忽然想出一个办法来，用这办法来对付鳄鱼头，真是最好不过的了，而且还可以一举两得呢！他马上起来，伸手去摸禁闭室的门，轻轻一推，果然没上锁。伸出头看看，那个卫兵抱着枪靠坐在柱上打盹。时钟正打五下。他回头推醒亚成，同时解下他手臂的绳索，亚成问道："你想干什么？"虾球道："亚成，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赌你的运气吧！大门口的守卫如果步枪不上膛，你会逃得脱的。"亚成问道："你干什么？"虾球道："你现在把我捆绑起来，你自己走吧！这里门口的卫兵正在打瞌睡，你不走，再没机会了！"亚成还不懂得他的意思。虾球道："现在告诉你吧！我们都是自己人，我是虾球。上回在古劳你跟三姐检查渡船时我见过你，你还记得吗？后来我参加了队伍，现在又到这里来工作。我知道你硬朗，打死也不肯供出自己人，所以我把实情告诉你，你相信我吧！"亚成听他说是虾球，他仔细看看，果然不错。虾球在沙坪夺枪的故事，老早就传开了。亚成是知道的。他听见虾球的提议，也没工夫道谢，马上就把虾球捆绑起来。虾球道："你绑得紧一点，这样鳄鱼头才相信，不然我就不能呆在这里了。"亚成就使力绑得紧紧的。绑好，亚成就想走了，虾球道："亚成，这样还不像。我比你大，我没受伤，你是不能捆绑我的。你找些什么东西把我的脑壳敲肿，把我打晕吧！"亚成听了这个提议，为难起来了：虾球帮我逃走，道谢的话也没说一句，我还要把他的脑壳打肿，这怎么行呢？他站着不动，他觉得如果要敲肿虾球的头，宁可不逃。虾球

见亚成眼里投射出来的友爱的眼光,知道他心软了,他又催促道:“快点呀!”亚成低下头来跟虾球道:“要我打你,我就不逃了!”虾球无奈何,只得说:“好!你走吧!”亚成就轻轻推开门,尖着脚走出禁闭室,走出天井,绕到大门边,走到门口就快步踏出去。当那个卫兵还没来得及喝问他时,他已经发脚飞奔,隐没在黑暗的街道中了。当他走出一条冷巷,跨过一块莲塘,伏在泥地上喘一口气时,在禁闭室中的虾球睡倒下身子,用他的额角去擦在冷硬的灰沙地上,把他自己的额角擦损了一块皮,然后就拚命大声哼道:“救命呀! ”

第一个给吵醒的是门口的卫兵。跟着,特务连的排长、连长,团部的副官、团副都起来察看,大家挤进禁闭室用电筒照射虾球。虾球报告道:他睡熟时,给那个小鬼打了一下,晕得不省人事。醒转来的时候,他已经逃了!特务连连长出去问卫兵,卫兵撒谎道:“没看见有人走出来!我这一班没有人走出来,怕是二至四的一班吧?”连长不得要领,跑去报告鳄鱼头,鳄鱼头披了一件外套,握电筒来到禁闭室,虾球又照样向他报告出事的经过。鳄鱼头照照虾球额角上的血迹伤痕,照照他身上的绳索,又四周照射房间各个角落,他看不到一件可以把人击晕的硬东西。他想起亚成的身上早给检查过,连纸头也没一张,他拿什么来打虾球呢?他狐疑起来。他蹲下来再仔细看看虾球的伤痕,只不过擦损了一点皮,并没肿。头没肿,怎能晕过去呢?他问虾球道:“别处还有伤痕吗?”虾球道:“别处没有伤,只是我的额角给打得好痛! ”鳄鱼头再看看他的伤口,冷笑一声,心想:你这小流氓!跟我这些年头,居然也学会了这一手!可惜青出于蓝,未必胜于蓝。我老子放长一条绳慢慢炮制你,把你的同党一网打尽!看你逃不逃得出我的掌握?这一回暂且放过你吧!他即刻吩咐左右道:“解下虾球的绳索,大家回去睡觉吧。人走掉就算了。下回捉到他,把他吊起来,看

他还敢不敢打我们的人！"回头又对虾球道："天亮自己去找医官敷药，下回不要这么蠢了！"说罢就走回去睡觉。

他们刚离开，五点三十分的起床号就吹响了。虾球想：怎么，才半个钟头，亚成还没有跑好远啊！他走出禁闭室时，天色还没有透亮。他慢慢回想起他的这一场遭遇，好像演了一场戏，幸好没出毛病，他暗自高兴。

鳄鱼头回到寝室时，叫来一个亲信的马弁，吩咐他道："你这几天什么事情都不要做，我派你暗中监视虾球。他到哪里，你就远远跟着他，不要让他知道。你看见他进什么人的屋子里，就记下门牌，他跟什么人走在一起，就认清楚那个人的相貌，晚上把情形报告我，什么人都不要对他们讲，懂得么?"他取出一卷钞票给马弁道："这些赏给你，好好干吧！"马弁拿到了钱，就死死钉牢虾球，连他上厕所去大解，也远远在外边监视他，他走一步就跟一步。

虾球吃过早饭，就静静躺下来休息。亚炳已经走了，他也无心外出。又过了一天，书记室把送交各单位的公文登记好了，虾球就挂上他的驳壳枪，照常出去送公事。

走出墟镇时，他回头望望，看见团长的马弁也同他走一条路。他想起丁大哥的吩咐，前后左右要看看，没人发觉才好。想到这，他就放缓脚步，想让马弁走在他的前头。马弁看见他慢走，也跟着慢走，并且停下来买香烟抽。虾球看见这情形就改变主意，快步向靖村方向直走。走到木桥边，看看左右前后没有人，他就沿着河岸，一直走进跟丁大哥约好的树林去。马弁快步追上来，看见虾球走进树林，不敢再跟踪前去，马上跑回头去报告，预备领一个大功。

虾球走进丁大哥约好的树林中，丁大哥早已在里面等他，另外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那人就是同丁大哥取得联络的薛队长。

丁大哥一见虾球，就问道:“看见有人跟在你后边么?” 虾球道:“没有。”他想了一下又补充道:“进树林之前没有,但早先走出墟时,团长的马弁走在我的后面。我让他走在我的前头,但他又不走了,他在后边买香烟,我急步就走来了。”老薛笑眯眼望着虾球,问道:“虾球,你会放驳壳?”虾球道:“还没烧过,但我学会拆驳壳抹油了。”老薛道:“好得很! 你把子弹上膛吧!”虾球解下驳壳,检查一看,他昨天上的子弹还没取出来。他用力一挫,子弹就上膛了。丁大哥问他昨天跟今天上午的生活,虾球一五一十把他经历的事情告诉丁大哥,丁大哥望望老薛,两人相视而笑。老薛向丁大哥道:“讲诡计,鳄鱼头可以算得是诡计祖宗了,虾球是不够他扭的;现在,对这里的情况,我们已经十分明了,留虾球在团部危险得很,不如把他带回去吧! ”丁大哥也正是这样打算。他只留下一条地方的情报线,把部队直接派出的情报线撤收回去。丁大哥向虾球鼓励一番,称赞他机警和对战友的爱护精神。老薛拍拍虾球的肩头道:“虾球,你做得好! 你跟亚成,都亲身体验了敌人的残暴毒辣的手段,更清楚认识敌人的真面目了。亚成的受毒刑不招供,你的临危难救战友,都可以做我们全军同志一个模范。我们会把你们两人的事实,报告上面。至于我本人,我很感激你,前天,我们直到晚上,才知道亚成出了事。要不是你,我跟黄同志可能都给抓去了。”虾球受着这一番夸赞鼓励,心里十分高兴。丁大哥站起来道:“我们走吧!鳄鱼头这个诡计祖宗,说不定会布下一个陷阱来捉我们呢!你别自得意,以为他看不穿你的妙计。背公事袋跟我走吧! 出树林时,眼睛醒定一点,握好你的驳壳! ”

虾球站了起来,跟着丁、薛两人走。他们从另一个方向走出树林,不经过通到靖村第一营驻地的木桥,却绕路向北走,从另一小路口搭渡过河。在乡间的小道上,他们三个人大摇大摆,因为一到乡下来,就是他们

自己的世界了。

这里是一片陆地的海洋。向北伸延到富饶的东北,向东伸延到江浙福建文物荟萃的东海之滨,向西伸延到云南西藏的高原腹地,向南伸延到风光明丽的南海之滨。敌人武力驻守的各个孤岛,已经在海洋的包围之中,快到全部给淹没的时日了。

丁大哥、老薛走在这块自己的土地上,就像自由航行在自己的海洋上面,满胸襟充满着对于最后胜利的坚强自信,同时也深感到今后责任的艰巨。因为这些南方的敌人的孤岛,是敌人最后挣扎最后被干净消灭的地方,摆在他们面前的工作太多了。

丁大哥、薛队长、虾球三人回到了大队部,丁、薛两人密谈了两天,薛队长就回他的队部去了。他们商量了些什么机密的、重要的事情,虾球全不晓得。他所关心的事情是几时打一次仗。

裴广志集合了一群小鬼们,围坐在草地上。有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站在裴广志的旁边,裴广志向大家介绍道:"这位是赵同志。来教大家放枪,短枪、长枪、轻机、重机,什么都教! 赵同志周身刀,把把利,大家要好好听赵同志的讲话。"赵同志微笑道:"各位,文化课大家上过了,现在我来先讲讲步枪射击要领。为什么要讲这一课呢?我们要打敌人,就要精通我们的武器。步枪,是各种武器当中最普通的一种,我们时刻都用得着的。我们有一个星期至两个星期的短期时间,来专门学习射击的技术。精通了步枪、轻机、重机的粗浅射击要领,我们就可以上火线立战功了! "赵同志手执一枝步枪,向大家解释各部分的名称、性能,虾球听得非常入神,因为他最爱步枪,也曾射击过,想学得更内行一点。小老虎轻视步枪,他在虾球耳边道:"我不喜欢步枪,太笨了! 最好是有支航空曲尺! 或者是左轮,长杆短杆都不妨。"赵同志听见小老虎说话,就叫他起立问道:"什

么叫做弹道?”小老虎答道:“弹道就是子弹从枪口射出,到弹着点所经过的一条线,就叫做弹道。”他答了就坐下来,一身松快。赵同志又问虾球道:“弹道为什么成为抛物线?”虾球急起来答不出,赵问大家道:“有谁懂得吗?”亚炳答道:“因为地心有吸力。”赵说道:“对了! 大家答我,子弹射出去,为什么又会有偏差呢?”虾球答道:“因为风向的关系,有时枪的本身构造也会造成偏左或偏右,要试过才知道。”赵说道:“对了!我很高兴,大家都很留心听讲。这样,两星期以后,我们可以作一次射击演习了!”赵下课时,非常高兴。

从此之后,他们每天工作闲暇,便学习这样那样,转眼间,两星期便过去了。但他们没机会作一次实弹射击,队伍便出发了。

陆地的海洋

人民的队伍,从各个地方,向着一个目标汇流。这个目标,他们称做“当面之敌”,他们计划消灭这个当面之敌,花了快到一个月时间了。他们不单单是从纸上订出了作战计划和部署,而且凡是实际担任指挥作战的重要人物,都先后化装亲到准备作战的地区实地踏看过。对于敌人的实力,分布情形,官兵情绪,驻地民情,补给路线以及主官性格等等,他们都得到详尽的情报。这些情报,大部分是地方工作干部所供给,再从虾球带出的公文函件中加以证实。一次作战行动,有了这样充分周到缜密的准备,指挥作战的人员,都有了必胜的信心。

鳄鱼头自从亚成、虾球先后逃走,觉得对方情报人员深入到自己的

心脏，必定有所企图，他也加紧戒备。他带了特务连到各营驻地去巡视了一遍，东到榴花坪巡视第三营，西到双桥墟巡视第二营，回头再巡视靖村的第一营。所到之处，集合部队训话一番，企图提高士气，加紧“戡乱”。巡视过后，果然到处风平浪静，各方探报，都说没有一个乡村有什么可疑的异动。这些情报材料，原来都是解放区的老百姓故意送去的。鳄鱼头也不是一个笨伯，他的灵敏的嗅觉，预感到这现象也许是大风暴前夕的平静，他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准备把第二营调到宅梧镇上来，而把靖村的第一营向北推出到羊眠山，向薛队长方面加强警戒。他先叫团副把这个意思用电话通知一、二两营预先准备，命令随后发到。少校团副丘振铎道：“何必打电话，给敌人偷听不好。命令马上赶起，今晚就可以送出了。”鳄鱼头道：“你的意见对。那么你就写命令吧！”中校副团长仇汉光道：“部队重新配置，那么新的防御计划也要订过了。”鳄鱼头道：“好吧，把原来你拟的那个计划改过就行。其实这不过是照例行事，他们打仗并不照步兵操典的规则打，我们这样计划，他们不这样来，计划也是空的。”副团长道：“这不过是有备无患罢了。没有计划，上级一定责备我们，说连一个防御计划也没有。”鳄鱼头道：“好吧，你就拟一个防御计划！”仇汉光花了一夜的工夫，把这个纸上的防御计划拟好了。

少校团副拟好了命令，交鳄鱼头划了行，马上赶写好用印发出。传达把这件机密的命令交给递步哨，递步哨盖了章就原件交哨兵连夜赶送出去。这哨兵走到堂马，碰到两个握手枪的乡下人，拦着他的去路，向他喝声“口令”！哨兵答不出，就给扣留了。两小时之后，这个调动第二营的命令，便落在薛队长的手上。他叫人抄一份，连夜派人送给丁大哥。

过两天，奉到同样命令的第一营，准备好等第二营来接防，老等不见到，却等到了丁大哥的队伍。

鳄鱼头用电话问第二营何营长有没有收到调动的命令，何答没有。鳄鱼头就在电话中命令道:“即刻撤离双桥墟，限明天天亮前赶到宅梧镇！”何问道:“镇上有什么情况吗?”鳄鱼头答道:“我们的递步哨交通网都受到破坏,似乎有些征候要来袭击我们,但我还不能肯定,大家靠拢一点好互相策应。”何答道:“好的！我叫第五连马上开拔,营部同其他各连随后跟上。”他们的通话,也给薛队长派出的侦察人员在路上接线听到了。

老薛派了一个小队从古迹偷偷越过宅兴公路来,速行军赶到沙水江边,预备偷袭第二营封船运回宅梧的辎重行李,另留下一个中队预伏在宅兴公路旁,等候第五连投入火网。这样的一击,最低限度可以阻挡第二营的开回宅梧,也就是帮助了丁大哥按照计划顺利解决团部直属队和第一营的各连。

第二营的中尉副官、书记两人接下护送家眷(连他们自己的老婆在内)及笨重行李的任务,封了几只民船准备沿双桥水而下。何营长到船上来跟他的太太作别,自己预备打仗,他把身上的钞票、细软都交给他太太带回去。开船不久,他也带队伍开拔了。

他的行军路线是到葫芦墟走一段宅兴公路,再折入小路经堂马到宅梧镇。第五连唐连长打前站,黄昏时走到葫芦咀,便看见宅兴公路。连上的尖兵进入公路时,顺手把公路旁边阻路的树丫移开。活该他倒霉,他走不上十步,“轰隆”一声,地雷爆发,当堂把他炸倒,在后边跟进的几个人也给炸伤。这个地雷爆发得太早,给后边跟进的唐连长一个预告,他马上跳下马来,命令他的部下:“散开！准备迎击！”

埋伏在公路北边山岗上的狙击中队，是薛队长派出来阻留敌人的。地雷一响,他们就向正散开的敌人扫射一阵密集的机枪,步枪组也毫不

放松用炽盛的火力射住敌人的阵脚。唐连长只听见对方轻机“咯咯咯!——咯咯咯!”很有规律地作三发点放,步枪“吱吱!——吱吱!”射在他的左右,他只能卧伏下来,暂时失掉了指挥的能力。等他的排长弄清楚了对方的位置,找地方掩蔽架起机关枪来,天色已黑了。他检查自己的队伍,受伤了士兵十几名,阵亡了士兵五名,少尉排长一名,军心动摇起来,没有一个人敢在入夜后在这低陷的田垄上恋战。唐连长命令部下还了一排枪,就乘夜幕的掩护,带着零星队伍往来路撤退。山岗上的突击小组追击下来时,他们狼狈逃走,连伤亡的人和弃掉的武器也没人捡拾。老李、老崔、老朱都是陈怀冬带到沙坪帮同虾球袭击陈家祠的战士,现在都是小队指战员,立功心切,带战士冲下去清扫战场,当场讯问受伤的士兵,知道第二营只有一连人出发,他们就异口同声向中队部老董提议道:“追!”

中队的老董和政委老苏不赞成崔、朱、李三个人的主张。老董说道:“我们的任务是狙击敌人。打歼灭战,我们这一中队人是不行的。”政委老苏道:“大家冷静一点吧! 人家后边还有三个连要跟上来,我们不能盲目追击。”朱、李、崔三人才没有话说。大家商量的结果,还是贯彻狙击、阻留敌人的任务,但是地点重新配置过。老苏带战士一班,把敌人的伤兵和遗弃的武器带回古迹去安置,老董带全中队的战士乘打胜的余威,向前挺进十五里,然后倒回头来,在沿路一带地方,配置狙击战士,两个人一组,专门狙击行进中的敌人,迷乱敌人的军心,阻碍他们的行进。老董吩咐各小队把狙击位置选择好,回到原来公路北边的山岗时,手下只剩下几个人,他们就生火取暖,不敢瞌睡,等待接应前头回来的狙击战士。

第二营第五连唐连长带了伤残队伍回头走到葫芦咀,就遇到营本部及六、七、八各连。唐向何营长夸大报告道:“报告营长!敌人六七百,轻机四挺,在宅梧公路狙击本连,剧战两小时,阵亡少尉排长萧天仇以下六员

名,受伤二十余员名,天黑恐受包围,特率队回来报告!”何听这报告,心很慌:六七百人,不是比我一营人多了一倍?晚上,伸手不见五指,跟比我优势的敌人打盲仗,实在不上算。不如就地警戒,等天亮再说。他对营副道:“敌情不明,我们不如等天亮再说吧!”营副想了一想道:“在这里露宿等天亮,一定上敌人的当。他们黑夜包围我们,怎么办?”何问:“你主张怎么办?”营副道:“我以为,不如调第五连做后卫,调第六连搜索前进,第七、八两连在原地警戒。前面敌人如果退了,我们就冲过去!总之,早点靠近团部是上策,迟疑不前是中策,后撤是下策。”何营长想想也是道理,他就命令第六连上刺刀搜索前进。第六连连长烟屎陈带领六七十名心惊胆战的士兵摸夜路前进,连他自己都害怕起来。他从口袋中掏出一个烟盒,取出几粒烟泡,和茶吞食,以防中途烟瘾发作,走不得路。他又拔出他的左轮手枪,以防万一。连马也不敢骑了。天上没有星星,走过一处小木桥时,有个士兵打电筒,烟屎陈骂道:“谁打电筒?想投胎是不是?老子送你一粒子弹!”全连上下,都给一种怕死的恐惧统治着。新兵们害怕得脚步轻浮,不断摔跤,这个刚爬起来,那个又跌下去。部队行进得非常迟缓,两小时才走了六七里路。

老崔带了一名射击手隐蔽在小路边的破毛厕里面,看清楚烟屎陈的一连人走过。他等他们完全通过以后,就举起步枪,从后面射击起来:“吱——呜!吱——呜!”两个人交互射击,把烟屎陈那匹马射得跳起一丈高,跟着惨吼起来,大概是受伤了。烟屎陈最初趴伏在地上,不敢动弹,他的部下四处没命奔走,有的连枪也丢了。烟屎陈叫道:“不要跑!不要跑!镇定一点!”没有一个人应他,连他自己的勤务兵也走掉了。

烟屎陈爬起来,四顾无人,他只好见路就跑。跑不上四五里,左前方的树林里又有人射击,“吱呜!吱呜!”子弹在他头上飞过,他一慌,摔了一

个筋斗，掉下水田里，弄得一身都是泥浆。他跪在田里，用田基作依托，向树林放了两枪，壮壮自己的胆。他的枪刚放过，四方八面的步枪马上射击过来，而且还夹有机关枪声，好像是双方在对战，把他夹在中间似的。原来却是他的部下有一个班长掌握了一班人，以为在树林里的排长掌握的两挺轻机是游击队，彼此就射击起来。逃散的散兵找到隐蔽的地方，又以为这一班人是伏击的游击队，又向他们的背后放冷枪。有的一口气走了二十里路，完全跟队伍失了联络了。这一连人，就在这黑漆漆的夜里，自己跟自己足足作战了一整夜，向他们看得见的黑影射完了他们的子弹，弄得担负狙击任务的老崔、老朱他们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是哪方面的队伍，剧烈作战了一整夜。烟屎陈伏在田基旁边，叫不来一个部下，只听见机枪声、子弹的啸声在他的头上乱叫。何营长听见前头密集的枪声，他就命令他的第七连跑步赶上来增援。老崔他们这回胆子大了，他向经过破厕所的第七连摔两个手榴弹，然后叮嘱射击手道："走吧！我们换一个地方！"手榴弹炸开时，第七连也鸡飞狗走，有的士兵竟跟老崔他们走在一道，没有一个人晓得这场混战，就是这几个人捣的鬼。

这场狙击战实在打得意料以外的成功。他们把第二营第五连打垮，把第六、七两连引进了黑夜的战斗，竟使他们互相误会打起来，不仅消耗了他们的弹药，杀伤了他们的人马，更重要的是：延误了他们的时间，使他们不能及时去救援鳄鱼头、蟹王七。

丁大哥接到老薛送来关于鳄鱼头调动第二营增援宅梧镇的消息时，他指挥的基干队和民兵已经准备就绪。薛的队伍在公路边狙击鳄鱼头的第二营第五连时，丁大哥的队伍已开到准备位置。当第二营的第六、七两连互相混战时，老赵带了一班爆破班，摸到宅梧通靖村的桥下，埋好了几个大地雷，把引线牵到虾球、丁大哥会面的树林边，等候爆炸的好机会。

鳄鱼头的第一营是他们第一个袭击的目标。营长姓张，曾当过团长，郁郁不得志，常常喝醉酒，一肚子的牢骚，自称他在江湾八字桥打过国仗，如何如何指挥得力。他的太太专爱跟他抬杠，常常笑他："什么本事！日本人的影子还没看到，你的部队就完蛋了！捞倒霉，捞回头做营长，还夸耀什么！"他最怕他的太太，每晚非回去陪她不可。这一晚他睡到十二点钟，起床来小解，仰看天空，黑漆一片。远远传来几声狗吠，他心想：这样的黑夜，有人来摸营就糟糕了。但他马上又想，这样的寒夜，谁不想陪太太暖暖被窝，傻子才希望打仗。他觉得鳄鱼头未免过度紧张，老打电话来叫加强警戒。他断定这是杞人忧天，自寻麻烦，他又摸上床去睡了一觉。

丁大哥、老胡、三姐带了队伍连同亚炳、小老虎、虾球一班小鬼，从唐黄偷渡徒涉过沙水，走夜路到宵村，又由宵村摸小路走到靖村对岸集结。爆破班老赵一组人就是从这里派出去的。本来是预定半夜零时开始分路突入靖村的，但因为等待右翼方面老薛的队伍进到宅梧镇西岸，取得协同动作，然后才开始攻击，以免鳄鱼头带他的特务连冲出来，丁大哥一大堆人等得非常心焦。到处有狗吠声，恐怕敌人警觉，错失了时机。要下令攻击，又不知道老薛方面的情况。箭在弦上，欲发不得，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苦恼人的了。

原来鳄鱼头第二营六、七两连的误会混战，间接影响到老薛队伍的行进。他们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面警戒，一面派出队伍去跟老董他们联络。等到事情搞明白了，已经阻迟了两个钟头，赶到宅梧西岸时，已经是午夜二时了。老薛的尖兵看到了鳄鱼头派出的哨兵，哨兵摇电话到团部报告道："有不明人数之敌，到达西岸，怎么办？"鳄鱼头吩咐排哨道："王排长！顶住他们！扫射重机，不让他们过河！"他又电第一营叫张营长，营

副答道:“张营长回公馆去了!”鳄鱼头大发雷霆,骂道:“他妈的!你拖他起来!再睡下去他老婆就要做俘虏了!马上通知王连长,带队伍跑步赶到团部来!西岸发现敌人了!第二营没有消息,电话线也断了,通知其他各连,马上紧急集合,束装待命!但不要吹号!沉着一点!”鳄鱼头这个电话,给丁大哥的通信员挂线偷听去了。丁大哥等了两个钟头,等得心脏几乎要闷破了,这时才听到这个好消息,知道老薛的队伍已经赶到西岸,大家高兴异常。他立刻下令把团部与第一营之间的电话线割断,不让鳄鱼头再有发号施令的机会。

老薛带了一个半中队,任务是佯攻宅梧,牵制鳄鱼头的直属队。他轻松得很,走到离敌人排哨约二百米达地方,派出一班人,四方八面摸近去,轮流向哨位放冷枪。打得哨兵不敢抬头。王排长马上下令叫重机射击,一连串“咯咯咯咯……”的机枪声,震动寒夜的四野。射了一二百发子弹,没有打伤一个人。老薛叫一班人向右岸的上空打一排枪,意思是告诉丁大哥他们:我们虽然来迟,但已经开动了!

丁大哥听到老薛方面的信号,看看手表,侧过头跟老胡道:“再等五分钟好不好?”老胡点点头。虾球在旁边紧张万分,偷偷攀起驳壳的大机头,三姐禁止他道:“不要忙!沉着一点。这样会失火打伤自己人。”虾球又轻轻把大机头放下。

蟹王七集合了他的全连人,也不跟亚喜告别一声,就一马当先,带队伍跑步赶去宅梧。一连人的跑步,队伍拉长了,他们通过木桥的时候,老赵在树林迟疑了一下,当全连人都走上木桥时,才拉动引线,三秒钟后,震动山岳的“轰隆!轰隆!轰隆!……”几声爆炸,木桥塌翻了,炸中了蟹王七这连人的尾巴,炸死一部分,炸伤一部分,蟹王七排头的几班人反而脱险了。

战斗的欢乐

蟹王七带了三四班人,亡命奔往宅梧,跟鳄鱼头的特务连靠拢,保卫鳄鱼头的团部。敌情完全不明,不能出击,唯有坚守着墟内招架了。

丁大哥这时才发号令:渡河! 扑灭靖村之敌! 大家选择河水最浅的地方,徒涉过去。岸上负责掩护的人,向对河发放排枪、机枪;等他们安全上岸后,也跟着徒涉过去。老赵的爆破班完成了任务之后,就挺出身来守住河岸,不让鳄鱼头的队伍来救援第一营。

靖村还剩下三个连,在张营长的指挥之下,一个连在村边的水沟展开,一个连扼守连部及营部,一个连登了背后的山顶。黑夜中胡乱还击,摸不清目标。张营长太太跟着张营长寸步不离,死拖着他的皮腰带,不断哭叫道:“天哟!怎么好?我们走吧!他们人多枪多,我们怎么能打得过人家啊?快逃吧! 快逃吧! ”吵得张营长心乱如麻。

丁大哥带领的队伍,从四方八面像海潮似的涌过来了! 他们接近时并不放枪,大家一齐吼叫:“冲呀! 冲呀! ”跟着就突击进来。有人向营部门口摔一个手榴弹,“轰! ”一声爆炸,几个在门边的士兵倒下来了。张太太这时拼死命把张营长拖走,从侧门走出来,一拐一跌地摸上后山。丁大哥的队伍已经突进来了。五分钟的突击,占据了第一营的营部。

虾球握着枪跟了一班人冲进蟹王七的连部,连部空无一人。大家又转移到村尾去包围顽固抵抗的两个连。这两连人,一连据守两层楼的石屋内,在墙角开了枪眼向外射击;一连利用一道村边的水沟作掩护抵抗。

老胡叫人爬过去喊话:“营部都给我们占领了!营长也逃走了!你们还打什么?缴枪的宽待! 我们不杀俘虏! 宽待俘虏! ”喊话的人给人扫一轮机枪,倒伏下来了。这两连人互为犄角,死守待援,放射机枪很会节约子弹。丁大哥听听他们的机枪声:“咯咯咯! ——咯咯咯咯咯! ”三发五发。射击很有本领。因此不敢轻敌。如果盲目突击进去,自己牺牲太大,不上算。但胶着在这块地方,也不是办法。丁大哥吩咐人去找几床棉被,浸得湿淋淋的,派几个人扛着湿棉被作掩护,摸到连部的石筑房子去埋地雷。这办法没有收效。连部的人从楼上抛下手榴弹,把埋地雷的人炸伤了。楼上的人向下面骂道:“死契弟! 等天亮你们就死! 老子现在唱留声机,你们要听就走近来听吧! ”爆破组伤亡了几个人,丁大哥非常恼火。那座房子是石筑的小炮楼,烧它不着,炸它不倒,攻破它又没有重武器,真是奈何它不得。丁大哥想想,躲在石屋里面的人暂时不要理他们,让他们开留声机疯狂享受一阵吧。我们要扑灭隐伏在水沟里的一连人。他即刻组织一队突击队,只带手枪、手榴弹、刺刀三种武器,一声命令,他们就像蛇行似的爬行前进,冒着敌人的炽盛火力,进到三四十米达附近,就猛掷手榴弹。在爆炸声中,群起涌进水沟,用刺刀、手枪肉搏战斗,后面的生力军加上来,这一连人给歼灭了一半,剩下的不是受伤就是投降了。丁大哥下令把俘虏押过河,交给民兵队看管救护。敌人的武器,马上武装了徒手的民兵。

现在,只剩下登山的一连和坚守石屋内的一连人了。他们是各自为战,已失却了联络。张营长跟太太狼狈逃亡,再也不能掌握自己的队伍了。丁大哥暂时没有办法歼灭这两连人,他一面派队伍严密监视他们,一面派人带一群小鬼到各家各户去搜索隐藏的个别散兵,不让他们有暗算自己人的机会。裴广志奉命带亚炳、虾球、亚胜、土生各人去执行这个任务。

在宅梧镇团部内,鳄鱼头掌握了手下所有直属队伍和人数充足的特务连,准备随时突围逃命。蟹王七带着残破的队伍赶到,他又惊又喜。喜的是多了半连亲信的队伍保护自己,惊的是靖村桥被爆炸,又少了一条退路。而且跟第一营的联络断绝,第二营又毫无消息,第三营离得太远。真不知道怎样才好。到底是坚守,还是冒险冲出去?团部的几个高级首脑都拿不定主意。副团长主张坚守等待第二营开到,少校团副又主张冲出去救靖村,不成功就靠拢榴花坪第三营。鳄鱼头想了一想,他判断情况;敌人一定是东西两面夹击我们团部,目标一定是宅梧镇,我们死等在镇上是下策。向西冲出,我们可能跟第二营合起来;向东冲出,我们可能跟第一营的三个连合起来;再走远一点,我们又能掌握第三营。他列举了这些利害,就说道:“我看,还是向东冲出去是上策! 第一步去掌握第一营,第二步靠拢第三营,大家意见怎样?”大家没意见,就照鳄鱼头的计策行事。

老薛的佯攻队伍,打上了瘾,很快就把西岸的排哨攻垮了。他们毫不放松,跟踪追击。鳄鱼头从东边走出去,老薛的队伍就从西边冲进来。一枪不放,一下子就占据了何家祠的团部,镇上有一小队专维持镇上治安的商办自卫队,有三几十枝步枪,游击队不去惊动他们。只派一个人去拍他们队部的门,告诉他们道:“游击队已经占据这个市镇,鳄鱼头已经逃了。明天早上派出队员去劝大家照常做生意吧! ”自卫队兵听见这消息,在里面手舞足蹈欢呼起来道:“来了! 他们来了! ”

老赵一班人守住河头,旁观靖村方面的战斗,心中痒得难耐。只因任务在身,不能走开。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他推醒他的伙伴,小声说道:“来了! 我们也有份打一仗了! 快准备手榴弹! ”

鳄鱼头的特务连走在前头,每个士兵距离约五步,慢慢前进。第一个

尖兵走近来想徒涉过河,老赵在他的侧方“啪啪! ”放了两枪驳壳,这家伙游水去了。接着,他的伙伴摔出了第一个手榴弹,别的伙伴跟着开枪射击。“轰隆! ”“吱呜! 吱呜! ”“轰隆! ”一阵爆炸声、枪弹飞啸声,把鳄鱼头骇呆了。这时,他真是进退两难了。他是一个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他知道一个军人,最怕的是决心动摇,迟疑不决,既然决心下了,就无论如何也要贯彻到底,就是错了也错到底。他下命令道:“冲过河去! ”

鳄鱼头的决心没有错。要冲过去,果然就给他冲过去了。老赵的一班人,不能阻挡他们的前进。队伍是冲过河去了,但却难以确实掌握。

鳄鱼头带队冲到靖村附近,靖村的平静景象令他诧异。第二连何连长的连部楼上唱留声机,四周没有人声,只是背后山顶上有些疏疏落落的冷枪声。他摸不清到底是捣些什么鬼。

丁大哥的哨兵等他们走到很近时,才大喝一声“口令! ”对方答道:“你们是第几连?叫连长出来!团长有命令!”丁大哥一堆人几乎要笑出来。啊! 你这个团长! 你来得正好! 说时迟,那时快,一阵密集的轻机枪喷射出去,跟着几个手榴弹爆炸之后,丁大哥的大队人马上就冲过去。一冲锋,鳄鱼头的队伍就散了。他们鸡飞狗走,四方八面狼狈逃遁。一部分士兵,连枪枝、鞋子都丢弃了。鳄鱼头走的是一路,蟹王七走的又是一路,他们各人掌握了少数士兵,彼此之间的联络也断了。鳄鱼头知道这情形已经绝望,他对跟随他的几个部下道:“我们快点走吧!走得越远就越安全。等找到第三营再作打算吧! ”他丢下他的大批队伍,离开还在支持的火线,保住他个人的性命,连头也不敢回望一下就走了。

蟹王七他不能逃,因为他的老婆亚喜还在靖村没逃出来。他在山腰上看到了几大堆石头,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阵地。守在这里,敌人要冲上来,最少要用一百几十人的性命来换。他即刻把他手下的三十多个人布

置好，他自己掌握一挺轻机，跟两边的步枪班构成交叉的火网，然后派自己的勤务兵同一个班长乘夜下山去救出他的老婆。

虾球跟了裴广志家家户户去搜查匿伏的敌人，抓到了几个散兵和一个文书。后来走到蟹王七连部隔壁的地方，室内没有一个人。虾球对裴广志道："这间屋子我来过！我在这里吃过饭呢！"亚炳道："没有人，到第二家去吧！"亚胜道："向床底下放一枪看看！也许有人躲在里面呢！"这时，亚喜跟第四连曹连长奶正躲在床底下，听见亚胜说开枪，亚喜害怕极了，周身冷汗渗出来，她高声叫道："虾球！虾球！不要开枪！是我呀！"亚胜喝道："你是谁？赶快钻出来！"亚喜道："我是亚喜！虾球！王连长给打死了没有？"虾球应道："喜姐！赶快出来！我们是宽待俘虏的！"亚喜就爬出来了。曹连长奶也跟着出来。亚喜扑到虾球的跟前嚷哭道："虾球！虾球！是不是你们把七哥打死了？喔！喔！喔！我们结婚才两个月不到呢！喔喔……"虾球道："不要哭了！七哥全连都逃了！你不要害怕！我们明天给路费你回家去！"亚喜哭道："七哥要是打死了，我还有什么家？喔！喔喔……"裴广志喝道："别哭了！谁叫你的丈夫好事不做，来跟反动军队打我们老百姓呢？打死了活该！你还哭！"回头吩咐虾球道："你带她两人交给三姐，我们还有任务！"虾球就把这两个连长奶带出去，一边走，一边对亚喜道："喜姐！别怕！我们军队是很规矩的！头发也不动你一根！要是想逃，一定给乱枪打死的！"

老赵的爆破班完成任务，回到河西的准备位置，讯问了几个俘虏，知道对岸梁连长的一连据守石屋，不肯投降，他马上找了十几二十个手榴弹，扎成一大捆，统统打开了保险盖，把各个手榴弹的胶圈连结在一起，然后带领他的几个伙伴，徒涉过河去找丁大哥。丁大哥一见他，问明了他工作的情形，很高兴，说道："好极了！你来好极了！"这时在沟渠中侧翼的

一连已经歼灭了,减少了逼近石屋的危险性。丁大哥征求两个人跟老赵把这一堆手榴弹带到石屋的背后,在墙脚下挖一个洞,埋手榴弹进去。小老虎自告奋勇道:“我去!”虾球刚带亚喜交给了三姐,他也请求道:“我也去!”丁大哥望望三姐,三姐道:“好吧!让他们去,他们很灵敏。”丁大哥答应他们两人跟老赵去,并且指导他们,选择死角的地方爬进去,这样就避免可能的伤害。他们每人带一柄十字镐,从屋背的死角慢慢爬进去。在挖掘泥土的时候,他们用湿棉被顶盖住脑袋上身,避免射伤。幸好这一边楼上没有窗眼,手榴弹掷不到他们的附近,楼上也看不到他们在工作。十五分钟之后,他们已经把手榴弹埋好退出来了。这时正是子夜时分,楼上的梁连长跟他的太太、士兵们,仍然决心死守待援,绝不愿投降做俘虏。丁大哥、老胡派出好几班人去喊话,劝他们投降,口都叫干了,他们还是不理。鸡已经啼了两次,看看天快亮了,他们困守的斗志,依然顽固如故。丁大哥很生气,要即刻爆炸,把他全连歼灭,老胡道:“不忙!再作最后一次劝告吧!”他叫一个女战士爬向前边喊道:“喂!第四连梁连长,全体官兵们!你们听我讲话!不要作无谓的牺牲了!宅梧已经给我们占据了!你们的团长、营长都逃走了!再抵抗下去也没有人来救你们了!快向游击队投降吧!我们宽待你们!这是你们自救的最后机会了!”里面许久没有回响!等了几分钟,有一个人从窗口伸出头来说道:“我们不受你的骗!”跟着,楼上的粤曲唱片又响起来了。

东方,已经露出一点白色,天快亮了。丁大哥望一眼这一座石屋,连一点最后的惋惜之情也没有了,他亲手拉动了手榴弹的引线——“轰隆轰隆!轰隆!……”一阵阵巨响,火花爆发,震动山岳,把黎明前的黑夜震破了。石屋炸开了一个大洞,在飞沙走石硝烟迷蒙中,战士们冲锋进去,他们终于俘虏了侮辱他们的敌人,顽抗的就给当场打死;连那具给人利用,

骄傲地唱了一整夜的留声机,也不再开腔,变成人民部队的战利品了。亚喜看见这情形,她担心蟹王七在石屋里面。虾球捧着留声机出来,他告诉亚喜道:“我找过了,打死的、生俘的都没有七哥在里面!”亚喜这才放心。

丁大哥的哨兵抓到了两个散兵,带到丁大哥面前,亚喜一看见就扑上去问道:“亚八!连长呢?”亚八是蟹王七的勤务兵,他答道:“在山腰大石头的背后!山顶上是曹连长在守着……”曹连长奶就哭起来,骂道:“死鬼!他丢下我不管了!”

天亮了。丁大哥看看山背的地形,知道山腰山顶的敌人居高临下,仰攻不容易把他们消灭。他试探一下,两处的火力都很炽盛。两处同时攻,牺牲一定大;还是先取山顶为上,占了山顶,山腰的敌人就不攻自破了。但是攻山顶也不容易,攻山不如攻心。计策已定,他向大家征求道:“谁肯做军使?我要派他上山顶去讲和。”亚炳道:“我去!”丁大哥道:“我要一个口齿伶俐的!”三姐望一眼裴广志,裴有点害怕,侧过头去不敢正视三姐。蟹王七的班长道:“我去吧!他们认得我,不会杀我的。”老胡问明了这班长的身份,再回头问曹连长奶道:“你识字吗?你想要你丈夫活着回来,就叫他投降吧!”曹连长奶道:“我就写信!”三姐撕下一张日记空白纸给她。曹连长奶写道:“夫君亲鉴:妾现在平安受优待,望我夫即解除武装,千万不可抵抗,夫妻尚有团圆之日,纸短情长,一切面谈。”下署她的名字。丁大哥叫人找一根竹竿,竿上扎一方白布,交给那个班长,老胡也用游击队的名义,写一封信说明投诚后的宽待办法,一并交给班长。他就左手握信,右手高举起白布竹竿,向山顶前进。

曹连长的排长在山顶上叫道:“报告连长!军使!军使!”曹连长即刻命令道:“停止射击!”他等到那个班长上来,看清楚了两封信,知道他的老婆平安无恙,他自己抢过班长的那根竹竿,对他的干部道:“游击队宽

待我们!我们不要打了!”跟着他就把他手上的白旗向下面摇几下,然后插在山头上。山下一阵欢呼声,几十个接受投降的代表,由裴广志率领上来,不上半个钟头,各事都停当了。曹连长下山来,会见了他的老婆。

丁大哥用同样的办法叫蟹王七的勤务兵当军使送一封信给蟹王七,他这一堆人没有一个识得字,三姐代亚喜写的信他们看不懂。军使对蟹王七道:“他们说要你投降!投降就不杀!”蟹王七答道:“老子死也不投降!有本事就来打死我吧!”下边的人等等没有消息,再叫一个战士上去喊话,上边一轮机枪射下来,把这喊话的战士打伤了。丁大哥暗自称奇道:“这可怪了!难道他不怕死吗?这样死,多么不聪明呀!”亚喜在旁边哭诉哀求道:“官长,不要打死我的男人呀!他不是一个坏人!”虾球听见亚喜的哭诉,人急智生,他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向丁大哥提议道:“丁大哥,让我去劝王连长投降吧!但我要带亚喜同去!你派一班人在后边跟上来!”丁大哥答应他,他就拔起驳壳,指着亚喜道:“亚喜姐,我们一同去劝七哥投降吧!”亚喜给迫得没有办法,就挺身而出,直向蟹王七的阵地走去。虾球跟在亚喜的后边,教她喊话,亚喜就照样叫喊:“七哥!我是亚喜!不要开枪呀!”蟹王七看见亚喜走来,吓了一惊。再看清楚,后边的一个小鬼竟是虾球,他即刻站起来,不再射击了。士兵们也喊道:“连长奶上来了!不要射击了!”双方都终止了射击,看这场戏怎样演下去。蟹王七站出来问道:“亚喜,虾球,你们搞什么鬼?”虾球应道:“七哥,我们都是自己人,还打什么呢?游击队是老百姓的队伍,你认错仇人了。叫弟兄们放下枪投降吧!第四连全连都投降了!”蟹王七道:“不投降你又把我怎么办?”虾球道:“怎么办?不投降就消灭你!你老婆死,你也死,我或者也死,但是,游击队是不死的!你懂不懂?我的驳壳已经上了膛了,你不投降,亚喜姐、我、你,都一齐完蛋啦!”这一下,蟹王七心软了,他硬不下去了,他的盲目的顽

强，在虾球跟亚喜的面前，再不能坚持下去了。他丢下他手上的轻机，说道："好吧！"他一个人走下山来，让虾球去收拾他的残余队伍。亚喜跟在他的后边，他一句话也不说。这个倔强的汉子，他想不通眼前离奇曲折的事情，满肚子的不高兴。他觉得，无论投降给什么人，即使是投降给自己的老婆或投降给患难朋友虾球，都是一件十分羞辱的事。

第一营的歼灭战解决了。第三营在榴花坪不敢动弹，第二营自相火并，团长首脑逃散无踪，指挥无人，整个部队明天的悲惨命运已经可以决定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稿，一九五六年六月修订。



再版后记

黄　茵

《虾球传》自问世以来，至今已有五十八载。它以及它的作者黄谷柳先生，也几近被世人遗忘。去年底，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邹亮先生来电话说他们想再版《虾球传》，要征询家属的意见。作为谷柳先生的外孙女，我从2004年始，辞职回家整理谷柳先生的日记和他生前拍摄的大量照片，《虾球传》能再版的消息，给了我和舅舅，还有姨妈们和表兄妹们惊喜。我想，对于曾经看过这本通俗小说也还依稀记得它的读者，对于看过由它改编的电视剧却没读过它的观众，显然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大家终于有机会重读《虾球传》了。

半个世纪之后，当年的种种喧嚣，早已随着一个时代的逝去而沉淀下来，这时重拾《虾球传》走过的脚印，真有点唏嘘的意味。

《虾球传》的问世，是在1947年。夏衍先生在1985年花城出版社重印《虾球传》的代序中，描述了当年他和谷柳先生的交往并促成《虾球传》问世的故事：

"1947年秋，我从新加坡回到香港，给《华商报》编一个通俗性的文艺副刊。一天，一个'陌生人'来访，他一见我就说：'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十年前我在萝岗见过你。'他交给我一叠很厚的原稿，这是一部长篇小说，题目是《春风秋雨》，作者的名字是黄谷柳。这时我才想起，他就是陪同我

们参观萝岗的那位穿军装的文艺青年。

“他对我讲了一段很不平凡的战时经历。他说,1943年他在重庆,当一个小职员,知道我在《新华日报》,但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来找我是会有危险的;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接受了一个好朋友的劝告,他才甩脱了国民党对他的束缚,举家搬到了香港。我看着他那消瘦憔悴的神色,便问他:‘在这儿生活很困难吧?’他点了点头说:‘在这儿举目无亲,卖文生活是很不容易的,我拼命地写,向报刊投稿,但十篇中最好只能发表一两篇,不久前我下决心写了这部长篇,先请你看看,假如觉得还可以的话,在杂志上发表或出版社出版都可以。’当天晚上,我看完了第一章,就使我很惊奇,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写广东下层市民生活,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特别是文字朴素、语言精练。我决定把这个长篇在副刊上逐日连载。

“几天后,我约他在报社附近的一家小餐室‘海景楼’见面,我告诉他这个长篇可以在副刊上连载,但提出了一个对他说来是很苛刻的要求,就是要他按照报刊上连载小说的方式进行修改,每千把字成一小段并留有引人入胜的关节,他很高兴地同意了,说:‘我正要向香港的那些章回小说家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机会。’

“这部小说连载后,立刻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他每隔三五天送来一次经过细心修改的稿件,并常问我报社和读者有什么反映。这之后,见面的机会多了,我向他介绍了一些在香港的文艺界朋友,还常和他一起到海边散步,我才知道了他幼年坎坷的生活和战时从反动阵营挣脱出来的一段经历。有一次我问他:‘你生在越南,长在云南河口,为什么能那样熟悉广东下层社会的生活?’他乐呵呵地说:‘那主要是因为生活穷困,做过苦力,当过兵,和穷人、烂仔、捞家经常打交道的缘故。’”

《虾球传》其实并没有写完，谷柳先生原计划写四部，却只写了三部："春风秋雨"、"白云珠海"和"山长水远"。第四部，谷柳先生要写投奔游击队后的虾球，如何在战争的洗礼中，从一个小混混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可是谷柳先生迟迟没有动笔，他觉得自己需要补充游击队的战斗体验。

1949年2月，谷柳先生由夏衍先生和周而复先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他放弃自己在港岛如日中天的写作事业，进入粤桂边游击区，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司令部秘书。当时粤桂边纵队有七个支队，活动范围从雷州半岛一直到十万大山越南边境，任务是牵制和削弱敌人，筹办粮秣迎接大军南下，协同大军解放湛江市及海南岛，围歼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残部及广东余汉谋残部。

广东全境解放后，谷柳先生调任《南路人民报》编辑。1950年5月初随解放军进驻海南，1950年底，他调到南方日报当记者，派驻海南岛。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央组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他奉派随团工作。入朝三月，走遍战区。

1952年初，全国文联组织了一个以巴金为首的文学、美术、音乐等工作者的朝鲜战地访问团，谷柳先生被指定参加。再次入朝，他一直跟随38军，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才随该军回国。三八线上的防御和西海岸汰香山蜂腰部的守备，他都参加了。部队给他记了三等功，发给"军功章"一枚。1953年底，谷柳先生回到广东，调广州作协当专业作者，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坐下来，专心写作了，可他还是没写他的《虾球传》的第四部。在第二届全国文代会上，他告诉夏衍先生，他正在酝酿写一部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夏衍先生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虾球传》最后一部写完？他回答说："很奇怪，对于描写旧社会的痛苦和伤残，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兴趣了，我在朝鲜战场上，看到过不少新的英雄人物，我想通过

他们来刻画亚洲巨人的兴起。”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虾球传》成了一部未完成的杰作。之后没几年,谷柳先生被打成右派,他惟有沉默和写作。他创作新的长篇小说《和平哨兵》,他给书中主人公起名为夏球,但夏球的原型,已经不是那个当年活跃在港岛和珠三角的流浪少年虾球了, 他是志愿军中的英雄战士郭中田。夏球的名字,依稀有故人的影子,可见谷柳先生对虾球,还是不能忘怀。

文革初期,刚脱稿的《和平哨兵》,因为内容多处涉及彭德怀,这部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在抄家前夕,被谷柳先生付之一炬。1967年12月14日,为防不测,他写下一封遗书,连同他的自传,交给了他的三女儿燕娟也即我的母亲保管。遗书中这样写道:

“我对党是忠诚老实的,没有任何关键性的政治问题曾向党隐瞒。例如曾参加过青年团问题,完全是我主动交代的,并非任何人揭发。他们整我的材料,完全是从我档案材料我的交代中摘引出来并进行‘艺术加工’的,例如在‘七七’卢沟桥打响前一星期我在庐山训练团受训十天,听蒋介石及汉奸汪精卫动员抗战,结业下山,蒋给七八千名学员每人赠一张下款印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相片。他们便加工成为‘蒋介石送相片并亲笔题字’,言下之意无非是使人相信我跟蒋光头有极深的私人友谊,否则何至于‘亲笔题字’呢?对这些,我是一声不吭,不加任何辩解。让亲人知道就是了。我的两笔账:一笔是历史账,一笔是创作账,两笔账都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认识它们,引以为戒,不断改造就是了。我再过几个月就满六十岁了,已完全符合国务院关于退休条件的规定了。一个人对党忠诚老实,那么将来无论做干部还是做老百姓,都可以问心无愧了。”

1976年底,举国欢庆“四人帮”垮台,谷柳先生兴奋不已,他天天揣着一瓶茶水两只面包上街看大字报,他告诉挚友秦牧先生,他要重写他的

长篇小说《和平哨兵》了。元旦前夕,谷柳先生惟一的儿子首次回国探亲,这距离他因为受父亲“右派问题”牵连而失学、失业、逃港,已经过去整整十九年了。父子久别重逢,加上多日的兴奋,终于使谷柳先生脆弱的血管不堪重负,引发脑溢血。1977年1月2日,谷柳先生病逝于广州郊区一家简陋的乡村医院里,终年六十九岁。

1985年,花城出版社重印《虾球传》,其时,广州市青年业余话剧团将《虾球传》改编成话剧公演,之后广东电视台又将它改编成八集电视连续剧,虾球再次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读者,他们还记得《虾球传》这本书和虾球这个流浪少年吗?还有今天的读者,他们会喜欢《虾球传》和虾球这个人物吗?我有些忐忑,但更多的是好奇。

(注:黄谷柳先生有一子四女,黄茵是他第三个女儿的长女)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虾球传
作者=黄谷柳著
页数=396
SS号=11663034
DX号=
出版日期=2006年03月第1版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